

李汝珍

镜花缘

①

中国古典名著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

镜花缘

(下)

(清) 李汝珍 著

目 录

- 第五十一回 走穷途孝女绝粮 得生路仙姑献稻 …… (348)
- 第五十二回 谈春秋胸罗锦绣 讲礼制口吐珠玑 …… (355)
- 第五十三回 论前朝数语分南北 书旧史挥毫贯古今 …… (364)
- 第五十四回 通智慧白猿窃书 显奇能红女传信 …… (372)
- 第五十五回 田氏女细谈妙剂 洛家娃默祷灵签 …… (379)
- 第五十六回 诣芳邻姑嫂巧遇 游瀚海主仆重逢 …… (385)
- 第五十七回 读血书伤情思旧友 闻凶信仗义访良朋 …… (393)
- 第五十八回 史将军陇右失机 宰少女途中得胜 …… (400)
- 第五十九回 洛公子山中避难 史英豪岭下招兵 …… (405)
- 第六十回 熊大郎途中失要犯 燕小姐堂上宴嘉宾 …… (410)
- 第六十一回 小才女亭内品茶 老总兵园中留客 …… (418)
- 第六十二回 绿香园四美巧相逢 红文馆群芳小聚会 …… (423)
- 第六十三回 论科场众女谈果报 误考试十美具公呈 …… (429)
- 第六十四回 赌石砚舅甥斗趣 猜灯谜姐妹陶情 …… (435)
- 第六十五回 盼佳音虔心问卜 预盛典奉命抡才 …… (442)
- 第六十六回 借飞车国王访储子 放黄榜太后考闺才 …… (452)
- 第六十七回 小才女卞府谒师 老国舅黄门进表 …… (461)
- 第六十八回 受荣封三孤膺敕命 奉宠召众美赴华筵 …… (470)
- 第六十九回 百花大聚宗伯府 众美初临晚芳园 …… (477)
- 第七十回 述奇形蚕茧当小帽 谈异域酒坛作烟壶 …… (482)
- 第七十一回 触旧事神往泣红亭 联新交情深凝翠馆 …… (487)
- 第七十二回 古桐台五美抚瑶琴 白茶亭八女写春扇 …… (493)
- 第七十三回 看围棋姚姝谈弈谱 观马吊孟女讲牌经 …… (500)

- 第七十四回 打双陆嘉言述前贤 下象棋谐语谈故事 (509)
- 第七十五回 弄新声水榭吹箫 隐俏体纱窗听课 (516)
- 第七十六回 讲六壬花前阐妙旨 观四课牖下窃真传 (522)
- 第七十七回 斗百草全除旧套 对群花别出心裁 (528)
- 第七十八回 运巧思对酒纵谐谈 飞旧句当筵行妙令 (537)
- 第七十九回 指迷团灵心讲射 擅巧技妙算谈天 (543)
- 第八十回 打灯虎亭中赌画扇 抛气球园内舞花鞋 (552)
- 第八十一回 白茱亭董女谈诗 凝翠馆兰姑设宴 (559)
- 第八十二回 行酒令书句飞双声 辩古文字音讹叠韵 (567)
- 第八十三回 说大书佐酒为欢 唱小曲飞觞作乐 (575)
- 第八十四回 逞豪兴朗吟妙句 发婆心敬诵真经 (582)
- 第八十五回 论韵谱冷言讥沈约 引毛诗佳句美庄姜 (589)
- 第八十六回 念亲情孝女挥泪眼 谈本姓侍儿解人颐 (595)
- 第八十七回 因旧事游戏仿楚词 即美景诙谐编月令 (601)
- 第八十八回 借月旦月姊释前嫌 逞风狂风姨泄旧忿 (609)
- 第八十九回 阐元机历述新诗 溯旧迹质明往事 (617)
- 第九十回 乘酒意醉诵凄凉句 警芳心惊闻惨淡词 (626)
- 第九十一回 拆妙字换柱抽梁 掣牙签指鹿为马 (638)
- 第九十二回 论果羸佳人施慧性 辩壶卢婢子具灵心 (647)
- 第九十三回 百花仙即景露禅机 众才女尽欢结酒令 (655)
- 第九十四回 文艳王奉命回故里 女学士思亲入仙山 (663)
- 第九十五回 因旧恙筵上谈医 结新交庭中舞剑 (669)
- 第九十六回 秉忠诚部下起雄兵 施邪术关前摆毒阵 (675)
- 第九十七回 仙姑山上指迷团 节度营中解妙旨 (683)
- 第九十八回 逞雄心挑战无火关 启欲念被围巴刀阵 (689)
- 第九十九回 迷本性将军游幻境 发慈心仙子下凡尘 (695)
- 第一百回 建奇勋节度还朝 传大宝中宗复位 (705)

第五十一回 走穷途孝女绝粮 得生路仙姑献稻

话说大盗连连叩头道：“只求夫人消了气恼，不记前仇，听凭再打多少，我也情愿。”妇人向喽罗道：“他既自己情愿，你们代我着实重打，若再虚应故事，定要狗命！”四个喽罗听了，哪敢怠慢，登时上来两个，把大盗紧紧按住，那两个举起大板，打得皮开肉破，喊叫连声。打到二十，喽罗把手住了。妇人道：“这个强盗无情无义，如何就可轻放？给我再打二十！”大盗恸哭道：“求夫人饶恕，愚夫吃不起了。”妇人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为何一心只想讨妾？假如我要讨个男妾，日日把你冷淡，你可欢喜？你们作男子的，在贫贱时原也讲些伦常之道，一经转到富贵场中，就生出许多炎凉样子，把本来面目都忘了。不独疏亲慢友，种种骄傲，并将糟糠之情也置度外。这真是强盗行为，已该碎尸万段！你还只想置妾，哪里有个忠恕之道！我不打你别的，我只打你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把你打得骄傲全无，心中冒出一个忠恕来，我才甘心。今日打过，嗣後我也不来管你。总而言之，你不讨妾则已，若要讨妾，必须替我先讨男妾，我才依哩。我这男妾，古人叫作面首。面哩，取其貌美；首哩，取其发美。这个典故并非是我杜撰，自古就有了。”

大盗道：“这点小事，夫人何必讲究考据？况此中很有风

味，就是杜撰，亦有何妨。夫人要讨男妾，要置面首，无不遵命。就只这股骄傲，乃我们绿林向来习气，久已立誓不能改的，还求见谅。”妇人道：“骄傲固是强盗习气，何妨把这恶习改了？”大盗道：“我们做强盗的，全要仗着骄傲欺人，若把这个习气改了，还算什么强盗？这是至死不能改的！”妇人道：“我就把你打死，看你可改！”吩咐喽罗着实再打。一连打了八十大板，大盗睡在地下，昏晕数次，口中只有呼吸之气，喘息多时，才苏醒过来。只见他强打精神，垂泪说道：“求夫人快备後事，愚夫今要永别了。我死後别无遗言，惟嘱後世子孙，千万莫把绿林习气改了，那才算得孝子贤孙哩！”说罢，复又昏晕过去。

妇人见大盗命已垂危，不能再打，只得命人抬上床去。不觉後悔道：“我只当多打几板，自然把旧性改了，哪知他至死不变。据此看来，原来世间强盗这股骄傲习气，竟是牢不可破。早知如此，我又何必同这禽兽较量？”因吩咐喽罗道：“这三个女子才来未久，大约船只还在山下，即速将她们带去，交她父母领回。那个黑女在此无用，也命她们一同领去。连日所劫衣箱，也都发还，省得他日後睹物，又生别的邪念。急速去罢，倘有错误，取头见我！”喽罗诺诺连声，即将四人引至山下。恰好多、林二人正在探望，一见甚喜，隨後衣箱也都发来。众喽罗暗暗藏过一只，大声说道：“今日大王因你四个女子反吃大苦，少刻必来报仇。你们回去，快快开船，若再迟延，性命难保！”多、林二人连连答应，把衣箱匆匆搬上，一齐上了舢板，竟向大船而来。

林之洋问知详细，口中惟有念佛。多九公看那黑女甚觉

眼熟，因问道：“请问女子尊姓？为何到此？”黑女垂泪道：“婢子姓黎，乳名红红，黑齿国人氏。父亲曾任少尉之职，久已去世。昨同叔父海外贩货，不幸在此遇盗。叔父与他争鬻，寡不敌众，被他害了，把婢子掳上山去。今幸放归，但子然一身，举目无亲，尚求格外垂怜。”多九公听了，这才晓得就是前年谈文的黑女。到了大船，搬了衣箱，随即开船。红红与众人见礼。吕氏问知详细，不免叹息劝慰一番。闰臣从舱内取出一把纸扇道：“去岁我从父亲衣囊内见了此扇，因书法甚佳，带在身边。上面落的款名也是‘红红’二字，不知何故？”多九公把当日谈文之话说了，众人这才明白。

闰臣道：“我们萍水相逢，莫非有缘。姐姐如此高才，妹子此番回去，要去观光，一切正好叨教。惟恐初次见面，各存客气，妹子意欲高攀，结为异姓姊妹，不知姐姐可肯俯就？”红红道：“婢子今在难中，况家世寒薄，得蒙不弃，另眼相看，已属非分，何敢冒昧仰攀，有玷高贵？”林之洋道：“什的攀不攀的！俺甥女的父亲也做过探花，黎小姐的父亲也做过少尉，算来都是千金小姐。不如依俺甥女，大家拜了姊妹，倒好相称。”若花、婉如听了，也要结拜。於是序了年齿，红红居长，若花居次，闰臣第三，婉如第四。各自行礼，并与吕氏、多、林二人也都见礼。

只听众水手道：“船上米粮都被劫得颗粒无存，如今饿得头晕眼花，哪有气力还去拿篙弄舵。”多九公道：“林兄，快把豆面取来，今日又要仗它度命了。”林之洋道：“前日俺在小蓬莱还同甥女闲谈，自从得了此方，用过一次，后来总未用过。哪知昨日还是满舱白米，今日倒要用它充饥。幸亏女

大王将衣箱送还，若不送还，只怕还有什么‘在陈之厄’哩！”随即取了钥匙，前去开箱。谁知别的衣箱都安然无恙，就是红红两只衣箱也好好在舱，就只豆面这只箱子不知去向。多九公道：“此必喽罗趁著忙乱之际，只当里面盛着值钱之物，隐藏过了。”林之洋这一吓非同小可，忙在各处寻找，哪有踪影。只得来到外面，同众人商议。又不敢回去买米；若要前进，又离淑士国甚远。商议多时，众水手情愿受饿，都不敢再向两面国去。只好前进，惟愿遇著客船，就好加价购买。一连断餐两日，并未遇著一船。正在惊慌，偏又转了迎面大风，真是雪上加霜，只得收口，把船停泊。众水手个个饿得两眼发黑，满船惟闻叹息之声。

闰臣同若花、红红、婉如饿得无可奈何，只得推窗闲望。忽见岸上走过一个道姑，手中提著一个花篮，满面焦黄，前来化缘。众水手道：“船上已两日不见米了，我们还想上去化缘，你倒先来了！”那道姑听了，口中唱出几句歌儿。唱的是：

我是蓬莱百谷仙，与卿相聚不知年。

因怜谪贬来沧海，愿献清肠续旧缘。

闰臣听了，忽然想起去年在东口山遇见那个道姑，口里唱的倒像也是这个歌儿，不知“清肠”又是何物，何不问她一声。因携若花三人，来至船头道：“仙姑请了！何不请上献茶，歇息谈谈，岂不是好？”道姑道：“小道要去观光，哪有工夫闲谈？只求布施一斋足矣。”闰臣忖道：“她这‘观光’二字，岂非说着我么？”因说道：“请问仙姑，你们出家人为何也去观光？”道姑道：“女菩萨，你要晓得，一经观光之後，也就算功行圆满，一天大事都完了。”闰臣不觉点头道：“原来这样。

请问仙姑从何至此？”道姑道：“我从聚首山回首洞而来。”闰臣听了，猛然想起“聚首还须回首忆”之句，心中动了一动，道：“仙姑此时何往？”道姑道：“我到飞升岛极乐洞去。”闰臣忖道：“难道观光回首之後，就有此等好处么？我再追进一句，看她怎说。”因问道：“请教仙姑，这极乐洞虽在飞升岛，若以地理而论，却在何地？”道姑道：“无非总在心地。”闰臣连连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承仙姑指教了！但仙姑化斋，理应奉敬，奈船上已绝粮数日，尚求海涵。”

道姑道：“小道化缘，只论有缘无缘，却与别人不同。若逢无缘，即使彼处米谷如山，我也不化。如遇有缘，设或缺了米谷，我这篮内之稻，也可随缘乐助。”若花笑道：“你这小小花篮，所盛之稻可想而知。我们船上有三十馀人，你那篮内何能布施许多？”道姑道：“我这花篮，据女菩萨看去，虽觉甚微，但能大能小，与众不同。”红红道：“请问仙姑，大可盛得若干？”道姑道：“大可收尽天下百谷。”婉如道：“请教小呢？”道姑道：“小亦可敷衍你们船上三月之粮。”闰臣道：“仙姑花篮既有如此之妙，不知合船人可与仙姑有缘？”道姑道：“船上共有三十馀人，安能个个有缘？”闰臣道：“我们四人可与仙姑有缘？”道姑道：“今日相逢，岂是无缘；不但有缘，而且都有宿缘；因有宿缘，所以来结良缘；因结良缘，不免又续旧缘；因续旧缘，以致普结众缘；结了众缘，然後才了尘缘。”说罢，将花篮掷上船头道：“可惜此稻所存无多，每人只能结得半半之缘。”婉如把稻取出，命水手将花篮送交道姑。道姑接了花篮，向闰臣道：“女菩萨千万保重。我们後会有期，暂且失陪。”说罢去了。

婉如道：“三位姐姐请看，道姑给的这个大米，竟有一尺长，无如只得八个。”三人看了，正在诧异，适值多九公走来，问道：“此物从何而来？”闰臣告知详细。多九公道：“此是清肠稻。当日老夫曾在海外吃过一个，足足一年不饥。现在我们船上共计三十二人。今将此稻每个分作四段，恰恰可够一顿，大约可以数十日不饥了。”若花道：“怪不得那道姑说‘只能结得半半之缘’，原来按人分派，每人只能吃得四分之一，恰恰一半之半了。”多、林二人即将清肠稻拿到後面，每个切作四段，分在几锅煮了。大家吃了一顿，个个精神陡长，都念道姑救命之德。

次日开船。闰臣偶然问起红红当日赴试，可曾得中之话。红红不觉叹道：“若论愚姐学问，在本国虽不能列上等，也还不出中等。只因那些下等的都得前列，所以愚姐只好没分了。”若花道：“这是何意？难道考官不识真才么？”红红道：“如果不识真才，所谓无心之过，倒也无什要紧；无如总是关节夤缘，非为故旧，即因钱财，所取真才不及一半。因此灰心，才同叔父来到海外，意欲藉此消遣，不想倒受这番磨难。贤妹前日曾有观光之话，莫非天朝向来本有女科么？”闰臣道：“天朝虽无女科，近来却有一个旷典。”於是就把太后颁诏各话告诉一遍。红红道：“有此盛事，却是闺阁难逢际遇。但天朝考官向来可有夤缘之弊？”闰臣道：“我们天朝乃万邦之首，所有考官，莫不清操廉洁。况国家不惜帑费，立此大典，原为拔取真才，为国求贤而设，若夤缘一个，即不免屈一真才。若果如此，後世子孙岂能兴旺？所以历来从无夤缘之事。姐姐如此抱负，何不同去一试？我们既已结拜，将来自然同其

甘苦。设或都能中式，岂非一段奇遇？”红红道：“愚姐久已心灰，何必又做冯妇？败兵之将，不敢言勇。虽承贤妹美意，何敢生此妄想。倘蒙携带，倒可同至天朝，瞻仰瞻仰圣朝人物之盛。至於考试，竟可不必了。”

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二回 谈春秋胸罗锦绣 讲礼制口吐珠玑

话说红红道：“如蒙贤妹携带，倒可藉此瞻仰天朝人物之盛。至於考试，久已心灰，岂可再萌妄想。”若花道：“此事到了天朝，慢慢再议，看来也由不得姐姐不去。前日闻得亭亭姐姐一同赴试，不知可曾得中？”红红道：“她家一贫如洗，其父不过是个诸生，业已去世，既无钱财，又无势利，因此也在孙山之外。但她落第後雄心不减，时刻痴心妄想。向日曾对我说，如果外邦开有女科，哪怕千山万水，她也要去碰碰。若不中个才女，至死不服。如今天朝虽开女科，无如远隔重洋，何能前去？看来只好望洋而叹了。”闰臣道：“她家还有何人？近来可曾远出？”红红道：“她无弟兄，只有缙氏寡母在堂。现在课读几个女童，以舌耕度日，并未远出。”闰臣道：“她既有志赴试，将来路过黑齿，我们何不约她同行，岂不是件美事？”红红道：“贤妹约她固妙，但她恃着自己学问，目空一切，每每把人不放眼内。贤妹若去约她，她不晓得你学问浅深，惟恐玷辱，必不同往。据我愚见，必须先去谈谈学问，使她心中敬服，然後再讲约她之话，自然一说就肯了。”闰臣道：“闻得亭亭姐姐学问渊博，妹子何敢班门弄斧，同她乱谈？倘被考倒，岂非自讨苦么？”若花道：“阿妹为何只长他人之志气，却灭自己威风？我倒是个初生犊儿不

怕虎，将来到彼，我就同你前去，难道我们两个还敌不住她一个么？”闰臣道：“姐姐有如此豪兴，妹子只得勉力奉陪。但必须告知舅舅，方可约她。”就把此话告诉林之洋。

林之洋道：“俺闻你父亲常说，君子成人之美。甥女既要成全她的功名，这等美事，你们做了自有好处，何消同俺商量。那个黑女，当日九公同她谈文，曾吃她大亏，将来你同寄女到彼，俺倒着实耽心哩。”若花道：“她又不曾生出三头六臂，无非也是一个肉人，怕她怎的？”林之洋道：“她那伶牙俐齿，若谈起文来，比那三头六臂还觉厉害，九公至今说起还是头疼。你说她是肉人，只怕还是一张铁嘴哩！若遇顺风，不过早晚就到。据俺主意，你们快把典故多记几个，省得临期被她难住。莫像九公，倒像吃了麻黄，只管出汗，那就被她看轻了。当日他们因谈反切，曾有‘问道於盲’的话。俺自从在歧舌国学会音韵，一心只想同人谈谈，偏不遇见知音。将来到彼，她如谈起此道，务必把俺举荐举荐。这两日大家吃了清肠稻，都不觉饿，索性到了黑齿再去买米，耽搁半日，趁着闲空，你们也好慢慢同她谈文。”

大家一路说闲话，不知不觉，这日清晨到了黑齿，把船收口。林之洋托多九公带了水手前去买米。闰臣意欲红红同去，红红道：“她的住处林叔叔尽知，无需我去。我若同去约她，她纵勉强同来，究竟难免被她轻视。贤妹到彼，就以送还扇子为名，同她谈谈。她如同来则已，设或别有推脱，愚姐再去把这美意说了，才不被她看轻哩。”闰臣点头，带着扇子，同了若花，央林之洋领进城内。来到大街，闰臣同若花由左边街上走去，林之洋从右边走去。不多时进了小巷，来

到亭亭门首，只见上写“女学塾”三个大字。把门敲了两下，有个紫衣女子把门开了，林之洋一看，认得是前年谈文黑女。闺臣从袖内取出扇子道：“姐姐请了。前岁敝处有位多老翁，曾在尊斋带了一把扇子回去，今托我们带来奉还。不知可是尊处之物？”亭亭接过，看了道：“此扇正是先父之物。二位姐姐若不嫌茅舍洼曲，何不请进献茶？”闺臣同若花一齐说道：“正要登堂奉拜。”於是一同进内。林之洋就在旁边小房坐了。

亭亭把二人让进书馆，行礼叙坐。有两个垂髻女童也上来行礼，彼此问了名姓。闺臣道：“妹子素日久仰姐姐大才，去岁路过贵邦，就要登堂求教，但愧知识短浅，诚恐贻笑大方，所以不敢冒昧进谒。今得幸遇，真是名下无虚。”亭亭道：“妹子浪得虚名，何足挂齿。前岁多老翁到此，曾有一位唐大贤同来，可是姐姐一家？”闺臣道：“那是家父。”亭亭听了，不觉立起，又向闺臣拜一拜道：“原来唐大贤就是令尊。姐姐素本家学，自然也是名重一时了。前岁虽承令尊种种指教，第恨匆匆而去，妹子尚有未及请教之处，至今犹觉耿耿。可惜当今之世，除了令尊大贤，再无他人可谈了。”

闺臣道：“姐姐有何见教，何不道其大概呢？”亭亭道：“妹子因《春秋》一书，闻得前人议论，都说孔子每於日月、名称、爵号之类，暗寓褒贬，不知此话可确？意欲请教令尊，不意匆促而别，竟未一谈。这是妹子无福。”闺臣刚要开言，若花接着说道：“《春秋》褒贬之义，前人议论纷纭。据妹子细绎经旨，以管窥之见，择其要者而论，其义似乎有三：第一，明分义；其次，正名实；第三，着几微。其他书法，不一而足，大约莫此为要了。”

亭亭道：“请教姐姐，何谓明分义？”若花道：“如《春秋》书月而曰‘王正月’，所以书‘王’者，明正朔之所自出，即所以序君臣之义；至於书‘陈黄’、‘卫絜’者，所以明兄弟之情；书‘晋申生’、‘许止’者，所以明父子之恩；他如‘曹羈’、‘郑忽’之书，盖明长幼之序；‘成风’、‘仲子’之书，盖明嫡庶之别。诸如此类，岂非明分义么？”亭亭道：“请教正名实呢？”若花道：“如《传》称隐为‘摄’，而圣人书之曰‘公’；《传》称许止不尝药，而圣人书之曰‘弑’；卓之立未逾年，而圣人正其名曰‘君’；夷皋之弑既归狱於赵穿，而圣人书之曰‘盾’。凡此之类，岂非正名实么？”亭亭道：“请教著几微呢？”若花道：“如‘公自京师，遂会诸侯伐秦’，盖明因会伐而如京师；‘天王狩於河阳，壬申，公朝於王所’，盖明因狩而後朝；‘公子结媵妇，遂及齐侯、宋公盟’，盖着公子结之专；‘公会齐侯、郑伯於中邱，翬帅师会齐人、郑人伐宋’，盖着公子翬之擅。似此之类，岂非着几微么？孟子云：‘孔子作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’是时王纲解纽，篡夺相寻，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权，於是因《鲁史》而作《春秋》，大约总不外乎诛乱臣、讨贼子、尊王贱霸之意。春秋之世，王室衰微，诸侯强盛，夫子所以始抑诸侯，以尊王室。及至诸侯衰而楚强，夫子又抑楚而扶诸侯；所以扶诸侯者，就是尊王之意。盖圣人能与世推移，世变无穷，圣人之教其变亦无穷。其随时救世之心如此。或谓《春秋》一书，每於日月、名称、爵号暗寓褒贬，妹子固不敢定其是否。但谓称人为贬，而人未必皆贬，微者亦称人；称爵为褒，而爵未必纯褒，讥者亦称爵。失地之君称名，而卫侯奔楚则不称名；未逾年之君称

子，而郑伯伐许则不称子。诸如此类，不能枚举。要知《春秋》乃圣人因《鲁史》修成的，若以日月为褒贬，假如某事当书月，那《鲁史》但书其时；某事当书日，《鲁史》但书其月，圣人安能奔走列国，访其日与月呢？若谓以名号为褒贬，假令某人在所褒，那旧史但着其名，某人在所贬，旧史但着其号，圣人又安能奔走四方，访其名与号呢？

“《春秋》有达例，有特笔。即如旧史所载之日月则从其日月，名称则从其名称，以及盟则书盟，会则书会之类，皆本旧史，无所加损，此为达例。其或史之所无，圣人笔之以示义；史之所有，圣人削之以示戒者，此即特笔。如‘元年春正月’，此史之旧文，加‘王’者，是圣人之特笔。晋侯召王，事见先儒之传，而圣人书之曰‘狩於河阳’，所以存天下之防。宁殖出其君，名在诸侯之策，而圣人书之曰‘卫侯出奔’，所以示人君之戒。不但曰仲子，而曰‘惠公仲子’；不但曰成风，而曰‘僖公成风’；不曰陈黄，而曰‘陈侯之弟黄’；不曰卫絜，而曰‘卫侯之兄絜’；阳虎陪臣，书之曰‘盗’；吴楚僭号，书之曰‘子’。他如纠不书‘齐’，而小白书‘齐’；突不书‘郑’，而忽书‘郑’；立晋而书‘卫人’，立王子朝而书‘尹氏’。凡此之类，皆圣人特笔。故云：‘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，其义则某窃取之矣。’学者观《春秋》，必知孰为达例，孰为特笔，自能得其大义。总之《春秋》一书，圣人光明正大，不过直书其事，善的恶的，莫不了然自见。至於救世之心，却是此书大旨。妹子妄论，不知是否，尚求指示。”

亭亭道：“姐姐所论，深得《春秋》之旨，妹子惟有拜服。

还有一事，意欲请示，不知二位姐姐可肯赐教？”闰臣道：“姐姐请道其详。”亭亭道：“吾闻古《礼》自遭秦火，今所存的惟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，世人呼作‘三《礼》’。若以古《礼》而论，莫古於此。但汉、晋至今，历朝以来，莫不各撰礼制，还是各创新礼，还是都本旧典？至三《礼》诸家注疏，其中究以何人为善？何不赐教一二呢？”若花听罢，暗暗吐舌道：“怎么这个黑女忽然弄出这样大题目！三《礼》各家业已足够一谈，她又加上历朝礼制，真是茫茫大海，令人从何讲起。只怕今日要出丑了！”

正在思忖，只见闰臣答道：“妹子闻得《宋书·傅隆传》云：‘礼者三千之本，人伦之至道。故用之家国，君臣以之尊亲；用之婚冠，少长以之仁爱，夫妻以之义顺；用之乡人，友朋以之三益，宾主以之敬让。其《乐》之五声，《易》之八象，《诗》之《风》、《雅》，《书》之《典》、《诰》，《春秋》之劝惩，《孝经》之尊亲，莫不由此而後立。唐虞之时，祭天之属为天礼，祭地之属为地礼，祭宗庙之属为人礼。故舜命伯夷典三礼，所以弥纶天地，经纬阴阳，纲纪万物，雕琢六情，莫不以此节之。但《魏书》有云：‘三皇不同礼。’又云：‘时易则礼变。’故殷因於夏，有所损益。”

“商辛无道，雅章湮灭。周公救乱，宏制斯文，以吉礼敬鬼神，以凶礼哀邦国，以宾礼亲宾客，以军礼诛不虔，以嘉礼合姻好，谓之‘五礼’。及周昭王南征之後，礼失乐微，上行下效，故败检失身之人，必先废其礼。如昭公讳孟子之姓，庄公结割臂之盟，是婚姻之礼废了，那淫僻之乱，莫不从此而生。齐侯悦妇以慢客，曹伯观胁以褻宾，是宾客之礼废了，

那傲慢之情莫不从此而生。文公逆祀於五庙，昭公不祫於母丧，是丧祭之礼废了，那骨肉之恩莫不从此而薄。天子下堂，河阳召君，是朝聘之礼废了，那侵陵之渐莫不从此而起。孔子欲除时弊，故定礼正乐，以挽风化。及至战国，继周孔之学，讲究礼法的，惟孟子一人。

“嗣後秦始皇并吞六国，收其仪礼，尽归咸阳，惟采其尊君抑臣之仪，参以己意，以为时用，馀礼尽废。汉高祖初平秦乱，未遑朝制，群臣饮酒争功，或拔剑击柱，高祖患之。叔孙通於是撰朝仪，胡广因之辑旧礼。汉末天下大乱，旧章殄灭。迨至三国，魏有王粲、卫觐，共创朝仪；吴有丁孚，拾遗汉事；蜀有孟光，草建众典。晋初，荀觐以魏代前事撰为晋礼。宋何承天、傅亮同撰朝仪。齐何佟之、王俭共定新礼。至梁武帝，乃命群儒裁成大典，以覆周公五礼之旧。陈武帝即位，制礼虽本前梁，仍命江德藻、沈洙等随时斟酌弃取，以便时宜。迨至前隋，高祖命辛彦之、牛弘等采梁旧仪，以为五礼。自西汉之初，以至於今，历代损益不同，莫不参之旧典，并非古礼不存，不过取其应时之变。所以《宋书·礼志》有云：‘任己而不师古，秦氏以之致亡；师古而不适用，王莽所以身灭。’

“至注《礼》各家，汉有南郡太守马融、安南太守刘熙、大司农郑玄、左中郎将蔡邕、侍中阮谿；魏有秘书监孙炎、卫将军王肃、太尉蒋济、侍中郑小同；蜀有丞相蒋琬；吴有齐王傅射慈；晋有太尉庾亮、太保卫瓘、侍中刘逵、司空贺循、给事中袁准、益寿令吴商、散骑常侍干宝、庐陵太守孔伦、征南将军杜预、散骑常侍葛洪、太常博士环济、谘议参军曹耽、

散骑常侍虞喜、司空中郎卢谡、安北将军范汪、司空长史陈邵、开府仪同三司蔡漠；宋有光禄大夫傅隆、太尉参军任预、中散大夫徐爰、抚军司马费沉、中散大夫徐广、大中大夫裴松之、员外常侍庾蔚之、豫章郡丞雷肃之、谘议参军蔡超宗、御史中丞何承天；齐有太尉王俭、光禄大夫王逸、步兵校尉刘璡、给事中楼幼瑜、散骑郎司马璡、御史中丞荀万秋、东平太守田僧绍、征士沈麟士；梁有护军将军周舍、五经博士贺瑒、散骑侍郎皇侃、通直郎裴子野、尚书左丞何佟之；陈有国子祭酒谢峤、尚书左丞沈洙、散骑常侍沈文阿、戎昭将军沈不害、散骑侍郎王元规；北魏有内典校书刘献之；北齐有国子博士李铉；北周有露门博士熊安生；隋有散骑常侍房晖远、礼部尚书辛彦之。他们所注之书，或所见不同，各有采取；或师资相传，共枝别干。内中也有注意典制，不讲义理的；也有注意义理，不讲典制的。据妹子看来，典制本从义理而生，义理也从典制而见，原是互相表里。他们各执一说，未免所见皆偏。

“近来盛行之书只得三家：其一大司农郑康成，其二露门博士熊安生，其三散骑侍郎皇侃。但熊氏每每违背本经，多引外义，犹往南而北行，马虽疾而越去越远；皇氏虽章句详正，惟稍涉冗繁，又既遵郑氏，而又时乖郑义，此是水落不归本，狐死不首邱。这是二家之弊。惟郑注包举宏富，考证精详，数百年来，议《礼》者钻研不尽，自古注《礼》善本，大约莫此为最。妹子冒昧妄谈，尚求指教。”

亭亭听了，不觉连连点头道：“如此议论，才见读书人自有卓见。真是家学渊源，妹子甘拜下风。”亲自倒了两杯茶，

奉了上来。二人茶罢，闺臣暗暗忖道：“她的学问，若以随常经书难她，恐不中用。好在她远居外邦，我们天朝历朝史鉴，或者未必留神，或者略略晓得，其中年岁亦甚纷杂。何不就将史鉴考她一考。”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三回 论前朝数语分南北 书旧史挥毫贯古今

话说唐闺臣知亭亭学问非凡，若谈经书，未免徒费唇舌；因她远居外邦，或於天朝史鉴未必留神，意欲以此同她谈谈，看她怎样。因说道：“请教姐姐，贵邦历朝史鉴，自然也与敝处相仿。可惜尊处简策流传不广，我们竟难一见。姐姐博览广读，敝乡历朝史书该都看过。即如盘古至今，年岁多少，前人议论不一，想高明自有卓见了。”亭亭道：“妹子记得天朝开辟之初，自盘古氏以及天皇、地皇、人皇至伏羲氏，其中年岁，前人虽有二百馀万年之说，但无可考。《春秋元命包》言，自开辟至春秋获麟之岁，凡二百二十六万七千年。而张揖《广雅》以三皇、疏佺之类，分为十纪，共二百七十六万岁，与《元命包》所载，参差至五十万年之多。妹子历稽各书，竟难定其是否。至年岁可考，惟伏羲以後。案孔安国《尚书序》以伏羲、神农、轩辕为三皇，班固《汉志》以少昊、颛顼、帝喾、帝尧、帝舜为五帝。三皇共计一千八百八十年，五帝共计三百八十四年。其後夏、商至今，皆历历可考了。”若花道：“近日史书，均以天干、地支纪年，此例始於何时？至今共有若干年了？”亭亭道：“史书以干支纪年，始於帝尧。自帝尧甲辰即位，至今武太后甲申即位，共三千四十一年。若以伏羲至今而论，共五千一百五十三年了。”

闰臣忖道：“我们天朝南北朝，往往人都忽略，大约她也未必透彻，何不将此考她一考？”因说道：“请教姐姐，敝处向有六朝、五代、南北朝，不知贵处作何区别？”亭亭道：“妹子记得当日吴孙权及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，俱在金陵建都，人皆呼为六朝。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为时无几，人或称为五代。至南朝北朝之分，始於刘宋，终於隋初。宋、齐、梁、陈在金陵建都，所以有南朝之称；元魏、高齐、宇文周在中原建都，所以有北朝之称。那时天下半归南朝，半归北朝，彼此各据一方，不相统属。以南朝始末而论，宋得晋朝天下，共传五主，被齐所篡；齐传七主，被梁所篡；梁传四主，被陈所篡；陈传五主，被隋所篡。南朝共计一百六十八年。以北朝始末而论，魏在东晋时虽已称王，幅员尚狭，及至晋末宋初，魏才奄有中原，谓之大魏。传了一百四十九年，到了第十三代皇帝，因臣子高欢起兵作乱，魏君弃了本国，逃至关西大都督宇文泰处，就在关西为帝，人都叫作西魏。传了三帝，计二十二年，被宇文泰之子宇文觉篡位，改为周朝。那高欢逐了魏君，又立魏国宗室为帝，人都叫作东魏；在位十七年，被高欢之子高洋篡位，改为北齐。那时北朝分而为二：一为北齐，一为周朝。北齐传了五主，计二十八年，被周所灭。周传五主，前後共二十六年，被臣子大司马杨坚篡位，改国号为隋。隋即灭了陈国，天下才得一统。此是南北朝大概情形。妹子道听途说，不知是否，尚求指示。”

若花道：“刚才阿姐言夏、商至今历历可考，其年号、名姓也还记得大概么？”闰臣忖道：“怎么若花姐姐忽问她这个，未免苦人所难了。”只听亭亭道：“妹子虽略略记得，但一时

口说恐有讹错，意欲写出呈教。二位姐姐以为何如？”若花点头道：“如此更妙。”亭亭正在磨墨濡毫，忽见红红、婉如从外面走来。大家见礼让坐。亭亭问了婉如姓氏，又向红红道：“姐姐才到海外，为何忽又回来？”红红见问，触动叔叔被害之苦，不觉泪流满面，就把在途中遇盗，后来同闺臣相聚的话，哽哽咽咽告诉一遍。亭亭听了，甚为嗟叹。众人把红红劝解一番，这才止泪。亭亭铺下笺纸，手不停毫，草草写去。四人谈了多时，亭亭写完。大家略略看了一遍，莫不赞其记性之好。闺臣道：“这是若花姐姐故意弄这难题目，哪知姐姐不假思索，竟把前朝年号以及事迹一挥而就，若非一部全史了然於中，何能如此？妹子惟有拜倒辕门了。”亭亭道：“妹子不过仗着小聪明，记得几个年号，算得什么？姐姐何必如此过奖。”

红红道：“姐姐，你可晓得她们三位来意么？”亭亭道：“这事无头无脑，妹子焉能得知？”红红就把途中结拜，今日来约赴试的话说了。亭亭方才明白，因忖一忖道：“虽承诸位姐姐美意，妹子上有寡母，年已六旬，何能抛撇远去？我向日虽有此志，原想邻邦开有女科，或者再为冯妇之举。今天朝远隔天涯，若去赴试，岂不违了圣人‘远游’之戒么？”闺臣道：“姐姐并无弟兄，何不请伯母同去，岂不更觉放心？”亭亭叹道：“妹子也曾想到同去，庶可放心；奈天朝举目无亲，兼且寒家素本淡泊，当日祖父出仕，虽置薄田数亩，此时要卖，不足千金，何能敷衍长途盘费及天朝衣食之用？而且一经卖了，日後回来，又将何以为生？只好把这妄想歇了。”闺臣道：“只要伯母肯去，其余都好商量。至长途路费，此时同

去，乃妹子母舅之船，无须破费一文。若虑到彼衣食，寒家虽然不堪充足，尚有良田数顷，兼且闲房尽可居住。况姐姐只得二人，所用无几，到了敝处，一切用度，俱在妹子身上，姐姐只管放心。此地田产也不消变卖，就托亲戚照应，将来倘归故乡，省得又须置买。如此办理，庶可两无牵挂。”

亭亭道：“萍水相逢，就蒙姐姐如此慷慨，何以克当？容当禀请母命，定了行止，再去登舟奉谢。”红红道：“姐姐，你说你与闺臣妹妹萍水相逢，难道妹子又非萍水相逢么？现在我虽系子然一身，若论本族，尚有可投之人，此时近在咫尺。无如闺臣妹妹一片热肠，纯是真诚，令人情不可却，竟难舍之而去。今姐姐承她美意，据妹子愚见，且去禀知师母，如果可行，好在姐姐别无牵挂，即可一同起身。”不由分说，携了亭亭进内，把这情节告知缙氏。

原来缙氏自幼饱读诗书，当日也曾赴过女试，学问虽佳，无奈轮她不上。后来生了亭亭，夫妻两个加意课读，一心指望女儿中个才女，好替父母争气。谁知仍旧无用，丈夫因此而亡。缙氏每每提起，还是一腔闷气。今听此言，不觉技痒，如何不喜？当时来到外面，众人与缙氏行礼。缙氏向闺臣拜谢道：“小女深蒙厚爱，日後倘得寸进，莫非小姐成全。但老身年虽望六，志切观光，诚恐限於年岁，格於成例，不获叨逢其盛。尚望小姐俯念苦衷，设法斡旋。倘与盛典，老身得遂一生未了之愿，自当生生世世，永感不忘。”闺臣道：“伯母有此高兴，侄女敢不仰体。将来报名时，年岁虽可隐瞒，奈伯母鬓多白发，面有皱纹，何能遮掩？”缙氏道：“他们男子往往嘴上有须，还能冒籍入考，何况我又无须，岂不省了拔

须许多痕迹？若恐白发，我有上好乌须药；至面上皱纹，多擦两盒引见腴，再用几匣玉容粉，也能遮掩。这都是赶考的旧套。并且那些老童生，每每拄了拐杖，还去小考，我又不用拐杖，岂不更觉藏拙？若非贪图赴试，这样迢迢远路，老身又何必前去？倘无门路可想，就是小女此行也只好中止了。”

闺臣听了，为难半晌道：“将来伯母如赴县考，或赴郡考，还可弄些手脚，敷衍进去；至於部试、殿试，法令森严，侄女何敢冒昧应承？”缙氏道：“老身闻得郡考中式，可得‘文学淑女’匾额。倘能如此，老身心愿已足，哪里还去部试？”

闺臣只得含糊答应：“俟到彼时，自当替伯母谋干此事。”

缙氏听了，这才应允同到岭南。亭亭命两个女童各自收拾回去，将房屋田产及一切什物都托亲戚照应。天已日暮，林之洋把行李雇人挑了，一齐上船。吕氏出来，彼此拜见。船上众人自从吃了清肠稻，腹中并不觉饿。闺臣姊妹只顾谈文，更把此事忘了，亭亭却足足饿了一日。幸亏多九公把米买来，当时收拾晚饭，给她母女吃了。闲话间姊妹五个复又结拜，序起年齿，仍是红红居长，亭亭居次，其馀照旧。从此红红、亭亭同缙氏一舱居住，闺臣仍同若花、婉如作伴。一路顺风前进，转眼已交季夏。

这日，林之洋同闺臣众姊妹闲谈，偶然谈到考期，若花道：“请问阿父，此去岭南，再走几日就可到了？”林之洋笑道：“再走几日？这句话说得到也容易！寄女真是好大口气。”红红道：“若据叔叔之言，难道还须两三月才能到么？”林之洋道：“两三月也还不够。”婉如听了，不觉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若是两三月不够，自然还须一年半载了！”林之洋道：“一年

也过多，半载倒是不能少的。俺们从小蓬莱回来，才走两月，你们倒想到了？俺细细核算，若遇顺风，朝前走去，原不过两三月程途。奈前面有座门户山横在海中，随你会走，也须百日方能绕过。连走带绕，总得半年。这是顺风，方能这样，若遇顶风，那就多了。俺们来来往往，总是这样。难道去年出来绕那门户山，你们就忘了？”闰臣道：“彼时甥女思亲之心甚切，并未留神，今日提起，却隐隐记得。既如此，必须明春方到，我们考试岂不误了？”林之洋道：“俺闻恩诏准你们补考，明年四月殿试，你们春天赶到，怕他怎么？”亭亭道：“侄女刚才细看条例，今年八月县考，十月郡考，明年三月就要部试。若补县考、郡考，必须赶在部试之前，若过部试，何能有济？据叔叔所说，岂非全无指望么？”林之洋道：“原来考试有这些花样，俺怎得知？如今只好无日无夜朝前赶进，倘改考期，那就好了。”闰臣听了，闷闷不乐，每日在船，惟有唉声叹气。

吕氏恐甥女焦愁成病，埋怨丈夫不该说出实情。这日夫妻两个前来，再三安慰。吕氏道：“此去虽然遥远，安知不遇极大顺风，一日可行数日路程。甥女莫要焦心。你如此孝心，上天自然保护，岂有寻亲之人，菩萨反不教你考试？”闰臣道：“甥女去岁起身时，原将考试置之度外，若图考试，岂肯远出？但前日费尺唇舌，才把红红、亭亭两位姐姐劝来，她们千山万水，不辞劳顿，原为的考试。哪知忽然遇此扫兴之事，甥女一经想起，就觉发闷。”林之洋道：“海面路程哪有定准，若遇大顺风，一日三千也走，五千也走。俺听你父亲说过，数年前有个才子，名叫王勃，因去省亲，由水路扬帆，道出钟

陵，忽然得了一阵神风，一日一夜，也不知走出若干路程。赶到彼处，适值重阳，都督大宴滕王阁，王勃做了一篇《滕王阁序》，登时海外轰传，谁人不知。安知俺们就不遇着神风？如果才女榜上有你姊妹之分，莫讲这点路程，就再加两倍，也是不怕的。”林之洋夫妻明知不能赶上考期，惟恐闺臣发愁，只好假意安慰。

这日顺风甚大，只听众水手道：“今日这风只朝上刮，不朝下刮，却也少见。”林之洋走出问道：“为什这样？”众水手道：“你看这船被风吹得就如驾云一般，比乌骓快马还急。虽然恁快，你再看水面，却无波浪，岂非只朝上刮，不朝下刮么？这样神风，可惜前面这座门户山拦住去路，任它只朝上刮，至快也须明春方到岭南哩！”

又走几时，来到山脚下。林之洋闷坐无聊，走到舵楼。正在发闷，忽听多九公大笑道：“林兄来得恰好，老夫正要奉请，有话谈谈。请教迎面是何山名？”林之洋道：“俺当日初次飘洋，曾闻九公说这大岭叫门户山，怎么今日倒来问俺？”多九公道：“老夫并非故意要问，只因目下有件奇事。当年老夫初到海外，路过此处，曾问老年人，此山既名门户，为何横在海中，并无门户可通，令人转弯磨角，绕至数月之久，方才得过。那老年人道：‘当日大禹开山，曾将此山开出一条水路，舟楫可通。后来就将此山叫作门户山。谁知年深日久，山中这条道路忽生淤沙，从中塞住，以致船只不通，虽有门户之名，竟无可通之路。此事相沿已久，不知何时淤断。’刚才我因船中几位小姐都要赶到岭南赴试，不觉寻思道：如今道路甚远，何能赶得上？除非此山把淤冲开，也像当年舟楫可通，

从此抄近穿过岭去，不但她们都可考试，就是我凤翮、小春两个甥女，也可附骥同去。正在胡思乱想，忽闻涛声如雷，因向对面一看，那淤断处竟自有路可通。”林之洋也不等说完，喜得连忙立起，看那山当中，果然波涛滚滚，竟不像当日淤断光景。正在观看，船已进了山口，就如快马一般，蹿了进去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四回 通智慧白猿窃书 显奇能红女传信

话说林之洋见船只蹿进山口，乐不可支，即至舱中，把这话告知众人，莫不欢喜。次日出了山口，林之洋望着闰臣笑道：“前日俺说王勃亏了神风，成就他做了一篇《滕王阁序》，哪知如今甥女要去赶考，山神却替你开路。原来风神、山神都喜凑趣。将来甥女中了才女，俺要满满敬他一杯了！”众姊妹听了，个个发笑。闰臣道：“此去道路尚远，能否赶上也还未定；即或赶上，还恐甥女学问浅薄，未能入选。无论得中不得中，倘父亲竟不回家，将来还要舅舅带着甥女再走一遍哩！”林之洋道：“俺在小蓬莱既已允你，倘你父亲竟不回来，做舅舅的怎好骗你？自然再走一遍。”吕氏道：“据俺看来，你父亲业已成仙，就是不肯回来，你又何必千山万水去寻他？难道作神仙长年不老还不好么？”闰臣道：“长年不老如何不好？但父亲把我母亲、兄弟抛撇在家，甥女心里既觉不安；兼之父亲孤身在外，无人侍奉，甥女却在家中养尊处优，一经想起，更是坐立不宁。因此务要寻着，才了甥女心愿哩！”

一路行来，不知不觉到了七月下旬，船抵岭南。大家收拾行李，多九公别去，林之洋同众人回家。恰好林氏因女儿一年无信，甚不放心，带了小峰、兰音回到娘家。这日正同

江氏盼望，忽闻女儿同哥嫂回来，大家见面，真是悲喜交集。闺臣上前行礼，不免滴了几行眼泪。将父亲之信递给林氏，又把怎样寻找各话说了。林氏不见丈夫回来，虽然伤心，喜得见了丈夫亲笔家书，书中又有不久见面之话，也就略略放心。当时闺臣引着母亲见了缙氏，并领红红、亭亭前来拜见，把来意告知。林氏道：“难得二位侄女不弃，都肯与你携伴同来，若非有缘，何能如此？但既结拜，嗣後一同赴试，彼此都要相顾，总要始终和睦，莫因一言半语，就把素日情分冷淡，有始无终，那就不是了。”众人连连答应。

闺臣见了兰音，再三拜谢。林氏道：“我自从女儿起身，一时想起，不免牵挂，时常多病，幸亏寄女替我煎汤熬药，日夜服侍，就如你在眼前一样，渐渐把牵挂之心减了几分，身体也就渐渐好些。如今县里虽未定有考期，我们必须早些回去，同你叔叔商议，及早报名，省得补考费事。”闺臣道：“母亲此言甚是。”林之洋道：“甥女如报名，可将若花、婉如携带携带，倘中个才女回来，俺也快活。怎样报名，怎样赴试，这些花样俺都不谙，只好都托甥女了。”闺臣道：“舅舅只管放心，此事都有甥女料理。但若花姐姐名姓、籍贯可要更改？”林之洋道：“改他作什？若把女儿国本籍写明，俺更欢喜。”林氏道：“这却为何？”林之洋道：“若花寄女本好好的候补藩王，因被那些恶妇奸臣谋害，她才弃了本国。俺要替她出气，因此要把她的本籍写明。”林氏道：“写明本籍，何以就能替她出气？”林之洋道：“写明本籍，将来倘在俺朝中了才女，一时传到女儿国，也教那些恶人晓得她的本领。她们原想害她，哪知她在天朝倒轰轰烈烈，名登金榜，管教那

些畜类羞也羞死了！”闰臣道：“如此固妙，但恐一人，郡县不准。莫若红红、亭亭两位姐姐同兰音妹妹也用本籍，共有四人之多，谅郡县也不至批驳了。”婉如道：“如果批驳，再去更换，也不为迟。”林之洋道：“俺们天朝开科，外邦都来赴试，还不好么？太后听了，还更喜哩！”当时多九公将甥女田凤翥、秦小春年貌开来，也托闰臣投递。

林氏带了儿女，别了哥嫂，同红红、缙氏母女坐了小船回家。唐小峰因见婉如所养白猿好玩，同婉如讨来，带回家内。史氏见侄女海外回来，问知详细，不胜之喜，并与缙氏诸人相见。闰臣道：“叔叔今日莫非学中会文么？”史氏道：“你叔叔自从侄女起身後，本郡印太守有个女儿名唤印巧文，意欲报名赴试，因学问浅薄，要请一位西宾。印太守向在学中打听你叔叔品学都好，请去课读。後来本处节度窦坡窦大人也将小姐窦耕烟拜从，本县祝忠得知，也将女儿祝题花跟着一同受业。并且本处还有几个乡宦女儿，也来拜从看文。虽说女学生不消先生督率，但学生多了，今日这边走走，明日那边看看，竟无片刻之闲。今晨绝早出去，要下午方能回来。”

闰臣道：“他们既在此地做官，大约均非本处人了。此时各处正当县考，为何还不回籍赴试？”史氏道：“她们都因离乡过远，若因县考赶回本籍，将来又须回来，未免种种不便。因此议定，索性等冬初补考，一经郡考中式，即可就近去赴部试，倒是一举两便。并且她们因你叔叔今年五十大庆，都要过了九月祝寿後方肯回籍。”闰臣道：“若果如此，我们倒可一聚了。”不多时，唐敏回来，见了侄女，看了家书，方才略觉放心。闰臣引着叔叔见了众人，告知来意。唐敏道：“我

正愁侄女上京无人作伴，今得这些姊妹，我也放心。”

恰好这日良氏夫人带着廉亮、廉锦枫、骆红蕖，也从海外来到唐家。林氏问起根由，良氏把前年唐敖拯救女儿，后来尹元替小峰作伐各话细细说了。林氏听了，无意中忽然得了个如花似玉、文武全才的媳妇，欢喜非常。良氏把骆红蕖交代，因本族现有嫡派，意欲回到族中居住。无如唐闺臣与廉锦枫一见如故，彼此恋恋不舍，不肯分离。恰喜林氏早已买了邻舍一所房子，就同这边住宅开门通连一处。当时留下良氏母女同缙氏母女都在新房居住，红红跟着缙氏，闺臣同红蕖、兰音住在楼上，小峰陪着廉亮在书房同居。分派已毕，大排筵宴。众姊妹陪缙氏、良氏坐了。闺臣道：“前在水仙村，闻伯母已於春天起身，为何此时才到？”良氏道：“一路顶风，业已难走，偏偏当中遇见一座什么山，再也绕不过来。”廉锦枫道：“那山横在海中，名唤门户山，其实并无门户。我们因绕此山，足足耽搁半年。沿途风又不顺，若非近日得了顺风，只怕还得两个月才能到哩！”林氏道：“表嫂既与尹家联姻，为何女婿并不同来？”良氏道：“尹家籍贯本是剑南，因红蕖媳妇要去赴试，都回剑南去了。”

当时唐敏开了众人年貌，骆红蕖改为洛姓，连唐闺臣、枝兰音、林婉如、阴若花、黎红薇、卢紫萱、廉锦枫、田凤翥、秦小春共计十人。因缙氏执意也要赴考，只好捏了一个假名，都在县里递了履历。

到晚，闺臣同兰音、红蕖都到良氏、缙氏并母亲房中道了安置。回到楼上，推窗乘凉，说起闲话。闺臣把泣红亭碑记取出，给兰音、红蕖看了，也是一字不识。二人问知详细，

不觉吐舌称异。忽见白猿走来，也将碑记拿着观看。兰音笑道：“莫非白猿也识字么？”闰臣道：“这却不知。当日我在海外抄写，因白猿不时在旁观看，彼时我曾对它说过，将来如将碑记付一文人，做成稗官野史，流传海内，算它一件大功。不知它可领略此意。”洛红蕖道：“怪不得它也拿着观看，原来如此。”因向白猿笑道：“你能建此大功么？”白猿听了，口中哼了一声，把头点了两点，手捧碑记，将身一纵，蹿出窗外去了。三人望着楼窗发楞。

只听“嗖”的一声，忽从窗外蹿进一个红女，上穿红绸短衫，下穿红绸单裤，头上束着红绸渔婆巾，底下露着一双三寸红绣鞋，腰间系着一条大红丝绦，胸前斜插一口红鞘宝剑。生得满面绯红，十分美貌，年纪不过十四五岁。三人一见，吓得惊疑不止。闰臣道：“请问那个红女姓什名谁？为何夤夜到此？”红女道：“咱姓颜。不知谁是小山姐姐？”闰臣道：“妹子姓唐，本名小山。今遵父命，改名闰臣。姐姐何以知我贱名？”女子听了，倒身下拜，闰臣连忙还礼。女子问了兰音、红蕖名姓，一同见礼归坐道：“咱妹子名紫绡，原籍关内。祖父在日，曾任本郡刺史，後因病故。父亲一贫如洗，无力回籍，就在本处舌耕度日。不意前岁父母相继去世，哥哥颜崖因赴武试，三载不归。家中现有祖母，年已八旬。前闻太后大开女科，咱虽有观光之意，奈祖母年高，不能同往。此间举目无亲，又无携伴之人。咱妹子也居百香衢，与府上相隔不过数家，素知姐姐才名。今闻寻亲回府，不揣冒昧，特来面求。倘蒙携带同往，俾能观光，如有寸进，永感不忘！”闰臣听了，忖道：“原来碑记所载剑侠就是此人。”因说道：“妹

子向闻父亲时常称颂本郡太守颜青天之德，哪知忠良之後，却在咫尺。今得幸遇，甚慰下怀。姐姐既有观光美举，妹子得能附骥同行，诸事正要叨教。俟定行期，自当禀知叔父，到府奉请。但府上既离舍间数家之远，为何就能越垣至此？”颜紫绀道：“咱妹子幼年跟着父亲，学会剑侠之术，莫讲相隔数家，就是相隔数里，也能顷刻而至。”

闰臣道：“刚才姐姐来时，途中可有所见？”颜紫绀道：“咱别无所见，惟见有一仙猿，捧着一部仙篆而去。”闰臣道：“姐姐何以知是仙篆？”颜紫绀道：“咱妹子望见那部书上红光四射，霞彩冲霄，约略必是仙篆，因此不敢把它拦住。”闰臣道：“此书正是我妹子之物，不意被这白猿窃去，姐姐可能替取回么？”颜紫绀道：“此书若被盗贼所窃，咱可效劳取回。这个白猿上有灵光护顶，下有彩云护足，乃千年得道灵物，一转眼间即行万里，咱妹子从何追赶？况白猿既已得道，岂肯妄自窃取，此去必定有因。或者此书不应姐姐所得，此时应当物归原处，所以它才窃去。但此书此猿不知从何而来？”闰臣就把碑记及白猿来历，并去岁亏它取枕玩耍，才能亲至小蓬莱各话，略略说了一遍。颜紫绀道：“即如取枕露意，成全姐姐万里寻亲，得睹玉碑文物之盛，此猿作为，原非寻常可比。它已通灵性，若要窃取，必不肯冒然而去。向在姐姐跟前，可曾微露其意？”闰臣道：“此猿虽未露意，妹子当日曾在它面前说过一句戏言。”就把前在船上同白猿所说之话备细告知。颜紫绀道：“彼时姐姐所说，原出无心，哪知此猿却甚有意。据咱看来，只怕竟要遵命建此奇功。此时携去，所投者无非儒生墨客，如非其人，它又岂肯妄投？姐姐只管放心，

此去包管物得其主。” 闰臣道：“倘能如此，尚有何言？此书究归何处，尚望姐姐留意。” 颜紫绡道：“好在此书红光上彻霄汉，若要探其落在何人之手，咱妹子自当存神。”

洛红蕖道：“妹子闻得剑侠一经行动，宛如风云，来往甚速。姐姐可曾学得此技？” 颜紫绡道：“姐姐如有见委之处，若在数百里之内，咱可效劳。” 红蕖道：“方才闰臣姐姐意欲寄信，邀请林家婉如妹妹来此，一同赴试。离此三十馀里，姐姐可能一往？” 颜紫绡道：“其父莫非就是闰臣姐姐母舅么？前者咱因闰臣姐姐日久不归，曾到他家探听消息。今既有信，望付咱代劳一走。” 闰臣随即写了一信。颜紫绡接过，说声“失陪”，将身一纵，蹿出楼窗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五回 田氏女细谈妙剂 洛家娃默祷灵签

话说颜紫绡接了书信，将身一纵，霎时不见。枝兰音叹道：“世间竟有如此奇事！真是天朝人物，无所不有。将来上京赴试，路上有了此人，可以高枕无忧了！”洛红蕖道：“碑上可载此人？”闰臣道：“妹子隐隐记得碑记有句‘幼谙剑侠之术，长通玄妙之机’，不知可是此女。可惜碑记已失。早知如此，把各人事迹预记在心，或抄一个副本，岂不是好？此时只觉渺渺茫茫，记不清了。”兰音道：“姐姐不过是句玩话，哪知白猿果真将碑记携去，将来倘能物得其主，也不枉姐姐辛苦一场。”红蕖道：“我们看它不过是个猕猴，哪知却是得道仙猿。那颜家姐姐黑暗中仓卒一遇，就能识得白猿，辨得碑记，可见她的眼力也就不凡。这句‘长通玄妙之机’，只怕就是她哩。”三人又说些闲话。忽见颜紫绡从楼窗蹿进，道：“姐姐之信业已交明。今日已晚，容日再来请教。咱妹子去了！”将身一纵，仍从楼窗飞去。姐妹三个惟有称奇叫绝。

次日绝早起来，一心盼望婉如诸人，等之许久，杳无踪迹。兰音道：“原来这个红女信未寄去，却来骗人。”不多时天刚交午，只见林婉如、阴若花、田凤翥、秦小春姊妹四个竟自携手而来。拜了林氏、史氏，见了闰臣、兰音、红红、亭亭，并与洛红蕖、廉锦枫见礼，各道渴慕之意。闰臣又引她

们见了良氏、缙氏，同到内书房。姐妹十个一同相聚，好不畅快。

洛红蕖提起昨晚托人寄信之话，若花听了，笑个不了。兰音道：“姐姐为何发笑？”若花道：“向来我与婉如阿妹一房同住。昨晚天交二鼓，闭了房门，收拾睡觉。婉如阿妹刚把鞋子脱了一只，忽然房门大开，蹿进一个人来。婉如阿妹一见，吓得连鞋也穿不及，赤着一脚，就朝床下钻去。幸亏我还不怕，问明来意，把信存下。那颜家阿姐去远，她才钻了出来。”众人听了，一齐大笑。婉如道：“闺臣姐姐也太不晓事，哪有三更半夜却教人寄信？亏得妹子胆量还大，若是胆小的，只怕还要吓杀哩！”田凤翱道：“姐姐虽未吓杀，那赤脚乱钻光景，也就吓得可观了。”廉锦枫道：“闺臣姐姐托何人寄信，却将婉如姐姐吓得这样？”闺臣把昨晚情节说了，众人这才明白。洛红蕖道：“昨晚颜家姐姐蹿进楼窗，只觉一道红光，我也吃了一吓。及至细看，哪知她衣履穿戴无一不红，并且面上也是绯红，映着灯光，倒也好看。”秦小春道：“这样红人，当日命名为何不起红字，却起紫字？今红红姐姐面紫，反以红字为名。据我愚见，这二位姐姐须将名字更换，方相称哩！”

田凤翱道：“命名何必与貌相似？若果如此，难道亭亭姐姐面上必须有亭，若花姐姐面上必须出花么？”若花道：“正是。我才细看红红、亭亭两位阿姐面上那股黑气，近来服了此地水土，竟渐渐退了。适听凤翱阿姐‘出花’二字，我倒添了一件心事。”闺臣道：“姐姐此话怎讲？”若花道：“愚姐向闻此处有个怪症，名叫出花，又名出痘。外国人一经到了天朝，每每都患此症。今红红、亭亭两位阿姐因感此地水土，

既将面色更改，久而久之，我们海外五人，岂能逃过出痘之患？所以忧虑。”红红、亭亭听了，也发愁道：“姐姐所虑极是。这却怎好？只怕此命要送在此处了！”廉锦枫道：“送命倒也乾净，只怕出花之後，脸上留下许多花样，那才坑死人哩！”婉如笑道：“留下花样，岂但坑死人，只怕日後配女婿还费事哩！”兰音道：“怪不得婉如姐姐面上光光，竟同不毛之地，原来却为易於配婿而设。难道赤脚乱钻，把脚放大了，倒容易配女婿么？”闰臣道：“你们只顾斗嘴玩笑，哪知此事非同儿戏，若不早作准备，设或出痘，误了考期，那却怎好？向来九公见多识广，秘方最多。此事必须请教九公，或者他有妙药，也未可知。就请小春姐姐写一信去。”

田凤翥道：“何必写信？不瞒诸位姐姐说，我家向来就有稀痘奇方。即如妹子，自用此方，至今并未出痘，就是明验。”若花道：“原来府上就有奇方，如此更妙。不知所用何药？此方向来可曾刊刻流传？”田凤翥道：“此方何曾不刻？奈近来人心不古，都向奢华，所传方子如系值钱贵重之药，世人看了，无论效与不效，莫不视如神明；倘所传方子并非值钱贵重之药，即使有效，他人看了，亦多忽略，置之不用。我家这方虽屡试屡验，无如并非贵品，所费不过数文，所以流传不广。此方得自异人，我家用了数代。凡小儿无论男女，三岁以内，用川练子九个；五岁以内，用十一个；十岁以内，用十五个。须择历书除日，煎汤与小儿洗浴，洗过，略以汤内湿布揩之，听其自乾。每年洗十次。或於五月、六月、七月，捡十个除日煎洗更好。因彼时天暖，可免受凉之患。久久洗之，永不出痘；即出痘亦不过数粒，随出随愈。如不相信，洗

时可留一指不洗，出痘时其指必多。你们五位姐姐如用此方，或将川练子加倍，大约三十个也就够了。”众人听了，个个欢喜。兰音道：“一年只洗十次，是指小儿而言。我们年纪既大，恐十次药力不到。据我拙见，一年共有三十六个除日，莫若遇除就洗，谅无洗多之患。况妹子生成是个药树，幼年因患腹胀，何尝一日离药，今又接上煎洗，这才叫作里敷外表哩！”

秦小春道：“妹子闻得世间小儿出花，皆痘疹娘娘掌管。男有痘儿哥哥，女有痘儿姐姐，全要仗她照应，方保平安。今你五位姐姐只知用药煎洗，若不叩祝痘疹娘娘，设或痘儿姐姐不来照应，将来弄出一脸花样，不独婉如姐姐那句择婿的话要紧，并且满脸高高下下，平时搽粉也觉许多不便。倘花样过深，还恐脂粉搽不到底，那才是个累哩！”红红道：“闺臣妹妹府上可供这位娘娘？”闺臣道：“此是庙宇所供之神，家中哪得有此。”若花道：“妇女上庙烧香，未免有违闺训，这却怎好？”闺臣道：“上庙烧香固非妇女所宜，且喜痘疹娘娘每每都在尼庵。去岁妹子海外寻亲，亦曾许过观音大士心愿，至今未了。莫若禀知母亲，明日我同五位姐姐央了婶婶一同前去，岂不一举两便？”红蕖道：“妹子意欲求签，问问哥哥下落，明日如果要去，妹子也要奉陪。”闺臣当时禀过母亲，与婶婶说明。好在紧邻白衣庵就有痘疹娘娘。

到了次日，史氏带着唐闺臣、洛红蕖、阴若花、枝兰音、廉锦枫、黎红红、卢亭亭，来到间壁尼庵。有个带发的老尼，名叫末空，将众人引至大殿，净手拈香，拜了观音。红蕖求了一签，问问哥哥下落，恰喜得了一枝“上上”吉签，这才略略放心。末空又引至痘疹娘娘殿内，一同参拜，焚化纸帛。

闰臣道：“请问师傅，宝刹可供魁星？”末空道：“间壁喜神祠供有魁星。彼处也是尼僧，诸位小姐如要拈香，不过一墙之隔，小尼奉陪过去。”闰臣道：“彼处魁星可曾塑有女像？”末空道：“这却从未见过。小姐如发慈心，另塑一尊，却也容易。诸位女菩萨适才拜佛，未免劳碌，且到里面献茶，歇息歇息，再到各处随喜。”史氏道：“师傅见教甚是。”

大家来至禅堂，一齐归坐，道婆献茶。末空一一请问姓氏，及至问到洛红蕖跟前，把眼揉了一揉，又望了一望，登时垂泪道：“小姐莫非宾王主人之后么？我家徒弟要访骆老爷下落，一连数载，杳无音信。哪知天缘凑巧，今日竟得小姐到此。”洛红蕖见老尼之话不伦不类，惟恐被人识破行藏，忙掩饰道：“师傅休要认错。我虽姓洛，乃水旁之洛，哪知骆老爷下落？”末空道：“请问唐小姐，此地唐探花是你何人？”闰臣道：“是我家父。”末空道：“却又来！当日唐老爷未中探花之时，曾在长安与敬业大人、宾王大人结拜弟兄，我的丈夫曾经目睹。今二位小姐恰恰同至小庵，非宾王主人之后而何？小姐何必隐瞒？我岂为祸之人？况小徒就是骆公子之妻。今虽冒昧动问，岂是无因？”红蕖见话有因，慌忙问道：“令徒姓什名谁？如今在么？”末空道：“此人之父乃太宗第九子，人都呼为九王爷。因灭寇有功，曾封忠勇王爵。素与骆老爷相交最厚，故将郡主许与骆公子为妻。此女现在小庵，名唤李良箴。因恐太后访察，就从外祖之姓，改为姓宋。”红蕖道：“师傅此话错了！我同骆府虽非本家，向有亲谊，他家之事，也还略知一二。骆公子虽系九王府中郡马，郡主久已亡过。后来虽有欲续前姻之话，因王爷并未生有郡主，彼此旋即离散，

至今十馀年，何尝又与王府联姻？此话令人不解。”未空道：“原来小姐不知此中详细，待我慢慢讲来。”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六回 诣芳邻姑嫂巧遇 游瀚海主仆重逢

话说未空道：“原来小姐不知此中详细，待小尼讲这根由。我本祁氏，丈夫名叫乔琴，无志功名，向在骆府课读公子。骆老爷因与王府联姻，同我丈夫说知，将我荐与九王爷，课读大郡主。未及一载，大郡主去世，我要回来，娘娘再三挽留，只得仍旧住下。彼时九王爷因娘娘又怀身孕，曾与骆老爷指腹为婚，倘生郡主，情愿与骆公子再续前姻。不意方才定婚，骆老爷带了公子，即同徐老爷举兵遇难。我丈夫跟在军前，存亡未卜。到了次岁，娘娘才生二郡主。老身因这郡主是骆公子之妻，加意照管，用心课读，以冀将来丈夫同公子回来，仍好团聚。哪知九王爷因皇上贬在房州，久不复位，心中不忿，同河北都督姚禹起了一枝雄兵，前去接驾。不意时乖运舛，登时也就遇害。我同太监瞿权带着二郡主并小王爷李素暗地奔逃，不料逃至中途，被大兵冲散，太监同小王爷不知去向。老身吃尽辛苦，才能保得郡主逃至此庵。亏得庵主相待甚好，问明来历，就留我们在此带发修行。庵主去世，我就权当住持，在此业已七载，至今仍旧带发，即是明证。郡主今年一十五岁，每日惟以诗书、佛经消遣，从不出户。因此人都不知。”

洛红蕖忖道：“指腹为婚，向日母亲也曾说过；至乔琴夫妇两处课读，原有其事。今听老尼之言，丝毫不错，可见我

嫂嫂果真在此庵内。”因说道：“师傅既是祁氏师母，我又何敢再为隐瞒？刚才实因不识师母，故尔支吾，尚求见谅。我嫂嫂现在何处？即求引去一见。”末空道：“待老身领她出来。”於是进内把宋良箴领出。众人看时，只见生得龙眉凤目，举止不凡，大家连忙见礼让坐。末空把这情节向宋良箴说了。洛红蕖见了嫂子，因想起哥哥，不觉垂泪道：“原来嫂嫂却在此处。若非今日进香，何由得知？不意府上也因接驾，合家离散，真可谓六亲同运，能不令人伤感！”宋良箴听了，泪落如雨，欲言不言，只得含羞带泪答道：“闻得太公、婆婆都逃海外，近来身上可安？姐姐何由至此？”红蕖不觉哽咽道：“祖父同母亲都已去世。妹子亏得唐伯伯之力，方能复返故乡。”

正要告诉逃到海外各话，史氏接着道：“此间说话不便。郡主既是至亲，自应请到家内，再为细谈。”宋良箴道：“侄女出家多年，乃方外之人，岂可擅离此庵。尚求伯母原谅。”闰臣道：“话虽如此，好在彼此相离甚近，此时过去谈谈，就是晚上回来，也不费事。”宋良箴仍要推辞，众姐妹不由分说，一齐簇拥，出了庵门，别了末空，来到唐府，同林氏、缙氏诸人见过。姑嫂彼此诉说历年苦况，嗟叹不已。到晚林氏再三挽留，并劝她同去赴试，慢慢打听骆公子下落。宋良箴哪里肯应，无如众姊妹早把行李命人搬来，良箴身不由己，只得勉强住下。闰臣也替她在县里递了履历。从此众姊妹都聚一处，但遇除日，若花就同红红诸人煎汤洗浴，就是良氏、缙氏也都跟着煎洗。闰臣因想起泣红亭之事，即托末空在魁星祠内塑了一尊女像，以了海外心愿。

这日县考，缙氏也随她们姐妹十一个同去赴试。喜得太

后诏内有命女亲随一二人伴其出入之话，因此凡有女眷伴考，都不稽查。点名时暗用丫环顶替，缙氏混在其内，胡乱考了一回。到了发案，闺臣取了第一，若花、红红、亭亭也都高标，惟缙氏取在末名，心中好不懊恼。颜紫绡文字不佳，幸亏众姊妹替她润色，才能取中。各人都竖了匾额。

到了郡考，众人以为缙氏必不肯去，谁知她还是兴致勃勃道：“以天朝之大，岂无看文巨眼？此番再去，安知不遇知音？”又进去考了一场。及至放榜，竟中第一名郡元。若花第二，闺臣第三，红红第四，亭亭第五，其余亦皆前列。颜紫绡亏众人相帮，也得高中。大家忙乱去拜老师，缙氏只得装作染病。各家都竖起“文学淑女”匾额，好不荣耀。

缙氏这才心满意足，因向闺臣众人道：“此次郡考，我本不愿再去，惟恐又取倒数第一，岂不把老脸丢尽？奈连得梦兆，说我不去应考，日后才女榜上缺了一人，必须我去，方能凑足一百之数。所以勉强进去，哪知倒侥幸取了第一。将来我还不知可能去应部试？其实要这第一何用？”闺臣道：“伯母若非限于年岁，倘去殿试，怕不夺了头名才女回来？明年把这第一留给亭亭姐姐，也是一样。”林氏道：“闻得郡考取中不足二十人，今我家倒有十二人之多，可见本郡文风都聚我家了。若论喜酒，须分十二天方能吃完。明日又吃喜酒，又是寿酒，更觉热闹。今日先从老元吃起了！”良氏道：“‘老元’二字怎讲？”史氏道：“缙氏嫂嫂本是老才女，今又中了郡元，岂非老元么？”大家说说笑笑，畅饮喜酒。

次日乃唐敏五十大庆，家中演戏。本府、本县以及节度都与唐敏有宾东之谊，齐来拜寿。随后各家小姐印巧文、窦

耕烟、祝题花也来叩祝。还有本地乡宦女儿苏亚兰、锤锈田、花再芳，因素日拜从唐敏受业，兼之郡考得中，都来拜谢，并来祝寿。颜紫绡也随众人同来。闺臣一一让至客座看戏，众姊妹都来相陪，彼此问了名姓，真是你怜我爱，十分投机。缙氏恐被众人看破，另在一席坐了。用过早面，闺臣将众人引至自己书房，只见诗书满架，笔砚精良，个个称赞不已。

印巧文道：“前者捧读诸位姐姐佳作，真令人口齿生香。家父阅卷时，因想起诏内有‘灵秀不锤於男子’之句，可见太后此言，并非无因。就只郡元这本卷子，令人可疑。若论倜傥清雅，以闺臣姐姐第一；论富丽堂皇，以若花姐姐第一。至郡元文字，虽不及二位姐姐英发，但结实老练，通场无出其右者，似非出之幼女之手。彼时家父再三斟酌，言此人若非苦志用功，断无如此笔力。此等读书人，若不另眼相看，何以鼓励人才，所以把她取在第一。其实不及二位姐姐时派。”祝题花道：“郡元前在县考，家父也喜她文字，因笔力过老，恐非幼女，兼恐倩代，因此取在未名。可惜此人方才得中，就染重病，至今未得一见。究竟不知年岁几何？诸位姐姐可曾会过？”众人都回不知。婉如道：“这位郡元，只怕亭亭姐姐向来同她熟识。”亭亭忙说道：“妹妹休得取笑。你们都是此地人，还不认识，何况我是异乡人哩！”秦小春道：“原来姐姐同她也是素昧平生，这就是了。”

印巧文道：“家父前日评论红红、亭亭二位姐姐文字，都可首列；无如郡元之后，恰恰碰见闺臣、若花二位姐姐卷子，因此稍觉奉屈。”红红道：“妹子僻处海隅，素少见闻，今得前列，已属非分，何敢当此‘奉屈’二字。”亭亭道：“妹子

固才疏学浅，然亦不肯多让。今老师以闺臣、若花姐姐前列，我又不能不甘拜下风了。”祝题花道：“昨日印伯伯与家父评论诸位姐姐文字，言天下人才固多，若以明年部试首卷而论，除闺臣、若花二位姐姐之外，再无第三人。如评论讹错，以后再不敢自居看文老眼。可见二位姐姐学问，非独本郡众人所不能及，即天下闺才，亦当退避三舍哩！”窦耕烟道：“昨闻家父言，现在看文巨眼，应推印伯伯当代第一。诸位姐姐既被奖许，将来名振京师，已可概见。今日得能幸遇，诚非偶然。”若花道：“妹子海外庸愚，‘正愧知识短浅，适蒙过奖，更增汗颜。至闺臣阿妹，才名素着，自应高擢。妹子何知，昨虽滥邀前列，不过偶尔侥幸，岂可作得定准？”廉锦枫道：“部试首卷，老师既如此评论，来年殿元自然也不出闺臣、若花二位姐姐之外了。”印巧文道：“殿试甲乙，家父却未评论。”兰音道：“据妹子看来，老师所以不言者，大约因恩诏条例言殿试毋许誉录，又不弥封，恐太后别有偏爱，因此不敢预定高下。”祝题花点头道：“姐姐所论不差。”

花再芳道：“殿试若不弥封，那殿元我倒有点想头。”锤绣田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花再芳道：“闻得当年我们还未出世时，太后曾命百花齐放，大宴群臣，吟诗做赋，甚为欢喜。明年阅卷，看见我‘花再芳’三字，倒像又要百花齐放光景，一时心喜，把我点作殿元，也不可知哩！”秦小春冷笑道：“这是姐姐过谦。若论文字，姐姐就可点得殿元，何在尊名？”花再芳道：“外面锣鼓声喧，这样好戏，我们却在此清谈，岂不辜负主人美意？如诸位姐姐不去，妹子要失陪了。”闺臣忙道：“姐姐既喜看戏，妹子奉陪同去。”洛红蕖道：“此处客多，姐

姐是主人，只好在此陪客。妹子替你代劳，陪再芳姐姐去。”再芳道：“姐姐是客，怎好劳驾？”宋良箴道：“她虽是客，她是唐府人，也算半主，这有何妨？”红蕖听了，把良箴瞅了一眼，满面绯红，同再芳去了。窦耕烟道：“红蕖姐姐莫非就是世嫂么？”闰臣道：“正是。”

苏亚兰道：“巧文、题花二位世姐同耕烟姐姐学问渊博，妹子常听老师言及，今得幸遇，真是名下无虚。现在各处纷纷应考，为何还在此耽搁？”窦耕烟道：“昨同印、祝两位姐姐商议，今日过了老师寿诞，早晚就要回籍。她们二位都是家学渊源，此去定然连捷。妹子学问浅薄，才女之名自知无分，大约明春京师之行，只好奉让诸位姐姐了。”闰臣道：“姐姐说哪里话来！若姐姐不到京师，只怕那个殿元还无人哩！”

颜紫绡道：“咱妹子有句话说：今日难得大家幸遇，气味又都相投，咱们何不结个异姓姊妹，日后到京，彼此也有照应。诸位姐姐以为何如？”众人都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田凤翥道：“再芳姐姐一心想中殿元，看她光景，未必把我们看在眼里。况她现在看戏，可以不去惊动，莫若把红蕖姐姐悄悄找来，我们十七人一同结拜罢。”婉如道：“姐姐所言极是。”随命丫环把洛红蕖请来，告知此意，红蕖甚喜。当时铺了红毡，众姊妹一齐团拜。少时，林氏进来，邀去看戏。到晚宴毕各散。窦耕烟、印巧文、祝题花各回本籍赴考，颜紫绡也拜从唐敏看文，众姊妹都在唐府用功。

残冬过去，到了正月，闰臣同众人要去赴试，先在府县起了文书。惟恐缙氏要去，也把文书起了。后来亏得良氏、史

氏再三劝阻，缙氏这才应允不去。唐敏恐苍头、乳母沿途难以照管，同林氏商议，送了老尼末空并多九公许多银两，托他们同去照应。多九公正要照应甥女田凤翱、秦小春赴试，听见此话，正中下怀。末空也因徒弟宋良箴上京，甚不放心，今见林氏送银托她，如何不喜，即换了旧日衣服，过来等候起身。当时选择吉期，因这年闰二月，就选二月中旬日子。是日，林氏安排酒宴送行。闺臣拜别母亲、叔婶，命小峰好好在家侍奉，即同颜紫绡、林婉如、洛红蕖、廉锦枫、田凤翱、秦小春、宋良箴、黎红红、卢亭亭、枝兰音、阴若花共十二人，各带仆妇，齐往西京进发。众姊妹本拟去年腊月就要动身，因洛红蕖久已写信通知薛蘅香，意欲等她海外回来；又因婉如说徐丽蓉、司徒斌儿当日曾有要来岭南之话，惟恐她们赴试，以便携伴同行。哪知等之许久，杳无音信，众人只得起身。

原来徐承志自从别了唐敖，带了徐丽蓉、司徒斌儿，改为余姓，竟奔淮南。一路甚感唐敖救出淑士之德，司徒斌儿也感赎身救拔之恩。徐丽蓉道：“哥哥、嫂嫂此番幸遇唐伯伯，我们方能骨肉团圆。此去淮南，不知机缘若何？那文伯伯，哥哥向日可曾见过？其家还有何人？文伯母是何姓氏？”余承志道：“文伯伯我虽见过一面，那时年纪尚小，至文伯母是何姓氏，我更不知，只好且到淮南，再去打听。”

这日行至中途，船上几个舵工忽都患病。兄妹正在惊慌，恰喜迎面遇见一只熟船，当时请了一位舵工过来。那只船上还有一位老翁，要搭船同到淮南。余承志因船主人再再相托，情不可却，只得应承。及至过船细谈，原来却是丽蓉乳母之

夫，名叫宣信。当年被大兵冲散，逃到淮南节度文老爷府内，在彼十余年。文老爷早知徐公子逃在海外，因久无音信，特命奶公到海外寻访。这奶公因见承志面目宛如敬业主人，所以藉搭船之名过来探听。哪知不但主仆相遇，并且夫妇重逢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七回 读血书伤情思旧友 闻凶信仗义访良朋

话说余承志正因不知文府消息，无从访问，今见奶公，欢喜非常。当时乳母领宣信与丽蓉、司徒斌儿见礼。余承志问起文府亲丁几口，宣信道：“文老爷祖籍江南，寄居河北，并无弟兄。眼前五位公子，都是章氏夫人所生。还有二位小姐，是姨娘所生。姨娘久已去世。大公子名文芸，二公子名文蒨，三公子名文萁，四公子名文菘，五公子名文苾。现在年纪都在二十上下，个个勇猛非凡。大、四两位公子尤其足智多谋，人都呼为文氏五凤。文老爷年纪虽不足五旬，时常多病，颇有老景；兼之屡次奉旨征剿倭寇，鞍马劳顿，更觉衰残。近来淮南临海一带海寇得以安静，全仗五位公子辅佐之力。文老爷久要退归林下，因主上贬在房州，尚未复位，所以不忍告归。大约主上一经还朝，也就引退了。”

丽蓉道：“二位小姐现年几何？”宣信道：“都在十五六岁。大小姐名书香，许与林侍郎公子林烈为妻；二小姐名墨香，许与阳御史公子阳衍为妻。现在府中，都未出室。”承志道：“五位公子可曾配婚？”宣信道：“虽都聘定，尚未婚娶。大公子自幼聘山南节度章老爷小姐章兰英为妻；二公子聘潮州郡守邵老爷小姐邵红英为妻；三公子聘工部尚书戴老爷小姐戴琼英为妻；四公子聘许州参军由老爷小姐由秀英为妻；五公

子聘柳州司马钱老爷小姐钱玉英为妻。这位章氏夫人就是河东节度章更老爷胞姐，为人慈祥，一生好善，相待两位小姐如同亲生。凡有穷人，莫不周济，诸如舍药施棺、修桥补路之类，真是遇善必行。淮南一带人人感仰，都以活菩萨称之。”承志道：“这五位公子为何都不成亲？”宣信道：“文老爷本早要替众公子婚娶，因太后颁有考才女恩诏，这些小姐都要赴试，所以耽搁。文府两位小姐至今尚未出阁，也是这个缘故。”承志道：“原来国中近日又有考才女一事。这恶妇并不迎主还朝，还闹这些新鲜题目，也忒高兴了！”宣信道：“小主母同小姐向来可曾读书？若都能文，将来到了文府，只怕两位文小姐都要携着赴考哩！”承志道：“我同这恶妇乃不共戴天之仇，岂可令妻妹在她跟前应试？”宣信道：“公子此话虽是，但恐那时章氏夫人高兴，特命同去，何能推脱？”

承志道：“那河东节度章老爷既是这边章氏夫人胞弟，他家几位公子几位小姐，想来你也知道了。”宣信道：“章府同文府郎舅至亲，时常来往。他家若大若小，老奴哪个不知。”承志道：“当日老爷在军前同我别时，曾给我两封血书，一送淮南文老爷，一送河东章老爷。将来到过文府，如路上无人盘查，还到河东见见章老爷，所以问问他家光景。你既晓得，何不谈谈，日后到彼，省得临时茫然。”宣信道：“他家人口甚多，今日若非问起，将来公子到彼，何能知其头绪。这位章老爷祖籍江南，弟兄四位，共生四位小姐，十位公子。如今章老爷三位兄弟俱已去世。那十位公子年纪也在二旬上下，个个英勇，四五两位公子学问更高，人多呼为章氏十虎。大公子名章荭，自幼聘开封司马井老爷小姐井尧春为妻；二公

子名章芝，聘会稽郡守左老爷小姐左融春为妻；三公子名章蘅，聘剑南都督廖老爷小姐廖熙春为妻；四公子名章蓉，聘武林参军邝老爷小姐邝芳春为妻；五公子名章芴，聘户部尚书酈老爷小姐酈锦春为妻；六公子名章莒，聘吏部郎中邹老爷小姐邹婉春为妻；七公子名章苜，聘常州司马施老爷小姐施艳春为妻；八公子名章芹，聘兵部员外郎柳老爷小姐柳瑞春为妻；九公子名章芬，聘太医院潘老爷小姐潘丽春为妻；十公子名章艾，聘洛阳司马陶老爷小姐陶秀春为妻。都等应过女试，方能完姻。”

丽蓉道：“那四位小姐年纪也都相仿么？”宣信道：“四位小姐年纪都与文府小姐差不多。大小姐名兰芳，许与御史蔡老爷公子蔡崇为妻；二小姐名蕙芳，许与翰林谭老爷公子谭泰为妻；三小姐名琼芳，许与学士叶老爷公子叶洋为妻；四小姐名月芳，许与中书褚老爷公子褚潮为妻。也因要应女试，都未出阁。章、文二位老爷因爵位甚尊，将来诸位小姐出去应考，若用本姓，恐太后疑有情托等弊，因此将诸位小姐应试履历，都用夫家之姓。如今在家，就以夫家之姓相称。若不说明，将来公子到彼，听她称呼，还觉诧异哩。”承志道：“章府十媳、文府五媳，名字为何都像姐妹一般？”宣信道：“这是章氏夫人写信照会各家，都以‘英’、‘春’二字相排，以便日后看题名录，彼此都可一望而知。”

主仆一路闲话。因沿途逆风，走了多时。这日到了淮南，另雇小船，来到节度衙门。奶公进去通报，承志见了文隐，投了血书。文隐看了，不觉睹物伤情，一时触动自己心事，更自凄怆不已，道：“令尊虽大事未成，且喜贤侄幸逃海外，未

遭毒手，可见上天不绝忠良之后。今日得见贤侄，真可破涕为笑。”因又拈须叹道：“贤侄，你看我年未五旬，须发已白，老病衰残，竟似风中之烛。自与令尊别后，十馀年来如处荆棘，心事可想而知。境界如此，安得不老？古人云：‘君辱臣死。’今虽不至於辱，然亦去辱无几，五中能毋懣恨？贤侄要知我之所以苟延残喘，不肯引退者，一因主上尚未复位，二因内乱至今未平。若要引退，不独生前不能分君之忧，有失臣节；即他日死后，亦何颜见先皇於地下？然既不能退，只好进了。无如彼党日渐猖獗，一经妄动，不啻飞蛾投火，以卵就石。况令尊之后，又有九王诸人前车之鉴，不惟徒劳无功，更与主上大事有碍。时势如此，真是退既不可，进又不能，蹉跎日久，良策毫无。‘不忠’二字，我文某万死何辞？而且年来多病，日见衰颓，每念主上，不觉五内如焚。看来我也不久人世，势难迎主还朝，亦惟勉我后人，善承此志，以了生平未了之愿，尚有何言？”说罢，嗟叹不已，将承志安慰一番，并命仆人把二位小姐接入内衙。司徒娥儿同余丽蓉都到上房，一一拜见，并与书香、墨香二位小姐见礼，彼此叙谈，十分契合。

余承志拜过章氏夫人，来到外厢，与五位公子一同相聚，闲话间惟恨相见之晚。大公子文芸道：“当日令尊伯伯为国捐躯，虽大事未成，然忠心耿耿，自能名垂不朽。大丈夫做事，原当如此！至於成败，只好听之天命，莫可如何。”五公子文苾道：“若依我的主见，早已杀上西京。如今把主上不是禁在均州，就是监在房州，迁来迁去，成何道理！只总怪四哥看了天象，要候什么‘度数’，又是什么‘课上孤虚’，以致耽

搁至今，真是养痍成患。将来她的羽翼越多，越难动手哩！”二公子文蒞、三公子文萇也一齐说道：“武氏如把主上好好安顿，我们还忍耐几时，等等消息；倘有丝毫风吹草动，管他什么天文课象，我们只好且同五弟并承志哥哥杀上长安，管教武氏寸草不留，她才知文家厉害！”四公子文菘道：“两位哥哥同五弟何必性急？现在紫微垣业已透出微光，那心月狐光芒日见消散。看来武氏气数甚觉有限，大约再迟三五年，自必一举成功。此时若轻举妄动，所谓逆天行事，不独自己有损，且与主上亦更有害。当日九王爷之举，岂非前车之鉴么？”文蒞道：“兄弟记得前年四哥曾言武氏恶贯指日即满，为何此时又说还须三五年，这是何意？”文菘道：“当日我说武氏恶贯即满者，因心月狐光芒已退。谁知近来忽又吐出一道奇光，紫微垣被他这光压住，不能十分透露，因此才说还须三五年方能举事。这道奇光，我闻那些臆断之徒都道以为回光反照，哪知却是感召天和所致。”

余承志道：“有何惊天动地善政，却能如此？”文菘道：“我因这事揣夺许久，竟不知从何而至。后来见她有道恩诏，才知此光大约因这恩诏所感而来。”承志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文菘道：“她因七十万寿，所以发了一道恩诏，内中除向例蠲免、减等、广额、加级等项，另有覃恩十二条，专为妇女而设。诸如旌表孝悌，掩埋枯骨，释放宫娥，恩养嫠妇，设立药局，起造贞祠以及养媪院、育女堂之类，皆前古未有之旷典。此诏一出，天下各官自然遵诏办理，登时活了若干民命，救了无数苦人，生者沐恩，死者衔感。世间许多抑郁悲泣之声，忽然变了一股和藹之气。如此景象，安有不上召天和？奇光之

现，大约因此。无奈她杀戮过重，造孽多端，虽有些须光芒，不过三五年即可消尽。此时正在锋头，万万不可轻动。五弟如不信，不出数日，自然有个效验。”承志道：“请教是何效验？”文菘道：“小弟连日夜观天象，陇右地方似有刀兵之象；但气象衰败，必主失利。据我揣夺，此必陇右史伯伯误听谣言，以为心月狐回光反照，意欲独力勤王，建此奇功。哪知轻举妄动，却有杀身之祸。”正在谈论，果见各处纷纷文报，都说陇右节度使史逸谋叛，太后特点精兵三十万，命大将武九思征剿。众人听了，这才佩服文菘眼力不差。

承志道：“史伯伯若果失利，可惜骆家兄弟少年英豪，投在彼处，不知如何。”文芸道：“莫非宾王伯伯之子？兄长何以知其在此？”承志道：“当日先父同骆家叔叔起兵时，小弟与骆家兄弟都在军前。后因兵马大伤，军机不能挽回，先父命弟投奔淮南，骆家兄弟投奔陇右。此时若史伯伯失利，岂非他亦在内？”文苻道：“我们离得过远，不能救他，这却怎处？”文芸道：“即使相近，又何能救？此时惟有暗暗访他下落，再作计较。”文苻道：“宾王伯伯向同父亲结义至交，今骆家哥哥既然有难，我们自应前去救他，岂可袖手？”文菘道：“为今之计，我与三弟且同承志哥哥偷上陇右，探探下落如何？”文芸道：“你们且去禀知父亲，再定行止。”文苻道：“此事只好瞒着父亲，如何敢去禀知？”文芸道：“若不禀知，如此大事，我又焉敢隐瞒？”文菘道：“昨日兄弟偶尔起了一课，父亲驿马星动，大约不日就有远差。两位哥哥莫若等父亲出外，再议良策，岂不是好？”文菘道：“如此更好，但恐四弟骗我。”文苻道：“四弟之课向来从无舛错，我们且耐几

日，再看如何。”文芘道：“若果如此，你们倘或去时，切莫把我丢下。”文菘道：“五弟驿马虽动，但恐不是陇右之行。”

过了两日，文隐接到一道御旨，因剑南倭寇作乱，命带兵将前去征剿。所有节度印务，仍着长子文芸署理。文隐接了此旨，哪敢怠慢，星速束装，带了文菘、文芘，并一千众将，即日起身，往剑南去了。文蒨、文萸约了余承志，带了几名家将，在章氏夫人跟前扯了谎，要到五台进香，其实要往陇右探骆承志下落。文芸再三相劝，哪里阻得住，只得托了余承志诸事照应，并于暗中命人跟去探听。三人上路，望陇右进发。一路饥餐渴饮，早起迟眠，说不尽途中辛苦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八回 史将军陇右失机 宰少女途中得胜

话说三人走了几日，行至中途，只听过往人传说史逸业已被难，随即趲行。这日来到小瀛洲山下，天色已晚，三人止步，意欲觅店歇宿。众家将道：“这座大山，周围数百里，向无人烟，里面强盗最多，豺狼虎豹无所不有，每每出来伤人。因此山下并无人家，必须再走一二十里，才有歇处。”文萁道：“此处既有强盗，倒要会他一会，且替客商除除害，也是好事。”文蒞道：“如此甚好。我们且去望望，这些强盗从未见过，究竟是何模样。”承志听了，不觉发急道：“二位贤弟，你看天色业已黄昏，不但山路崎岖，难以上去；即便上去，遇见强盗，你又何能见他模样？莫若日后陇右回来，起个绝早，再去看罢。此时骆家兄弟存亡未卜，二位既仗义而来，自应趲路，岂可在此耽搁？素日我在山南海北，见的强盗最多，你要问他面目以及名色，我都深知，且随我来，等我慢慢细讲。”於是携了二人一齐举步。

文蒞道：“请教兄长，世间强盗是何面目？共有几等名色？”承志道：“若论面目，他们面上莫不涂抹黑烟，把本来面目久已失了，你却从何看起？惟有冷眼看他，或者略得其神。”文蒞道：“请教怎样看法？”承志道：“你只看他一经有钱有势，他就百般骄傲；及至无钱无势，他就各种谄媚。满面虽然含

笑，心中却怀不良；满嘴虽系甜言，胸中却藏歹意。诸如此类，虽未得其皮毛，也就略见一斑了。其中最易辨的，就是那双贼眼。因他见钱眼红，所以易辨。”

文蒞道：“请教名色呢？”承志道：“若论名色，有杀人放火的强盗，有图财害命的强盗。”文蒞道：“只得这几种么？”承志听了，随口答道：“岂止这几种？有不敬天地的强盗，有不尊君上的强盗，有藐视神明的强盗，有毁谤圣贤的强盗，有忘了祖先的强盗，有不孝父母的强盗，有欺兄灭嫂的强盗，有逆长犯上的强盗，有诬罔正人的强盗，有欺压良善的强盗，有凌辱孤寡的强盗，有挟制贫穷的强盗，有损人利己的强盗，有口是心非的强盗，有谣言惑众的强盗，有恶口咒人的强盗，有负义忘恩的强盗，有嫌贫爱富的强盗，有不安本分的强盗，有无事生非的强盗，有作践庙宇的强盗，有秽污字纸的强盗，有轻弃五谷的强盗，有荼毒生灵的强盗，有暗箭伤人的强盗，有藉刀杀人的强盗，有造言害人的强盗，有设计坑人的强盗，有淫人妻女的强盗，有诱人子弟的强盗，有离人骨肉的强盗，有间人弟兄的强盗，有破人婚姻的强盗，有引人嫖赌的强盗，有谋人财产的强盗，有夺人事业的强盗，有坏人名节的强盗，有陷人不义的强盗，有唆人兴讼的强盗，有唆人不和的强盗，有说人闺闼的强盗，有说人是非的强盗，……诸如此类，一时何能说得许多？只顾闲谈，不知不觉离了小瀛洲已有二三十里，且喜前面已有人家，我们趁早投宿，以便明早趲路。”於是上前觅店安歇。

不一日赶到陇右，细细打听，原来史逸被武九思大兵掩杀，及至退到大关，城池已陷，只得远逃。现在武九思在此

镇守。三人即到各处探听骆承志下落，毫无影响。这日又在街上侦探，遇一老者，问起骆公子消息。那老者轻轻说道：“你们问的莫非宾王之子骆大郎么？”文蒞见他不敢高声，即到跟前，附耳道：“我们问的正是此人，求老翁指教。”老者听了，也在文蒞耳边轻轻说了几句。文蒞听罢，不觉喊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又何必轻轻细语？真真混闹！”那老者见他喊叫，慌忙跑开。文蒞埋怨道：“二哥只管慢慢盘问，为何大惊小怪，把他吓走？刚才他说骆家哥哥现在何处？”文蒞道：“你道他说些什么？”他道：“你问骆公子么？”我说：“正是。”他道：“你们问他怎么？”我说：“我要问他下落。”他道：“原来你要问他下落。我实对你说罢，我只晓得他是钦命要犯，至於下落，我却不知。”余承志道：“这个老儿说来说去，原来也同我们一样。”文蒞道：“谁知我低声下气，恭恭敬敬，却去吃他一个冷闷。”文蒞搔首道：“杳无消息，这却怎处？此番辛苦，岂不用在空地！”

三人一连又找数日，也是枉然，只得商议且回淮南。走了几日，出了陇右边界。这日又到小瀛洲山下。文蒞、文蒞正想上山望望，忽见有员小将，带着一伙强人，围着一个女子在那里战斗。战了多时，那小将看看抵挡不住。余承志道：“远远望去，那个少年宛似骆家兄弟。可惜不能问话，这却怎好！”文蒞道：“我们何不助他一臂之力？”文蒞道：“既是骆家兄弟，承志哥哥且去同他答话，我们与这女子迎敌。”即同文蒞身边各取利刃，迎了上去，大声喊道：“女子休得逞强，我二人来了！”登时斗在一处。余承志叫道：“那位可是骆家兄弟么？”骆承志听了，撇了女将，把余承志上下打量。虽多

年未见，究竟面貌相似，因大声问道：“尊驾莫非徐家哥哥？因何到此？”余承志慌忙上前，把面投血书，今同文蒞、文萁来此探听贤弟消息的话，略略说了几句。因问道：“贤弟到此几年？为何与这女子争斗？”骆承志道：“此话提起甚长。我们把这女子杀了，慢慢再讲。”各举利刃，一齐上前。

那女子虽然武艺高强，哪里敌得四员小将，看看刀法散乱，力怯难支。忽听远远有员小将喊道：“骆家哥哥并诸位壮士休要动手，莫把我的小姨子伤害！我史述来了！”骆承志连忙跳出圈子叫道：“史家兄弟，此话怎讲？”史述道：“兄长且请三位壮士暂停贵手，小弟慢慢讲这缘故。”众人听得明白，只得住手退后。女子叫道：“原来是史述表兄，为何却在此处？”骆承志道：“既是亲眷，此非说话之地，且请上山，慢慢再讲。”大家一齐上山。走了多时，进了山寨，女子往后寨去了。

骆承志指着史述向余承志道：“此即史伯伯之子，名叫史述。当日兄弟自军前分手，逃到陇右，见了史伯伯，呈了血书。蒙史伯伯收留，改为洛姓，命跟教师习学诸般武艺，至今十有馀年。史伯伯久欲起兵，保主上复位，因常观天象，武后气数正旺，唐家国运未转，耽搁多年。这几年武后气运日见消败，紫微垣已吐光芒。昨因武后回光反照，气运已衰，正好一举成功。不料起兵未久，竟致全军覆没，史伯伯不知逃奔何处。小弟同史家兄弟蒙史伯伯派在后队接应，因大事已去，只得带了本队一千人马逃至此山。山上向有数百强人，聚集多年。他见我们弟兄骁勇，情愿归降。我们正在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，见他如此，因此暂在此山，权且避难。不想今日得遇三位仁兄，真是三生有幸。不知史家兄弟与这女子是何

亲眷？”

史述道：“刚才兄长与这女子战斗，小弟即将她的车辆、人口抢掳上山，意欲拷问为何来探行藏。谁知却是小弟舅母，又是小弟岳母。”洛承志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史述道：“小弟母舅姓宰名宗，当年曾任陇右都督，久已去世。家属寄居西蜀。舅母申氏，膝下两个表妹，一名宰银蟾，一名宰玉蟾。那银蟾即家君自幼代弟所聘者。刚才那员女将，就是玉蟾。因考才女一事，同了母亲、姐姐并两个姨表姐妹，一名闵兰荪，一名毕全贞，回籍赴试，从此路过。我玉蟾表妹素日最孝，她恐山上藏有虎豹，惊吓老母，前来探路。哪知我们只当她有意来探行藏，与她争斗。若非问明，几乎误事。这三位兄长尊姓大名？从何到此？”洛承志将三人名姓、来意说了。史述这才明白，深赞三人义气。洛承志再三拜谢，随命下人大排筵宴。宰氏姊妹即同母亲别了史述，带着兰荪、全贞应试去了。忽有小卒来报：武九思家眷不日从此经过。史述同洛承志听了，当时计议要去报仇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九回 洛公子山中避难 史英豪岭下招兵

话说史述闻武九思家眷不日从此经过，即同洛承志商量，意欲把九思家口杀害，以报陷城之仇。余承志道：“史家哥哥固志在报仇，但他的家眷岂无兵将护送？纵使杀害，他又岂肯干休？一经领兵到此，岂非泰山压卵？史伯伯兵马数万，尚且不能取胜，何况今日人马不满两千？据小弟愚见，且把报仇之事暂缓，莫若招集旧日部曲，以为日后勤王之计，最为上策。此处难得山田又多，又能容得人马，方才小弟细细眺望，尽可藏身。况史伯伯在此多年，官声甚好，各兵受恩深重，看来也还易於招集。俟兵马充足，别处一有勤王之信，此处也即起兵相助。二位在此既不替天行道，又不打劫平民，自耕自种，与人无争，眼前既可保全，将来亦不失勤王功业。二位以为何如？”史述同洛承志听了，个个点头称善，就命各兵在山前山后播种五谷，积草屯粮，并暗暗招集人马。

三人住了几日，屡要告归，因史、洛二人再三挽留，又住几时，才同回淮南。见了文芸，把上项话说了。文芸正在三番两次差人打听，今见他们回来，这才放心。余承志见了妻子、妹妹，也把此事告知。丽蓉道：“此处两位姐姐不日要赴县考，意欲约我二人同去。妹子因哥哥前在船上有不可去之话，所以再三推辞。谁知伯母竟将我们履历业已开报，并

嘱我们陪伴同去。妹子只得含糊答应，俟哥哥回来再去覆命。哥哥你道如何？”余承志道：“伯母既如此高兴，自应同去为是。况此间之事也须耽搁两年，方有头绪。你们藉此出去消遣消遣，也省我许多牵挂。”

丽蓉同司徒斌儿听了甚喜，即去见了林书香、阳墨香，告知此意。二人得有伴侣，欢喜非常。因将乳母之女崔小莺唤出，与二人叩拜行礼。丽蓉连忙搀起，还礼道：“我们时常见面，今日为何忽又行此大礼？”斌儿也还礼道：“莫非要求我们做媒么？”书香道：“姐姐休得取笑。此女虽是乳母所生，自幼与妹子耳鬓厮磨，朝夕相聚，就如自己姊妹一般；并且我同墨香妹妹在家读书，也是她伴读，时刻不离，真是情同骨肉。更喜她心灵性巧，书到跟前，一读就会，所有书法学问，竟在我们姊妹之上。今逢考试大典，乃自古未有奇遇，妹子意欲带她同去考考。她因二位姐姐晓得她的出身，求我们转恳，将来应试，全仗包涵，替她遮掩遮掩。”斌儿道：“这个何消嘱咐？妹子向在淑士也曾充过宫娥，这有何妨？”丽蓉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竟要叨长，将来不称崔姑娘，竟要呼作小莺妹妹了。”崔小莺道：“得蒙二位小姐如此提携，自当永感不忘。此后惟以师礼事之，并且竟要大胆，如在人前，只好以‘姐姐老师’呼之了。”墨香笑道：“‘姐姐老师’向无此称，莫若竟呼姐姐，把‘老师’二字放在心里，叫作心到神知吧！”

过了几时，章府大小姐蔡兰芳、二小姐谭蕙芳、三小姐叶琼芳、四小姐褚月芳，都从河东节度衙门起身，来约文府二位小姐，同回祖籍赴试。於是书香、墨香约会丽蓉、斌儿，带了崔小莺，一共九人，同到江南。喜得郡、县两者都得中

式，回到淮南，略为耽搁，即向西京进发。恰好行了几日，适值唐闺臣、林婉如、洛红蕖、廉锦枫、田凤翥、秦小春、宋良箴、颜紫绡、黎红红、卢亭亭、枝兰音、阴若花也上长安，二十一位才女竟於中途巧遇。婉如同丽蓉、娥儿彼此道了久阔，并谢丽蓉神弹相救之力。娥儿见了闺臣，再三道谢当日寄父救拔之恩。此时闻在小蓬莱修行，颇为喜慰。洛红蕖得了哥哥在小瀛洲避难下落，这才放心，把此事告知宋良箴。大家说说笑笑，一路颇不寂寞。

这日天晚下店，只见许多兵丁围着一个木笼，装着一员小将，满面病容，绳索捆绑；后面有一武官押着，出了店门，簇拥而去。只听众兵纷纷言讲：“这个小将乃九王爷之子，本名李素，如今改作宋素，在逃多年，今日才被擒获。”这话登时传到宋良箴耳内，吓得惊慌失色，泪落不止，只得背着众人，再三恳求闺臣、红蕖，想个救解之法。二人踌躇多时，毫无计策，因将多九公找来，暗暗商议。九公摇头道：“他是钦命要犯，有何解救？难道我们把他劫夺回来？安有此理！”正在议论，适值颜紫绡走来，问知此事，忖了一忖道：“九公且去打听，他们今夜要投何处？此番捉获，还是本人犯了重罪，还是为着当年九王爷之事？如果本人并未犯罪，仍为当年之事，咱看良箴姐姐分上，倒可挺身前去，凭着全身本领，或可救他，也未可知。”良箴听了，不觉转悲为喜，再三道谢，即托九公前去打听。闺臣恐人多嘴杂，说话不便，即同良箴、红蕖、紫绡另在一房居住，暗托若花、兰音陪伴众人。

不多时多九公打听回来道：“这员武官姓熊，不知何名，人都叫他熊大郎，乃本地督捕。今擒了宋素，因是钦命要犯，

惟恐路上有失，连夜要解都督衙门，业已向东去了。”紫绡道：“九公可曾打听宋公子何以被他擒获？”多九公道：“闻得前面过去五十里，有两个村庄，一名宋家村，一名燕家村，两村相离甚近。宋家村内有一富户，名叫宋斯，外号叫作‘好善’。当日宋素逃到他家，宋斯因他少年英俊，就认为义子，收留在家，并将甥女燕紫琼许他为妻，尚未配婚。谁知宋素右眼是个重瞳，太后因他日久在逃，忽然想起重瞳是个凭据，特发密旨，命天下大臣细心访拿。宋素向日常在教场习武，人都叫他‘三眼彪’。现在身患重病，因此毫不费事，就被擒获。”良箴听了，这才明白。紫绡知宋素并未另犯重罪，才允定了晚上必去解救。当时多九公仍去外面照料。

到晚，四个姊妹同众人饭罢归房。良箴另外备了几样酒肴，与颜紫绡壮威，敬了几杯，天已黄昏。良箴道：“紫绡姐姐好去了，惟恐他们去远，何能赶上？”紫绡笑道：“姐姐，不妨。他若去远，咱有甲马，若拴上四个，做起神行法，任他去远，咱也赶得上。”良箴道：“这甲马不知别人拴上也能行么？”紫绡道：“如何不能？只要把咒语一念，他就走了。”良箴道：“若果如此，将来姐姐何不替我拴上两个，我也跟着玩玩呢！”紫绡道：“这个虽可，但路上必须把荤戒了，才能飞跑。若嘴馋暗地吃了荤，直要奔一世才能住哩！”红蕖笑道：“嫂嫂何必听她疯话！她又何必要用甲马？前在岭南，闺臣姐姐托她寄信，不过半个时辰，往返已是四五十里，就拴百十甲马，也无那般迅速。”

闺臣道：“只顾闲谈，姐姐，你听外面已起更了。”紫绡忙起身道：“此时可行了。”於是换了衣履，系了丝绦，扎了

渔婆巾，胸前插了宝剑，仍是一色通红。三人正看她结束，只听说声“去了”，将身一纵，不知去向。良箴一见，口中只呼奇怪，连忙赶到门外，仰头一望，只见月色当空，何尝有个人影。因转身进来道：“紫绡姐姐有此本领，大约我哥哥性命可以无忧了。”闰臣道：“她若无惊人手段，何敢冒昧挺身前去？此事大可放心。古来女剑侠如聂隐娘、红线之类，所行所为，莫不千奇百怪，何在救脱一人？她们只要所行在理，若教她枉法乱为，只怕不能。你只看她务要打听宋公子有无犯罪，才肯解救，即此已可概见。当日姐姐执意不肯应试，若非众人一力撺掇，姐姐哪肯同来。谁知今日倒与公子得了一条生路，虽吉人天相，亦是上天不绝忠良之后。”红蕖道：“嫂嫂刚才赶到外面，可见紫绡姐姐往哪方飞去？”良箴道：“我出去一望，惟见一天星月，哪有人影？如此奇技，真是平生罕见。但贤妹方才为何又以嫂嫂相称？前日所说‘机事不密则害成’那句话，莫非忘了？只顾如此，设或有人盘根问底，一时对答讹错，露出马脚，岂不有误大事！”红蕖道：“这是妹子偶尔顺口称错，此后自当时刻留心。”

三人谈之许久，渐渐已转四更。正在盼望，只听“嗖”的一声，颜紫绡忽从外面飞进。随后又有一个女子也飞了进来，身穿紫绸短袄，下穿紫绸棉裤，头上束着紫绸渔婆巾，脚下露着三寸紫绣鞋，腰系一条紫色丝绦，胸前斜插一口紫鞘宝剑，生得面似桃花，与颜紫绡打扮一模一样。三人一见，不解何意，吓得连忙立起。良箴心中有事，慌忙问道：“紫绡姐姐，可曾将我哥哥解救？此时现在何处？这位姐姐却是何人？为何与你同来？”颜紫绡道：“姐姐，你道这人是谁？”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回 熊大郎途中失要犯 燕小姐堂上宴嘉宾

话说颜紫绡向宋良箴道：“这位姐姐你道是谁？原来却是令亲。姐姐莫慌，咱们忙了多时，身子倦乏，且请坐了再讲。”大家序了坐。紫绡又接着说道：“刚才咱从此间出去，到了中途，忽然遇见这位姐姐。问起名姓，原来姓燕名紫琼，河东人氏，自幼跟着哥哥学得剑术。今因丈夫有难，特奉母命前去相救。他也问咱名姓，咱将来意说了。谁知他丈夫正是宋公子，因此同至前途。咱妹子迎头把熊大郎拦住，与他战斗，紫琼姐姐趁空即将公子劫去。咱斗了几合，撇了熊大郎，赶上紫琼姐姐，把公子送到燕家村，交与太公、夫人。只因闻得彼处官兵现在搜捕馀党，家家不宁，所以咱同紫琼姐姐赶来，特与诸位姐姐商议长久之计。”三人听了，这才明白。紫琼问了众人姓名，重复行礼，各道巧遇。

红蕖道：“公子向在宋府居住，今藏燕府，岂不甚妥，为何欲议长久之计？”紫绡道：“现在宋、燕两村纷纷访拿馀党。那熊大郎今日失了公子，岂肯干休，势必仍到原处搜捕。一经访知公子是燕府之婿，岂有不去严查？况是钦命要犯，纵进内室，有谁敢拦？设有不妥，所关非轻。所以不能不预为筹画。为今之计，除远遁之外，别无良策。不知良箴姐姐可有安顿令兄之处？”燕紫琼道：“良箴姐姐历来藏身既无人知，

可见所居定是僻乡，何不请公子且到尊府暂避几时，岂不放心？”良箴听了，不觉滴下泪来道：“嫂嫂哪知妹子苦处！自从先父遇难，妹子逃避他乡，虽得脱离虎口，已是九死一生。后来逃入尼庵，所处之地，不瞒嫂嫂说，方圆不及一丈，起走坐卧以及饮食一切俱在其内。终年惟睹星月之光，不见太阳之面。盖因庵近闹市，日间每多游人，故将其门牢牢反锁。惟俟夜静无人，始敢潜出庭院，及至白昼，又复锁在其内。日日如此，八年之久，几忘太阳是何形象。去年若非闺臣姐姐提携，无非终於斗室囚死而已。今虽略有生机，但自顾不暇，何能另有安顿哥哥之处？”

闺臣道：“紫琼姐姐府上既难存身，莫若且到岭南，权在我家暂避几时，又有我家兄弟可以照应，俟风头过去，再回燕家村，亦是救急之法。”红蕖道：“此说断断不可。昨日九公探得太后曾有‘特命天下大臣访拿’之话，既命天下访拿，岭南岂有不搜捕之理？况今日被劫，明日广捕遍行天下，势必更加严紧，姐姐府上岂能藏身？设有败露，不独公子枉送性命，并恐种种牵连。若据愚见，莫若妹子修书一封，即去投奔小瀛洲，与我哥哥相处，岂不是好？”紫绡道：“姐姐所见极是。他们郎舅至亲，同在一处，彼此亦有照应。事不宜迟，就请修书，以便紫琼姐姐趁早伴送郎君上山。”紫琼不觉含羞道：“诸位姐姐计议虽善，但宋公子患病已深，现在人事不知，况离小瀛洲甚远，妹子一人何能办此大事？必须仍烦紫绡姐姐帮同照应，庶免疏虞。”紫绡道：“此去小瀛洲尚有数百里，咱们往返虽如风云，此时天已发晓，安能顷刻即回？姐姐既要咱同去，闺臣姐姐这里只管收拾起身，明日咱在前

途客店相会便了。”闰臣道：“与其如此，莫若我们在此耽搁一日，等姐姐回来一同起身，也不为迟。”当时红蕖把信写了，交付燕紫琼，紫琼即携了紫绡，别了三人，腾空而去。

少时天明，闰臣假推有病，不能动身，在店住了一日，到晚仍同红蕖、良箴守候。天交三鼓，紫绡方才回来。良箴道：“连日姐姐为我哥哥之事，屡次劳动，实觉不安。可送到小瀛洲么？”紫绡道：“今早同紫琼姐姐到了她家，见了叶氏夫人，把上项话说了。夫人与太公再四商酌，虽放心不下，因事在危急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勉强应允。等到夜晚，咱同紫琼姐姐将公子送到小瀛洲山寨之内，把书放下，随即回来。”闰臣道：“那燕家姐姐呢？”紫绡道：“紫琼姐姐也要上京应试，得知诸位姐姐赴试之信，心中甚喜，意欲携伴同行。她家就在前面燕家村，咱们此去，必由村前路过。因此紫琼姐姐先赶回家预备酒饭，以便接待诸位，嘱妹子回来代达其意。姐姐意下如何？”闰臣道：“妹子巴不能多几个姊妹，路上才有照应。今紫琼姐姐既有此意，明日路过燕家村，自然前去约她。”

次日收拾起身，走了五十里，到了燕家村，早有燕家奴婢前来迎接。众姊妹进了燕府，见了紫琼，彼此见礼，并拜见叶氏夫人。原来紫琼父亲名燕义，曾任总兵之职，如今年近七旬，致仕在家。妻子叶氏，跟前一儿一女，女即紫琼，儿名燕勇，自幼习武，赴试未归。燕义家资巨富，虽致仕在家，因主上久不复位，时刻在念，所以家中养着许多教师，广交天下好汉，等待天下起了义兵，好助一臂之力，共力勤王。昨闻女儿要同闰臣结伴赴试，知道闰臣是探花唐敖之女，又有骆宾王之女同行，都是忠良之后，心中甚喜，即命家人备筵

款待。

登时各村都知燕小姐就要起身，因而燕义甥女姜丽楼、表侄女张凤雏都来面求，要同去赴试。紫琼与唐闺臣商议，闺臣甚为乐从。燕义即通知各家。当时张凤雏、姜丽楼都过来与众人相见。燕紫琼命丫环摆了五桌酒席。唐闺臣、林婉如、洛红蕖、廉锦枫、田凤翮、秦小春、宋良箴、黎红红、卢亭亭、枝兰音、阴若花、颜紫绡、余丽蓉、司徒娥儿、林书香、阳墨香、崔小莺、蔡兰芳、谭蕙芳、叶琼芳、褚月芳、张凤雏、姜丽楼、燕紫琼，共二十四位小姐，各按年齿归坐，饮酒畅谈。原来紫琼谈风甚好，席上颇不寂寞。婉如道：“我们与紫琼姐姐今日虽是初会，听她言谈，莫不情投意合，真令人恨相见之晚。就如列位姐姐，一经会面，也都是一见如故，倒像素日见过一般。莫非前世我们都曾会过么？”小春道：“如何不曾会过？妹子闻得凡人死后投胎，都要归到转轮王殿上发放。大约我们前世曾在那里一会的。”说得众人不觉好笑。

饭罢掌灯，正在闲谈，忽见一个女子飞进堂中，身穿桃红绸短袄，下穿桃红棉裤，头上束着桃红渔婆巾，脚下穿着三寸桃红鞋，腰系一条桃红丝绦，手执宝剑，生得十分艳丽。众姊妹一见，吓得惊疑不止。只听那女子厉声问道：“昨日哪个劫去宋素？姓什名谁？请来一见！”紫绡闻言，即从身旁掣出宝剑，挺身上前道：“是咱颜紫绡。”紫琼也执剑上前道：“是俺燕紫琼。你是何人？问他怎么？”女子把二人上下看一看道：“俺只当三头六臂，原来不过如此。但你二人既以宝剑随身，自然都是深通剑术之人。俺闻剑客行为，莫不至公无私，倘心存偏袒，未有不遭恶报。至除暴安良，尤为切要。今

宋素乃钦命要犯，特奉密旨擒拿。你们竟敢抗拒官兵，中途行劫。俺表兄熊训偶尔疏忽，致将要犯失去，特托俺前来，快将宋素早早献出，免得大祸临身！俺姓易，名紫菱。父亲在日，曾任大唐都招讨之职，祖父当年亦曾执掌兵权。我家世受国恩，所以特来擒此叛逆！”

紫琼含笑道：“尊驾此话，固非强词夺理。但你可知宋素是何等样人？俺们救他，岂是无因？”易紫菱道：“他何尝姓宋，乃叛逆九王之子，俺如何不知！”紫琼笑道：“尊驾既知，更好说了！俺且请教：你说你家世受国恩，这个国恩自然是大唐之恩了？”易紫菱道：“如何不是！”紫琼道：“府上既受大唐之恩，要知九王爷不独是大唐堂堂嫡派，并是大唐为国忠良。他因大唐天子被废，每念皇恩，欲图报效，所以特起义兵，迎主还朝。哪知寡不敌众，为国捐躯。上天不绝忠良之后，故留一脉。不意尊府乃世受唐恩之人，不思所以图报，反欲荼毒唐家子孙，希冀献媚求荣，不独恩将仇报，遗臭万年，且剑侠之义何在？公道之心何存？今趁诸位姐姐在此，尊驾不妨把这缘故说明。如宋素果有大罪，俺们自当献出，决不食言。”易紫菱听了，立在堂中，如同木偶，半晌无言。

红蕖见这光景，连忙携了闺臣，上前万福道：“姐姐有话，何不请坐，慢慢再谈。”易紫菱一面把剑入鞘，一面还礼道：“姐姐请坐。”於是大家一齐归坐。紫绡、紫琼也将宝剑入鞘归位。易紫菱问了众人姓名，闺臣把上京赴试，路过此处的话说了。红蕖望着燕紫琼道：“我看紫菱姐姐举止大雅，器度非凡，真不愧名将之后，令人惟恨相见之晚。但她府上既世受国恩，断无恩将仇报之理。这是上天不绝良善之后，所以

幸遇这位姐姐。若是遇了那些负义忘恩之人，……”紫菱不等话完，即接着说道：“宋素究是唐家子孙。妹子此时若食周朝之俸，自然惟知忠君之事，替主分忧，何暇计及别的。好在俺非有职食禄之人，此来系为表兄所托。诸位姐姐既仗义相救，俺妹子岂敢另有他意？就此告别，他日再於京中相会。”正要拜辞，燕紫琼哪里肯放，务要攀留少饮数杯，略尽主谊。闺臣、红蕖众姊妹也再三相留。紫菱情不可却，只得应允。燕义躲在后堂，探知这些情节，久已命人预备筵席。

登时重整杯盘，众姊妹又复叙坐。闺臣、红蕖、紫绡、紫琼与易紫菱同坐一席。酒过数巡，红蕖道：“适才姐姐有他日京中相会之话，莫非也有京师之行么？”紫菱道：“不瞒姐姐说，妹子幼年亦曾略知诗书，前应郡试，虽得侥幸，但恨尚无伴侣，所以未及登程。大约迟早亦拟就道。”闺臣道：“姐姐既无伴侣，如府上无事，何不与妹子同行，岂不甚便？”紫菱道：“妹子适才亦有此意，因初次见面，不敢唐突。既承厚爱，足慰下怀，俟回去禀知老母，自当附驷同行。诸位姐姐倘能在此少为耽搁，妹子回去略为收拾，不过两日，即可赶回。”燕紫琼道：“家母正要攀留众位在此盘桓数日，姐姐只管回去，慢慢收拾，我们自当在此静候。”闺臣道：“虽承伯母盛意，但人口太多，过於搅扰，实觉不安。姐姐千万早些赶来，以便作速起身。”紫菱连连点头。紫绡道：“姐姐回去，作何回复你家表兄，也须预为筹画，省得临期又有纠缠。”紫菱道：“俺只说无从寻找，他又何能再为纠缠？”席散后，别了众人，将身一跃，登时去了。

座中如林书香、蔡兰芳、司徒斌儿之类，从未见过飞来

飞去之人，今见紫菱这般举动，莫不出神叫奇，都道：“不意世间竟有如此奇人！”若花因又谈起去年紫绡寄信，婉如赤脚乱钻光景，引得众人不觉好笑。小春道：“我看婉如姐姐日后定要成仙。”兰音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小春道：“世上既有缠足大仙，自然该有赤足小仙。这是衣钵相传，亦非偶然，所以妹子知她必要成仙。”众人听了，虽觉好笑，却不知缠足大仙是谁。婉如道：“缠足大仙四字，只有闺臣、若花两位姐姐心内明白，除此之外，再无第三人，何以传到小春姐姐耳内？令人不解。”田凤翥道：“你们海外各事，我家九公舅舅到了无事，与我们闲谈，哪样不说？嘱我们日后如到海外，遇见仙果，切莫嘴馋，惟恐捉去，要酿倮儿酒，那才苦哩！”婉如听了，回想当日吃果身软，以及男妖搽脂抹粉光景，倒也好笑。廉锦枫见她们说得藏头露尾，走到小春眼前，再三追问。小春只得把倮儿酒及缠足大仙一切情节，略略说个大概，众人笑个绝倒。褚月芳道：“今日见了紫菱姐姐飞来飞去，业已奇极，谁知还有海外这些异事，真是闻所未闻！”

余丽蓉道：“刚才紫菱姐姐来时何等威武？哪知紫琼姐姐口齿灵便，只消几句话，把她说得哑口无言，把天大一件事化为瓦解冰消。可见口才是万不可少的。当日子产有辞，郑国赖之，这话果真不错。”司徒斌儿道：“紫琼姐姐几句话不独免了许多干戈，并与紫菱姐姐打成相识，倒结了伴侣。将来路上得了紫绡、紫琼、紫菱三位姐姐，妹子别无叨光之处，就只到了客店，可以安然睡觉，叫作高枕无忧。”婉如道：“若据姐姐之言，路上有了她们三位，连看家狗也不必带了。”颜紫绡道：“若把狗带去，设或有人赤脚钻在床下，它赶上一

口，脚还要咬赤哩！”说得众人胡卢大笑。小春道：“紫绡姐姐把‘赤脚’二字忽然改作‘脚赤’，这个典故用得生动，真是化臭腐成神奇。将来场中文字都像这宗做法，不独要扰高发喜酒，并且妹子从此要搁笔了！”婉如道：“场中若像这般用意，即使高发，也有些臭气。”紫绡笑道：“原来婉如姐姐脚是臭的。咱们快走罢，莫把紫琼姐姐厅房薰坏了！”大家笑着，一齐起身，来到叶氏夫人跟前，道了厚扰，各自安歇。

次日饭后，叶氏夫人命丫环引众位小姐到花园游玩。正是桃杏初开，柳芽吐翠，一派春光，甚觉可爱。大家随意散步，到各处畅游一遍。紫琼道：“妹子这个花圃，只得十数处庭院，不过借此闲步，其实毫无可观。内中却有一件好处，诸位姐姐如有喜吃茶的，倒可烹茗奉敬。”兰音道：“莫非此处另有甘泉？何不见赐一盏？”紫琼道：“岂但甘泉，并有几株绝好茶树。若以鲜叶泡茶，妹子素不吃茶，固不能知其味，只觉其色似更好看。”墨香道：“姐姐何不领我们前去吃杯鲜茶，岂不有趣？”紫琼在前引路，不多时来到一个庭院。当中一座亭子，四围都是茶树，那树高矮不等，大小不一，一色碧绿，清芬袭人。走到亭子跟前，上悬一额，写着“绿香亭”三个大字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一回 小才女亭内品茶 老总兵园中留客

话说众小姐来到绿香亭，都在亭内坐下。蔡兰芳道：“这‘绿香’二字不独别致，而且极传此地之神。这定是紫琼姐姐大笔了。”燕紫琼指着姜丽楼、张凤雏道：“名字是丽楼姐姐起的，却是凤雏姐姐写的。并且如今连这花园也就叫做绿香园了。”崔小莺道：“原来是凤雏、丽楼二位姐姐手笔。妹子有句批语，叫做写作俱佳。”丽楼道：“这是妹子乱道，尚求姐姐改正。”凤雏道：“妹子自知写得不好，亏得名字起得雅，把字的坏处也就遮掩了。”

登时那些丫环仆妇都在亭外纷纷忙乱，也有汲水的，也有扇炉的，也有采茶的，也有洗杯的。不多时，将茶烹了上来。众人各取一杯，只见其色比嫩葱还绿，甚觉爱人；及至入口，真是清香沁脾，与平时所吃迥不相同，个个称赞不绝。婉如笑道：“姐姐既有如此好茶，为何昨日并不见赐，却要迟至今日，岂不令人恨相吃之晚么？”小春道：“昨日我们初与紫琼姐姐会面，婉如姐姐曾言惟恨相见之晚，今日品了这茶，又言惟恨相吃之晚。婉如姐姐原来是世间一个恨人，处处不离‘恨’字。”闰臣道：“适才这茶不独茶叶清香，水亦极其甘美，哪知紫琼姐姐素日却享这等清福！”紫琼道：“妹子平素从不吃茶，这些茶树都是家父自幼种的。家父一生一无所

好，就只喜茶。因近时茶叶每每有假，故不惜重资，於各处购求佳种，如巴川峡山大树，亦必费力盘驳而来。谁知茶树不喜移种，纵移千株，从无一活。所以古人结婚，有‘下茶’之说，盖取其不可移植之义。当日并不留神，后来移一株，死一株，才知是这缘故。如今园中惟存十馀株，还是家父从前於闽、浙、江南等处觅来上等茶子，栽种活的。种类不一，故树有大小不等。家父著有《茶诚》两卷，言之最详，将来发刻，自然都要奉赠。”

红红道：“妹子记得六经无茶字，外国此物更少，故名目多有不知。令尊伯伯既有著作，姐姐自必深知，何不道其一二，使妹子得其大略呢？”紫琼道：“茶即古‘荼’字，就是《尔雅》‘荼，苦檟’的‘荼’字。《诗经》此字虽多，并非茶类。至茶转荼音，颜师古谓汉时已有此音，后人因荼有两音，故缺一笔为茶，多一笔为荼，其实一字。据妹子愚见，直以古音读茶，今音读荼，最为简洁。至於茶之名目，郭璞言早采为茶，晚采为茗；《茶经》有‘一茶、二檟、三菝菝、四茗、五薺’之称。今都叫做茶，与古不同。若以其性而论，除明目止渴之外，一无好处。《本草》言，常食去人脂，令人瘦。倘嗜茶太过，莫不百病丛生。家父所着《茶诚》，亦是劝人少饮为贵，并且常诫妹子云：‘多饮不如少饮，少饮不如不饮。况近来真茶渐少，假茶日多，即使真茶，若贪饮无度，早晚不离，到了后来，未有不元气暗损，精血渐消，或成痰饮，或成痞胀，或成痿痹，或成疝瘕；馀如成洞泻，成呕逆，以及腹痛、黄瘦种种内伤，皆茶之为害。而人不知，虽病不悔。上古之人多寿，近世寿不长者，皆因茶酒之类日日克伐，潜伤

暗损，以致寿亦随之消磨。’此千古不易之论，指破迷团不小。无如那些喜茶好酒之人，一闻此言，无不强词夺理，百般批评，并且哑然失笑。习俗移人，相沿已久，纵说破舌尖，谁肯轻信？即如家父《茶诫》云：‘除滞消壅，一时之快虽佳；伤精败血，终身之害斯大。获益则功归茶力，貽患则不为茶灾。’岂非福近易知，祸远难见么？总之，除烦去腻，世固不可无茶；若嗜好无忌，暗中损人不少。因而家父又比之为‘毒橄榄’。盖橄榄初食，味颇苦涩，久之方回甘味。茶初食不觉其害，久后方成其殃，因此谓之‘毒橄榄’。”

亭亭道：“此物既与人无益，为何令尊伯伯却又栽这许多，岂非明知故犯么？”紫琼道：“家父向来以此为命，时不离口，所以种它。近日虽知其害，无如受病已深，业已成癖，稍有间断，其病更凶。自知悔之已晚，补救无反，因此特将其害著成一书，以诫后人。恰好此书去年方才脱稿，腹中忽然呕出一物，状如牛脾，有眼有口。以茶浇之，张口痛饮，饮至五碗，其腹乃满，若勉强再浇，茶即从口流出，恰与家父五碗之数相合。盖家父近年茶量更大，每次必吃五碗，若少饮一碗，心内即觉不宁；少停再饮，仍是五碗。因此身体日见其瘦，饭亦懒吃。去年偶因五碗之后，强进数碗，忽将此物吐出，近来身体方觉稍安。”若花道：“这是吉人天相。兼之伯伯立言垂训，其功甚大，所以获此善报，将来定是寿享期颐。”紫琼道：“家父若像去岁一饮五碗之时，几至朝不保暮；此时较前虽觉略健，奈受病已深，年未五旬，已觉衰老。但愿如姐姐所言，那就是妹子之福了。”

谭蕙芳道：“适才姐姐言茶叶多假，不知是何物做的？这

假茶还是自古已有，还是起於近时呢？”紫琼道：“世多假茶，自古已有。即如张华言‘饮真茶令人少睡’。既云真茶，可见前朝也就有假了。况医书所载，不堪入药，假茶甚多，何能枚举。目下江浙等处以柳叶作茶，好在柳叶无害於人，偶尔吃些，亦属无碍。无如人性狡猾，贪心无厌，近来吴门有数百家以泡过茶叶晒乾，妄加药料，诸般制造，竟与新茶无二。渔利害人，实可痛恨。起初制造时，各处购觅泡过乾茶，近日远处贩茶客人至彼买货，未有不带乾茶，以做交易。至所用药料，乃雌黄、花青、熟石膏、青鱼胆、柏枝汁之类。其用雌黄者，以其性淫，茶叶亦性淫，二淫相合，则晚茶残片，一经制造，即可变为早春。用花青，取其色有青艳。用柏枝汁，取其味带清香。用青鱼胆，漂去腥臭，取其味苦。雌黄性毒，经火甚於砒霜，故用石膏以解其毒，又能使茶起白霜而色美。人常饮之，阴受其毒，为患不浅。若脾胃虚弱之人，未有不患呕吐作酸、胀满腹痛等症。所以妹子向来遵奉父命，从不饮茶，素日惟饮菊花、桑叶、柏叶、槐角、金银花、沙苑、蒺藜之类，又或用炒焦的薏苡仁。时常变换，倒也相宜。我家大小皆是如此，日久吃惯，反以吃茶为苦，竟是习惯成自然了。”

叶琼芳道：“真茶既有损於人，假茶又有害於人，自应饮些菊花之类为是。但何以柏叶、槐角也可当茶呢？”紫琼道：“世人只知菊花、桑叶之类可以当茶，哪知柏叶、槐角之妙。按《本草》言：柏叶苦平无毒，作汤常服，轻身益气，杀虫补阴，须发不白，令人耐寒暑。盖柏性后凋而耐久，稟坚凝之质，乃多寿之木，故可常服。道家以之点汤当茶，元旦以之浸酒辟邪，皆有取於此。麝食之而体香，毛女食之而体轻，

可为明验。至槐角，按《本草》乃苦寒无毒之品，煮汤代茗，久服头不白，明目益气，补脑延年。盖槐为虚星之精，角禀纯阴之质。故扁鹊有明目乌发之方，葛洪有益气延年之剂。当日庾肩吾常服槐角，年近八旬，须发皆黑，夜观细字，即其明效。可惜这两宗美品，世人不知，视为弃物，反用无益之苦茗，听其克伐，岂不可叹？”小春道：“妹子正在茶兴勃勃，听得这番谈论，心中不觉冰冷，就是再有金茶、玉茶，也不吃了。明日也去找些柏叶、槐角作为茶饮，又不损人，又能明目，岂不是好？”良箴道：“这茶我们能吃多少，每日至多不过五七杯，何必戒它？”小春道：“误尽苍生，就是姐姐这句话。你要晓得，今日是一个五七杯，明日就是两个五七杯，后日便是三个五七杯，日积月累，到了四五十岁，便是几百、几千、几万个五七杯！”婉如道：“姐姐与其劳神算这细帐，何不另到别处走走？”随即携了小春，出了绿香亭，众人也都跟着。走了两层庭院，紫琼又引至一个杏花多处，进了厅房，就在厅上坐下，看花闲谈。

到晚正要摆设晚饭，只见众园丁担了许多行李进来。紫琼只当易紫菱来了，及问园丁，原来却是过往女眷。因本村客店都被众小姐车辆、人夫住满，无处存身，因闻燕员外向来最肯与人方便，每逢客店住满，凡来借居，莫不容留，所以来此借宿一宵。燕义因是女眷，不能推脱，只得命她们暂在园丁女眷房内权宿一夜。不多时，有几个妇女远远而来。园丁走过，把厅上门帘垂下。众姊妹都在厅内张望，原来却是四个女子，后面跟着两个老嬷。内有一个女子，红蕖甚觉眼熟，仔细一看，倒像薛蘅香模样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 绿香园四美巧相逢 红文馆群芳小聚会

话说洛红蕖正在细看，只听廉锦枫道：“红蕖姐姐，你看那个穿青的岂非红萸姐姐么？”红蕖复又细看，果是尹红萸，随即应道：“姐姐眼力不差。”紫琼忙问道：“莫非二位姐姐都熟识么？”红蕖道：“这四人我只认得两个，一名薛蘅香，一名尹红萸。”闰臣道：“那蘅香姐姐自然是仲璋伯伯之女，红萸小姐莫非尹太老师千金么？”红蕖道：“正是。”紫琼道：“既是二位姐姐亲眷，何不请来一会？”即命丫环去请。

不多时，四个女子过来，大家见礼让坐。薛蘅香与红蕖各道久阔。尹红萸见了红蕖、锦枫，欢喜非常。姚芷馨同婉如各道别后渴想。众人问起那个女子名姓，却是麟凤山的魏紫樱。芷馨问了闰臣名姓，即同薛蘅香再三致谢当日伯伯拯救之恩。闰臣前在海外，曾闻魏紫樱男装打死狻猊之事，也向紫樱再三道谢。洛红蕖把在座众人名姓都向四人说了。问起根由，原来四人也是去赴部试，都在前途相遇的。於是大家约了一齐结伴同行。紫琼随命摆设酒饭，众人序齿归坐。

酒过数巡，正在闲谈，忽见窗外飞进一个人来。薛蘅香吓得把箸丢在地下，身上只管发抖。姚芷馨推开椅子，躲在桌下。众人看那女子，却是易紫菱回来，把包裹放下，向众人万福。众人还礼让坐。紫琼把姚芷馨搀扶起来道：“姐姐为

何这般胆小？”芷馨道：“只因前在巫咸带了乳母前去扫墓，忽遇强人持刀行凶，几乎丧命，幸亏唐伯伯拔剑相助，方得脱身。至今留下一个病根：但遇惊吓，就觉胆落。适才躲避桌下，自知失仪露丑，实系情非得已，诸位姐姐莫要发笑。”蘅香道：“妹子刚才吓得失箸，也因那日受了惊恐留的病根。此时想起当日唐伯伯救命之恩，更令人感激无地。”

大家让紫菱一同坐了，丫环把包裹取过。闰臣笑道：“紫菱姐姐这才算得轻骑简从哩。”紫菱道：“若要雇车装载行李，大约还须两三天方能到此。此时不能不从简便。诸位姐姐不知打算何日动身？”闰臣道：“此时别无甚事，姐姐既到，自然明早长行。”燕紫琼仍要攀留一日，众人执意不肯，定要明日起身。多九公不时来催。紫琼见挽留不住，只得命人收拾，明日一同长行。当时饭罢，张凤雏、姜丽楼都匆匆回去，约定明早在此会齐。众人各自安歇。紫琼见紫菱带的行囊过少，即命丫环送了两床被褥过去。紫菱道谢收了。次日大家早早起来，张凤雏、姜丽楼也都过来，共二十九位小姐，一同用了早饭，拜辞叶氏夫人，往北进发。

一路晓行夜住。这日到了长安，多九公预先进城，找寻下处。恰好太后恐天下众才女到京，住在客店不便，因当日抄没九王府一所，院落宽阔，房屋甚多，又命工部盖了许多群房，赐名“红文馆”。如愿住者，悉听其便。多九公闻之甚喜，即将众人文书呈验，用了些须使费，检了一所大院落，通知众人一齐进城，来到寓所。多九公引众小姐各处看了一遍：前后六层，两旁群房无数，另有一个总门出入，若把总门闭了，宛是一家宅院。众人看了，无不欢喜。多九公道：“唐小

姐，看这房屋还够住么？”闰臣笑道：“莫讲我们，就再添几十人，也还够住。好在又有内外，厅房又大。难得九公费心，寻此好寓。”多九公道：“这是老夫额外用了些须使费，才能如此。现在此处或三五间一所，或十馀间一所，老夫细细访问，大约已有二三百处有人住了。我们这所大房，据管房人说，当初原预备礼部尚书、礼部侍郎卞、孟两府小姐住的，此时因两府小姐俱不赴试，才敢给我们居住。”红蕖道：“卞、孟两府有几位小姐，却要如此大房？”多九公道：“据说卞府有七位小姐，孟府有八位小姐。因他生的小姐过多，所以卞、孟两位夫人，人都称做‘瓦窑’。还有许多亲眷姊妹，连他两府约有三四十位，因此才备这所大房。”婉如道：“既如此，为何又不赴试？”多九公道：“闻得有什回避，不准应试。”

林书香道：“侄女有件事拜烦九公。我同兰芳表妹有几个弟妇也来赴试，不知可在此处作寓？今日已晚，明日将名姓开了，拜烦代为问问。”多九公道：“这事容易，明日请把姓名开来。”说着即去照应众人搬发行李，安排厨灶。众位小姐或三个一房，或五个一房，接接连连，都将行囊、床帐安置，早早安歇。次日，多九公拿着一本号簿进来，向林书香、蔡兰芳道：“老夫才同管房子的将号簿借来，凡有赴试在此住的，都在上面。令亲可曾到此，请二位小姐一看就知道了。”二人接过，看了一遍，不觉满面堆下笑来。闰臣道：“莫非诸位令弟夫人都在此作寓么？”二人连连点头，把号簿交给九公，再三道谢。多九公拿着去了。

当时谭蕙芳、叶琼芳、褚月芳、阳墨香、崔小莺都过来商量同去探望，即命苍头在前引路，七位小姐带了乳母、丫

环，一齐出了总门。两面房舍虽接连不断，静悄悄门前却无一人，也无闲人来往，惟见几个提篮买物之人，亦皆俯首而行。书香细问苍头，才知太后因此处地方辽阔，院落甚多，恐有小人生事，特派两员大臣，带了兵役在此弹压。头门以内，禁止闲人擅入，无论大小交易，均在头门以外。所有各家仆人，总归自己总门以内，毋许门首闲立，亦毋许无故闲步。如有不遵，枷号示众。夤夜犯者即送刑部衙门，加倍治罪。因此外面并无闲人来往。章、文两家苍头引着七位小姐各处探望一遍，随即回寓。

不多时，文府大公子文芸之妻章兰英、二公子文蒨之妻邵红英、三公子文蕙之妻戴琼英、四公子文菘之妻由秀英、五公子文苾之妻钱玉英，还有秀英表妹田舜英，六位小姐俱来回拜。书香迎接进内，与众人一一拜见。正在让坐，忽闻章府大公子章荭之妻井尧春、二公子章芝之妻左融春、三公子章蘅之妻廖熙春、四公子章蓉之妻邺芳春、五公子章芾之妻酆锦春、六公子章莒之妻邹婉春、七公子章苕之妻施艳春、八公子章芹之妻柳瑞春、九公子章芬之妻潘丽春、十公子章艾之妻陶秀春，共十位小姐，都来回拜。兰芳连忙迎出，引着见了众人，彼此问了名姓，都请在厅房坐下。

闺臣见人才济济，十分欢悦，因与书香、兰芳商议：“既是至亲，此间房屋甚多，何不请她们搬来同住，彼此都有照应，岂不是好？”书香即将此意向兰英、尧春诸人说了，个个欢喜，无不情愿，随即各命奴婢将行李搬来。闺臣托末空带着众丫环铺设床帐，安排桌椅。到晚就在厅房摆了十桌酒席。当时唐闺臣、林婉如、洛红蕖、廉锦枫、黎红红、卢亭亭、枝

兰音、阴若花、田凤翮、秦小春、颜紫绡、宋良箴、余丽蓉、司徒斌儿、林书香、阳墨香、崔小莺、蔡兰芳、谭蕙芳、叶琼芳、褚月芳、燕紫琼、张凤雏、姜丽楼、易紫菱、薛蘅香、姚芷馨、尹红萸、魏紫樱、章兰英、邵红英、戴琼英、由秀英、田舜英、钱玉英、井尧春、左融春、廖熙春、邝芳春、酆锦春、邹婉春、施艳春、柳瑞春、潘丽春、陶秀春，共四十五位小姐，无分宾主，各按年齿归坐，饮酒畅谈。

酒过数巡，婉如道：“今日众姊妹这般畅聚，妹子心里喜得不知怎样才好。若说惟恨相见之晚吧，小春姐姐又说俺是个恨人；若说都有宿缘罢，她又说曾在鬼门关上会过。这话俺都不说，只好用那‘久仰大名，如雷贯耳’几句俗套了。”小春道：“这话不但过俗，并且一派虚浮，全是捣鬼。若谓久仰大名，我们从未会面，谁知谁的大名？素日不知，却说久仰，岂非捣鬼么？”闰臣道：“‘久仰大名’这句话，只有两个人可以用得。当日我家叔父曾言当今有两个才女，一名史幽探，一名哀萃芳，曾将苏蕙《璇玑图》绎出许多诗句，太后见了甚喜，因此才有女试恩诏。我们若见这二人，那才算得久仰大名哩。”章兰英道：“这二人素日妹子也曾闻名，并且所绎之诗也都见过，果然甚好。”林书香道：“妹子昨看号簿上面，并无其人，大约不在此处居住，不然倒可会会。”井尧春道：“姐姐莫忙，到了部试，少不得都要会面的。”

饭罢，都到庭中闲步，忽觉一股清香扑鼻，远远望去，原来有几丛木香蟠在墙角，开得甚觉茂盛，於是齐到跟前。正在观看，忽闻隔墙有妇女啼哭之声。闰臣道：“闻得此处围墙以内向无民房，都是我辈赴试的寓所，何得忽有哭声？定有

缘故。”秦小春道：“有何缘故？此必赴试女子自幼从未出外，此刻想家，所以啼哭。”闰臣道：“须托九公前去问问，或者是赴试女子偶然患病，抑或缺了盘费，均未可知。问个详细，倘能周济，也是一件好事。”秀英道：“姐姐不必打听，此事妹子尽知。这个啼哭的是赴试缙姓女子。前者妹子同表妹舜英进京，曾与此女中途相遇，因她学问甚优，兼之气味相投，所以结伴同行。到了京师，就在一处同住。隔墙这所房子，就是我们所住之处。前者到寓，此女检查本籍文书，谁知因她起身匆促，竟将文书未曾带来。此时离部试之期甚近，其家远在剑南，何能起文行查？眼看不能应试，因而啼哭。”红蕖道：“这是她忙中有失，也是命中造定，归咎何人？”田舜英道：“刚才秀英姐姐已将自己文书送给此女，教她顶名应试，不知为何却又啼哭？”林书香、阳墨香一闻此言，吓得惊疑不止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三回 论科场众女谈果报 误考试十美具公呈

话说林书香、阳墨香听得舜英之言，姑嫂至亲，分外关心，不觉惊疑不止。书香道：“秀英妹妹，这是怎讲？好容易吃了辛苦，巴到此地，却将文书平白给人。请问妹妹好端端为何不要赴试？”秀英道：“妹子一因近日多病，不能辛苦；二者自知学业浅薄，将来部试，断难有望。与其徒自现丑，终归无用，莫若藉此养病，亦可成全此人。况她学问甚优，必能高中，若不赴试，未免可惜。因此将文书命奶公暗地送去，嘱她只管顶名应试，将来得中，再作更名之计。稍迟片刻，奶公就回来了。姐姐切莫替我可惜，倘有可望，妹子又岂肯将现成功名反去给人？”墨香听了，惟有搔首，只说“怎好”。只见奶公进来，向秀英道：“那边缙小姐命老奴多多致谢，这封公文虽承小姐美意，但自己命运业已如此，即使勉强进场，也是无用。此文断不敢领，仍命交还小姐，教小姐千万保重，但可支撑，自应仍去应试为是。缙小姐明日就要回籍，也不过来面谢，惟有静听二位小姐捷音便了。老奴又再请她存下，她执意不肯，老奴只得带回。”将文书交给丫环，外面去了。

闰臣道：“秀英姐姐如此仗义，舍己从人，真是世间少有。并且惟恐他人无故哪肯就受，却以近日多病，不能应试为词，如此设想，曲尽人情。即此一端，已可想见平素为人。此女

固辞不受，亦是正理。据妹子看来，此事固由匆迫所误，但如此大事，中途忽有此变，安知不是素日行止有亏，鬼神拨弄，以致如此？若行止无亏，榜上注定该有此人，莫讲赴试文书，即使考卷遗失，亦有何妨？妹子闻得古人言：科场一道，既重文才，又要福命。至德行阴鹭，尤关紧要。若阴鹭有亏，纵使文命双全，亦属无用。以此而论，可见阴鹭德行竟是下场的先锋，即如出兵，先锋得利，那主帅先有倚傍，自然马到成功了。”

舜英道：“这位姐姐一路行来，却处处劝人向善，所行之事，也有许多好处。即如路上每逢打尖住宿，那店小二闻是上等过客，必杀鸡宰鸭，谆谆馈送。无论早晚，处处皆同。这位姐姐因无故杀生，颇觉不安，到处命人劝阻，然而从无一处不送。看其光景，竟是向来牢不可破之例，相沿已久，莫可如何。后来她因若辈送鸡送鸭，无非希图正价之外，稍沾馀润，何不即迎其意，先付馀润，免其鸡鸭，岂不大妙？因命仆人：后凡看店，即将鸡鸭馀润之资约计若干，预先付给，倘再馈送，即将原资讨回。小二得资，不独一一遵命，并且一呼即应，分外殷勤。自此馈送鸡鸭之风才能渐息。那些同路的看见这样，莫不如此。所以一路上活了无数生灵。其馀喜事，不一而足。姐姐若谓阴鹭德行为进场先锋，为何此人这般行为，反不能应试哩？”闰臣道：“此人若果处处行善，一无亏缺，上天自能护佑善人，不但必能应试，定主高发，自有意外机缘，或者将来仍有女试大典，此人应在下科方中，亦未可知。总须日后方见明白。”

舜英道：“凡试官看文，全凭考卷，以定优劣。适才姐姐

说即使考卷遗失，亦有何妨。难道卷子遗失，还能入选么？”

闰臣道：“妹子此话，并非无因。当年有兄弟二人进场，其父曾梦神人云：‘尔长子本无科名之分，因某年某处猝被火灾，他拾得金珠一包，其物是一妇人为她丈夫设措赎罪之资，因被人拥挤遣失。亏尔长子细心密访，物归原主，其夫脱罪，夫妇始得团圆。因此今科得与尔次子同榜。’其父甚喜，即告二子。及至放榜，报弟得中，弟忽伏地恸哭，几不欲生。其父问其所以，弟云：‘父亲梦兆本系弟兄皆中，今我误害哥哥，以致不中。我虽独中，亦有何颜？’忽又报兄中第一，其弟仍哭道：‘此系报错，安有卷子遗失而能得中之理？’其父见其语言离奇，再三追问，料难隐瞒，只得细述根由。诸位姐姐，你道是何根由？原来当日弟兄进场，头场、二场已过，至第三场忽然场中相遇。是时其兄患病甚重，勉强敷衍完卷。正要交卷出场，又复腹痛，极其狼狈，因将卷子交付其弟，嘱他完卷一同投递，即奔东厕。弟恐兄卷被污，藏入怀中，忙将已卷誊清，交毕回寓。及至临睡解带，始知兄卷仍旧在怀。其时已交三鼓，知难挽回，悔恨无及，只得将卷收藏，以为日后请罪地步。今忽报中第一，所以他说报错。及至亲去看榜，弟兄实系双双高中。旋即回寓，再觅其兄第三场之卷，依旧在此。父子三人莫不称奇。到了次日，细细打听，才知有个缘故。诸位姐姐，请猜一猜，其中究系何故？”

秦小春正听得入彀出神，忽见闰臣又教众人请猜，不觉发急道：“好姐姐，你快说罢！何必又教人猜？这段书委实好听，快快接下去。明日妹子好好画把春扇奉送。”闰臣道：“贤妹莫骗我说了，却把扇子不送。”小春道：“妹子赌个誓，

如要骗你，教我日后遇见一只狗，把脚咬出血来！”众人听了，猛然一想，不觉好笑。紫绶道：“这个‘血’字只怕从那‘赤’字化出来的。”婉如听了，鼻中不觉哼了一声。闺臣接着道：“到了次日，父子三人细去打听。原来誊录房失火，把第三场卷子尽都烧了，只好启奏且自放榜，所有第三场卷子随后再补。谁知此人恰恰碰了这个机会，因此得中，岂非考卷遗失也都不妨么？这位姐姐不知是何名姓，我们把她记了，或者天缘凑巧，她家竟把文书巧巧差人送来，竟能赶上考期，也未可定。”

秀英道：“此女姓缙，名唤瑶钗，祖籍剑南，现年十六岁。”若花道：“既如此，妹子包管教她进场，倘有差错，都在妹子一力承当。”众人听了，都觉不解。兰音笑道：“我知姐姐尊意了。大约姐姐意欲仍做女儿国王，不愿赴试，所以要把文书给了此女，教她冒名顶替，你便脱身回去。妹子猜得可是？”若花笑道：“阿妹如果不弃，肯做女儿国的宰相，愚姐便做国王，这有何妨？”兰音笑道：“姐姐做了国王，妹子少不得要去做个宰相。”众小姐听了，更都不解，齐向兰音细细盘问。

若花趁大家谈论，将闺臣拉在一旁道：“阿妹可记得去年缙氏伯母要去赴考，我们商量要在县里捏报假名，彼时因缙氏伯母务要本姓，适值手内拿着一枝瑶钗，就以缙瑶钗为名。那时恐岭南籍贯过多，把她填了剑南。谁知方才秀英阿姐所说之人，恰与这个名姓、乡贯相对，年岁又一样。去岁所起赴试文书，恰好愚姐无意中却又带来，何不成全此人，岂不是件好事？”闺臣喜道：“如此现成美举，真是不费之惠！若非姐姐提起，妹子哪里记得。此时对着众人，莫将缙氏伯母

这话露出，恐亭亭姐姐脸上不好看，只说前在家乡，无意拾得这个文书，送给此女便了。”

当时若花把文书取来，对秀英说知。秀英道：“天下哪有这等巧事，真令人不解！”亭亭心中早已明白，因说道：“我们队里现在并无这个名姓，而且又有印信为凭，可见不是捏造来的。姐姐不必犹疑，速速命人送去，包管此人欢喜。”秀英只得命奶公送去，并将路上拾取之话说了。不多时缙瑶钗过来，拜见众人，并向秀英再三道谢，追问当日拾取之由。若花用些言词遮掩过去，又道：“阿姐只管投递，如有差错，我们众人自当一力承当。天下岂有将人功名视为儿戏之理？难道自己不想上进么？”瑶钗听了，这才拜谢而去。

不几日，到了三月初三部试之期。闺臣同了诸位小姐并天下众淑女齐到礼部听点入考，密密层层，好不热闹。到晚散场，各自回寓。过了几日，礼部尚书卞滨、侍郎孟谟与同考各官蒋进等，把各卷等第俱已看定，选了放榜吉期。正要修本具奏，忽然接了一个公呈，系江南、淮南、河北、河东等处有十个女童，为首的名叫史幽探，其次袁萃芳、纪沉鱼、言锦心、谢文锦、师兰言、陈淑媛、白丽娟、国瑞徵、周庆覃，或因患病，未赴郡考，或缘事故，已过部试之期，今情急来京，特具公呈：无论当日有无郡考，情愿一日之内，面请四题，一补郡考，一补部试。如一日之内不能完卷，或文理乖谬，情愿治罪云云。卞滨、孟谟接了此呈，不能定夺，只得据情入奏。旋奉谕旨道：“既据该女童等情愿一日之内连补二试，姑如所请。特赐四题，即於明日黎明，着该部会同同考官面试优劣如何，据实速奏。”礼部随即传谕。

到了第二日清晨，十个女童早已伺候。礼部将题目宣示，到晚交卷散出。次日，卞滨将各卷定了甲乙，即同孟谟修本具奏道：“所有补考十卷，以文理而论，与前所取各卷互有高下，但此卷未经誊录，似未便与前卷分别等第。今将各卷恭呈御览，请旨定夺。”武后亲自看了一遍，果然都好，因传旨道：“前日礼部所取各卷，例应复试后方准殿试。今既续补十卷，着将前榜暂停张挂，统俟复试后，即以复试之榜作为正榜。至史幽探、哀萃芳十名，或未赶赴郡考，或逾部试之期，自应停其殿试；第阅该部所呈各卷，文理尚优，况史幽探、哀萃芳二名，朕於《璇玑新图》久知其人，皆属能文之女，自应准其一体入试。前榜既经停止，其四等花再芳等亦着加恩，一并入试。该部一面传谕，即一面速选试期请旨，以免稽延。”卞滨、孟谟接奉此旨，当即出示晓谕，一面选了试期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四回 赌石砚舅甥斗趣 猜灯谜姐妹陶情

话说卞滨、孟谏接了御旨，当即出示晓谕，一面选了十三日为部试之期，修本具奏。原来这卞滨表字渭仙，乃淮南道广陵人氏，自幼饱读诗书，由进士历官至礼部尚书。世代书香，家资巨富，本地人都称他“卞万顷”。盖卞滨自他祖父遗下家业，到他手里，单以各处田地而论，已有一万馀顷，其馀可想而知，真是富可敌国。若要讲起这卞家发财根由，倒可使那奢华之家及早回头，却教那勤俭之人添些兴致。

那卞滨曾祖名叫卞华，是个饱学秀士。妻子奢氏。夫妻两口秉性最好奢华。祖上留下家业虽有数十万之富，如何禁得卞华毫不打算，一味浪费，不上几十年，早已一贫如洗。那时卞华年已半百，因见家道萧条，回想当日挥金如土，一味浪用时节，哪里想到一旦如此，悔之无及。况从前是何等样锦衣美食，而今粗衣淡饭，尚且还费打算。於是忧闷成疾，不两年，夫妻双双去世。存下一子，名唤卞俭，这是卞华临危替他起的名字，以为警戒之意。这卞俭娶妻勤氏，夫妻两人自从父母去世，将几间旧房变卖，做为殡葬之用。城内无处安身，就在城外茆旁起了两间草屋，以为栖身之所。卞俭是个读书人，诸事不谙，这衣食两字全靠勤氏一人针线，竟难度日。只好且学朱买臣样子，每日带着书，砍些柴，添补度

日，真是饥一顿，饱一顿，混过日子。

一日，正值腊月三九时分，天气甚寒。卞俭因衣服单薄，甚觉怕冷，到晚先就睡了。一觉睡醒，天有五更光景，却见勤氏仍在灯下赶做针线。卞俭道：“如此天寒夜深，你还不睡，只管赶它怎么？”勤氏道：“我因连日天气甚冷，你身上又无御寒棉衣，意欲赶些针线，可以多卖几文钱，省得你爬山越岭，又去砍柴。况天寒地冻，那旷野寒冷尤其厉害，莫要冻出病来，倒是大事。”卞俭因坐起道：“此话虽是，但你素非强壮，岂不怕身子熬伤？断断不要如此！明日还是我去砍柴，你做针线，各人做各人工课。若教我终日在家静坐，未免劳逸不均，心中也是不安的。”夫妻彼此劝慰，说话间天已放晓。卞俭道：“今日着实寒冷，莫非要下雪么？”因起来开门一望，只见朔风凛凛，冷气飕飕，却已琼瑶密布，飘下一天雪来。卞俭道：“如此大雪，这却怎好！”勤氏道：“昨日剩些柴米，尚够一餐。今日权且敷衍，等待雪住，再把针线去卖。”

到了次日，雪仍不住，卞俭只得冒雪把针线拿到城中。走了半日，满天大雪，家家闭户，哪有人买，只得败兴而回。勤氏见这光景，虽然心焦，只好强用言语安慰。卞俭呆了半晌道：“刚才我想家中这两只鸡鸭，每日虽在庄田吃野食，无须喂养，但能生多少蛋？不如把它拿去，倒可卖几文钱，换些米来，岂不是好？”勤氏摇头道：“这却使不得。将来起家立业，全要在它身上。今日如果卖去，所值无多，日后再要买它，就要加上几倍价。你想，我们一日两餐尚且不周，何能有钱再去买它？况现在已生二三十蛋，不过早晚就要抱窝，等抱出小鸡鸭来，慢慢养大，那是多大利息？今日若将这个再

卖去，将来只好做一天吃一天，穷苦到老，再想别的起家法子，可就没了！”卞俭无奈，只得咬着牙又饿一天。次日天晴，将针线卖了，这才饱餐一顿。此后仍是勉强度日。

不知不觉到了春天。鸡子抱窝时共积下鸡蛋二十个，鸭蛋二十个，将鸡蛋给鸡抱了，鸭蛋也用火炕了。过了二十馀日，四十个全都抱出。夫妻两个甚是欢喜。好在乡间又有池塘，不上半年，鸡鸭俱已长大。将生蛋的留下几只，馀者尽都卖去，所卖之钱又买两口小母猪。不一年，鸡鸭又是两大群，连那两口猪也生许多小猪。再隔几年，不但猪羊成群，就是耕田大水牛也不知滋生多少。又起了两间草屋，置些田地。他将这地且不种五谷，都培植得肥肥的，却做菜园，以此利息更厚。他夫妻本是从苦中过来人，素性又极勤俭，一切庄田耕作，牛羊喂养，全是亲自动手，因此日盛一日。并且居心甚善，自己衣食淡薄，乡间凡有穷困，莫不周济，却是人人感仰。故遇旱潦之时，他家庄田，众人齐心设法助他，往往别家颗粒无存，他家竟获丰收。因此不上三十年，家资巨富，米谷盈仓。到了卞滨之父卞继身上，也是诸事勤俭，谨守祖业。前后百馀年，竟富有良田万顷。

卞滨出仕后，适值麟德初年，西北大荒，兼之刀兵不靖，国家帑项颇费经营，因将田地变卖五千顷，其价尽行报效，作为军需赈济之用，因此圣眷甚为优隆。这卞滨一生最重斯文，不但文墨之人爱之如宝，凡琴棋书画、医卜星相，如有一技之长者，前来进谒，莫不优礼以待。而且仗义疏财，有求必应，人又称为“赛孟尝”。现年五旬向外，因中年无子，四十岁上就广置姬妾，虽接连生育，无如总是女儿。如今膝下共

有七女。夫人成氏，十年前曾生一子，名叫卞璧。谁知刚到三岁，得了惊风之症，一病而亡。彼时合家好不伤心。正在悲哭之际，适值门外有一道人化缘，听见哭声甚惨，问知缘故，要将公子送出一看。及至看过，他道：“此儿虽有一分可救，但在尘凡闹市之中，恐不中用。你们如给我抱去，倘能救转，俟他灾难满时，年纪略大，我再送来奉还。”卞滨惟恐谣言惑众，兼之小儿已死，哪里肯信，执意不从。无奈夫人再三苦劝，无论死活定要把公子给道人领去。卞滨只得叹口气走开，随着夫人办去。过了几年，毫无影响，卞滨知是无用。

好在这七个女儿都是比花稳重，比月聪明。每日除公事应酬外，惟有教她们做诗写字，倒也解闷。去岁县考，恰好大女卞宝云取了第一，次女卞彩云取了第二，三女卞锦云取了第三，四女卞紫云取了第四，五女卞香云取了第五，六女卞素云取了第六，七女卞绿云取了第七。后来郡试，虽略有参差，都不出十名以外。试毕回来。今年部试，偏偏父亲做了主考，都要回避，好不扫兴。卞滨虽爱女心胜，每与妹夫孟谟斟酌，又不敢冒昧入奏，因同夫人成氏商量：“眼看又要部试，惟恐众女儿在家郁闷，莫若着人把孟家八个甥女接来，一同散闷。”因而又向同考官考功员外郎蒋进、主客员外郎董端、祠部员外郎掌仲、膳部员外郎吕良说知，意欲将他几位小姐请来，一同消遣。众人因女儿不能入试，终日在家，无情无绪，今听此话，如何不喜。况且向来都常来往，如今又算同年，自然更觉亲热，当时个个应允，回来都对女儿说了，无不要来相聚。

卞滨有两个妹子，一个嫁与原任御史台大夫孟谋为妻，一个嫁的就是礼部侍郎孟谔。那孟谋是孟谔的胞兄，早经亡故，存下四个女儿，长名孟兰芝，次名孟华芝，三孟芳芝，四孟芸芝。孟谔也有四个女儿，就从孟芸芝排行，五叫孟琼芝，六孟瑶芝，七孟紫芝，八孟玉芝。个个都是饱读诗书，娇艳异常。这孟谋之妻卞氏夫人，自从丈夫去世，本要带着女儿回河南原籍，因小叔孟谔、哥哥卞滨再三留在京中，以为将来众女儿择婿之计；兼之八个姊妹自从一同赴考郡县取中之后，真是如胶如漆，就像粘住一般，再也离不开。因此卞氏只好带着四个女儿，就在孟谔府上住下。这日见众女儿因不能赴试，个个眉头不展，正在用言安慰，忽见哥哥那边来接她们，连忙教她姊妹略为穿戴，即时过去。

这八位小姐到了卞府，孟兰芝带着七个妹子见了舅舅、舅母，并与宝云、彩云、锦云、紫云、香云、素云、绿云都见了礼，随便坐下。卞滨道：“我怕你们不能入考，在家发闷，因此接你们过来。但这一向为何不来看看我哩？”孟兰芝同孟琼芝道：“甥女这两日本要来请安，惟恐舅舅考事匆忙，所以不敢来。”卞滨道：“我虽有事，你舅母同宝云七个姐姐却闲在家。你们不过因回避发闷，不大兴头，哪里是因我忙就不来哩？”孟紫芝道：“我们好一向不来，今日过来，舅舅该说怎样想念甥女的话才是，怎么刚见面就把人家心病说出哩？”卞滨说道：“果然我的话是不错的。”因向宝云道：“我已教人备了几桌饭，少刻蒋府、董府、掌府、吕府四家姊妹也都过来，你们就在花园聚聚，或做诗，或猜谜，如酒量好，或行个酒令，随便玩玩。好在大家又是常会的，也没什拘束。刚

才部里来送信，说剑南倭寇已被文隐平定，一两日就有红旗报捷到京。连日朝中有事，少时我还要上朝伺候，今晚就在部中住下，大约过了十三日考试，方能回来。你们只管多聚几日，等考事完毕，我还要同你们做诗聚聚哩。”

那孟玉芝年纪最小，向来卞滨最是疼她。她听了这话，便道：“舅舅刚才说教我们姊妹或做诗，或猜谜，如今我倒有个谜请舅舅先猜猜。”卞滨笑道：“猜谜却是你舅舅生平最喜的，而且从不让人。但如果猜着，你以何物为赠，倒要预先说明。”玉芝道：“我们去年郡考，有刺史送的端砚，就以端砚一方为赠。”卞滨道：“很好。你且说什么题面？”玉芝道：“就是舅舅适才所说‘红旗报捷’四字，打《论语》一句。”卞滨闻言，不觉哈哈大笑道：“你速速教人把端砚取来，预备送我，等我好猜。”香云道：“倘我们猜着，不知有赠无赠？”锦云不等玉芝回答，就说道：“你问她怎么？我们只管猜，哪有无赠之理？”成氏夫人也笑道：“你们只管猜，八甥女如不给赠，将来到她婆婆家闹去，看她给不给！”玉芝道：“舅母何苦哩！你老人家又要引着头儿来闹了！”

卞滨望着兰芝道：“她这谜你们都晓得么？”兰芝道：“都不知道。”华芝道：“我们姊妹终日虽在一处，却未听她说过。”卞滨道：“既如此，你们何不也猜猜，岂不有趣？”芳芝道：“不劳舅舅吩咐，甥女正着实想哩。”彩云道：“我猜着了！可是‘胜之’？”玉芝摇头道：“不是。”素云道：“可是‘战必胜矣’？”紫芝代答道：“也不是。”素云道：“她这谜你也晓得么？”紫芝道：“这是玉芝妹妹做的，我不知道。”素云道：“你既不知，为何代她回答‘也不是’哩？”紫芝道：“我因姐姐猜的

与彩云姐姐意思都相仿，彩云姐姐猜的既不是，自然你也不是了，所以随嘴就替她回答出来。”

素云听了，把脸红了一红，刚要说话，只见卞滨向众人道：“她这谜，正面自然先打这个‘胜’字。如今猜了两个既不是，必须另想别的路数，莫要只在‘胜’字着想，倒被她混住了。”芸芝道：“舅舅这话很是。况且《论语》战胜的话，除了这两句，别的也加不上，一定另有意思。”卞滨因问道：“可是‘克伐怨欲’的‘克’字么？”瑶芝拍手道：“只怕舅舅猜着了！”玉芝道：“不是，还要猜猜。”紫云道：“不是‘克’字，一定是‘克有罪’了。”绿云道：“怎么加上‘有罪’二字？”紫芝代答道：“他在那里造反，所以兵去征他，难道造反还不是有罪么？”宝云道：“紫云妹妹猜的不是，只怕是‘克告於君’罢？”卞滨点头道：“不必猜了，被宝云这句打着了。”玉芝笑道：“宝云姐姐猜得不错。”卞滨笑道：“果然做得也好，猜得也好。我将来倒要做几个同你们玩玩。你们就到园中去吧，我也要走了。”因又望着玉芝道：“好是好的，莫要只顾赞好，就把砚台忘了！”一路笑着去了。众姊妹也就别了夫人，齐向花园而来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五回 盼佳音虔心问卜 预盛典奉命抡才

话说众姊妹别过夫人，来到花园，走过几层凉亭水榭，到了文杏阁。只见满园桃杏盛开，嫣红照眼。紫芝望着宝云道：“姐姐，我们今日莫到凝翠馆去，那边太觉辽阔冷清，此刻桂花又不开，虽说松阴可爱，须交四五月方好玩哩。我们就在这个阁子里坐坐吧。”宝云道：“愚姐也是这个意思。”一齐进了文杏阁。不多时只见使女来报，蒋府、董府、掌府、吕府四家小姐都到了。众姐妹连忙迎出。

原来这蒋进乃河北道广平郡人氏，现任吏部考功员外郎。夫人赵氏。膝下一子四女。子名蒋勣，尚在年幼。长女名唤蒋春辉，次蒋秋辉，三蒋星辉，四蒋月辉。还有寡嫂跟前两个侄女，一名蒋素辉，一名蒋丽辉。姊妹六人都生得丽品疑仙，颖思入慧。去年郡试俱在十名以内，试毕来京，静候部试。谁知武后因当年举子部试，本归吏部考功，今虽特点礼部，仍将蒋进派为同考，又派了礼部主客员外郎董端、祠部员外郎掌仲、膳部员外郎吕良，共四位同考，以示慎重之意。蒋春辉等闻父亲派入同考，都要回避，好不扫兴，因同赵氏夫人说知，在家无事，要到姨夫董端府上会会姨表姊妹，消遣消遣。夫人随即命人伴送到了董府。

这董端乃江南道余杭郡人氏，现任礼部主客员外郎。夫

人赵氏。膝下无子，生有五位小姐，长名董宝钿，次董珠钿，三董翠钿，四董花钿，五董青钿。个个都是娇同艳雪，慧比灵珠。这日正因回避在家闷坐，听得蒋家表姐过来，姊妹五个连忙迎到上房，大家行礼。赵氏夫人正在让坐问话，只见董端从衙中回来，蒋春辉忙同五个妹子上前见礼。董端道：“你们来得正好。我同你父亲才在卞府，那卞家伯伯恐你们不能赴试，在家烦闷，今日接你们过去，同孟府、掌府、吕府几家姊妹，大家聚聚。”言还未毕，蒋进也命人过来告知此话，就教六位小姐同这边五位小姐一同过去。众姊妹个个欢喜，登时乘车。行至中途，又遇见掌府、吕府小姐，也是望卞府去的。

这掌仲乃河东道太原郡人氏，现任祠部员外郎。夫人朱氏，三胎生育二子四女。二子俱幼。大女名叫掌红珠，次掌乘珠，三掌骊珠，四掌浦珠。姊妹四个都生得神凝镜水，光照琪花。这位掌老爷就是膳部员外郎吕良夫人掌氏之兄，同卞滨、孟谟、蒋进、董端、吕良都是同科进士。那吕良乃河东道平阳郡人氏，夫人掌氏，只生三女，长名吕尧葵，次吕祥葵，三吕瑞葵。姊妹三个，也是生得暖玉含春，静香依影。这日因卞府来请，约了掌家四个表妹，一同前来。走至中途，恰恰遇见蒋、董两家小姐。

不多时到了卞府，宝云等迎出，大家拜见，并与成氏夫人行礼归坐。茶罢，成氏道：“诸位侄女这两年都是在家用功，相聚日子甚少，即或偶尔一会，我看你们都是匆匆忙忙就别过了，总因有个书本子放在心上。好在你们姊妹都立了淑女匾额，也不枉这几年苦功。去年冬天，我打听打听这家也中

了，再问问那家也中了，你们姊妹三十三个，就没剩下一个。我那时得了这些喜音，足足欢喜好两月，只怕比你们自己喜得还加倍哩！如今就只可惜你们现现成成的才女匾额，却被你们父亲、伯伯、叔叔们耽搁了。”蒋春辉道：“这是侄女们才女星还没现，所以有此一折。将来能够托赖伯母福气，再遇才女部试，诸位伯伯同侄女父亲不派人考试，那就好了。”

紫芝道：“春辉姐姐，你这话才叫望梅止渴哩！你想自古至今，天下考过几回才女，还想将来再考？并且还要父兄、叔伯不派考官，你想可难不难？太后诏内虽有下科殿试之说，也不知何年何月。况且即或他年再遇女试，只怕到了那时，你同宝钗、尧蓂、红珠几位姐姐都有姐夫了。就是这边宝云姐姐同我兰芝姐姐，到那时大约也有婆婆家了。”兰芝听了，脸上不觉红了一红，把紫芝瞅了一眼道：“你又乱说了！”吕尧蓂道：“紫芝妹妹如今念了几年书，怎么嘴里还是这样淘气？”掌红珠道：“姐姐，你还不知哩！我们今年正月来贺节，伯母留我们看灯，住了两日，谁知紫芝妹妹那张嘴，近来减去零碎字，又加了许多文墨字，比从前还更狠哩！”董花钿道：“紫芝妹妹嘴虽厉害，好在心口如一，直截了当，倒是一个极爽快的。”紫芝道：“方才尧蓂姐姐因我说她有姐夫，她就说我淘气。难道有姐夫这句话也错了？如果说错，并不是我错的，那孟夫子曾说‘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’，只好算他错的。谁知那乐正子听了，不悦道：‘紫芝不要混说，我先生何尝说错？你去问问那些女子，她们可肯对天发誓，一生一世不愿有家么？’”成氏笑道：“你们听听，她忽然把乐正子又请出来，说得活灵活现，倒也有个意思。”蒋星辉道：“伯母莫要赞她，

她得了意，更要乱说了！”

紫芝道：“我也不想下次再考，我只盼明日部试，太后看了卷子，说去年郡考还有几家同姓的，怎么都不见了，快快教她都来殿试，那就好了！”蒋春辉道：“妹妹，你这话虽不是望梅止渴，却有四字批语。”青钿道：“哪四个字？”春辉道：“叫做‘画饼充饥’。”成氏笑道：“要这样说，一个是望梅止渴，一个是画饼充饥，那还好么？依我说，你们饭后无事，何不求个签儿决决疑。闻得六甥女起的课最灵，或者起个课也好。只顾说话，你们也该用饭了，都到晚芳园去吧。”紫芝道：“这里花园本名‘漱芳’，为何又改做‘晚芳’？”成氏道：“这是你舅舅因膝下无子，欲取晚年得子之兆，所以改做‘晚芳’了。”

众姊妹别过夫人，都到园中，进了文杏阁，照向日次序，分宾主坐下，用了点心。蒋秋辉道：“可惜今年殿试，都不能恭逢其盛。愚姊妹向来并未用功，今年不去，倒是藉此藏拙，诸位姐姐未免抱屈了。”宝云道：“当日伯伯大魁天下，谁人不知，所谓家学渊源。六位姐姐如果与试，自然也是前列，怎么倒说藏拙的话？”董珠钿道：“若论藏拙，要算我们姊妹五个。莫讲别的，只这学问上，向来也不知叨宝云姐姐多少教，还算我们老师哩。”吕瑞萸道：“若这样说，宝云姐姐要算我们太老师了。”紫云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瑞萸道：“向来我们常叨珠钿姐姐教，珠钿姐姐又叨宝云姐姐教，以此论起来，岂非太老师么？”掌红珠道：“宝云姐姐是珠钿姐姐的老师，又是瑞萸姐姐的太老师。但我们素日又叨瑞萸姐姐教，若论称呼，宝云姐姐该算我们什的老师呢？”紫芝道：“据我看来，只

好算个太太老师了！”蒋丽辉道：“太太同老师本是两人，今忽变成一人，倒也别致。”

紫芝道：“我劝诸位姐姐暂把酸文收一收，我有句话说。今日之聚，原是舅舅惟恐大家不能应试，心中烦闷，接来一同玩耍消遣。我可不会说谎，我连日因回避在家，同我七个姐姐妹妹心里好不闷躁。今日听得舅舅来接，以为藉此大家玩玩，可以解解闷气。谁知你们见了面，只说这些口是心非的道学话，岂不闷上加闷么？”董宝钿道：“我看紫芝妹妹如今中了淑女，还这样好玩，她的脾气倒同我家青钿妹妹一样。”芳芝道：“紫芝妹妹平素在家总是如此，我们起她一个外号，叫做‘乐不够’。”紫芝道：“莫说我中了淑女还要玩，就是太后准我们殿试，中了才女，也要玩哩！”锦云冷笑道：“你们听听，好自在话儿，还想殿试哩！”蒋春辉道：“她这话也有四字批语。”香云道：“叫做什么？”春辉道：“叫做‘一厢情愿’。”掌浦珠道：“姐姐倒莫这样说。妹子听得家父说，此番女试乃自古未有旷典，非往年科场可比，原可无须回避；无如大家俱怕冒昧，不敢请旨，以致耽搁。如果联衔请旨，太后正恐考的人少，哪有不准之理？如今只盼她怎样能问一声，或在别的话上提起，也就好奏了。”

蒋素辉道：“我们与其疑疑惑惑，何不遵着伯母之命，公求一签，看是怎样？”宝云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因命丫环摆了香案，着人借了签筒，登时齐备，一个个虔诚顶礼，望空祷告，求了一签。把本展开，大家一看，却是“中平”。签后面有两句诗道：“欲识生前君大数，前三三与后三三。”众人看了，都不解何意。紫芝道：“这末句明明写着前三三，是我们三十三

人；那后三三是三月二十三日，教我们去殿试。难道这还错么？”掌乘珠道：“妹妹解的虽有点意思，但殿试在四月，怎说三月就殿试哩？”紫芝道：“不错，我倒忘了。只怕三月二十三日教我们去补部试罢？”吕祥冀道：“刚才伯母说芸芝姐姐会起课，我们何不再起一课？签课合参，岂不更妙？”彩云道：“闹了半日，倒把这件决疑的忘了。”

众人都围着孟芸芝，教她起课。芸芝道：“这也不必都起，只须公起一课，详详课体，再看看类神，就可略知一二了。”掌骊珠道：“既如此，求姐姐起罢。还是用钱摇，还是要用蓍草哩？”瑶芝道：“那是《周易》课用的。她这六壬课要报时的，就请哪位姐姐报一个吧。”董青钗道：“等我来。”刚要想报，因忖了一忖，指着外面向众人道：“口报时辰，惟恐三心二意，我如今将那东首紧靠桥边那颗杏树，有个翠雀落的朝东那枝杏花折来，看看连花带朵共有多少。如在十二朵之外。就以十三为子时。以此为时，不知可好？”绿云不等说完，即拉了玉芝，一同走出。随后琼芝、青钗也跟来。刚到桥边，玉芝道：“你看那个雀儿见有人来，它就飞了。”绿云道：“幸亏它才飞，要早早飞开，还记不清哪一枝哩。”好在还不甚高，即用手轻轻折了下来。琼芝道：“难得齐齐全全，一个花瓣也不落。”只见蒋月辉迎来说道：“芸芝姐姐教你们留神拿着，莫把花朵遗失，就不灵了。”一齐来到阁内，芸芝接过杏花，数了一数，却是初放朵儿，连大带小共三十三朵。华芝道：“你看这个花儿也合今日人数，莫不有些道理么？”香云摇手道：“姐姐且慢议论，让她静静好算。”芸芝掐着指头，沉思半晌，忽然满面喜色道：“今日是初九日，大约二十三日壬申，大家

都要礼部走走哩！”紫芝道：“何如？春辉姐姐还说一厢情愿哩！”

董翠钿道：“姐姐且把课中大略讲讲，是个什么意思？”芸芝道：“凡占考试，以文书爻为主，次则再看朱雀。盖朱雀属火，主文明之象，是此课的类神。这两样是最要紧的。其次再将课体合参，即如今日是个戊午日……”紫芝道：“她这课一定灵的，你们只听这个日子就晓得了。别人可记得今日是个戊午么？”宝云道：“芸芝妹妹刚讲的才有点意思，你又从中添一段子！你看天已不早，等她说完，我们也吃饭了。”紫芝道：“姐姐，你说加的这段不好？”蒋秋辉道：“好妹妹，你莫说，听她说。”芸芝道：“杏花三十三朵，除去二十四，仍馀九数。按十二时论之，是为申时。妙在三传四课七个字，除去旬空、陷空，暗暗透出巳、戌、卯三个字，恰合了‘铸印乘轩’之格，占试最吉。况巳为文书，朱雀又入传，兼之巳又暗遁丁马，主文书发动之象。二十三日交了壬申，巳申合动文书，丁壬合起丁马，看来一定能补考的。”众人听了，无不喜笑颜开。

紫芝道：“你这课莫像《西厢》那句才好哩！”秋辉道：“像句什么？”紫芝道：“莫是‘说来的话儿不应口’罢。”兰芝把紫芝瞅了一眼道：“据我看来，第一次部试是三月初三日，第二次复试又是三月十三日，那杏花又是三十三朵，我们又是三十三人。如果二十三日补考，恰又合了签上‘前三三、后三三’的话。这课一定灵的。”素云道：“紫芝妹妹敢是看过《西厢》么？”兰芝道：“哪里看过，不过听那唱戏说的，她就记在心里，随口乱说。妹妹何必同她讲究？”宝云道：“饭已

摆在对面敞厅，请诸位姐姐那边坐罢。”於是大家过去。自此之后，众位小姐都在花园日日团聚。

那卞滨进朝伺候红旗捷报到京，忙了几日。十三日试毕，於二十二日放榜，阴若花中了第一名部元，唐闺臣中了第二名亚元。卞滨同孟谟带领司官，捧了各卷，进朝面呈。武后把超等卷子看了数本道：“不意闺阁中竟有如此奇才，而且并有外邦才女，真可谓一时之盛了。”又将卷面名姓细细翻阅一遍，不觉叹道：“谁知这几家竟无一人取在超等，真真可惜。”一面又将特等名次清单前后看了一遍，因向卞滨道：“有件异事，卿可晓得？前者朕阅各处所进淑女试卷，内河南道有孟姓八女，淮南道有卞姓七女，其馀同姓的亦复不少，朕亦不能记忆。但孟、卞几家，揆其命名，倒像姐妹一般，细看郡县所取名次，又都前列。朕意今年部试，倘这几家同姓之女俱能取中固妙，设或竟有一二不能中式，亦必加恩准其一同殿试，以成千古佳话。今将各卷看来看去，不但超等并无一人，就是特等也无其名。以此看来，竟是未曾来京赴试。其淮南一道，或者离京稍远，所以不来；至於河南，距京既近，又是平坦陆路，何以亦不赴试，岂不是件异事？卿居淮南，其卞姓之女可知其详么？”

卞滨因叩首奏道：“圣上所言卞姓七女，皆臣妻妾所生。那孟家八女，俱臣甥女，即臣部侍郎孟谟之女，并孟谟之侄女。臣与孟谟因蒙钦派阅卷，故循科场旧例，臣等令其回避，未敢入试。”武后忙问道：“卿女并卿之甥女可在京么？”卞滨同孟谟一齐奏道：“臣等之女自去岁郡试后都已来京。”武后喜道：“原来有这些缘故。我说郡考既都前列，安有部试一名

不中之理？若非问明，几乎埋没人才。其实此番考试，原无须回避，这是卿等过於谨慎之处。不知此外还有回避几人？”卜滨奏道：“还有同考官吏部考功员外郎蒋进六女，臣部主客员外郎董端五女，祠部员外郎掌仲四女，膳部员外郎吕良三女，连臣等之女，共回避三十三名。”武后立命卜滨开单呈览，即刻发一谕旨道：

本日经朕查得回避之淑女孟兰芝等三十三人未赴部试，例应钦派试官，另行考试。第检阅从前郡县所呈各卷，该淑女等或文理条畅，或字体端楷，均有可观。况每考俱经前列，毋庸另行考试。即着一并钦赐才女，至期一体殿试。着先赴礼部，即照前次试题，各补诗赋一卷，仍发誊录。该部堂官会同同考各官公同取列名次呈览。

这旨刚才发部下，礼部又奏进一本道：

前日臣部考场，有淑女花再芳、毕全贞、闵兰荪三名，俱因污卷贴出。今该淑女等因孟兰芝等三十三名俱蒙钦赐殿试，求臣等转奏，欲乞皇恩一视同仁，准赐殿试。臣等因其吁恳至再，不敢壅於上闻。再该淑女即前次部试名列四等三名，合并声明。请旨定夺。

武后览奏，因将原呈并履历看了一遍道：“这都是少年要好的心胜。况迢迢数千里而来，别人都得才女匾额，独她三人白白辛苦一场，这也无怪其然。”因於本后批道：“据奏淑女花再芳等吁恳情切，姑念污卷系属无心之失，着加恩附入册末，准其一体殿试，以副朕拔取闺才之至意。”将本发下，卜滨当即晓谕，并命人通知众位小姐，明日五鼓齐至礼部补考。

这日宝云同兰芝众姊妹因已交了二十二日，部试业已放榜，仍无消息，正在花园，都说芸芝的课不灵，忽然得了这个信息，人人欢喜。次日赴部补过诗赋，大家商量仍旧要到红文馆原定房子居住，希图殿试近便。及至命人打听，原来那所大房已被部元阴若花并章、文两府小姐住了。内中虽有几处空房，院落甚小，不能容得多人。大家只好各自归家，静候殿试。

那红文馆闺臣众姊妹因若花中了部元，个个心欢，兼之同寓四十五人都得名列超等，真是无人不喜。闺臣因叔叔六个女学生也都得中，分外得意。这日正吃庆贺筵席，忽见多九公进来，众人连忙立起让坐。多九公道：“适才外面有一人要面见若花侄女，众苍头问他名姓，她又不说。老夫细细观看，倒像尊府国舅模样。他不远数万里忽然到此，不知何故，老夫特来告知。”若花听了，惊疑不止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六回 借飞车国王访储子 放黄榜太后考闺才

话说阴若花闻多九公之言，不觉吃惊道：“女儿国向无朝觐之例，今阿舅忽从数万里至此，必有缘故。但何以知我住处，令人不解。”多九公道：“侄女如今中了第一名部元，现有黄榜张挂礼部门首，谁人不知？国舅大约找着长班，才寻到此处。”红藻点头道：“九公猜得不错。”闰臣道：“国舅既已远来，无论所办何事，若花姐姐同她骨肉至亲，自应请进一会为是。”若花连连点头，即托九公命人把国舅请至旁边书房。进去看时，果是国舅，连忙拜见让坐道：“阿舅别来无恙？阿父身体可安？今阿舅忽来天朝，有何公干？”

国舅垂泪叹道：“此话提起甚长。自从贤甥去后，国主因往轩辕祝寿，我也随了远去。不意西宫趁国中无人，与那些心腹狗党商议，惟恐日后贤甥回国，其子难据东宫，莫若趁此下手，或可久长，竟将其子扶助，登了王位。及至老夫同国主回来，他们竟闭门不纳。国主只得仍到轩辕避难。谁知其子十分暴虐，信用奸党，杀害忠臣，荼毒良民，兼且好酒贪花，种种无道，不一而足。竟至家家闭户，日不聊生。不及一载，举国并力，竟将西宫母子害了，随即迎主还朝。那些臣民因吾甥贤声素着，再三吁恳，务要访求回国。国主一因现在无嗣，二因臣民再三吁请，不惜重费，於周饶国借得

飞车一乘。此车可容二人，每日能行二三千公里，若遇顺风，亦可行得万里。国主得此甚喜，特命老夫驰赴天朝，访求贤甥回国。老夫到此业已多日，四处访问，踪迹杳然，幸而得见黄榜，才能寻访到此。现有国主亲笔家书，贤甥看了自知。”把书递过。

若花看罢，叹道：“原来两年之间，国中竟至如此。至西宫此种光景，甥久已料定，不然我又何肯远奔他乡？若非当日见机，早早逃避，岂能活到今日！一经回想，尚觉心悸。现在本族中如西宫母子者亦复不少，阿父若不振作整顿，仍复耳软心活，自必祸不旋踵。阿舅久后自见分晓。此时阿父书中虽命迅急还乡，以承祖业，但甥本无才，不能当此重命。二来自离本国，已如漏网之鱼，岂肯仍投火坑？固云‘子不言父之过’，然阿父不辨贤愚，不以祖业为重，甥亦久已寒心。况现在近派子侄贤者甚多，何必注意於我。若我返国后，设或子侄中又有胜於我的，他日又将如何？总而言之，甥既到此，岂肯复回故乡。此时固虽不才，业蒙天朝大皇帝特中才女，并授显职。此等奇遇，已属非分，岂敢另有他想。惟求阿舅回去替我婉言，自当永感不忘。”

国舅道：“贤甥为何忽发此言，实出老夫意料之外。难道果真将祖业不顾？断无此理！国主固耳软心活，连年经此大难，自知当日之失，此时若非急於要见贤甥之面，岂肯花费多金，借请飞车？其所以命我星驰而来者，因当日误听谗言，致将吾甥之贤尽行蒙蔽，今后悔既晚，要见又难，若令老夫航海前来，又恐多耽时日。踌躇至再，始有飞车之举，无非要早见贤甥一日，其心即早安一日。今贤甥忽然如此，毫无

眷恋，不独令国主两眼望穿，深负爱子之心，亦且有失臣民之望。贤甥切莫因当年小愤，一时任性，致误大事，后悔无及，他日虽要返国，不可得了！”若花听这几句话，登时不悦道：“阿舅，这是什话？甥又不曾落魄，为何却要后悔？即使落魄，又何后悔之有？若要后悔，当日又何肯轻离故乡？总之，阿舅这番美意，无有不知，无有不感，至於仍返故国这句话，甥意已决，阿舅再也休提！”

正在谈论，闺臣命人备出饭来。国舅又再再苦劝，无奈若花心如铁石，竟无一字可商。饭罢后，若花匆匆写了一封回书，给国舅看了，国舅料难挽回，只得落泪别去。若花送过，回到里面。闺臣道：“适才姐姐同国舅说话，我们窃听多时，妹子屡要进去力劝姐姐还乡，究因男女不便，不好冒昧相见。及至此时，才想起她原是女扮男装。早知如此，我又何妨进去一会。”若花道：“就是阿妹进去劝我，我也不能应承。但可去得，我又何必如此？这宗苦情，只有各人心内明白便了。”小春道：“国王如立意务要你去，她既不惜钱财去借飞车，安知她又不送金银与林伯伯？那时林伯伯得她银钱，务要你去，那就脱不掉了。”若花道：“就是寄父教我回去，我也不去。”小春道：“你若不去，林伯伯也不准你住在岭南，看你怎样？妹子愚见，莫若早早寻个婆婆家，到了要紧关头，倒底有个姐夫可以照应。”婉如道：“姐姐只顾不做国王，岂不把兰音姐姐宰相也耽搁么？将来你们如到女儿国得了好处，俺也不想别的，只求把那飞车送俺，俺就欢喜了。”小春道：“你要飞车何用？”婉如道：“俺如得了飞车，一时要到某处，又不打尖，又不住店，来往飞快。假如俺们今年来京，若有

一二十辆飞车，路上又快又省盘费，岂不好么？”小春道：“如果都像这样，那店小二只好喝风了！”

只见缙瑶钗因部试得中，特来拜谢。彼此道喜，见礼让坐。瑶钗向秀英道：“若非姐姐成全，今日何能侥幸。时刻感念，又不敢屡次过来惊动。明日备有薄酌，意欲奉屈姐姐同舜英、闺臣、若花三位姐姐一聚，因此亲自过来奉请。望诸位姐姐赏光，明日早些过去。”闺臣、若花一齐说道：“我们早要奉拜，因连日应试，彼此都觉匆忙，所以未能晋谒。今既承宠召，明日自当同了秀英、舜英二位姐姐过去，一则奉拜，二来奉扰。”秀英、舜英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明日一同过去。”瑶钗见四人都肯去，不胜之喜，随即拜辞。次日四人拢过，当即备酒还东。

一连聚了几日，不知不觉到了四月初一殿试之期。闺臣於五鼓起来，带着众姊妹到了禁城，同众才女密密层层齐集朝堂，山呼万岁。朝参已毕，分两旁侍立。那时天已发晓，武后闪目细细观看，只见个个花能蕴藉，玉有精神，於那娉婷妩媚之中，无不带着一团书卷秀气，虽非国色天香，却是斌斌儒雅。古人云“秀色可餐”，观之真可忘饥。越看越爱，心中着实欢喜。因略略问了史幽探、袁萃芳所绎《璇玑图》诗句的话，又将唐闺臣、国瑞徵、周庆覃三人宣来问道：“你三人名字都是近时取的么？”闺臣道：“当日臣女生时，臣女之父曾梦仙人指示，说臣女日后名标蕊榜，必须好好读书，所以臣女之父当时就替取了这个名字。”国瑞徵同周庆覃道：“臣女之名都是去岁新近取的。”武后点点头道：“你们两人名字都暗寓颂扬之意，自然是近时取的。至於唐闺臣名字，如

果也是近时取的，那就错了。”又将孟、卞几家姐妹宣至面前看了一遍道：“虽系姐妹，难得年纪都相仿。”又赞了几句，随即出了题目。众才女俱各归位。武后也不回宫，就在偏殿进膳。到了申刻光景，众才女俱交卷退出。原来当年唐朝举子赴过部试，向无殿试之说，自武后开了女试，方有此例，此是殿试之始。当时武后命上官婉儿帮同阅卷，所有前十名仍命六部大臣酌定甲乙。诸臣取了唐闺臣第一名殿元，阴若花第二名亚元，择於初三日五鼓放榜。

秦小春同林婉如这日闻得明日就要放榜，心里又是欢喜，又是发愁。二人同由秀英、田舜英同房。到晚秀英、舜英先自睡了，小春同婉如吃了几杯酒，和衣倒在床上，想来想去，哪里睡得着，只得重复起来，坐在对面，又无话说。好容易从二更盼到三鼓，盼来盼去，再也不转四更，只好在房里走来走去，彼此思前想后，不是这个长吁，就是那个短叹。一时想到得中乐处，忽又大笑起来；及至转面一想，猛然想到落第苦处，不觉又哽咽起来。登时无穷心事都堆胸前，立也不好，坐也不好，不知怎样才好。

秀英被她二人吵得不时惊醒。那时已交四更，秀英只得坐起道：“二位姐姐也该睡了！妹子原因她们那边都喜夜里谈天，每每三四更不能睡觉，妹子身弱，禁不起熬夜，又不能因我一人，禁止众人说话，所以同舜英妹妹搬过这边。幸喜二位姐姐疼顾妹子，上床就睡，从未深夜谈天，因而妹子咳嗽也就好些。正在感激，哪知二位姐姐平素虽不谈天，今日忽要一总发泄出来。刚才一连数次，睡梦中不是被这位姐姐哭醒，就是被那位姐姐笑醒，心里只觉乱跳。并且那种叹息

之声，更令人闻之心焦。尤其令人不解的，哭中带笑，笑中有哭，竟是忧欢莫辨、哭笑不分的光景。请问二位姐姐有何心事，以至於此？”

舜英听了，也坐起道：“她们哪有什么心事，不过因明日就要放榜，得失心未免过重，以致弄得忽哭忽笑，丑态百出。”秀英道：“既因放榜，为何又哭又笑呢？”舜英道：“她若昧了良心，自然要笑；设或天良发现，自然要哭了。”秀英道：“妹妹此话怎讲？”舜英道：“她既得失心重，未有不前思后想，一时想起自己文字内中怎样练句之妙，如何擒藻之奇，不独种种超脱，并且处处精神，越思越好，愈想愈妙，这宗文字莫讲秦汉以后，就是孔门七十二贤也做我不过，世间哪有这等好文字！明日放榜，不是第一，定是第二。如此一想，自然欢喜要笑了。姐姐，你说这宗想头岂非昧了良心？及至转面一想，文字虽佳，但某处却有字句欠妥之处，又有某处用意错谬之处；再细推求，并且还有许多比屁还臭，不能对人之处，竟是坏处多，好处少。这样文字如何能中？如此一想，自然闷恨要哭了。姐姐，你说这宗忖度岂非良心发现么？”

秀英道：“妹妹这话未免太过，二位姐姐断非如此。”小春道：“舜英姐姐安心要尖酸刻薄，我也不来分辩，随她说去。但秀英姐姐乃我们姊妹队中第一个贤慧人，将来却与这个刻薄鬼一同於归，哪里是她对手！”婉如道：“说话过於尖酸，也非佳兆，第一先与寿数有碍。俺劝姐姐少说几句，积点寿也是好的。”秀英道：“二位姐姐，你听鸡已啼过几遍，只怕已转五更，再要不睡，天就亮了！”婉如道：“二位姐姐只管请睡，俺们已托九公去买题名录，他於二更去的，大约少刻就

可回来。”

话言未毕，只听远远的一阵喧嚷，忽然响了一声大炮，震得窗棂乱动，外面仆妇丫环俱已起来。原来报喜人到了。婉如开了房门，小春即命丫环去找多九公，谁知二门锁还未开，不能出去。只听又是一声炮响，二人只急得满房乱转。小春刚命丫环去催钥匙，忽又大炮响了两声。婉如道：“共响四炮，这是‘四海升平’。外面如此热闹，你们二位也该升帐了！”秀英笑道：“二位姐姐真好记性！昨日大家因议放炮，讲定二门不准开，必须报完天亮方开，怎么此时要讨钥匙，岂非反复不定么？你听又是一炮，共成‘五谷丰登’。”小春道：“我只顾发急，把昨日的话也忘了，原来放炮也是昨日议的。其中怎样讲究，此时心里发慌，也想不出。姐姐可记得？”婉如道：“昨日何尝议论放炮？这是你记错了。只顾说话，接连又是三炮，这叫做‘大椿以八百岁为春’。”舜英笑道：“又是两响，可谓‘十分财气’了。”秀英道：“妹子只当小春姐姐记性不好，谁知婉如姐姐记性更丑。昨日议论放炮，还是你极力赞成，怎么此时倒又忘了？你听接连又是五炮，恰好凑成骨牌名，是‘观灯十五’。”婉如道：“究竟怎样议的，妹子实实想不出。”秀英道：“昨日公议，如中一人，外面即放一炮；倘中殿元，外加百子炮十。所有报单，统俟报完，二门开放，方准呈进。如今又是三炮，已有罗汉之数了。”婉如道：“若是这样，俺们四十五人须放四十五炮了。早知这样气闷，昨日决不随同定议。若不如此，今日中一名报一名，岂不放心？如今也不知哪位先中，也不知谁还未中，教人心里上不上，下不下，不知怎样才好。此时又响了六炮，共是‘二十四番花

信’了。”舜英道：“你听，这四声来得快，恰恰凑成‘云台二十八将’。”

小春道：“怎么她们众姊妹都不出来？大约同我们一样，也在那里掐着指头数哩。只等四十五炮齐全，她才跳出哩。你听，又是两炮，共成‘两当十五之年’了。”秀英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小春道：“难为姐姐还是博学，连这出处也不知。这是当日有位才子，做‘三十而立，破题有此一句，叫做‘两当十五之年，虽有板凳、椅子，而不敢坐焉’。”婉如道：“接连又是三响，到了三十三天了。还有十二炮，俺的菩萨，你快快放罢！”小春朝着外面万福道：“魁奶奶，魁太太，这十二炮你老人家务必做个整人情，把他扫数全完，一总放了罢。你若留下一个，我就没命了！好了，好了，你听，又是三炮，凑成‘三十六鸳鸯’。好！这声接得快，三十七炮了！你听又是一……”正要说“炮”字，谁知外面静悄悄并无声响。小春嘴里还是“一……一……一……”，等之许久，那个“炮”字再也说不出。秀英道：“自一炮以至三十七炮，内中虽陆陆续续，并未十分间断。此时忽停多时，这是何意？”舜英道：“这又停了半晌，仍无影响，难道还有八炮竟不放么？”婉如道：“若果如此，可坑死俺了！”

只见天已发晓，各房姊妹都已起来。仔细再听，外面鸦雀无闻，不但并无炮声，连报喜的也不见了。众人这一吓非同小可。秀英、舜英也收拾下床，正在梳洗，众丫环纷纷进来，请用点心。众才女都在厅房等候。二人穿戴完毕，来约小春、婉如一同前去。只见二人坐在椅上，面如金纸，浑身瘫软，那眼泪如断线珍珠一般，直朝下滚。秀英、舜英看了，

回想这八炮内不知可有自己在内，也不觉鼻酸，只得扶着二人，来到厅房。众才女久已到齐，一同归坐。彼此面面相觑，个个面如金纸，一言不发。点心拿到面前，并无一人上唇，那暗暗落泪的不计其数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七回 小才女卞府谒师 老国舅黄门进表

话说众才女因初三日五鼓放榜，预先吩咐家人，如有报子到门，不必进来送信，每中一名即放一炮，里面听得炮声若干，自然晓得中的名数。等报子报完，把二门开了，再将报单传进。谁知自从五更放了三十七炮，等到日高三丈，并未再添一炮，眼见得竟有八位要在孙山之外，不觉个个发慌，人人胆落，究竟不知谁在八名之内。一时害怕起来，不独面目更色，那鼻涕眼泪也就落个不止。小春、婉如见众人这宗样子，再想想自己文字，由不得不怕，只觉身上一阵冰冷，脚底寒气直从头顶心冒将出来，三十六个牙齿登时一对一对撕打，浑身抖战筛糠，连椅子也摇动起来。婉如一面抖着，一面说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这样乱抖，俺……俺……可受不住了！”小春也抖着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受不住，我……我……我又何曾受得住？今……今……今日这命要送在……在此处了！”

闰臣叹了几声道：“今又等了多时，仍无响动，看来八位落第竟难免了。妹子屡要开门，大家务要且缓，难道此时还要等报么？”婉如一面抖着，一面哽咽道：“起……起初俺原想早些开门，如……如今俺又不愿开门了。你不开门，俺……俺还有点想头，倘……倘或开门，说……说俺不中，俺……

俺就死了！实……实对你们说罢，除……除非把俺杀了，方准开哩！”

若花道：“此时业已如此，也是莫可如何。若据闺臣阿妹追想碑记，我们在坐四十五人，似乎并无一人落第，哪知今日竟有八人之多。可见天道不测，造化弄人，你又从何捉摸？但此门久久不开，也不成事，莫若叫人隔着二门问问九公。昨日婉如、小春二位阿妹所托题名录想已买来，如今求他细细查看，如题名录只得三十七人，此门就是不开，也不中用。况所中之人，只怕还要进朝谢恩，何能过缓？”闺臣道：“姐姐此言甚是。”即吩咐丫环去问多九公，谁知九公还未回来。闺臣道：“昨在部里打听，准於五鼓吉时放榜，无人不知。现在已交卯正，题名录还未买来，岂非怪事？”秀英道：“今日如已放榜，何以九公此时还不回来？若说尚未放榜，现在却又报过三十七人。其中必有缘故！”

忽听外面隐隐的一片喧嚷，原来多九公回来，要面见众小姐。闺臣忙把钥匙递给丫环，众人都迎到门前。不多时，只见多九公跑得满脸是汗，走到厅前，望着众人，说了一声“恭……”，那个“喜”字不曾说完，只是吁吁气喘，说不出话来。小春一面抖着，同田凤翮把九公搀进厅房，坐在椅上，丫环送了两杯茶，喘得略觉好些。小春滴着泪，向九公道：“甥……甥女可有分么？”多九公一面喘气，把头点了两点。婉如也滴泪道：“九……九公，俺呢？”多九公也把头点了两点。闺臣道：“请问九公，题名录可曾买来？”多九公连连摇头，停了片刻，望着众人，把胸前指了一指。凤翮从怀中取出一个名单，递给闺臣。闺臣展开，同众人观看，只见上面写着：

“钦取一等才女五十名，二等才女四十名，三等才女十名。……”若花恐众人看不见，未免着急，就便顺口高声朗诵，从头念了下去：

-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名史幽探 | 第二名哀萃芳 |
| 第三名纪沉鱼 | 第四名言锦心 |
| 第五名谢文锦 | 第六名师兰言 |
| 第七名陈淑媛 | 第八名白丽娟 |
| 第九名国瑞徵 | 第十名周庆覃 |
| 第十一名唐闰臣 | 第十二名阴若花 |
| 第十三名印巧文 | 第十四名卞宝云 |
| 第十五名由秀英 | 第十六名林书香 |
| 第十七名宋良箴 | 第十八名章兰英 |
| 第十九名阳墨香 | 第二十名郦锦春 |
| 第二十一名田舜英 | 第二十二名卢紫萱 |
| 第二十三名邨芳春 | 第二十四名邵红英 |
| 第二十五名祝题花 | 第二十六名孟紫芝 |
| 第二十七名秦小春 | 第二十八名董青钿 |
| 第二十九名褚月芳 | 第三十名司徒娥儿 |
| 第三十一名余丽蓉 | 第三十二名廉锦枫 |
| 第三十三名洛红蕖 | 第三十四名林婉如 |
| 第三十五名廖熙春 | 第三十六名黎红薇 |
| 第三十七名燕紫琼 | 第三十八名蒋春辉 |
| 第三十九名尹红萸 | 第四十名魏紫樱 |
| 第四十一名宰玉蟾 | 第四十二名孟兰芝 |
| 第四十三名薛蘅香 | 第四十四名颜紫绡 |

-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四十五名枝兰音 | 第四十六名姚芷馨 |
| 第四十七名易紫菱 | 第四十八名田凤翽 |
| 第四十九名掌红珠 | 第五十名叶琼芳 |
| 第五十一名卞彩云 | 第五十二名吕尧蓂 |
| 第五十三名左融春 | 第五十四名孟芸芝 |
| 第五十五名卞绿云 | 第五十六名董宝钿 |
| 第五十七名施艳春 | 第五十八名窦耕烟 |
| 第五十九名蒋丽辉 | 第六十名蔡兰芳 |
| 第六十一名孟华芝 | 第六十二名卞锦云 |
| 第六十三名邹婉春 | 第六十四名钱玉英 |
| 第六十五名董花钿 | 第六十六名柳瑞春 |
| 第六十七名卞紫云 | 第六十八名孟玉芝 |
| 第六十九名蒋月辉 | 第七十名吕祥蓂 |
| 第七十一名陶秀春 | 第七十二名掌骊珠 |
| 第七十三名蒋星辉 | 第七十四名戴琼英 |
| 第七十五名董珠钿 | 第七十六名卞香云 |
| 第七十七名孟瑶芝 | 第七十八名掌乘珠 |
| 第七十九名蒋秋辉 | 第八十名缙瑶钗 |
| 第八十一名卞素云 | 第八十二名姜丽楼 |
| 第八十三名米兰芬 | 第八十四名宰银蟾 |
| 第八十五名潘丽春 | 第八十六名孟芳芝 |
| 第八十七名锺绣田 | 第八十八名谭蕙芳 |
| 第八十九名孟琼芝 | 第九十名蒋素辉 |
| 第九十一名吕瑞蓂 | 第九十二名董翠钿 |
| 第九十三名掌浦珠 | 第九十四名井尧春 |

第九十五名崔小莺 第九十六名苏亚兰

第九十七名张凤雏 第九十八名闵兰荪

第九十九名花再芳 第一百名毕全贞

若花把榜念完，众才女方才转悲为喜。

多九公喘息已定，众人都问何以报子漏报八名？这个名次从何处抄来？九公道：“老夫今日三鼓就在那里守候，略略用点使费，所以里面信息也通。起初原是闺臣小姐第一名殿元，若花小姐第二名亚元。谁知榜已填到八九，太后忽然想起闺臣小姐名姓不好，因史幽探、哀萃芳向日绎的诗句甚佳，登时把前十名移到后面，后十名移到前面，复又重新填榜。如此往返转折，耽搁许多工夫，以致天明还未放榜。老夫惟恐众小姐等得心焦，况且报子里面信息虽通，只能填一名，报一名，哪知这些移换之事，若等他报，不知等到何时。老夫只得托人把榜上等第、名次匆匆抄了，连籍贯也不及写，飞忙赶回，跑得连气也喘不过来。并且闻得这是自古未有旷典，一经放榜，就要上朝会齐谢恩，因此更要赶回告知此事。我们宁可走在人先。诸位小姐收拾收拾，用些饭食，急速去吧。”话未说完，只听外面接连放了八声大炮。九公道：“你听，这炮就是移到后面前十名。原来向日填榜，惟恐前几名太后仍要更换，故此先从末名填起。今日也是这样。所以前二十名倒报在众人之后了。老夫足足一夜未曾合眼，且去歇歇，明日慢慢再领喜酒。”说罢，外面去了。

众人连忙收拾。谁知小春、婉如忽然不见，四处找寻，好不容易才从茅厕里找了出来。原来二人却立在净桶旁边，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倒像疯颠一般，只管大笑，见了众人，方

才把笑止住。舜英道：“二位姐姐即或乐得受不得，也该捡个好地方。你们只顾在此开心，设或沾了此中气味，将来做诗，还恐有些屁臭哩！”说得众人不觉好笑。

都到厅房用过饭，匆匆来至朝房，会同众才女，上殿谢恩。武后将一等的授为女学士之职，二等授女博士之职，三等授女儒士之职。授职已毕，各赐金花一对。随即传旨，命膳部大排红文宴。筵宴之际，武后越看越喜，因又颁赐许多大缎异香。一连赐宴三日。接着公主又赐了两日宴。众才女天天聚会，唤姐呼妹，彼此叙谈，不但个个熟识，并且极其亲热。每到席散分手，甚觉恋恋不舍。众人都说：“我们虽聚了五日，究竟拘束，不能尽兴，倘能捡个幽僻去处，得能畅聚几日，那就天从人愿了。”至第六日，乃佛诞之期，大家约会谢了公主，方才得闲来拜老师，都向卞府而来。

这日宝云带着七个妹妹，同众才女谢了公主，听见众人要到她家，忙命仆人回府通知。卞滨听了，命人在凝翠馆调摆桌椅，预备酒饭。登时众人都到门前，先投门生名帖并贽见礼。卞滨迎至二门。众才女除卞、孟两家姊妹在后，其余都是按名鱼贯而入。进了二门，穿过厅房，丫环引至凝翠馆。卞滨先说道：“众位才女且慢行礼，老夫有句话说。若论师生之谊，自然该受半礼才是。无如今日人多，若大家一齐行礼，这里也挤不开；若是一位一位行礼，今日只好尽行礼了。莫若通身行个常礼，我倒欢喜的。”史幽探道：“老师话虽如此，但门生们蒙老师知遇提携，得能恭与盛典。若以宝云七位姐姐而论，又属年谊，亦是晚辈。今初次晋谒，哪有不行全礼之理？”哀萃芳道：“既是老师怕行礼过慢，我们就十人为一

排，不过顷刻也就行完了。”史幽探即命众丫环把拜垫依次铺下。卞滨无法，只得受了两礼。

众人拜完，兰芝姊妹也上来行礼。卞滨笑道：“怎么你们八个也是我们门生么？”紫芝道：“不但我们是舅舅门生，只怕宝云七位姐姐也是舅舅门生哩！难道我们前日补考卷子，不是舅舅定的名次？”卞滨笑道：“定却是我定的，你说那些批语可好？但有点好处，我就批出。我向来看文，总是如此，从不昧人之善。你看你们这些卷子可有委屈去处？”紫芝把脸红一红道：“舅舅还说不屈，单单把我考在红椅子上，我还要同舅舅不依哩！”卞滨不觉大笑道：“原来第三十三名却是你的卷子。后来拆了弥封，我也不曾理会。当时我看卷时，本来要把你这本取在十名前的，后来不知怎样，就弄到后头了。”紫芝道：“这是过后好看话，我不领情。”众人听了，都抿口而笑。

行过礼，丫环要收拜垫，史幽探道：“且慢。”因向卞滨道：“门生们还要请师母出来叩见。”卞滨道：“也罢，若是不见，你们也不依。方才我已受过礼，师母出来，只好行个常礼罢。”不多时宝云姊妹把夫人请来。众人谦让多时，仍是照前把礼行过，又同宝云姊妹行了礼。卞滨向宝云道：“我已教人备了早饭，你们姊妹同兰芝八个甥女都替我款待款待。今日不过便饭，改日我还下帖，请来你们大家聚聚。我也不陪了。”到了外面，教家人卞彪把贽见礼都璧回，道：“你告诉送礼的，说我向来从不收礼，断不要再送。倘众才女心里不安，不妨日后得闲，或写把扇子，或写个对联，如会画的，就画点东西，我倒收的。至於古字古画，我更不要。好在众才

女墨卷我都见过，即或写的不佳，我也欢喜，不过算点情分罢了。”众家人又送两遍，见不肯收，只得各各带回。

那成氏夫人扶着宝云，把众才女挨次望望，心里好不欢喜，真是看看这个夸两句，瞧瞧那个又赞两句，不知从哪一个问起才好。看了半晌，因说道：“今日诸位年侄女初次见面，我也没备什么见面礼，这却怎好？也罢，我向来最喜说吉利话，往往说去都有灵验。我就送你们几句吉利话儿：从此中后诸事如意，福寿绵长。这几个字就算我的见面礼罢。”众人齐道：“多谢师母吉言。师母是福寿双全之人，所赐的话自然也是多福多寿的。”夫人道：“你们姊妹随便坐坐玩玩，少刻用饭。这里又是老师，又算年伯，比别处不同，都要依实才好。我也不陪了。”众丫环伺候去了。

这里宝云正在让坐，只见史幽探的丫环道：“方才家人来报，圣上有旨，宣众位才女进朝领御赐笔砚，并召若花小姐问话。”登时各家都有信来。大家连忙别过卞滨，齐到朝房。武后御便殿宣入，行礼，两旁侍立。若花跪在丹墀道：“臣阴若花见驾。”武后道：“适才朕览你家国王表章，并细问来使，才知你因避难到此。不期如今倒在我天朝中了才女，且又经朕授为女学士之职，可谓千秋未有佳话。你且把表看了，朕再加恩赐你封号，以便同着来使，即乘飞车，早回本国。”近臣把表递过。若花展开观看，只见上面写着：

女儿国国王臣阴奇，匍匐谨上书天朝天后大皇帝陛下：伏惟陛下坤德无疆，离晖久照。功比风娲之炼石，道符月驭以行天。臣早殷服事之心，徒怀蚁悃；僻处裨瀛之角，未仰龙颜。兹际文教之宏敷，微才幸进；叨沐仁

恩之远被，荒甸咸知。窃闻臣子若花恭应制科，滥邀首荐。颂椒语拙，得聊玉笋之班；咏絮才疏，许侍珠樱之宴。自宜终身感戴，没齿瞻依。只缘臣已四旬，惟生二子：若花立储虽定，自痛孤雏；次子恃母而骄，阴连党类。梦天忽压，逆子何幸遭怜；祭地而坟，长君无辜受屈。贤愚莫辨，巧悬衣上之蜂；嫡庶相争，妄掘宫中之蛊。忧铄金而出走，去国图生；喜择木以高飞，为亲讳过。及乎鹿马既辨，鸾凤已翔，寝门之问膳无闻，太室之承祧欲绝。臣悔深爱溺，病益愁煎，二竖难驱，藐孤安在？是以哀鸣伏枕，恭恳圣慈，俯念臣心自怨，臣眼将穿，将若花赏归故国，得接宗支。指白水而重耳归来，犹是山河无害；及黄泉而寤生复见，遂为母子如初。倘遂犊舐之私，终矢雀衔之报。诚惶诚恐，稽首顿首。

若花看罢，不觉一片心酸，落下泪来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八回 受荣封三孤膺敕命 奉宠召众美赴华筵

话说若花看罢表章，不觉滴泪奏道：“臣蒙皇上高厚，特擢才女，叠沐鸿施，涓埃未报，岂忍竟回本国？况臣自到天朝，业经两载，私制金瓯之颂，幸依玉烛之光，食德饮和，感恩恋阙。此时家难未靖，荆棘丛生，一经还乡，存亡莫保。臣稍知利害，岂肯自投罗网。尚祈皇上俯念苦衷，始终成全，即敕来使归国，俾臣得保蚁命。此后有生之年，莫非主上所赐，惟求格外垂怜。”连连叩首，泪落不止。武后见若花不愿回国，又爱她学问，心中也不愿她回去。无如业已收了国王许多财宝，究竟这个有贝财财胜於无贝之才，却不过“家兄”情面，只得说道：“你之所以出亡者，原惧西宫谗害之祸。今西宫已没，其子又殇，该国王除你之外，别无子嗣。况她情辞恳切，殊觉可怜，而且不惜重费，特於邻国借请飞车，可见望子甚殷。尔自应急急回去，善为侍奉，以尽为子之道，庶不失天伦之情。俟她百年之后，赞承藩服，翼戴天朝，这才是你一生一世的正事。且国王表内多是后悔之话，你纵百般委屈，看了这表，心中也该释然。朕意已决，不必再奏。今朕封尔为文艳王爵，特赐蟒衣一袭，玉带一条。可速返本国，下慰臣民之望，上宽尔父之心。即随来使去罢。”

若花连连叩首道：“臣蒙圣上天高地厚，破格荣封，虽粉

身碎骨，不能仰报万一。第此时臣国西宫之患虽除，无如族人甚众，良莠不齐，每每心怀异志，祸起萧墙，若稍不留神，未有不遭其害。此国中历来风气如此，臣知之最悉，故不敢仍返故国。今蒙皇上谆谆劝谕，敢不凛遵。惟是臣离本邦业已二载，当日读书东朝，既未树援，此时回国，亦岂另有腹心？势甚孤而年又稚，安得不时切悚惶。倘蒙格外垂慈，许留宇下，策其犬马之劳，万死不悔。如圣意必欲命臣归国，尚恳别开天地之恩，特派能事宫娥三四人，伴臣数载，使族中无知之徒，知天朝大皇帝有钦差护卫之事，凭藉天威，自可消其异志。俟臣稍能自立，即敬送钦差还朝。如蒙俞允，臣当生生世世，永戴尧天，感且不朽！”武后道：“此事虽易，但朕跟前能事宫娥不过数人，皆朕随身伺候，不可缺的。若使庸懦无能之辈跟随前去，不独教他们笑我天朝无人，反与尔事有碍。朕何惜此三四人，无如人才难得，这便怎处？”

若花道：“臣意中虽有三人，惟恐冒渎天颜，不敢妄奏。”武后道：“这三人是何名姓？都是何等样人？你且奏来。”若花道：“这三人皆新中才女，殿试俱蒙特取一等。一名枝兰音，歧舌国人；一名黎红薇，一名卢紫萱，俱黑齿国人。向在外洋遇难，赖臣寄父林之洋陆续相救，带至天朝，适值女试，均沐恩荣。此三人文理尚优，遇事谨慎，足可为臣膀臂。倘蒙圣上俯如所请，敕此三人同去，臣得保全，没齿难忘。”武后道：“她们既是海外之人，趁此伴你回国，彼此倒觉有益。久后在彼，如能相安固妙；即或不然，亦可就近各归本乡。”因命近臣宣枝兰音、黎红薇、卢紫萱谕话。登时三人都到丹墀跪下。武后道：“朕命阴若花回她本国。你们本系海外之人，

原拟各遣归国，今因阴若花奏请，特派尔等伴她回去，皆授为东宫护卫大臣，职有专司，钦承宠命。今授尔枝兰音为东宫少师学士之职，尔黎红薇为东宫少傅学士之职，尔卢紫萱为东宫少保学士之职。各赐蟒衣一件，玉带一条。限十日内即随来使护送若花回国。倘能竭忠翊赞，俟若花奏到，再沛殊恩。”说罢，命太监把笔砚分赐众才女，随即回宫。诸臣退出，众才女来到朝房。宝云面邀众人过去用饭。众人因要谒见孟老师并同考四位老师，惟恐回来过晚，再三辞谢，即到各处谒见完毕，各自散了。

闺臣同众人回至红文馆，刚进总门，只见婉如眼泪汪汪从外面哭至厅房，同众人坐下道：“俺们自从若花、兰音、红红、亭亭四位姐姐相聚以来，从无片刻相离。今被无道女儿国王把若花姐姐讨去，就如快刀把俺心割去。今太后又将兰音、红红、亭亭三位姐姐也教跟去，岂不把俺肝肺五脏全都割去？俺要这命何用？与其日后活活想死，倒不如一刀杀了，倒也乾淨！”说着，悲泣不已。众人无不落泪，若花更是哽咽难止。兰音、红红也都流涕，只有亭亭满面笑容，心中颇觉得意。婉如见她这样，不觉发话道：“俺把你这没良心的！你看俺们这样落泪，你不伤心也罢了，为何反倒满面笑容？难道相聚这几年，你就这样狠心，毫无依恋么？大约你因太后封你做了少保，你就乐了！幸而是少保，若封做老保，还不知怎样得意哩！俺把你这没良心的混帐黄子！”

亭亭正色道：“少保何足为奇，愚姐志岂在此？我之所以欢喜者，有个缘故。我同她们三位或居天朝，或回本国，无非庸庸碌碌，虚度一生。今日忽奉太后敕旨，伴送若花姐姐

回国，正是千载难逢际遇。将来若花姐姐做了国王，我们同心协力，各矢忠诚，或定礼制乐，或兴利剔弊，或除暴安良，或举贤去佞，或敬慎刑名，或留心案牒，辅佐她做一国贤君，自己也落个女名臣的美号，日后史册流芳，岂非千秋佳话？哪知婉如妹妹不明此义，只图目前快聚。你要晓得，再聚几十年，也不过如此，与若花姐姐有何益处？若说愚姐毫无依恋，我们相聚既久，情投意合，岂不知远别为悲？况闺臣妹妹情深义重，尤令人片刻难忘，何忍一旦舍之而去？然天下未有不散的筵席。且喜尚有十日之限，仍可畅聚痛谈。若今日先已如此，以后十日岂不都成苦境？据我愚见，我们此后既相聚无几，更宜趁时分外欢聚为是。此时只算无此一事，暂把离别二字置之度外，每日轮流作东，大家尽欢；俟到别时，再痛痛快快哭他一场，做个悬崖撒手，庶悲欢不致混杂。而且欢有九日之多，悲不过一时，若照婉如妹妹只管悲泣，纵哭到临期，也不过一哭而别，试问此十日内有何益处？古人云：‘人生行乐耳。’此时离行期尚远，正当及时行乐，反要伤悲，岂不将好好时光都变成苦海么？”几句话把众人说得登时眼泪全无，个个称善。闺臣道：“我们自从殿试授职之后，连日进朝匆忙，尚未吃得庆贺筵席。今日妹子就遵亭亭姐姐之令，先做东道主人。”婉如道：“明日俺也做个主人。”闺臣命人预备酒席。亭亭即将此事写了家书，托多九公寄去，以安缙氏之心。

只见门上来回：国舅过来。若花仍命请到书房，随即出去相见道：“阿舅前者回去，走了几日到家？阿父身上可安？”国舅道：“我自那日别了贤甥，幸遇顺风，走了六日，即到本

国。不意国主因想念贤甥，业已成疾，及至看见回书，更自悲恸不止。再三踌躇，只得备了许多财宝，并表章一道，命我再来天朝，敬献大皇帝，恳其敕令贤甥还国。惟恐飞车装了财宝行走不快，又到周饶借了二车，三车分装，甚觉轻便，兼遇顺风，所以走了五日，即到此地。适阅邸报，知有三位钦差同去。现在我们主仆两个，连贤甥共计六人，三车还不过重，即使路上多走几日，这也无妨。”因从怀中取出表章底稿，递给若花道：“我恐贤甥今日在朝，未将此表细看，特将底稿带来，贤甥细细一看，就知国主悔过想念贤甥的至情了。”说罢辞去。

若花托多九公吩咐长班打听住处，以便过去拜望。随即进来，把底稿给众人看了，莫不点头嗟叹。婉如道：“这个稿子兰音、红红、亭亭三位姐姐都要记在心里。日后若花姐姐做了国王，这些笔墨都是不能免的。”亭亭道：“此表不独典雅恳切，并且对的字字工稳。若教我们动手，何能有此巧思？岂但我要记熟，只怕你们做词臣的更要揣摩哩！”小春道：“姐姐说她对的工稳，只怕‘孤雏’对‘党类’，似乎远些。”亭亭听了，不觉扑嗤笑了一声。正要开谈，只见多九公进来，对若花道：“适才打听国舅住处离此甚近，已吩咐他们套了车子，何不就去一拜？”若花匆匆去了。

闺臣向阳墨香道：“若花、兰音、红红、亭亭四位姐姐不日就要远别，闻得姐姐丹青甚佳，妹子要画个长安送别图，大家或赠诗赠赋，不拘一格。姐姐可肯留点笔墨，传到数万里外，也是自古画师未有的佳话。”大家都道：“如此极妙。”阳墨香道：“妹子虽画得不好，却要洒点墨雨，替她去压风涛。

少时先画个稿子，俟姐姐改正定了，我再慢慢去画。这比不得寻常画债，可以歪着良心，随意涂抹的。”小春道：“妹子明日也做两首送别诗。就只写得不好，只好求书香姐姐替我写写。”婉如道：“你求书香姐姐，俺只好托月芳姐姐了。”舜英道：“据我愚见，二位姐姐的诗也托人代做才好。若要自做，恐怕还有茅厕那股气味哩！”说笑间若花业已回来。只见管门家人拿着许多帖子进来道：“卞老爷着人下帖，请诸位才女明日午饭，并有早面，请早些过去。”众人都将帖子留下，回复来人，明日清晨过去。

原来宝云从朝中散后，同众人拜过各位老师，带着六个妹子回家，见了卞滨，把女儿国进表及赐笔砚各话告诉一遍。卞滨道：“我只当阴若花是女儿国民人，原来却是一位储君。哪知你们才女榜上，却有一位国王、三位宫保在内，倒也是段佳话。散朝之后，为何不将她们邀来？”宝云道：“大家因谒见孟家姑夫并同考四位伯伯，天已不早，都再三致谢，各自散了。”卞滨道：“也罢，索性明日备个戏酒，请她们过来。”宝云道：“戏倒可以不用，只备两顿饭，我们倒可叙叙。她们都是外省居多，大约早晚也要请假回去。连日虽在一处，因过於拘束，不能畅谈；明日这一聚，大家说话还说不清，哪里还能看戏？”卞滨点点头，即到外边吩咐家人卞彪预备请帖。卞彪道：“这个帖儿从没备过，请示怎样写法？”卞滨笑道：“正是。我倒忘了，还没告诉你。这个帖儿只消一个封套，一个红签，一个单帖。那帖子上首只写‘初九日’，不必写‘候光’‘候叙’的话，下首只写某人拜订。那签子上就照殿试的名次，即如第一名是史幽探，你把签字当中写‘史才女’三

个大字，旁边添一行小字，写‘钦取第一等第一名’八个字。其余都照这样写去就是了。”卞彪答应，随即下帖，并命看园的各处多备桌椅。

次日清晨，卞滨吩咐家人备了二十五桌酒席，就在凝翠馆摆列。原来这凝翠馆对面是个戏台，两旁都是丹桂。桂树之外，周围山石堆成一道松岭，四面接连俱是青松翠柏，把这凝翠馆团团围在居中，极其清雅。卞滨每逢做戏筵宴，就在此地起坐，取其宽阔敞亮。若到桂花盛开之时，衬着四围青翠，那种幽香都从松阴中飞来，尤其别有风味，所以又名“松涛桂液之轩”。卞滨命人把这二十五席正面向南，由东至西分做五行摆开，每行五席，每席四座。正在分派，部中来请议事，因命宝云在家接待，即匆匆去了。不多时家人来报众才女到了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九回 百花大聚宗伯府 众美初临晚芳园

话说卞滨去后，家人来报：“孟府、蒋府、董府、掌府、吕府诸位小姐到了。”宝云携着妹子彩云、锦云、紫云、香云、素云、绿云连忙迎出。只见孟兰芝、孟华芝、孟芸芝、孟芳芝、孟琼芝、孟瑶芝、孟紫芝、孟玉芝、蒋春辉、蒋秋辉、蒋星辉、蒋月辉、蒋素辉、蒋丽辉、董宝钿、董翠钿、董珠钿、董花钿、董青钿、掌红珠、掌乘珠、掌骊珠、掌浦珠、吕尧蕙、吕祥蕙、吕瑞蕙一齐进来，大家见礼。因成氏夫人偶患头晕，懒於见客，於是都在厅房坐下。紫芝道：“前在公主府内，也是我们姊妹三十三个先会面，今日不期而遇，又是如此。据我看来，只怕还是签上前三三、后三三的余波哩。”玉芝道：“前日在那里弹琴、下棋、马吊、投壶、花湖、十湖、状元筹、升官图，很够玩了，偏偏公主又要联韵。及至轮到妹子，又是险韵，想了许多句子，再也压不稳。那时心里一急，把点饮食存在心里，亏得吃得许多普洱茶，这才好了。前日还亏尧蕙、尧春二位姐姐同公主弹琴，才免了许多诗。今日宝云姐姐务要想个好玩的，若再教我搜索枯肠，那真坑只见家人拿着道：“当日伯伯大魁天下，谁人不知，所谓家学渊源。六位姐姐如果与试，自然也是前列，廉锦枫、黎红薇、卢紫萱、枝兰音、阴若花、田凤翮、秦小春、颜紫绡、宋良箴、

余丽蓉、司徒娥儿、林书香、阳墨香、崔小莺、蔡兰芳、谭蕙芳、叶琼芳、褚月芳、燕紫琼、张凤雏、姜丽楼、易紫菱、薛蘅香、姚芷馨、魏紫樱、尹红萸、章兰英、邵红英、戴琼英、由秀英、钱玉英、田舜英、井尧春、左融春、廖熙春、邝芳春、酆锦春、邹婉春、陶秀春、潘丽春、施艳春、柳瑞春、缙瑶钗四十六位才女到了。宝云方才迎接进内，接着史幽探、哀萃芳、纪沉鱼、言锦心、谢文锦、师兰言、陈淑媛、白丽娟、国瑞徵、周庆覃、米兰芬、窦耕烟、印巧文、祝题花、锺秀田、苏亚兰、花再芳、宰银蟾、宰玉蟾、闵兰荪、毕全贞二十一位才女也都到了。大家见礼，都命丫环到成氏夫人跟前请安道谢。

宝云把众人让到花园，走了几层庭院，众人啧啧赞美，进了凝翠馆随便散坐。茶罢，略叙寒温，又上了两道杏酪、莲子汤之类。宝云道：“家父今早本在家恭候，原想见见诸位姐姐，因部里两三次来请，立等议事，只好去了。”孟兰芝道：“闻得妹子叔叔说，连日因剑南平定，会议善后事宜，并有遣使敕封外国等事，所以甚忙，大约都要在部里住几天才能回来。我们趁此倒好畅聚。我家叔叔因凝翠馆宽敞，意欲明日在此奉请诸位姐姐聚聚，少刻备帖过去，务必要求赏光早降。”史幽探道：“妹子们所送贽见，诸位老师都不肯收，已觉抱歉，反要叨扰，更令人不安。既承老师赐饭，我们自当过来。姐姐千万不可费事。”兰芝道：“不过便饭，有何费事。”

宝云命人调摆桌椅，因向众才女道：“今日是便饭，不过奉请过来，大家聚聚。我们就把早饭用了，也好园中各处走走，说说闲话。”说罢，带着六个妹子上来，请史幽探首坐。

幽探连连摇手道：“诸位姐姐，今日在老师府上，非往日可比，可讲不得客情。况一同殿试，就是同年，比我年长的，就是我的姐姐，自然该她上坐；比我年幼的，就如我的妹妹，我也不让，竟自僭她。若必要妹子上坐，那是断断不敢遵命。”毕全贞道：“姐姐不要过谦。若论坐位，自应仍按名次，既不费事，又省彼此推让。至於序齿，虽有履历可查，但此中年岁相同的甚多，若再叙起月分、日子的先后，却更费事了。”幽探道：“今日难得大家相聚，天时甚早，何妨藉此叙叙月分，岂不更妙？”紫芝道：“姐姐要问月分、生日，平时闲谈，可以问得，若因这个坐位序齿，你想谁肯说比谁大呢？即如我是十四岁，她也是十四岁，她要问我月分，我就说是腊月的；再要问我日子，我就说是三十日亥时生的。你想这里同岁甚多，设或都说腊月三十日亥时生的，难道你还替她分上四刻、下四刻么？”幽探笑道：“这紫芝妹妹例说得有趣。”因又望着众人道：“诸位姐姐莫讲别人，即如我们，若论年纪，要算全贞、再芳两位姐姐长些。我们若是上坐，却教两位年长的坐在末席，这如何使得？不但妹子心里不安，只怕诸位姐姐也觉不安罢。”

毕全贞道：“姐姐，这可论不得年纪！况今日这个坐儿，已是久已定就，应该姐姐第一位，谁人敢僭？就是妹子的末席，也是久已定就的。姐姐如不信，问再芳姐姐就知道了。”花再芳道：“正是，我倒忘了。妹子正要告诉诸位姐姐这件奇事。前者部试，我同闺臣、全贞两位姐姐坐得甚近，一时说说闲话。我说：‘今日我们在此相聚，大约到了殿试，我就没分了。’闺臣姐姐听了，她暗暗说道：‘我要说出来，你们莫

怪。将来殿试，你是倒数第二，全贞姐姐是倒数第一。’她说她是第十一名。那第一的名叫史幽探，第二袁萃芳。当时我都写下记了。如今看起来，不但名姓相符，连次序也不错。这不是一件奇事么？”众人都诧异道：“这是怎讲？那时榜还未定，倒都晓得了，难道闺臣姐姐未卜先知，是位活神仙么？”紫芝道：“这话真闷死人，不懂是个什么讲究。这比芸芝姐姐起的课还奇。她不过断个日子，不像这个连名姓、等第都有了。”宝云道：“却是前者殿试，闺臣姐姐奏对，说是因梦命名的，其中必有缘故。倒要请教姐姐谈谈。”闺臣道：“提起此话，真也奇怪。前日若非先对再芳、全贞二位姐姐说过，只怕今日平空说起，连大家也不信，此话甚长，诸位姐姐请坐，妹子才好细讲。”紫芝道：“好姐姐，你说罢，哪里把脚就站大了！”

闺臣道：“这件异事却是妹子因到海外寻亲，亲眼所睹的。今日既要细谈，必须起根发由说起，诸位姐姐才明白。当日家父因中后被议，未免灰心，想到海外领略山水之奇，借此消遣。适值家母舅要到外洋贩货，於是一同航海，所有经过崇山峻岭以及海外各国，处处上去游玩。及至货物卖完，忽然起了风暴，那船随风逐浪，漂了数日，漂到一座小蓬莱山下。家父因山景甚佳，上去游玩，谁知竟是一去不归。”紫芝道：“妹子记得古人书中所载海外各国都是奇奇怪怪，并且长人其长无比，小人其小无对，还有以土为食的，又有以鱼皮为衣的。以此看来，饮食衣服都与我们不同了。既然不同，为何又买我们货物？不知当初所卖何物？”闺臣道：“货物甚多，妹子哪里记得。适闻姐姐所说长人、小人之话，我却想起当

日在长人国、小人国曾卖两件货物，却大获其利。长人国卖的是酒坛，小人国卖的是蚕茧。你道为何带这两样货物？”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回 述奇形蚕茧当小帽 谈异域酒坛作烟壶

话说闰臣道：“我母舅带那蚕茧，因素日常患目疾，迎风就要流泪，带些出去，既可熏洗目疾，又可碰巧发卖。他又最喜饮酒，酒量极大，每到海外，必带许多绍兴酒，即使数年不归，借此消遣，也就不觉寂寞。所有历年饮过空坛，随便搁在舱中，堆积无数。谁知财运亨通，漂到长人国，那酒坛竟大获其利。嗣后漂到小人国，蚕茧也大获其利。”紫芝道：“那个长人国想来都喜吃酒，所以买些坛子好去盛酒。但那蚕茧除洗目疾，用处甚少，他却买它怎么？难道那些小人都有迎风流泪的毛病么？”闰臣笑道：“他们哪是为此。原来那些小人生性最拙，向来衣帽都制造不佳。他因蚕茧织得不薄不厚，甚是精致，所以都买了去，从中分为两段，或用绫罗镶边，或以针线锁口，都做为西瓜皮的小帽儿，因此才肯重价买去。”紫芝道：“这样小头小脸，倒有个意思。我不愁别的，我只愁若不钉上两根帽绊儿，只用小小一阵风，就吹到爪哇国去了。请教那长人国把酒坛买去，又有何用？”闰臣道：“说来更觉可笑。原来那长人国都喜闻鼻烟，他把酒坛买去，略为装潢装潢，结个络儿，盛在里面，竟是绝好的鼻烟壶儿。并且久而久之，还充作老胚儿；若带些红色，就算窝瓜瓢儿了。”

紫芝道：“原来他们竟讲究鼻烟壶儿。可惜我的‘水上飘’同那翡翠壶儿未曾给他看见，他若见了，多多卖他几两银子，也不枉辛辛苦苦盘了几十年。”小春道：“姐姐这个‘十’字如今还用不着，我替你删去罢。”紫芝道：“我那壶儿当日在人家手里业已盘了多年，及至到我手里，又盘好几年，前后凑起来，岂非几十年么？这个‘十’字是最要紧的，如何倒要删去？幸亏姐姐未在场里阅卷，若是这样粗心浮气，哪里屈不死人？”小春道：“姐姐才说要把壶儿多卖几两银子，原来你玩鼻烟壶儿并非自己要玩，却是借此要图利的。”紫芝道：“我也并非专心为此，如有爱上我的，少不得要赚几个手工钱。”

小春道：“我见姐姐於这鼻烟时刻不离，大约每年单这费用也就不少。”紫芝吐舌道：“这样老贵的如何买得？不瞒姐姐说，妹子自从闻了这些年，还未买过鼻烟哩。”小春道：“向来闻的自然都是人送的了？”紫芝道：“有人送我，我倒感他大情了。”因附耳道：“都是‘马扁儿’来的。”小春道：“马扁儿这个地方却未到过，不知离此多远？”婉如道：“‘马扁’并非地名，姐姐会意错了。你把两字凑在一处，就明白了。”小春想了一想，不觉笑道：“原来鼻烟都是这等来的，倒也雅致，却也俭朴。但姐姐每日如此狠闻，单靠‘马扁儿’如何供应得上，也要买点儿接济罢？”紫芝道：“因其如此，所以这鼻烟壶儿万不可不多，诸如玛瑙、玳瑁、琥珀之类，不独盘了可落手工钱，又可把它撒出去，弄些鼻烟回来。设或一时‘马扁儿’来的不接济，少不得也买些干铤儿或玫瑰露勉强敷衍。就只乾铤儿好打喷嚏，玫瑰露好塞鼻子，又花钱，

又不好，总不如‘马扁儿’又省又好。”

小春道：“她们诸位姐姐都要听闺臣姐姐讲外国话，我们只顾打岔，未免不近人情。妹子只问问鼻烟高下，就不问了。”紫芝道：“若论鼻烟，第一要细腻为主，若味道虽好，并不细腻，不为佳品。其次要有酸味，带些椒香尤妙，总要一经嗅着，觉得一股清芬直可透脑，只知其味之美，不见形迹，方是上品。若满鼻渣滓，纵味道甚佳，亦非好货。”小春道：“姐姐近日‘马扁儿’不知可有酸的？我要请教请教。”紫芝从怀中取出一个翡翠壶儿，双手递过去。小春慌忙抢进一步，双手接过来，倒出闻了一闻，只觉其酸无对，登时打了几个喷嚏，鼻涕眼泪流个不住。不觉皱眉道：“姐姐，为何如此之酸？”紫芝又附耳道：“这是妹子用‘昔酉儿’泡的。”小春道：“‘昔酉儿’是何药料？卖几两银一个？我也买两个。”婉如笑道：“她这‘昔酉儿’也同‘马扁儿’一样，都有拆字格。”小春听了，这才明白。

紫芝道：“请教闺臣姐姐，这个长人国闻鼻烟，还是偶尔一闻，还是时刻闻呢？”闺臣道：“据说那些贫穷人家，没钱购买，不过偶尔一闻。至富贵人家，却是时刻不能离的。”紫芝道：“不知当日带去是什等酒坛？”闺臣道：“闻得是宗女儿酒，其坛可盛八十馀斤。”紫芝道：“如此说，那长人国闻鼻烟也过於费事了。”闺臣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紫芝道：“他这鼻烟既是时刻不能离的，每日却教人抬着鼻烟坛子跟在后面，岂不费事？”闺臣笑道：“原来姐姐还不明白。他所以要烟壶络子者，原是挂在身边，以图便易，岂有叫人扛抬之理？姐姐真小觑长人国了。”紫芝道：“姐姐，这不是长人国闻鼻烟，叫

作老虎闻鼻烟，是没有的事。”小春道：“刚才姐姐还恨长人国未见你的壶儿，你想他把大酒坛子只算烟壶儿在身边，姐姐若把那个翡翠的送他，只怕他做钮子还嫌小哩！”紫芝道：“难道长人国只买此一物么？”闰臣道：“那时家父曾带了许多大花盆，谁知他们见了，也都重价买去，把盆底圆眼用玛瑙补整，都做了牛眼小烧酒杯儿。”

宝云道：“伯伯上山一去不归，府上可曾有人去寻访？”闰臣道：“后来妹子得知此信，即同母舅到了小蓬莱。蒙若花姐姐伴我登了此山，寻访将及半月，忽见迎面有一五色亭子，上书‘泣红亭’三个大字。亭中设一碧玉座，座上竖一白玉碑，两旁有副对联，写的是：‘红颜莫道人间少，薄命谁言座上无。’那白玉碑上镌着一百位才女名姓，原来就是我们今日百人，名姓之下各注乡贯、事迹。人名之后，有一总论，论后有一篆字图章，镌着四句，是：‘茫茫大荒，事涉荒唐，唐时遇唐，流布遐荒。’”紫芝道：“后面两句，岂非教姐姐流传海内么？”闰臣道：“妹子因此把碑记抄了来。后遇一樵夫，接得父亲家信，催我作速回家，即赴考试，俟中过才女，父女方能会面，因此匆匆回来。”

紫芝道：“姐姐且把碑记取来，大家看看。”闰臣道：“这个碑记带回岭南，不意却被一个得道白猿窃去。”宝云道：“此猿从何而来？”闰臣道：“此猿乃家父在小蓬莱捉获，养在船内。婉如妹妹带到家中，每逢妹子看那碑记，它也在旁观看。那时妹子曾对它取笑道：‘我看你每每宁神养性，不食烟火，虽然有些道理，但这上面事迹，你何能晓得，却要观看？如今我要将这碑记付给文人墨士，做为稗官野史，流传海内。’”

你既观看，可能替我建此大功么？’谁知它听了，把头点了两点，拿着碑记，将身一纵，就不见了，至今杳无下落。”紫芝道：“偏偏被这猴子偷去，令人可恨。不知那段总论，姐姐可还记得？”闰臣道：“我在船上看过两遍，此时提起，虽略略记得，恐一时说不明白，必须写出才好。”

宝云随命丫环设下笔砚。闰臣道声“得罪”，坐下，写一句，想一句。幸而大略都还记得，不多时写完，随手又把几副匾对也写了。众人都围着观看。紫芝道：“与其大家慢慢传观，不如我念给诸位姐姐听。”於是高声朗诵，连匾带对，从头至尾，念了一遍。众人听了，个个称奇。紫芝道：“据我看来，我们大家倒要留神好好玩，将来这些事只怕还要传哩。若在书上传哩，随他诌去，我还不怕；我只怕传到戏上，把我派作三花脸，变了小丑儿，那才讨人嫌哩！”兰芝点点头道：“你只是跟着吵，那个三花脸看来也差不多。”因向史幽探道：“姐姐，她这‘薄命谁言座上无’一句，是个什么意思？难道内中薄命的多么？”幽探道：“若是多，他何不将‘谁’字改做‘须’字，‘无’字改做‘多’字呢？”宝云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但这对句同那‘泣红亭’三字，究竟不佳。”因向师兰言道：“那论上曾说‘师仿兰言’，明明道着姐姐，其中必有寓意。这几日我们赴宴，你在那里登答公主，以及一切言谈，莫不深明时务，洞达人情。他这匾对用意，大约姐姐也可参详大概，何不道其一二？倘竟详解不差，大家知所趋避，也是一件好事。”师兰言道：“妹子哪能解得仙机？若据对联两句细细猜详，却有个道理。”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一回 触旧事神往泣红亭 联新交情深凝翠馆

话说师兰言道：“若据对联两句看来，大约薄命是不能免的，似还不至甚多。幸亏‘座上’两字，若把‘座’字变成‘世’字，那可不好了。据我参详，要说个个都是福寿双全，这句话只怕未必，大概总有几位有不足去处。莫讲别的，只望望那个泣红亭的‘泣’字，还不教人鼻酸麼？妹子有句话奉劝诸位姐姐，倒不必因此怀疑。古人说得最好，他道：‘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’又道：‘善恶昭彰，如影随形。’无论大小事，只凭了这个‘理’字做去，对得天地、君亲，就可俯仰无愧了。今日大家在此相聚，总是同年姐妹，非泛泛可比。诸位姐姐若不嫌絮烦，妹子还有几句话。即如为人在世，那做人的一切举止言谈，存心处事，其中讲究，真无穷尽。若要撮其大略，妹子看来看去，只有四句可以做得一生一世良规。你道哪四句？就是圣人所说的‘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’。人能依了这个处世，我们闺阁也可算得第一等贤人。这是为人存心应该如此，不应妄为的话。至於每日应分当行的事，即如父母尊长跟前，自应和容悦色，侍奉承欢，诸务仰体，曲尽孝道。古来相传孝女甚多，如女媭、缙萦之类，一使景公废伤槐之刑，一使文帝除肉刑之令，皆能委曲用心，脱父於难。他如木兰戍边，以身代父；曹娥投

江，终得父尸。她们行为如此，其平时家庭尽孝之处可想而知，所以至今名垂不朽。至於手足至亲跟前，总以和睦为第一，所谓‘和气致祥，乖气致戾’，苟起一争端，即是败机。如田家那棵紫荆，方才分家，树就死了。难道那树晓得人事，因他分家，就要死麼？这不过是那田家一股乖戾之气，适值发作，恰恰碰在树上，因此把个好好紫荆先就戾杀。他家其余房产各物，类如紫荆这样遭戾气的，想来也就不少。虽说紫荆会死，房产不会死，要知房产分析，或转卖他姓，也就如死的一样了。”

紫芝道：“妹子闻得田家那棵紫荆是它自己要死，以为警戒田家之意，姐姐怎麼说是戾死的？”兰言道：“这话错了！自古至今，分家的也不少，为何不闻别家有什树儿警戒呢？难道那树死后曾托梦田家，说它自己要死麼？即使草木有灵，亦决不肯自戕其生，从井救人。我说那树当时倒想求活，无如它的地主已将颓败。古人云：‘人杰地灵。’人不杰，地安得灵？地不灵，树又安得生？总是戾气先由此树发作，可为定论。”紫芝道：“怎麼别人分家，未见戾死过树木，难道别家就无戾气麼？”兰言道：“戾死树木，也是适逢其会。别家虽无其事，但那戾气无影无形，先从哪件发作颓败，惟有他自己晓得，人又何得而知？后来田家因不分家，那棵荆树又活转过来，岂不是‘和气致祥’的明验麼？诸位姐姐，刚才妹子所说侍奉承欢，至亲和睦，这都是人之根本，第一要紧的。其余如待奴仆宜从宽厚，饮食衣饰俱要节俭，见了人家穷困的，尽力周济他，见了人家患难的，设法拯救他。如果人能件件依著这样行去，所谓人事已尽，至於‘薄命谁言座

上无’那句，只好听之天命。若任性妄为，致遭天谴，那是‘自作孽不可活’，就怨不得人了。”众人听了，都道：“姐姐这话真是金石之言。”

锦云道：“以颜子而论，何至妄为，不知他获何愆而至於夭？”兰言道：“他如果获愆，那是应分该夭的，夫子又哭他怎麼？就同叹那‘斯人也而有斯疾也’一个意思。因其不应夭而夭，所以才‘哭之恸’了。固云‘命也’，然以人情而论，岂能自己？即如他这论上‘泣’字，自然也是当泣才泣的，我们哪里晓得。”锦云望着众人笑道：“兰言姐姐的话，总要驳驳她才有趣。刚才她说‘善恶昭彰，如影随形’，我要拿王充《论衡》‘福虚祸虚’的话去驳她，看她怎麼说。”

兰言道：“我讲的是正理，王充扯的是邪理，所谓邪不能侵正，就让王充觊面，我也讲得他过。况那《论衡》书上，甚至闹到问孔刺孟，无所忌惮，其馀又何必谈他？还有一说，若谓《阴鹭文》‘善恶报应’是迂腐之论，那《左传》说的‘吉凶由人’，又道‘人弃常则妖兴’这几句，不是‘善恶昭彰’的明证麼？即如《易经》说的‘积善之家，必有馀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馀殃’，《书经》说的‘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’这些话，难道不是圣人说的麼？近世所传圣经，那《坟》《典》诸书久经渐灭无存，惟这《易经》《书经》最古。要说这个也是迂话，那就难了！”锦云笑道：“设或王充竟是这样驳你，你却何以对答？”兰言道：“他果如此，我就不同他谈了。”锦云道：“敢是你辞穷麼？”兰言道：“并非辞穷。我记得《家语》同那《大戴礼》都说，‘保虫三百六十，圣人为之长’。圣人既是众人之长，他的话定有识见，自然不错，众

人自应从他为是。况师旷言‘凤翥鸾举，百鸟从之’。凤为禽之长，所以众鸟都去从它。你想畜类尚且知有尊长，何况於人？妹子不去答他者，因他既以圣人为非，自然不是我们昆虫一类，他自另有介虫或毛虫另归一类，我又何必费唇费舌去理他？”这一番话说得众人齐声称快。锦云道：“若非拿王充去驳她，你们哪里听这妙论？”

紫芝扶着茶几，望史幽探、哀萃芳道：“二位姐姐，你们可记得那论上说的‘以史幽探、哀萃芳冠首者’那句话麽？这个坐位已是注定的，不必谦了，请坐吧，我们腿都站酸了。早些吃了饭，还要痛快玩哩。”幽探道：“既是久已注定，我们姐妹更要亲热序齿才是。况且即或我同萃芳姐姐坐了首席、二席，只怕沉鱼、锦心两位姐姐也不肯就坐三席、四席吧？”哀萃芳、纪沉鱼道：“我们谦让的话，也不必再说。如果宝云七位姐姐同兰芝八位姐姐也照中式名次坐了，我们无不遵命。”兰芝道：“诸位姐姐要教宝云七位姐姐也按名次坐，她是主人，安有此理？这是苦她所难了。至愚姐妹在舅舅家里，既不能僭客，又是奉命陪客的。如四位姐姐坐过，自然该是文锦、兰言诸位姐姐，何必再让？”谢文锦道：“这可使不得。妹妹年纪甚轻，若这样坐了，岂不教别位姐姐见怪麽？”

蒋春辉道：“诸位姐姐，看来这坐儿也难让。妹子有个愚见，莫若除了主人，既是兰芝八位姐姐在母舅府上不肯僭客，索性也除了，共除一十五位。馀者拈阄如何？并且不论上下，就以东北第一坐拈起，至西南主席上一位为末席。阄儿虽按次序，坐位仍无上下，不然要论席面，又要许多分派。诸位姐姐以为何如？”众人都道：“如此甚妙。”宝云明知难让，只

好依着众人。拈过之后，却是阴若花第一，唐闺臣居末。婉如道：“你看，连这闺女也来凑趣。若花姐姐本是女儿国储君，自应该她首坐，恰恰就拈了第一。”紫芝道：“闺臣姐姐拈在末席怎讲呢？”婉如道：“闺臣姐姐拈在末席，就如总结一句的意思，言在坐一百人，无非都是唐朝闺中之臣。”紫芝不等说完，连忙摇手道：“姐姐留神，莫教人听见，把舌头割去，那才是个累呢！”说话间大家挨次坐了。绿云道：“闺臣姐姐为何眼圈通红，只管滴泪，这是何意？莫非拈了末席，心中委屈麽？”闺臣忙把眼泪揩了道：“妹子何尝落泪？刚才被风吹了，所以如此。”原来闺臣因大家谈论泣红亭之事，触动思亲之心，不觉鼻酸泪滴，恨不能立时飞到小蓬莱，见见父亲，才趁心愿。正在伤悲，忽被绿云看见，忙用言词遮饰。众人也就忽略了。

若花道：“幽探阿姐，妹子有句话说。我们都是同门而兼同年，大家理应亲热，不该客气才是。况异姓姐妹相聚百人之多，是古今有一无二的佳话。刚才诸位阿姐都不肯上坐，也不过因姐妹相聚，哪里论得客套，所以此刻按阁而坐，无分上下，真是亲热之中，更加亲热。但既如此，还要阿姐向宝云诸位姐姐说声，送酒上菜，一切繁文也都免了，才更见亲热哩！”史幽探道：“姐姐所言极是。”於是大家都向宝云姊妹说过。

不多时，丫环送了酒，又上了几道菜。紫芝叫道：“若花姐姐，你说异姓姐妹相聚百人之多，是古今有一无二的，这话我就不信。天地之大，何所不有？难道自古至今，就只我们聚过？这话不要说满了。”掌红珠道：“若花姐姐这话并非

无稽之谈。妹妹不妨去查，无论古今正史、野史，以及说部之类，如能指出姊妹百人相聚的，愚妹情愿就在对面戏台罚戏三本。”紫芝道：“我不信，我要查不出，也罚三本。”众人道：“好了！无论哪位输赢，我们总有戏看了。”紫芝想了半日，因走至卞滨五车楼上，把各种书籍翻了一阵，哪里有个影儿，只得扫兴而回。蒋春辉道：“妹妹，我劝你不必查了，认个输罢。莫讲百十人，就是打个对折也少的。我倒有哩，不但百十人，就是二三百人，我也找得出。你如请我三本戏，我就告诉你。”紫芝道：“与其请你三本戏，倒不如认输了。也罢，我就请你，你说出大家听听学个乖，也是好的。只怕未必有百十姐妹聚在一处，也未必有个凭据吧。”春辉向若花道：“妹子同紫芝妹妹说玩话，姐姐莫要多心。”因又向紫芝道：“如何没凭据？我们本朝那部《西游记》，可是有的？《西游记》上女儿国可是有的？你到女儿国酒楼戏馆去看，只怕异性姐妹聚在一处的，还成千论万哩！”紫芝道：“姐姐，我也不说，只教你自己想想，这几句话可值得三本戏？”春辉道：“若说这个不值，你就展我一年限，等我也去诌出一部书来，那就有了。”说得众人都笑。

少刻，用过面，宝云道：“妹子恐诸位姐姐用不惯早酒，不敢多敬，只好晚饭多敬几杯罢。”说着，一齐茶罢出席。彩云道：“妹子在前引路，请诸位姐姐到园中游玩。”大家都跟着在园中散步闲行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二回 古桐台五美抚瑶琴 白茱亭八女写春扇

话说众才女都到园中闲步，只见各处花光笑日，蝶意依人，四壁厢娇红姹紫，应接不暇。刚过了小桥曲水，又见些茂林修竹，步过几层庭院，到了古桐台。锦云道：“诸位姐姐莫走乏了，请到台上歇歇，吃杯茶罢。”众人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都进了古桐台。

这平台是五间敞檐，两旁数间凉阁，庭中青桐无数，壁上悬着几张古琴。紫芝道：“我才看见这琴，忽然想起前在公主府，只顾外面看紫琼、紫菱二位姐姐下棋，后来才知尧蓂、尧春二位姐姐同公主弹琴，可惜妹子未得听见。我想当日伏羲削桐为琴，后来尧、舜都作过五弦琴。今二位姐姐香名皆取‘尧’字，可见此道必精。妹子意欲求教，不知可肯赏脸？”井尧春道：“妹子这个名字，叫做有名无实，哪里及得尧蓂姐姐弹得幽雅？她才名实相称哩。”吕尧蓂道：“姐姐不必过谦。妹子前日原是勉强奉陪，今既高兴，自然还要现丑。但舜英姐姐前在公主府，因天晚未及领教。闻得瑶芝姐姐背后极赞指法甚精，今日定要求教。”田舜英道：“不瞒姐姐说，弹是会弹两曲，就只连年弄这诗赋，把它就荒疏了，所谓‘三日不弹，手生荆棘’。设或弹得不好，休要见笑。”宝云道：“瑶芝妹妹，前日业已让你躲懒，今日遇见知音，还不替我陪客

麽？”瑶芝道：“妹子正要叨教，怎敢躲懒？但琴主人不来陪客，未免荒唐。”素云听了，忙把两手伸出道：“好姐姐，我并非躲懒，你看这两手指甲，若剪去岂不可惜？况有四位，足够一弹，何必定要妹子？”瑶芝也把手伸出道：“这两年因要应试，无暇及此，哪个不是一手长指甲？你是主人，既怕剪，我更乐得不剪了！”紫芝道：“你们二位姐姐不弹，岂不把瑶琴、素琴两个好名色埋没了？瑶芝姐姐既肯陪客，素云姐姐你是主人，何能推脱？”素云无奈，只得命丫环把剪子取来。

宝云命人摆了琴桌，又焚了几炉好香。紫芝道：“五位姐姐，香都上了，快把脚修好，请登坛罢。”素云道：“我同舜英姐姐你骂一句也罢了，难道你家瑶芝姐姐你也骂麽？”紫芝道：“妹子何尝骂人？”素云道：“我们三人在此剪指甲，你说把脚修好，岂非骂麽？”紫芝道：“原来姐姐听错了。我说把甲修好，并非把脚修好。甲者，指甲之谓也。姐姐何故疑到我的履中乎？”素云道：“好，这句骂得更好！我看你咬文嚼字的，太把科甲摆在脸上了！”

尧春道：“我们现在共有五人，若每人各弹一套，须半天工夫，岂不误了游玩？此处琴既现成，莫若大家竟将《平沙》一套合弹，四位姐姐以为何如？”四人都道“甚好”。归了坐，慢慢把弦调了。丫环送上茶来。众人茶罢，也有站的，也有坐的，听她五人弹得真是声清韵雅，山虚水深，兼之五琴齐奏，彩云欲停。那些听琴的姊妹也都觉得惊鸿照影，长袖临风，个个有凌云欲仙之意，都道：“从未听过五琴合弹，倒也有趣。”师兰言道：“这可算得绝调了。”言锦心道：“五位姐姐琴是抚得极妙，不必说了。我不喜别的，只喜兰言姐

姐这‘绝调’二字，真可抵得嵇叔夜的一篇《琴赋》。任你怎样赞她抚得好，弹得妙，总不如这两字批得简洁。”

大家出了古桐台，又往别处游玩。紫芝道：“我不喜别的，难得五个人竟会一齐止住。”因向井尧春道：“刚才五位姐姐弹过琴，此刻该弄五管笛儿吹吹，才不缺典哩。”尧春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紫芝道：“姐姐岂不闻俗语说的：‘牧童归去横牛背，短笛无腔信口吹。’五位姐姐弹过琴，如今都变作牧童，难道不该弄个笛子玩玩麼？”众人都笑道：“紫芝姐姐好骂！”说话间又游几处，行到一带柳阴之下。桃杏已残，四面田中尚存许多菜花，并有几个庄农、老叟在那里，也有打水浇菜的，也有牵牛耕田的，又有好些猪羊鸡鸭，点缀那芳草落花，倒像乡村光景。哀萃芳道：“此地怎麼又有庄户人家？”宝云道：“这非乡庄，是我家一个菜园。当日家父因家中人口众多，每日菜蔬用得不少，就在此处买下这块地，作为菜园，并养些牲畜。每年滋生甚多，除家里取用之外，所馀瓜果以及牛马猪羊之类，都变了价，以二分赏给管园的，其馀八分慢慢积攒起来，不上十年，就起造了这座花园。”

只见丫环来请诸位才女到白菜亭吃点心。史幽探道：“方才用面，哪里吃得下？”谢文锦道：“此亭既以‘白菜’为名，其中牡丹想来必盛。吃点心还在其次，何不前去看看牡丹？”宝云道：“牡丹虽不甚多，各色凑起来，也有四五百株，还可看得。”不多时过了海棠社，穿过桂花厅，由莲花塘过去，到了白菜亭。只见姚黄魏紫，烂漫争妍，正是：

本来天上神仙侣，偶看人间富贵花。

紫芝道：“此处牡丹虽佳，未免有些犯讳。”纪沉鱼道：“何以

见得？”紫芝道：“牡丹人都叫作花王。若花姐姐是候补女儿国王，这‘花王’二字岂不犯讳麽？”

一齐进了亭子。只见燕紫琼同易紫菱在里面着棋，卞香云同姚芷馨在旁观阵。史幽探道：“原来四位姐姐却在此手谈，怪不得半日不曾见面。”四人连忙立起让坐。众丫环把点心预备，大家随便坐下，一面吃点心，一面赏牡丹。把点心用过，锦云意欲邀着到芍药轩、海棠社各处去玩。众人因见亭内四壁悬着许多字画，收拾得十分精致，都不肯就走，分着这里一攒，那里一伙，围着观看。

宝云道：“素日华芝妹妹同彩云妹妹评论此处字画，每每争论。今日放着书香、文锦两位姐姐乃钦定的书家，为何倒不请教呢？”华芝道：“却是前日赴宴，太后极赞她二位书法。妹子久已预备，今日要来求教。”说着，从袖中取出两把春扇，递给书香、文锦道：“拜烦二位姐姐替妹子写写。”林书香道：“不是妹子故做谦词，其实写得不好。前日不知怎样合了圣意，这不过偶尔侥幸。姐姐若以书家看待，那就错了。”谢文锦道：“妹子的字哪里及得巧文姐姐？去岁郡试，巧文姐姐是第一。她的书法，谁人不赞，那求写对联的也不知多少。谁知今年殿试，妹子倒在前列，真是惭愧。”印巧文道：“去年郡考，那不过一时侥幸，岂能做得定准。至求写对联的，不过因我们闺中字外面甚少，叫作物以罕为贵，其实算得什麼？前者殿试，字既不好，偏又坐的地方甚暗，兼之诗赋又不佳，能够侥幸，不致名列四……”因转口道：“不致落第，已算万幸，怎麽还说抱屈呢？”花再芳道：“据我看来，就是取在一等，也不过是个才女，难道还比人多个鼻子眼睛麽？”闵兰荪道：

“就是四等，也不见得有什么回不得家乡，见不得爷娘去处。”宝云望着芸芝、芳芝递个眼色，二人会意，连忙望着再芳、兰荪道：“那边芍药开得甚佳，我们同二位姐姐看芍药去。”拉着二人去了。

这里宝云命人取了两盒扇子，就在亭中设了笔砚，托书香、文锦、巧文三人替她写。彩云也取三把扇子，一把递给褚月芳，一把递给锤绣田，一把递给颜紫绡，刚要说话，紫绡笑道：“怎么又要姐姐费心，送咱扇子？”彩云道：“姐姐休得取笑，我是求教的，拜恳三位姐姐都替妹子写写。”月芳道：“妹子的字如何写得扇子？这是姐姐安心要遭蹋扇子了！”锤绣田道：“此时坐中善书的甚多，何苦却要妹子出丑？”颜紫绡道：“咱妹子向来又无善书的名儿，为何却要见委，倒要请教。”彩云道：“三位姐姐都不要过谦。若论书法，大约本朝也无高过三位府上了。月芳姐姐府上《千字文》，绣田姐姐府上《灵飞经》，紫绡姐姐府上《多宝塔》，这是谁人不知。岂非家传，还要谦么？”月芳同绣田道：“我家祖父虽都有点微名，我们何能及得万分之一？既是姐姐谆谆见委，须先说明，可是姐姐教我们写的。”紫芝在旁道：“不妨，你们只管写，如写坏了，我来拜领。我还要请问彩云姐姐：方才所说褚府《千字文》，锤府《灵飞经》，那都是人所共知的，不必说了。至于颜府这《多宝塔》，不知是谁的大笔，妹子却未见过。”彩云笑道：“妹妹莫忙，再迟几十年，少不得就要出世。”颜紫绡道：“咱家《多宝塔》还未出世，姐姐却要咱写，岂非苦人所难么？莫若咱去托人替你画画何如？”彩云道：“如此更妙。”紫绡拿着扇子，向阳墨香道：“姐姐替咱画画罢。”墨香道：

“妹子何尝会画？”紫绡笑道：“姐姐好记性！昨日所说《长安送别图》，你倒忘了？”墨香道：“呸！原来你是晓得的。我也要预先说明，如画坏了，可要姐姐赔她扇子。”

登时众丫环各处摆了许多笔砚。墨香把扇子接过道：“此时颜料不便，只好画个墨笔吧。”彩云道：“我家锦云妹妹向来最喜学画，颜料倒是现成，并且碟子、碗儿多得很哩。”锦云道：“我已教人取去了。”不多时，丫环把颜料碟子取来，摆了一桌，却是无一不备。墨香调了颜色，提起笔来，画了许多竹子。众人在旁看着，个个道好。墨香道：“诸位姐姐且慢赞好。去年妹子郡考，闻得本处有好几位姐姐都撇得好兰，画得好画，可惜名姓我都忘了。今日座中同乡人却有，但不知哪位会画？”彩云道：“难道姐姐这样善忘，连一个也想不出？”墨香停着笔，猛然想起道：“我还记得一位姓祝的，不知可是题花姐姐？”祝题花在旁笑道：“不是。”紫芝道：“众位姐姐莫信她，她一定会画。她若不会，为什麼带着笑说哩？这笑得必定有因。”说罢，同宝玉要了一把扇子，央她画。

题花接了扇子道：“紫芝妹妹倒说得好，难道不教我笑着说，却教我装个鬼脸儿吧！妹妹且莫忙，我问你可喜画个绝妙美人？”紫芝道：“除了别人，如不欢喜美人，你只管骂。”题花道：“既如此，为何放着我家丽娟表妹倒不请教呢？你只看她尊名，就知她美人画得如何。前日我在公主跟前要保举她，她再三恳我，所以未说，今日可脱不掉了。”白丽娟道：“妹子名字固与‘美人’二字相合，难道姐姐的花卉，也不与尊名‘题花’二字相合麼？岂但姐姐，就是银蟾姐姐草虫，凤雏姐姐禽鸟，蕙芳姐姐兰花，也未有不与本名相合。若论本

乡闺秀，都可算得独步了。”谭蕙芳道：“妹子的兰花，那才混闹哩，从未经人指教，不过自己一点假聪明，岂能入得赏鉴？”张凤雏道：“妹子的翎毛更是无师之传，随笔乱画，算得什麼？”宰银蟾道：“要拿妹子的草虫也算画，真是惭愧。姐姐何苦把我也拉出来！”只见锦云又命丫环取了许多画碟，摆在各桌。紫芝把宝云盒内扇子取出四把道：“四位姐姐莫谦了，都替妹子画画罢。题花姐姐在那里倒要画完了。”大家只得各接一把，分着画去。

这边林书香因闺臣提起当日曾见红红、亭亭写的《女诫》、《璇玑图》甚好，同宝云要了两把扇子，托她二人写。红红道：“当日妹子写那扇子，因迫於先生之命，这宗笔墨，岂可入得姐姐法眼？”亭亭道：“没奈何，我们只好班门弄斧。”绿云也拿一把扇子，递给颜紫绡道：“刚才彩云姐姐托你写扇子，你却转托别人替你画。如今妹子这把扇子，可要赏脸了。”紫绡只得接了，同红红、亭亭一桌写去。

紫芝走到围棋那桌，只见燕紫琼同易紫菱对着，手拈冷玉，息气凝神。卞香云同姚芷馨静悄悄的在旁观阵。紫芝道：“原来四位姐姐却在这里下棋，今日这琴棋书画倒也全了。就只紫琼、紫菱二位姐姐特把芷馨、香云两个姐姐拉来观阵，未免取巧。”紫琼一面下棋，一面问道：“何为取巧？”紫芝道：“芷馨姐姐是馨，香云姐姐是香，既有馨香在跟前，就如点了安息香一般，即或下个臭着儿，也就不致熏人。若不如此，此地还坐得住麼？”易紫菱听了，不觉好笑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三回 看围棋姚妹谈弈谱 观马吊孟女讲牌经

话说易紫菱笑道：“这紫芝妹妹真会取笑，怪不得公主说你淘气。”紫芝道：“芷馨姐姐既喜观阵，自然也是高棋了。”姚芷馨道：“不瞒姐姐说，妹子向在外洋，除养蚕纺机之外，惟有打谱，或同蘅香姐姐下下棋。虽说会下，就只驶些，每日至少也下百十盘。”香云道：“就是随手乱丢，一日也不能下这些盘。”芷馨道：“我们这棋叫作跑棋，彼此飞忙乱赶，所以最快。”香云道：“依我说，姐姐既要下棋，到底还要慢些。谱上说的‘多算胜，少算不胜’。如果细细下去，自然有个好着儿，若一味图快，不但不能高，只怕越下越低。俗语说得好：‘快棋慢马吊，纵高也不妙。’围棋犯了这个快字，最是大毛病。”紫琼道：“时常打打谱，再讲究讲究，略得几分意思，你教他快，他也不能。所以这打谱是不可少的。”芷馨道：“妹子打的谱都是‘双飞燕’、‘倒垂莲’、‘镇神头’、‘大压梁’之类，再找不着‘小铁网’在那谱上。”香云道：“倒像什的武库有这式子。你问他怎麽？”芷馨道：“妹子下棋有个毛病，最喜投个‘小铁网’，谁知投进去，再也出不来。及至巴巴结结活一小块，那外势全都失了。去年回到家乡，时常下棋解闷。那些亲戚姊妹都知妹子这个脾气，每逢下棋，她们就支起‘小铁网’。妹子原知投不得，无如到了那时，不因

不由就投进去。因此她们替妹子取个外号，叫做‘小铁网’。姐姐如有此谱，给妹子看看，将来回去，好去破她。”

紫菱道：“妹子当日也时常打谱，后来因吃过大亏，如今也不打了。”紫芝道：“怎麼打谱倒会吃亏呢？”紫菱道：“说起来倒也好笑。我在家乡，一日也是同亲戚姊妹下棋，下未数着，竟碰到谱上一个套子，那时妹子因这式子变着儿全都记得，不觉暗暗欢喜，以为必能取胜。下来下去，不意到了要紧关头，她却沉思半晌，忽然把谱变了，所下的着儿都是谱上未有的。我甚觉茫然，不知怎样应法才好。一时发了慌，随便应了几着，转眼间连前带后共总半盘，被她吃得乾乾淨淨。”紫芝道：“姐姐那时心里发慌，所下之棋自然是个乱的。那几个臭着儿被她吃去，倒也无关紧要，我不可惜别的，只可惜起初几个好谱着儿，也被她吃去，真真委屈。所以妹子常说为人在世，总是本来面目最好。即如姐姐这盘棋，起初下时，若不弄巧闹什麼套子，就照自己平素着儿下去，想来也不致吃个罄淨。就如人家做文，往往窃取陈编，攘为己有，惟恐别人看出，不免又添些自己意思，杂七杂八，强为贯串，以为掩人耳目。哪知他这文就如好好一人，浑身锦绣绫罗，头上却戴的是草帽，脚上却穿的是草鞋，所以反觉其丑。如把草帽、草鞋放在粗衣淡服之人身上，又何尝有什么丑处？可见装点造作，总难遮人耳目。”

只见素云同井尧春走来，望一望道：“我这紫芝妹妹话匣子要开了，有半天说哩！我们还是弹琴去吧。”尧春道：“如此甚好。但此地过於热闹，我们须找静些地方才好。”於是约了吕尧蓂、田舜英、孟瑶芝，仍到古桐台去。适值阴若花、由

秀英从海棠社走来，尧春素闻二人弹得一手好琴，携了二人一同来到古桐台。七个人弹琴的弹琴，讲究指法的讲究指法，正在说笑，只见紫芝也走来。井尧春道：“妹妹那段草帽讲完么？”紫芝道：“那话不过随嘴乱说，长也由得我，短也由得我，比不得诸位姐姐抚琴，定要整套弹完才歇哩。”吕尧莫道：“妹妹将来何不学学？如学会了，到那风清月朗时候，遇见知音，大家弹弹，倒是最能养心，最可解闷的，在我们闺中，真可算得良朋益友。就是独自一人，只要有了它，也可消遣的。”紫芝道：“正是。刚才妹子听你们五琴合弹，到得未后，正在热闹之际，猛然鸦雀无声，恰恰一齐住了，实在难得，我至今还是佩服。”瑶芝笑道：“诸位姐姐，你说紫芝妹妹这话可是外行不是外行？她且不讲人家抚得好，只说五个人难得一齐住，也不想想人家既会弹，难道连个弹完还不知道么？”

紫芝道：“妹子也曾学过，无奈学了两天，泛音总是哑的，因此不甚高兴。往常瑶芝姐姐同素云姐姐弹时，我去问问，她们总不肯细心教我，说我性子过急，难以学会，我实不服。请教这个泛音究竟怎样才响？”秀英道：“若论泛音，也没什么难处。妹妹如要学时，记定左手按弦，不可过重，亦不可太轻，要如蜻蜓点水一般，再无不妙。其所以声哑者，皆因按时过重；若失之过轻，又不成为泛音。‘蜻蜓点水’四字却是泛音要诀。”紫芝道：“泛音既有如此妙论，为何谱上都无此说，他却秘而不宣，是个什么意思？”瑶芝道：“他那谱上单论八法，尽够一讲，哪还说到这个？况且他又怎能晓得有人把个泛音算做难事哩？”田舜英道：“妹妹要学泛音，也不用别法，每日调了弦，你且莫弹整套，只将‘蜻蜓点水’四字记定，轻

轻按弦，弹那‘仙翁’两字。弹过来也是‘仙翁仙翁’，弹过去也是‘仙翁仙翁’。如此弹去，不过一两日，再无不会的。”若花道：“阿妹把泛音会了，其馀八法如擘、托、勾、踢、抹、挑、摘、打之类，初学时倒像头绪纷纭，及至略略习学，就可领略，更是不足道的。”紫芝道：“还有几句歌诀，这两年没去弄它，我倒忘了。不知共有几句？”秀英道：“歌诀虽有八句，第一却是‘弹欲断弦方入妙，按令入木始为奇’这两句是要紧的。此诀凡谱皆有，你细细揣摩，自能得其大意。”

紫芝道：“姐姐，你说泛音要如蜻蜓点水一般，我要请姐姐弹个样儿，我也好弹。”秀英随即按着弦，“仙翁仙翁”弹了一阵。紫芝也按了弦，弹了几声，谁知按不得法，仍是哑音，不觉着急道：“秀英姐姐，莫是这弦也有嘴眼罢？你们按得得法，按了它的眼，所以有声；我按得不得法，按了它的嘴，所以哑了。只好恳哪位姐姐要像先生教学生写字样子，用个把笔法儿把把我才好。”瑶芝道：“不知六位姐姐当日学时，可有这个把法？真是学个琴儿也是古怪的！”若花笑道：“阿妹过来，我来把你。”於是把着紫芝两手，又弹一阵“仙翁”。把了多时，紫芝道：“我会了。”若花把手放开，随她自弹，果然弹的竟成泛音。紫芝道：“你们且弹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说罢，来到白菜亭，向紫云道：“她们写字的写字，画画的画画，下棋的下棋，弹琴的弹琴，我们也想什么玩的才好。不然这许多姐姐不要闷气么？”紫云道：“今日人多，据我主意，须分几样玩法。莫若我们挨着问问，先派几桌双陆、马吊，再派几桌花湖、象棋，馀者或投壶、秋千、抛球，甚至斗草、垂钓，无所不可。如不喜玩的，或做诗联句，悉听其

便。你道如何？”绿云在旁点头道：“姐姐所论极是，不如此也分派不开，也不足尽兴。”随命丫环预备调摆。

紫云向蒋春辉、董青钿道：“这件事必须二位姐姐同我们挨着问问，分派分派，不然再也分派不开。”蒋春辉道：“如今弄得满眼都是人，也不知除了她们琴棋书画，还剩几位姐姐。”紫芝道：“这个妹子都记得，等我数给你听：那弹琴的是尧春、尧冀、舜英、若花、秀英、瑶芝、素云七位姐姐；那下围棋的是紫琼、紫菱、芷馨、香云四位姐姐；那写扇子的是书香、文锦、巧文、月芳、绣田、紫绡、红红、亭亭八位姐姐；那画扇子的是墨香、题花、丽娟、银蟾、凤雏、蕙芳六位姐姐，共计二十五位。下存七十五位，再除大解、小解二十五位，实存五十位。”说得众人不觉好笑。宝云道：“紫芝妹妹真好记性！至於哪处哪几位，我原都晓得，你要教我一位一位念她名姓，这个实实不能。今日全仗妹妹替我各处照应照应。此时也不知都在此处，也不知有到别处去的，弄得糊里糊涂，这才叫做慢客哩。”

当时蒋春辉同众人分了马吊一桌、双陆一桌、象棋一桌、花湖一桌、十湖一桌；馀者或投壶、斗草、抛球、秋千之类，也分了几处。还有不喜玩的，或吟诗、猜谜、垂钓、清谈，各听其便。登时都在文杏阁、凝翠馆、芍药轩、海棠社、桂花厅、百药圃，分在几处坐了。宝云道：“紫芝妹妹记性又好，走路又灵便，今日众姊妹或在这里，或在那里，惟恐照应不周，未免慢客，务必拜托妹妹替我挨着时常看看，若丫环、老嬷躲懒，缺了茶水，千万告诉我。”因把脚扬一扬道：“一连跑了五天，偏偏今日它又疼了。”紫芝道：“我劝姐姐，就是

四寸也将就看得过了，何必定要三寸，以至缠得走不动，这才罢了。”

董青钗道：“她是我们老姐姐，你也要刻薄她？刚才宝云姐姐说你记性好，我今日同你赌个东道，少时你到各处挨着看看，众姊妹共分几处，某处几人，共若干人。除了琴棋书画，其余如说的丝毫不错，那才算得好记性，我情愿将手上这副翡翠镯送你。你若说错，就把翡翠壶儿送我。不知你可敢赌？”紫芝道：“原来你倒看上我的鼻烟壶儿。既如此，宝云姐姐做个中人，我就赌这东道。”宝云道：“罢，罢，罢！我不做中人，省得临期反悔，同你们淘气。”题花笑道：“妹子最喜做中人，希图落点中资，为什么不来托我？”二人道：“如此甚好，就托姐姐做中人。”题花道：“你们二位把赌的东西放在我处，我才放心哩。”青钗随即把镯子交代了。紫芝也把烟壶递给题花道：“姐姐切莫把烟偷吃完了。近来像这酸味的少得很哩。”题花笑道：“不妨，如吃完了，我有‘昔西儿’。”紫芝道：“怎么姐姐还未出阁，预先倒喜吃‘昔西儿’了？”题花听了，把笔放下，举着扇子，赶来要打。

紫芝飞忙跑开，来到文杏阁，只见师兰言、章兰英、蔡兰芳、枝兰音四人在那里要打马吊，旁边是宰玉蟾、钱玉英、孟玉芝观局。大家搬了坐。蔡兰芳道：“紫芝姐姐何不打两吊？”紫芝道：“妹子今日受主人之托，要替她照应客，所以不能奉陪。我看你们斗两牌，还要到别处去哩。”章兰英道：“请教兰言姐姐，我们还是打古谱，打时谱？还是三花落尽，十字变为熟门；还是百子上桌，十子就算熟门呢？”师兰言道：“要打自然时谱简便。至於百子上桌，十子就算熟门，未免过

野，这是谱上未有的。若照这样打法，那‘鲫鱼背’色样也可废了。”宰玉蟾道：“正是。妹子闻得‘鲫鱼背’有个谱儿，不知各家是怎样几张？”紫芝道：“我记得桩家是红万、九十、六万、六索，馀皆十子、饼子；四八之家，百子、九饼、一万、一索、三万、三索、七万、七索；么五之家，九万、九索、五万、五索，馀皆十字；二六之家，一张空堂、四张饼子、三张十字、二索当面、四肩在底。二六之家，关赏斗十，桩家立红，九十加捉；四八之家，以百子打桩，或发三万，或发三索。大家照常斗去，那就上了。”宰玉蟾道：“怪不得人说紫芝姐姐嘴头厉害，你只听她讲这牌经，就如燕子一般，满口唧唧咋咋，叫个不住。看这光景，将来紫芝姐夫如不惧内，我再不信！”众人听了，都道：“玉蟾姐姐这句道得好！”

钱玉英道：“妹子向来只知打着玩，不知此中还有古谱、今谱之分，倒要请教，是何分别？”章兰英道：“古谱哩，不过小色样多些，今谱小色样少些。诸如‘百后趣’、‘趣后百’、‘大参禅’、‘小参禅’、‘捉极献极’、‘捉百献极’之类，今谱尽都删了。”玉芝道：“色样多些，岂不有趣，为何倒要删去？难道嫌它过於热闹么？”师兰言道：“它删去不为别的，因此等小色样，每牌皆有，如果斗上，其中恐有犯赔之家，必须检查灭张；若牌牌如此，未免过烦，因此删去，以归简便。况此中四门色样，不一而足，其馀如‘双叠’、‘倒卷’、‘香炉’、‘桌吊’之类，何尝不妙？只要会打，千变万化之处甚多，又何必在几个小色样上时刻较量哩？”蔡兰芳道：“不消再议，我们就打时谱吧。”枝兰音道：“妹子才初学，色样越少越好，省得照应不来。”大家翻了百子，都打起来。

宰玉蟾道：“请教诸位姐姐，如今还有把马吊抽去八张，三个人打着玩，叫作蟾吊，那是什么意思？”蔡兰芳道：“它因向来四人打马吊，马是四条腿；所以三人打，就叫蟾吊，蟾是三条腿；还有两人玩的，叫作梯子吊，盖因梯子只得两条腿。”玉蟾道：“若是这样，将来一人玩，势必叫作商羊吊了！”师兰言道：“姐姐你道那打蟾吊的是个什么主见？皆因粗明打吊，尚未得那马吊趣味；或者当日学时，本由蟾吊学成，一时令其骤改马吊，就如乡里人进城，满眼都是巷子，不知走哪一路才好，只好打个蟾吊，到底头绪少些。”玉芝道：“我听人说，蟾吊热闹，马吊闷气，因此都爱蟾吊。”兰言道：“这话更错了。马吊本好好四十张，今抽去八张，改为蟾吊，以图热闹。试问若图热闹，如打天九，把三长四短全都去了，满手天九、地八，亦有何味？即如当日养由基百步穿杨，至今名传不朽者，因其能穿杨叶，并非说他射中杨树，就算善射。若射中杨树就算善射，纵箭箭皆中，亦有何趣？即如蟾吊抽去清张，纵牌牌成色样，亦不过味同嚼蜡。”宰玉蟾道：“我还听见人说，马吊费心，蟾吊不费心，所以人喜蟾吊。请教姐姐，此话可是？”兰言道：“这做马吊的当日做时，原不许粗心浮气人看的。若谓马吊费心，何不竟将蟾吊不打，岂不更省许多心血？”兰芳道：“兰言姐姐把这蟾吊真驳得有趣，不然，久而久之，被这粗心浮气的把马吊好处都埋没了。”

紫芝道：“诸位姐姐且慢打吊，我说个笑话。一人好打蟾吊，死后冥官道：‘好好马吊不打，你却矫揉造作去打蟾吊。也罢，如今就罚你变个蟾去。’此人转世虽变了蟾，那打吊心肠仍是念念不忘。一日同了素常相好的许多小蟾出去游玩，他前走，小蟾随后。他道：‘我们这个走法，好像马吊一副色样。’

众蟾道：‘叫做什么？’他道：‘叫做公领孙。’众蟾鼓噪道：‘把我们做他孙子，这还了得！’不由分说，一齐动手，把他按住，也有打的，也有骂的。有一小蟾取了一个石子，狠狠朝他头上一丢道：‘你说这是什么色样？说不出，再打！’他道：‘求诸位莫打，容我说。这叫佛顶珠。’又一小蟾把他足上皮撕下一片道：‘你说，这是什么？’他道：‘这是佛赤脚。’又一小蟾拿着竹片，把他打得浑身是血道：‘这是什么？’他道：‘这是朱砂鼎。’又一小蟾取些黑泥，把他涂得浑身漆黑道：‘这是什么？’他道：‘这是铁香炉。’众蟾道：‘刚才他身上是红的，所以说是朱砂鼎；此刻身上涂黑了，因而说是铁香炉。难道把你身上涂绿了，就算绿毛龟么？究竟不像，还要打。’他道：‘诸位若说不像，真真委屈。你们暂且松手，让我做个香炉样儿给你们看。’众蟾果然一齐闪开，他把三足立在地下，把腰朝上一拱道：‘诸位请看，难道香炉不是三只脚么？’说罢，他就势想要逃走，连忙将身一纵，远远落在地下。谁知不巧，恰恰将嘴碰在一堆粪上。众蟾看见，一齐笑道：‘好了！如今蟾吊新添一副色样了！’他忍着臭气问道：‘请教诸位，这副色样叫做什么？告诉我，我好添在谱上。’众蟾道：‘叫做狗吃屎。’”说得众人笑个不了。

玉蟾听了，望着紫芝只管冷笑。紫芝道：“妹子实在一时疏忽，忘你大名，若要记得，怎敢犯讳？我尝听得银蟾姐姐说，小瀛洲四员猛将都敌你不过，妹子还敢放肆么？”玉蟾把手伸出道：“姐姐，你拿手来试试，妹子何尝有什么力量？”紫芝吓得连忙跑开道：“姐姐莫给我苦吃，我还到各处替宝云姐姐照应客哩！”说着去了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四回 打双陆嘉言述前贤 下象棋谐语谈故事

话说紫芝惧怕玉蟾，连忙走开，来到双陆那桌。只见戴琼英同孟琼芝对局，掌红珠、邵红英、洛红蕖、尹红萸在旁观局。掌红珠道：“当日双陆不知为何要用三骰？与其掷出除去一个，何不就用两个，岂不简便？妹子屡次问人，都不知道，其中一定有个缘故。”孟琼芝一面掷骰，一面笑道：“据我看来，大约因为杜弊而设。即如两个骰子下盆，手略轻些，不过微微一滚，旋即不动。至於三个骰子一齐下盆，内中多了一个，彼此旋转乱碰，就让善能掐骰也不灵了。况双陆起手几掷，虽不要大点，到了后来要紧时，全仗大点方能出得来。假如他在我盘，五梁已成，我不掷个六点，只好看他一人行了。以此看来，他除大算小，最有讲究的。”尹红萸点头道：“姐姐议论极是。古人制作，定是这个意思。我还听见人说，双陆是为手足而设，不知是何寓意？”戴琼英道：“他是劝人手足和睦之意，所以到了两个、三个连在一处，就算一梁，别人就不能动。设若放单，不能成梁，别人行时，如不遇见则已，倘或遇见，就被打下。即如手足同心合意，别人焉能前来欺侮？若各存意见，不能和睦，是自己先孤了，别人安得不乘虚而入？总要几个连在一处成了梁，就不怕人打了。这个就是‘外御其侮’那个意思。”洛红蕖道：“可见古

人一举一动，莫不令人归於正道，就是游戏之中，也都寓着劝世之意。无如世人只知贪图好玩，哪晓其中却有这个道理。”

紫芝道：“琼英姐姐且莫掷骰，妹子说个灯谜你猜：三九不是二十七，四八不是三十二，五七不是三十五，六六不是三十六。打一物。”掌红珠道：“我猜着了！可是十二？”紫芝道：“三九、四八、五七、六六凑起来，都是十二。姐姐猜得真好。但妹子刚才有言在先，打的是个物件，请姐姐把‘十二’取来看看，如果是个物件，就算姐姐猜着。”红珠不觉笑道：“呸！我只当是个数目哩。”邵红英道：“可是双陆？”紫芝笑道：“这个猜得却好，至於是不是，且等我看看花湖，再来回复。”

於是走到海棠社，只见酆锦春、言锦心、廉锦枫、卞锦云四人在那里看花湖，哀萃芳、叶琼芳在旁看“歪头湖”。廉锦枫见紫芝走来，连忙叫道：“姐姐来得正好，妹子输得受不了！我这初学的花湖，如何上得场？刚才我求萃芳、琼芳二位姐姐替我看两牌，谁知她把么六、二三、四六认作杂花，成了下去，倒被她们割了一个耳朵。姐姐替我看看罢，今日被这三公、三才，头都闹昏了！”紫芝道：“怎么如今花湖忽又添出三公、三才，这是怎讲？”锦云道：“何尝添什么三公、三才？只因锦枫姐姐头一次起了一个双张，做了一回老相公；第二次补牌，又多补一张，又做一回老相公；第三次下家还未起牌，她又多起一张，又做一回老相公。一连做了三回老相公，因此她叫做三公。”紫芝道：“三才又是怎讲？”廉锦枫道：“紫芝姐姐未曾读过《三字经》么？”紫芝道：“《三字经》上有句‘三才者，天地人’，怎没有读过？”锦枫道：“妹

子每牌总是天、地、人三个单张在手，偏偏又是肚子，又不敢打，所以打了半日，还未成得一牌。刚才好不容易叫六头，偏偏又被上家拦成。”哀萃芳道：“那牌原是姐姐自己打错。”紫芝道：“怎么打错？”叶琼芳道：“她手里只剩一对天牌，却把长三打出去，恰好锦心姐姐六张开招，一连补了三张么三，又是一个六张，这也罢了；末尾还补二三一坎，恰恰凑成一封。及至锦心姐姐再打三六，锦云姐姐也是六张开招，喜相逢拦成。这比我的么六、二三、四六诈湖更臭！”酈锦春道：“这一牌不独锦枫姐姐吃亏，就是妹子也多输三个龙船。这牌方才打错，接着一牌湖四头，又把长二打去，被人六张开招双封，也是一对人牌成了。”

言锦心道：“锦枫姐姐打错也罢了，并且打的也过慢。刚才有一牌左拆右拆，弄了半天，再也打不出。彼时适值我是梦家，因她踌躇，过去看看，谁知她手里除了天、地、人三个孤张，还有六张闲牌，打去一张，却是‘八尖嘴’。”紫芝道：“若是这样，她打得虽臭，倒有一件可取，却还细腻。但只工夫还未到家，能够练得打到‘眠张儿’，那就好了。”锦春道：“何为‘眠张儿’？”紫芝道：“眠者，睡也。即如他家应该发牌，左拆右拆，左打右打，再也打不出。及至闹到后来，把那三个看牌的都等得磕睡起来，这才打出去，其名就叫‘眠张’。”锦枫道：“姐姐莫闹了，你再闹，更要错了。”紫芝道：“今日这牌，不但添了三公、三才，只怕还要添个骨牌名哩。”锦枫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紫芝道：“姐姐刚才湖六头，打长三；湖四头，又打长二；少刻湖二头，再把地牌打了，岂不凑成一副‘顺水鱼’么？”锦枫道：“我的紫姑太太，够了！”

够了！你老人家不要刻薄了！请罢！请罢！”紫芝道：“我要抽几个头儿，才肯走哩！”锦枫道：“我还没赢，那有头儿？”紫芝用指在锦枫头上一弹道：“这不是头儿？”锦云用力把紫芝朝外一推道：“人家这里玩钱，你只管跟着瞎吵！”

紫芝趁势走出，来到猗兰堂。只见余丽蓉、姜丽楼、潘丽春、蒋丽辉在那里闲谈，旁边放着一桌十湖。四人见了紫芝，都欠身让坐。紫芝道：“你们为什么不看牌，却在这里清谈？”余丽蓉道：“因为丽辉姐姐不大高兴，所以歇歇再打。”紫芝道：“丽辉姐姐为什不高兴？”蒋丽辉道：“我们一连看了八轮，我一牌未成，这不是讨罪受么？并且每牌总是一张老千，从未起过空堂，牌牌总要打九索；至於破槲、破群，更不必说了。尤其可恨的那破槲、破群，再不教你成个二报、三报，他总是一张八饼、一张二索，或是一张七饼、一张三万，教你八下不成副。及至巴到十成，不是人家糊了，就是上家拦成。你说这面糊鬼令人恨不恨？教人气不气？再玩半天，我还气成鼓胀病哩！可惜我今日来得匆忙，未将剪子带来，这是他的命长。我明日一定戒赌，妹妹莫劝我。”紫芝道：“妹子何敢劝？但姐姐又何须劝？今日戒，明日开，那是向来的老规矩。并且这戒赌二字，我从太后颁恩诏那年，一直听到如今了。姐姐莫生气，妹子替你看两牌。”姜丽楼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大家归坐。紫芝一连看了几牌，谁知牌牌皆成，不但不输，并且反做了赢家。把牌交给丽辉道：“你来看罢。如今反输为赢，大约可以不必戒赌了。”丽辉接过牌道：“人说你斗得好，果然不错。才看这几牌，都在我的意料之外，倒长许多见识。明日一定要送门生帖过去。”紫芝道：“拜门生你

且暂缓，等我老师开了剪子店，替你多多预备几把剪子，你再来。”说得众人不觉好笑。

紫芝走出，要去看看象棋，找了两处，并未找着，后来问一丫环，才知都在围棋那边，随即来到白芥亭。只见崔小莺同秦小春对局，旁边是掌乘珠、蒋月辉、董珠钿、吕祥蕙四人观局。那对局的杀得难解难分，观局的也指手画脚。紫芝道：“教我各处找不着，原来却在围棋一处。看这光景，大约也是要借点馨香之意。”只听蒋月辉道：“小春姐姐那匹马再连环起来，还了得？”董珠钿道：“不妨，小莺姐姐可以拿车拦它。”吕祥蕙道：“我的姐姐，你这话说得倒好，也不望马后看看。”谁知秦小春上了马，崔小莺果然拿车去拦，这里吕祥蕙连忙叫道：“小莺姐姐拦不得，有个马后炮哩！”话未说完，秦小春随即用炮把车打了。崔小莺道：“人家还未走定，如何就吃去？拿来还我！”秦小春道：“你刚才明明走定，如何还要悔？”掌乘珠道：“小春姐姐把车还她吧。况且这棋小莺姐姐业已失势，你总是要赢的，也不在一车。”紫芝道：“二位姐姐且慢夺车，听我说个笑话。一人去找朋友，及至到了朋友家里，只见桌上摆着一盘象棋，对面两个坐儿，并不见人。这人不觉诧异，忽朝门后一望，谁知他那朋友同一位下棋的在门后气喘嘘嘘夺车。恰好今日二位姐姐也是因车而起，好在有例在先。”紫芝一面说着，故意大声叫道：“丫环，快将门后打扫打扫，少刻就有客来了！”

题花按着扇子，一面撇兰，一面笑道：“女孩儿家恁响喉咙，也不管吓得人来怕恐，准备精皮肤一顿打！”紫芝道：“有件奇事：一家养口小猪，忽然得个怪病，伏在地下，将尾

乱摆。有人传个方儿，教他磨些黑墨涂在尾上就好了。哪知摆得更甚。这家没法，只得把兽医请来，偏偏这兽医又是近视眼，走来一望，见那猪尾上黑墨画的满地横一道，竖一道，看了一眼，回头就走，道：‘这样好猪，还说有病？’这家忙问道：‘怎说无病？’兽医道：‘我们虽是兽医，也要望闻问切。你莫看别的，只看猪尾就知道了。它如果有病，怎么还撇得那样好兰哩？’”题花笑道：“好啊！替你画，你还骂我！”紫芝道：“这个只好算个笔资吧。”

忽闻远远箫音嘹亮，甚觉可耳。紫芝正要叫丫环去看，只见芳芝走来道：“诸位姐姐听听，这箫品得可好？”众人道：“不知哪位姐姐品得这样好箫。”忽听又有笛音，倒像箫笛合吹光景。芳芝道：“刚才我同再芳、兰荪两位姐姐看了芍药。到了莲花塘，兰荪姐姐被她们邀去投壶。再芳姐姐因见绿云妹妹铁笛、铁箫甚好，所以约了亚兰姐姐、绿云妹妹，就在水阁合吹。这箫笛借着水音，倍觉清亮，又是顺风吹来，远听更有意思。”左融春道：“如此妙音，箫笛必另有不同。姐姐把我带去看看。”二人携手去了。

紫芝也随后跟来，走到桂花厅，只见林婉如、邹婉春、米兰芬、闵兰荪、吕瑞蕙、柳瑞春、魏紫樱、卞紫云八个人在那里投壶。林婉如道：“俺们才投几个式子，都觉费事，莫若还把前日在公主那边投的几个旧套子再投一回，岂不省事？”众人都道：“如此甚好，就从姐姐先起。”婉如道：“俺说个容易的，好活活准头，就是‘朝天一炷香’罢。”众人挨次投过，也有投上的，也有投不上的。邹婉春道：“我是‘苏秦背剑’。”米兰芬道：“我是‘姜太公钓鱼’。”闵兰荪道：“我是‘张果

老倒骑驴’。”吕瑞萸道：“我是‘乌龙摆尾’。”柳瑞春道：“我是‘鹞子翻身’。”魏紫樱道：“我是‘流星赶月’。”卞紫云道：“我是‘富贵不断头’。”众人都照着式子投了。紫芝走来，两手撮了一捆箭，朝壶中一投道：“我是‘乱劈柴’！”斗得众人好笑。

紫芝说笑一阵，信步走到秋千那边。只见田凤翱、施艳春、薛蘅香、董翠钿、蒋素辉、卞彩云六人，在那里一起一落打着玩。紫芝道：“我看你们打来打去，不过总是两个俗套子。据我主意，何不各抒己见，出个式子，岂不新鲜些？”彩云道：“如是甚好。就请凤翱姐姐先出。”田凤翱道：“妹子出个‘平步青云’，要双足平起。”薛蘅香道：“我是‘鲤鱼跳龙门’，要双足微纵。”施艳春道：“我是‘金鸡独立’，要一足微长。”董翠钿道：“我是‘指日高升’，要一指向日。”蒋素辉道：“我是‘凤凰单展翅’，要一手朝天。”卞彩云道：“我是‘童子拜观音’，要一手合掌。”都照式子打了一回。彩云道：“倒是紫芝妹妹会玩，果真出个式子，就觉有趣。”田凤翱道：“紫芝姐姐何不出个式子也玩玩呢？”紫芝道：“我怕头晕。”薛蘅香道：“姐姐向来斗的趣儿甚好，既不打秋千，何不说个笑话呢？”紫芝道：“这倒使得。”因想了一想，登时编了一个笑话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五回 弄新声水榭吹箫 隐俏体纱窗听课

话说紫芝因薛蘅香教她说笑话，当时想了一想，望着六人道：“老蛆在茅坑缺食甚饥，忽然磕睡，因命小姐道：‘如有送食来的，即来唤我。’不多时，有人登厕出恭，因肠火结燥，蹲之许久，粪虽出下半段，尚未坠落。小姐远远看见，即将老蛆叫醒。老蛆仰头一望，果见空中悬着一块黄食，无奈总不坠下。老蛆喉急，因命小姐沿坑而上，看是何故。小姐去不多时，回来告诉老蛆道：‘我看那食在那里玩哩。’老蛆道：‘做什么玩？’小姐道：‘它摇摇摆摆悬在空中，想是打秋千哩。’”董翠钿道：“臭烘烘的，把人比它，姐姐也过尖酸了！”蒋素辉道：“那‘黄食’二字倒也新奇。”薛蘅香、施艳春道：“幸而没有痔疮，若有血痔，那可变成‘紫食’了。”紫芝道：“你去尝尝，只怕还‘香艳’得很哩！”蘅香、艳春道：“姐姐真真厉害，一句也不饶人。”

田凤翮遥遥指着道：“姐姐，你听她们这个笛音，远远听着，实在有趣。姐姐何不领我们望望去？”紫芝道：“我正要去哩。”七人一同到了莲花塘，进了凉阁。苏亚兰、左融春、董花钿、孟芳芝、卞绿云五人连忙站起让坐。田凤翮道：“我们原是特来领教的，怎么倒不吹了？”绿云道：“吃了这杯茶，少不得都要吹一套奉敬。”董花钿道：“你们七位却在何处游

玩，半日总未见面。”蒋素辉道：“紫芝姐姐才从白茱亭来的。我们六人在桃花岭旁打了一回秋千。”苏亚兰道：“敢是六位姐姐在秋千架上听见我们这里箫笛声音才过来的？”施艳春道：“刚才我们打着秋千，在半空中忽闻这个箫笛之音，倒像云端里飘出一阵仙乐，好不令人神爽。”绿云道：“那是姐姐离得远，又在高处，所以隐隐约约倒觉可耳；今若近听，可差远了。”芳芝道：“姐姐何不再吹一套呢？”左融春道：“还是绿云、亚兰二位姐姐合吹有趣。”亚兰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同绿云各拿箫笛，合吹起来。

紫芝一心记挂东道，无暇细听，趁空走到外面，只见宝云也向莲花塘走来道：“妹妹可晓得众位姐姐共分几处？我恐我们表姊妹陪不过来，又托了蒋、董两家姐姐替我陪陪客。不知每处可有我们四姓之人？倘竟并无一个，教客人自己照应自己，那真是慢客了。”紫芝道：“姐姐，你等妹子先把这几处念给你听，就明白了。马吊那边是兰言、兰英、兰芳、兰音、玉蟾、玉英、玉芝七位姐姐。双陆那边是琼英、琼芝、红蕖、红萸、红英、红珠六位姐姐。花湖那边是锦枫、锦春、锦心、锦云、萃芳、琼芳六位姐姐。十湖那边是丽容、丽楼、丽春、丽辉四位姐姐。象棋那边是小春、小莺、乘珠、祥蕙、月辉、珠钿六位姐姐。投壶那边是婉如、婉春、瑞春、瑞蕙、兰芬、兰荪、紫樱、紫云八位姐姐。秋千那边是凤翮、蘅香、艳春、翠钿、素辉、彩云六位姐姐。品箫那边是亚兰、融春、花钿、芳芝、绿云五位姐姐。共四十八位。还有几处，等妹子看过，再来告诉你。大约青钿妹妹那副镯子是我的了。姐姐可见芸芝姐姐么？”宝云道：“她同再芳姐姐才从莲花塘出去，

因再芳姐姐要学大六壬课，大约都在芍药轩讲究课哩。”紫芝道：“芸芝姐姐果然如此，未免可恶。”宝云道：“这却为何？”紫芝道：“妹子一心要学大六壬课，往常求她，再也不肯教我，今日倒教外人，岂不可恶么？”宝云轻轻说道：“方才巧文姐姐在白菜亭无心说了一个四等，谁知再芳姐姐当日部试就是四等，因此语言颇有芒角，所以我托芸芝妹妹伴伴她。这位姐姐气性不好，到处同人斗嘴。芸芝妹妹同她谈论，因受我之托，哪里情愿教她？妹妹要学，恰好她们方才过去，你跟去听听就是了。”

紫芝走到芍药轩，房内并无一人，窗外倒像有人说话。轻轻走到纱窗跟前，朝外一望，原来再芳同芸芝紧靠窗子，坐在那里说话。只听芸芝道：“这有什么要紧，怎说拜起老师来了？”再芳道：“此话倒出我的本心。妹子这个念头并非一朝一夕，已存心中几年了。向日闻得古人有袖占一课之说，真是神乎其神，我只当总是神仙所为，凡人不能会的。后来才知袖占一课，就是如今世上所传大六壬课。妹子听了，四处购求课书，日日习学，再也不能入门，要访一位精於此道的求他指引。访来访去，比访神仙还难。今幸遇姐姐，岂不是我心上老师么？妹子并非求精，只要姐姐指点，能够入门，起得‘三传四课’，心愿也就足了。”芸芝道：“若能会起‘三传四课’，底下功夫自然容易。可惜妹子所著《大六壬指南》尚未脱稿，姐姐如将此书一看，登时就能了然。至於古人之书，精微奥妙则有之，若讲入门，倒是罕见的。”

再芳道：“请问姐姐，何谓地盘？妹子再也弄不明白。”芸芝道：“世人学课，往往半途而废者，皆因天地盘分不明白之

故。其所以然者，总由前人於入门一条未能分晰指明，学者又不能细心体察，所以易於忽略。妹子今将地盘写一样式，再细细注解，自然易於领略。”随命丫环设个小几，摆下笔砚，登时写毕。再芳接过，只见上面写着：

申	酉	戌	亥
未			子
午			丑
巳	辰	卯	寅

芸芝道：“此地盘式有从左手起的，有从右手起的。以左手而论，於无名指第四节起子时；中指第四节丑；食指第四节寅，第三节卯，第二节辰，第一节巳；中指第一节午；无名指第一节未；禁指第一节申，第二节酉，第三节戌，第四节亥。以右手而论，於中指第四节起子时；无名指第四节丑；禁指第四节寅，第三节卯，……照前顺排，至食指第四节为亥时。此式必须细心摹拟，须将地盘十二时所列方位个个记得烂熟，然后再讲天盘。若地盘未熟，即讲天盘，势必上下不分，徒乱人意。盖地盘千载不移，天盘随时流转。今以随时流转之盘加於千载不移盘上，若不记清，何能上下分得明白？即如你以右手五指合於我之右手五指之上，你若问我大指之上是汝何指，我必说是禁指，食指之上是你无名指。盖上下十指是胸中滚熟的，所以不看亦能了然。姐姐要明天地盘，只须记熟，就能领会了。”紫芝在窗内看得明白，不觉喜道：“原来地盘却是如此。”

再芳道：“妹子适观此式，地盘业已明白，请教天盘式子呢？”芸芝道：“天盘随十二时流转，每日式子十二。要明天

盘，先记月将。月将者，太阳也。正月雨水后在亥，就是历书所谓‘日躔登明之次’。每三十日一换：二月春分后在戌，三月谷雨后在酉，四月小满后在申，五月夏至后在未，六月大暑后在午，七月处暑后在巳，八月秋分后在辰，九月霜降后在卯，十月小雪后在寅，十一月冬至后在丑，十二月大寒后在子。逆行十二时。假如正月雨水后起课，应用亥将，来人口报寅时，即以亥将加在地盘寅时之上，依次排去，就是天盘。今写个样儿请看。”

正月雨水后

亥将寅时天盘式

巳 午 未 申

辰 酉 卯 申

寅 丑 子 亥

二月春分后

戌将寅时天盘式

辰 巳 午 未

卯 戌 寅 酉

丑 子 亥 戌

紫芝看了，只管暗暗点头，记在心里。

再芳道：“这天盘式子妹子也明白了。请教四课呢？”芸芝道：“凡起四课，有六句歌诀须要读熟：‘甲课在寅乙课辰，丙戌在巳不须论，丁己在未庚申上，辛戌壬亥是其真，癸课由来丑上坐，分明不用四正辰。’此诀皆指地盘而言，切须牢记。今以甲课在寅而论，即如甲日占数，须在地盘寅上起第一课，寅上者即天盘所加之时。假令三月谷雨后占课，应用酉将，来人口报丑时，本日系甲子日，今将先排日干、后起四课样子写来你看。”

甲 子

辰 巳 午 未

卯 申

寅 酉

丑 子 亥 戌

紫芝看了，忖道：“原来未起四课，先将本日干支排在两处，倒要看她怎样起法。”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六回 讲六壬花前阐妙旨 观四课牖下窃真传

话说紫芝正在思忖，只听芸芝对再芳道：“天盘排定，先将本日干支从中空一格，写在两处，再起四课。今把一课、二课、三课、四课写来你看。此是起课入门，最为切要。向来各书从未指出，以致初学无从入手。这是妹子因姐姐学课心切，所以独出心裁，特将门户指出，姐姐从此追寻，可以得其梗概了。”

戌甲	戌甲	戌甲	戌甲	戌巳	午未
午戌	午戌	午戌	戌	卯	申
申子	申子	子	子	寅	酉
辰申	申			丑子	亥戌

紫芝忖道：“向来课书只讲三传，从未讲到四课，令人无从下手，非口授不能明白。今既晓得天盘四课，再将课书三传合参，自能知其来路，何必又要口授？她向来不肯教我，哪知我倒会了！”

芸芝道：“我把这个式子一层一层分开讲给你听：即如甲子日起课歌诀是‘甲课在寅’，即看地盘寅上所加之时，如所加是戌，即於日干甲上写一戌字，支干中间所空之处亦写一戌。凡课皆如此。此是第一课。一课起后，再看地盘戌上所加之时，如所加是午，即於戌上写一午字，此是第二课。盖

寅上得戌，戌上得午也。二课起后，再看地盘子上所加之时，如所加是申，即於日支子上写一申字，子字之旁也写一申，亦如第一课戌字一样。凡占皆如此。此是第三课。三课起后，再看地盘申上所加之时，如所加是辰，即於申上写一辰字，此是第四课。你把这话同那式子对看，无不了然。古人起课歌诀都是‘甲课在寅乙课辰’，必须改写‘甲课寅上乙课辰’，初学始无舛错之虞。四课起毕，然后照着古法，再起三传，如‘元首’、‘重审’之类，课经所载甚详。三传明后，再将《毕法赋》以及《指掌占验》不时细玩，自能领会。”

再芳道：“即如起贵人，‘甲戌庚牛羊，乙己鼠猴乡，丙丁猪鸡位，壬癸兔蛇藏，六辛逢马虎，此是贵人方’。这六首歌诀虽然记得，至如何起法，尚不明白。”芸芝道：“所谓‘甲戌庚牛羊’者，谓甲日或戌日或庚日占课，贵人总在天盘丑未之上，盖丑属牛，未属羊也。”再芳道：“妹子闻得贵人有昼贵、夜贵、阳贵、阴贵之分：上一字为昼、为阳，下一字为夜、为阴。即以首句而论，丑为甲戌庚昼贵，未为甲戌庚夜贵。但每日既有两贵，为何往往占课却写一个贵人哩？”芸芝道：“贵人虽二，要看来人所报之时：如所报之时是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，则用昼贵，夜贵不论；是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，则用夜贵，昼贵不论。或以卯酉分昼夜者，或以日出日没分阴阳者，议论不一。据妹子愚见，似以子至巳为昼、为阳，用昼贵为是；午至亥为夜、为阴，用夜贵为是。如此用法，恰与古人所谓‘天干相合处，便是贵人方’其义甚合。姐姐久后自知。”

再芳道：“课传一切，蒙姐姐指教，略知一二。至於怎样

断法，还求姐姐讲讲。”芸芝道：“课体不一，事务纷纭，虽云课止七百有二，但时有不同，命有不同，断法岂能一定？若撮其大略，总不外乎生、克、衰、旺、喜、忌六字苟能透彻此理，无论所占何事，莫不一望而知。姐姐细心体察，慢慢自能领会。”再芳道：“姐姐何不将这六字大略谈谈哩？”芸芝道：“妹子新着一部《大六壬类纂》，上面无一不备，将来拿去，姐姐一看就明白了。”

紫芝在窗内喊道：“我明白了！”把二人吓了一跳。芸芝回过头来，见是紫芝，不觉变色道：“这里空空的，我们坐在此处，就是没人惊吓，心里也觉胆怯，哪里禁得冒冒失失这一声，此时心里跳个不住。要像这样玩法，不顾人死活，这可了不得了！”紫芝道：“姐姐，你不怪自己，反来怪人！”芸芝道：“为何倒怪我自己？”紫芝道：“你的课既灵，刚才在此坐时，为何预先不起一课？若课中知我躲在窗内，岂不省此一惊么？”芸芝道：“要像这样处处起课，将来喝碗茶，吃袋烟，还要问问吉凶哩。”紫芝道：“姐姐莫气，我说个笑话你听。”芸芝把手按住两耳道：“罢，罢，罢！我不听！”紫芝道：“你不听，我改日再说。”

说罢，走到金鱼池边。只见唐闰臣、陶秀春、纪沉鱼、蒋星辉、掌骊珠五人都在池边垂钓。紫芝道：“池内菱藕甚多，你们莫非借垂钓为名，偷吃蟠桃么？”掌骊珠道：“你要赖人做贼，也把谎儿撒得完全些。如今才交四月，不但藕是老的，没人吃，就是菱角也未出世哩。”蒋星辉道：“菱藕虽未见，我倒看见有枝血紫的灵芝，可惜被狗衔去。”陶秀春道：“这句骂得有点意思。”紫芝要想编个笑话回她，偏又想不出，因向

闰臣道：“姐姐可曾钓几个？”纪沉鱼道：“闰臣姐姐未曾垂钓，先把钩儿去了，所以尚未钓着。”紫芝道：“既要钓鱼，为何倒把钩儿去了？”闰臣道：“我虽垂钓，却志不在鱼。若暗藏毒饵，诱它上钩，於心何忍？此时面对清泉，颇觉适意，虽不得鱼，亦有何妨。”沉鱼道：“闰臣姐姐是无钩之钓，所以不曾得鱼。妹子不知为何，也未钓着一个。”紫芝道：“姐姐尊名明明说是鱼都沉了，如何还想钓着？倒是婉如姐姐所说海外‘云中雁’，你去弄个‘鸟枪打’，那雁只怕倒可落下；若要想鱼，却是难得。”一面说着，忽然把腰弯下道：“我这脚缝疼得很，不知什么塞在里面？”故意在绣鞋边摸了一摸，把手退出，望一望道：“呸！我只当什么东西，原来是个灰星子塞在脚缝里！”星辉听了，放下钓竿，赶来要打。

紫芝慌忙跑开，来到百药圃。只见史幽探、周庆覃、国瑞徵、孟兰芝远远走来。兰芝道：“妹妹到哪里去？”紫芝道：“我同青钿妹妹赌东，要到各处查查人数。”周庆覃道：“姐姐为何赌东？”紫芝把上项话说了。国瑞徵道：“这个东道你如何同她赌？莫讲分在几处不能记，就是这一百人教我一个一个念出来，我也不能。看来姐姐竟有八分要输了。”紫芝道：“这也论不定。你们四位适从何来？”

史幽探道：“我们才在菊花岩抢一回状元筹，此时要到莲花塘，听听亚兰姐姐笛子去。”紫芝道：“状元筹又不费心，倒也好玩，为何半途而废？”兰芝道：“只因幽探姐姐五红得了状元，正自欢喜，谁知不巧我又掷了六红，夺了过来，因此幽探姐姐不高兴，把状元筹歇了。”紫芝道：“六红盖五红，就如她的文章比你高，这个状元应该她得。要像这样就不高兴，

设或把后十名弄到前面，又将如何哩？”兰芝道：“你去罢，不要乱说了！”四人携手去了。

紫芝自言自语道：“今日方替闺臣姐姐出了这口闷气。”一面思忖，已进了百药圃。只见陈淑媛、窦耕烟、邨芳春、毕全贞、孟华芝、蒋春辉、掌浦珠、董宝钿八人在那里采花折草，倒像斗草光景，连忙上前止住道：“诸位姐姐且慢折草，都请台上坐了，有话奉告。”众人都停了手，齐到平台归坐。陈淑媛道：“妹子刚才斗草，屡次大负，正要另出奇兵，不想姐姐走来，忽然止住，有何见教？”紫芝道：“这斗草之戏虽是我们闺阁一件韵事，但今日姊妹如许之多，必须脱了旧套，另出新奇斗法，才觉有趣。”窦耕烟道：“能脱旧套，那更妙了，何不就请姐姐发个号令？”紫芝道：“若依妹子斗法，不在草之多寡，并且也不折草；况此地药苗都是数千里外移来的，甚至还有外国之种，若一齐乱折，亦甚可惜。莫若大家随便说一花草名或果木名，依着字面对去，倒觉生动。”毕全贞道：“不知怎样对法，请姐姐说个样子。”紫芝道：“古人有一对句对得最好：‘风吹不响铃儿草，雨打无声鼓子花。’假如耕烟姐姐说了铃儿草，有人对了鼓子花，字面合式，并无牵强，接着再说一个，或写出亦可。如此对去，比旧日斗草岂不好玩？”邨芳春道：“虽觉好玩，但眼前俗名字面易对的甚少。即如当归一名文无，芍药一名将离，诸如此类，可准借用么？”紫芝正要回答，忽然想起青钿东道之事，连忙说道：“妹子有件事，少刻再来。”

说罢，走到外面去寻青钿。找来找去，找到梅花坞，只见董青钿同宋良箴、司徒斌儿、廖熙春、缙瑶钗、蒋秋辉在

那里摆着算盘，谈论算法。蒋秋辉道：“刚才所说这些归除之类，无什趣味。据我愚见，莫若大家随便说一难算之事，请教众人，如有人答得出固妙，倘无人知，自再破解。诸位姐姐以为何如？”缙瑶钗道：“如此甚好。就请哪位先说一个。”廖熙春道：“因谈算法，忽然想起前在家乡起身时，亲戚姊妹都来送行。适值有人送了一盘鲜果，妹子按人分散，每人七个多一个，每人八个少十六个。诸位姐姐能算出几人分几果么？”司徒斌儿道：“此是盈朒算法，极其容易。以七个八个相减，余一个为法；多一个、少十六个相加，共十七个为实。法除实为人数。这帐一为法，一归不须归，十七便是人数。以十七乘七个，得一百一十九个，加多一个，是一百二十个。乃十七人分一百二十个果儿。”熙春道：“向来算法有筹算、笔算、珠算，今姐姐一概不用，即用嘴算，又简便，又不错。”宋良箴命丫环取出百文钱道：“妹子不喜算法，却有两个玩意，一名‘韩信点兵’，一名‘二十八宿闹昆阳’……”

紫芝等得发躁，只得上前拱手道：“诸位请了！我要兑换几两银子。”青钿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紫芝道：“这里钱也有，算盘也有，不是要开钱店么？”青钿道：“开钱店倒还有点油水，就只看银水眼力还平常，惟恐换也不好，不换也不好，心里疑疑惑惑，所以不敢就开。姐姐何不出个新奇算法玩玩哩？”紫芝道：“别的玩意都可奉陪，就只此道弄不明白。不瞒妹妹说，一个小九九儿学了半年，我还只当九九是八十三哩。你跟我来，宝云姐姐找你哩。”於是一同来至白菜亭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七回 斗百草全除旧套 对群花别出心裁

话说青钿跟了紫芝一同来到白茱亭。宝云道：“今日紫芝妹妹替我各处照应，令人实在不安。但除两次所说七十三位之外，其余众姊妹共分几处，你都见么？”紫芝道：“适才妹子都已去过。那讲六壬课的是再芳、芸芝二位姐姐，垂钓的是闺臣、秀春、沉鱼、星辉、骊珠五位姐姐，状元筹是幽探、庆覃、瑞徵、兰芝四位姐姐，斗草是淑媛、芳春、耕烟、全贞、华芝、春辉、浦珠、宝钿八位姐姐，谈算法是良箴、熙春、瑶钗、秋辉、斌儿、青钿六位姐姐。共二十五位姐姐。”

青钿道：“宝云姐姐唤我有何话说？”紫芝道：“宝云姐姐请你非为别事，要告诉妹妹这个东道你可输了。题花姐姐，把烟壶、镯子都给我罢！”题花把笔放下，对着众人道：“刚才被紫姑奶奶一把扇子闹出无数扇子。今日我们八个写的，六个画的，连老嬷、丫环扇子凑起来，足足可开一个扇子店。”紫芝道：“姐姐，烟壶、镯子呢？”题花道：“幸而还是绝精扇面，易於着色，若是丑的，画上颜色，再也搨不开，那才坑死人哩！”紫芝道：“我问你烟壶、镯子，怎么不理我？”题花道：“人说‘洛阳纸贵’，谁知今日闹到‘长安扇贵’。此时画得手也酸了，眼也花了，我要……”话未说完，被紫芝伸进手去，在肋肢上一阵乱摸，题花笑得气也喘不过来，道：“快

放手！我怕痒，我给你！”紫芝把手退出道：“你快给我，不然我还乱摸，看你可受得？”

青钿道：“姐姐且慢给她。我听她说过前后五十人，至当中五十人，还未听见哩。”题花从扇子底下拿出一张单子道：“方才妹子已将各处众姊妹，命丫环陆续查明，开了一个清单。姐姐拿去，叫紫芝妹妹从头再说一遍，如与单子一样，只怕姐姐就要输了！”青钿接过单子，紫芝又把某处某人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青钿道：“姐姐说的固然不错，但我们是一百人，今只九十八位，这是何意？”紫芝道：“我同宝云姐姐凑上，难道不是一百么？题花姐姐不必替她耽搁，这半日我的心血也用尽了。”题花把壶儿、镯子放在桌上，紫芝连道“多谢”，拿着就走。

来到百药圃，众人都埋怨她道：“你骗我们坐在这里，却去了这半日，必定有个缘故。”紫芝把赌东的话说了。蒋春辉道：“原来为这小事。方才芳春姐姐问你当归一名文无，可准借用的话，你还未回她哩。”紫芝道：“即如铃儿草原名沙参，鼓子花本名旋花，何尝不是借用？又如古诗所载鸦舅影、鼠姑心，鸦舅即药中乌臼，鼠姑即花中牡丹。余如合欢蠲忿、萱草忘忧之类，不能枚举。只要见之於书，就可用得，何必定要俗名？”陈淑媛道：“据姐姐所言，自然近世书籍也可用了。”紫芝道：“只要有趣，哪里管他前朝后代，若把唐朝以后典故用出来，也算她未卜先知。”

登时摆了笔砚。紫芝道：“其实可以无须笔砚。”董宝钿道：“设或遇着新奇的，记下也好。就请妹妹先出罢。”紫芝四处一望，只见墙角长春盛开，因指着道：“头一个要取吉利，

我出长春。”窦耕烟道：“这个名字竟生在一母，天然是个双声，倒也有趣。”掌浦珠道：“这两字看着虽易，其实难对。”众人都低头细想。陈淑媛道：“我对半夏，可用得？”春辉道：“长春对半夏，字字工稳，竟是绝对。妹子就用长春别名，出个金盏草。”邨芳春遥指北面墙角道：“我对玉簪花。”窦耕烟指着外面道：“那边高高一株，满树红花，叶似碧萝，想是观音柳。”邨芳春指着一株盆景道：“我对罗汉松。”春辉道：“以罗汉对观音，以松对柳，又是一个好对。”

只见弹琴的由秀英七人、下围棋的燕紫琼四人、写扇子的林书香八人、画扇子的祝题花六人、打马吊的师兰言七人、打双陆的洛红蕖六人、讲六壬的花再芳二人、打花湖的廉锦枫六人，都因坐久，宝云陪着闲步，见她们议论纷纷，都进来坐了。秀英问其所以，华芝把斗草翻新之意说了。林书香道：“这倒有趣。不知对了几个？”掌浦珠把长春、观音柳说了，众人无不称妙。

宝钗道：“紫芝妹妹才说鼓子花原名旋花……”素云即接着道：“去岁家父从雅州移来一种异草，见人歌则舞，名唤舞草。”锤绣田道：“这个对得好。我出续断。”瑶芝道：“这二字只怕难对。”谭蕙芳道：“我对连翘。”宰银蟾道：“这又是绝对。妹子就出续断的别名接骨。”紫芝把毕全贞脊背一拍道：“我对扶筋。”红珠道：“狗脊一名扶筋，全贞姐姐被她骂了。”张凤雏道：“凤仙一名菊婢。”谢文锦道：“桃泉一名桃奴。”褚月芳道：“我出蝴蝶花。”姚芷馨道：“我对蜜蜂草。”紫芝道：“这个只怕杜撰了。”耕烟道：“姐姐方才说过，只要见之於书，就可用得。铃儿草是沙参别名，她这蜜蜂草就不是香薷的别

名么？”

邵红英道：“我才想了木贼草三字，因其别致，意欲请教，但紫芝姐姐莫要说我贼头贼脑才好哩。”紫芝道：“果真姐姐这个‘贼’想得有趣。”红英道：“不是又骂么？”廉锦枫道：“我对水仙花。”祝题花道：“以仙对贼，以五行对五行，又是好对。妹子把草字去了，就出木贼。”若花道：“牡丹一名花王。”春辉道：“这可列入超等了。”易紫菱道：“妹子出玫瑰别名离娘草。”秀英道：“我对个兰花别名待女花。”尹红萸道：“我出猴姜。”蔡兰芳道：“我对马韭。”玉芝道：“骨碎补一名猴姜，那是人所共知的。这‘马韭’二字有何出处？”兰芳道：“陶宏景《名医别录》，麦门冬一名马韭，因其叶如韭，故以为名。”琼芝道：“姐姐既看过此书，大约李勣所修《本草》，自然也看过了。我出灯笼草。”白丽娟道：“这是国朝《本草》酸浆别名，又叫红姑娘。”亭亭道：“我对钩吻的别名火把花。”众人齐声喝采。宰玉蟾道：“我出慈姑花。”戴琼英道：“我对黄芩别名妒妇草。”田舜英道：“我出钩藤。”印巧文道：“茜草一名剪草。”素云道：“以剪对钩，又是巧对。”章兰英道：“我出金雀花。”阳墨香道：“我对淡竹叶的别名竹鸡草。”洛红蕖道：“我出千岁藁。”钱玉英道：“我对万年藤。”芸芝道：“这个对得字字雪亮，与灯笼草都是一样体格。”

只见投壶的林婉如八人、打秋千的薛蘅香六人、下象棋的秦小春六人、打十湖的余丽蓉四人、掷围筹的史幽探四人都走过来，众人让坐。问了详细，都道有趣。紫芝道：“幸亏昨日舅舅又添了几百张椅子，若不早为预备，今日被诸位姐姐这边聚聚，那里坐坐，只好抬了椅子跟着跑了。”

婉如道：“俺先发发利市，出个金星草。”姜丽楼道：“梨花一名玉雨花。”锦云道：“以玉对金，以雨对星，无一不稳。”秦小春把崔小莺袖子一拉道：“我出牵牛。”崔小莺两手向小春一扬道：“我对丹参的别名逐马。”紫芝道：“你对逐马，我对夺车。”引得众人好笑。花再芳道：“妹子因小春姐姐‘牵牛’二字，忽然想起它的别名，我出黑丑。”紫芝道：“好端端为何要出丑？”素云道：“这个丑字暗藏地支之名，却不易对。”燕紫琼道：“茶有红丁之名。”众人一齐叫绝。田凤翱道：“茶是紫琼姐姐府上出产，自然有此好对。”邹婉春道：“桂州向产一草，名唤倚待草。”枝兰音道：“玫瑰一名徘徊花。”兰芝道：“倚待对徘徊，这是天生绝对。”施艳春道：“我出苍耳子。”吕瑞蕙道：“我对白头翁。”

米兰芬道：“敝处蔷薇向有别种，其花与月应圆缺，名叫月桂。此花不独我们智佳最多，闻得天朝也有此种。”闵兰荪道：“温台山出有催生草，名唤风兰，以此为对。”紫芝道：“请教‘催生’二字怎讲？”兰荪满面通红道：“你说什么！”蒋丽辉道：“兰荪姐姐莫说闲话，请教兔丝是何别名？”兰荪想一想道：“记得兔丝又名火焰草。”薛蘅香道：“我对金灯花。”众人一齐叫好。柳瑞春道：“三春柳一人名人柳。”董翠钿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对佛桑。”紫芝道：“她又结巴了！”酆锦春道：“苜蓿一名连枝草。”魏紫樱道：“我对袁宝儿所持的。”众人听了，一齐称妙。掌乘珠道：“袁宝儿所持的虽叫合蒂花，但原名却叫迎辇花。”周庆覃道：“我对连翘的别名摇车草。”紫芝摇头道：“这个对得无趣。”吕祥蕙道：“我出地榆别名玉豉。”余丽蓉道：“五加一名金盐，以此为对。”蒋春辉道：

“小莺姐姐言丹参一名逐马，但除逐马之外，可另有别名？”潘丽春道：“还有奔马草。”董珠钿道：“隔虎刺一名伏牛花。”哀萃芳道：“三奈一名山辣。”蒋月辉道：“泽兰又叫水香。”

只听外面有人赞道：“这个可以算是绝对！原来你们瞒着我们，却在此地做这韵事，那个骗我镯子的可在这里？”众人看时，原来是讲算法的董青钿六人、品箫的苏亚兰五人、垂钓的唐闰臣五人，都进来让了坐。青钿向紫芝道：“我那镯子通身尽翠，百十副还挑不出一副，最是难得的。姐姐如留自戴就罢了，设或赏给女档子，我可不依的。”紫芝道：“妹妹何不早说？”玉芝道：“刚才我见紫芝姐姐将镯子交给丫环，命人送给宝儿、贝儿，果然被你猜着。”青钿道：“把这好东西赏给她们，怪可惜的，我明日给她二百银子，务要赎回来。”宝云道：“紫芝妹妹替我照应，既得了彩头，还该有始有终。这里挤得满满的，不知还有几位在别处，何不替我邀来，都在一处玩玩哩。”紫芝道：“此时除了你我，恰恰九十八位，都在这里，教我何处再去邀人？”

闰臣道：“今日把这斗草改做偶花，一对一对替它配起来，却也有趣。刚才我们只听山辣对水香，可谓工稳新奇之至。不知还有什么佳对？”春辉道：“这里有个单子，姐姐一看便知。”闰臣接过，众人围着观看，莫不称赞。董花钿道：“慈姑花对妒妇草虽是绝对，但‘慈姑’二字往往人都写作草头‘苜蓿’，今用这个慈姑，自然也有出处？”宰玉蟾道：“按各家《本草》言，慈姑姑一根，岁生十二子，闰月则生十三，如慈姑之乳诸子，故以为名。大约有草头无草头皆可用得。”

国瑞徵道：“我出芥菜别名水镜草。”廖熙春道：“我对金

钱花。”叶琼芳道：“我出金丝草。”掌骊珠道：“我对锦带花。”绿云道：“请教姐姐金丝草原名叫做什么？”琼芳正要回答，紫芝把闵兰荪左耳一指，又把花再芳右耳一指道：“它就叫做这个。”引得众人好笑。兰荪、再芳暗暗请教吕尧莫，才知叫做狗耳草。二人听了，气得正要发挥，只听绿云道：“我对鸡冠花。”陶秀春道：“我出龙须柏。”蒋秋辉道：“我对凤尾松。”芳芝道：“秋辉姐姐如此敏捷，可知知母又名什么？”言锦心道：“知母又名儿草。姐姐可知菊花别名么？”司徒娥儿道：“菊花又名女花。”纪沉鱼道：“儿草、女花，真是天生绝对。”左融春道：“水仙一名雅蒜。”红红即接着道：“簇菱一名廉姜。”紫云拍手道：“这个真可上得《无双谱》了！”掌浦珠道：“景天一名据火。”缙瑶钗道：“白英又号排风。”枝兰音道：“芍药有花相之名。”阴若花笑道：“梓树有木王之号。”邨芳春道：“常山原名互草。”香云笑道：“首乌又唤交藤。”玉芝道：“我看这个光景，倒像要做赋了。”

只见丫环捧上茶来。玉芝道：“我就出茶花。”陈淑媛道：“椰名酒树，我对酒树。”众人道：“又是绝对。”花再芳道：“紫芝姐姐，我出一个你对。甘遂一名鬼丑。我因姐姐比鬼还丑，所以出给你对。”紫芝道：“姐姐才出黑丑，此时又出鬼丑，原来姐姐却喜出丑。我倒想个对你一对。”因忖一忖道：“妹子记得疏麻一名神麻，我对神麻。”花再芳道：“你见哪位神的面上有麻子？”紫芝道：“你见哪个鬼的脸上生得丑？”田舜英道：“马齿苋一名五行草。”宋良箴道：“柳穿鱼一名二至花。”闵兰荪道：“我出独活。”紫芝道：“一人活着，有什趣味？”颜紫绡道：“玉兰一名丛生。”柳瑞春道：“我出三春柳。”

春辉道：“‘三春’二字却不易对。”师兰言道：“我对九节兰。”锦云道：“九节对三春，可谓巧极。”闰臣道：“我出仙人掌。”紫芝用手朝花再芳头上一指道：“我对夜叉头。”再芳道：“紫芝姐姐杜撰，这是要罚的！”紫芝道：“此对或者平仄不调，若说杜撰，姐姐问牛蒡子就明白了。”春辉道：“若不论平仄，诸如青箱一名昆仑草，瑞香一名蓬莱花，地黄苗唤作婆婆奶，赤雹儿叫作公公须，都可为对子。这个对子若论等第，要算倒数第一。”紫芝道：“你把妹子取在后头，我会移到前面去。”

蒋丽辉道：“地锦一名马蚁草，请教一对。”瑶芝道：“这个名字又是兽，又是虫，倒也别致。”紫芝用手向毕全贞身上一扑道：“我对蜡梅的别名。”吕瑞蕙笑道：“藕一名雨草，我出雨草。”毕全贞道：“蜡梅是何别名，妹子还未问明，姐姐就出雨草么？”题花笑道：“蜡梅一名狗蝇花。”苏亚兰道：“我对络石草别名云花。”吕尧蕙道：“梨一名蜜父。”闵兰荪道：“我对枇杷别名蜡儿。”紫芝道：“共总两个字，再将上一字平仄不调，有何趣味？这个同我夜叉头一样，都是四等货！并且观音柳、罗汉松、五行草、二至花，都是上一字平仄不调，也不能列之高等。”

史幽探道：“日已向西，再对几个，主人好赐饭了。”宝云随即吩咐丫环预备。井尧春把案上所摆木瓜拿了一个道：“我就出这个。”蒋星辉道：“这个易对的，何必出它？”青钿道：“姐姐看着容易，只怕难哩。”众人想了，都对不出。星辉道：“我对银杏。”青钿道：“瓜是总名，杏字如何对得？”潘丽春道：“我对无漏子别名金果。”玉芝道：“你才对丹参别名，此刻又是无漏子别名。《本草》都是透熟，无怪医道高明了。”

锦云道：“这个又是绝对。”印巧文道：“菠菜一名鸚鵡菜。”彩云道：“忍冬一名鸞鴛藤。”林书香道：“医书误以牡蒙认作紫参，其实牡蒙乃王孙草。”若花道：“我对菊花别名何如？”春辉鼓掌道：“帝女花对王孙草，又是天生绝唱！”史幽探立起道：“我们外面走走罢。”大家於是一齐起身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八回 运巧思对酒纵谐谈 飞旧句当筵行妙令

话说众人离了百药圃，只见丫环禀道：“酒已齐备，夫人也不过来惊动，请诸位才女不要客气，就如自己家里一样才好。”众人道：“拜烦先替我们在夫人跟前道谢一声，少刻扰过，再去一总叩谢。”说罢一齐散步。丫环预备净水，都净了手，香云引至凝翠馆。若花道：“这个坐儿早间妹子胡乱坐了，此刻必须从新拈过，才好坐哩。”闰臣道：“早间业已说过，今日这个坐位原无上下，何必又拈？”春辉道：“坐位自然照旧，不必说了。但妹子还有一个愚见，少刻坐了，断无哑酒之理，少不得行个酒令，方觉有趣。若照早间二十五桌分五排坐了，不知这令如何行法？据我主意，必须减去十三桌，只消十二桌，由东至西，分两行团团坐了，方好行令。”兰芝道：“若摆十二桌，每桌八人，只坐九十六人，还有四位怎样坐哩？”春辉道：“由东至西，虽分两行，每行只须五桌；东西两横头再摆两个圆桌，圆桌上面可坐十人，岂非十二桌就够坐么？”众人听了，齐声赞好，都道：“如此团团坐了，既好说话，又好行令。”宝云惟恐过挤，执意不肯。众人哪里由她，各命自己丫环动手，又嘱宝云把送酒上菜繁文也都免了。一齐归坐。丫环送了酒，上了几道菜。

大家谈起园中景致之妙，花卉之多。掌红珠道：“适才想

了一谜，请教诸位姐姐。‘无人不道看花回’，打《论语》一句。”众人想了多时，都猜不出。玉芝道：“妹子向来参详题义，往往都有几分意思，无如所读之书都是生的，所以打他不出。可惜今日只顾对花，无暇及此。明日诸位姐姐切莫另出花样，务必猜谜玩玩。若把明日再蹉跎过去，不知何日方能再聚。偏偏今日过得又快，转眼已是下午。刚才红珠姐姐说‘无人不道看花回’，此等句子妹妹最怕入耳，如把‘看花回’改作‘看花来’，我就乐了。这个‘回’字好像一本戏业已唱完，吹打送客，人影散乱，有何余味？若换个‘来’字，就如大家才去游玩，兴致方豪，不知何等陶情，我就欢喜了。”青钿道：“且莫闲谈，究竟她说‘无人不道看花回’是个什么用意？”玉芝道：“据我看来，内中这个‘道’字却是要紧的，大约所对之句，必定有个‘曰’字或有个‘言’字在内。至於此句口气，方才我已说过，就如一本戏已经唱完，无非游玩已毕之意。”小春道：“若果这样，只怕是‘言游过矣’。”红珠道：“正是。”题花道：“此谜以人名借为虚字用，不独灵动，并可算得今日游园一句总结，可谓对景挂画。”

紫芝道：“游玩一事既已结过，此刻是对酒当歌，我们也该行个酒令，多饮两杯了。春辉姐姐可记得前月我们在文杏阁饮酒，我说有个酒令，那时姐姐曾教我吃杯令酒宣令的？后来大家只顾说笑斗趣，也就忘了。今日难得人多，必须行令，才觉热闹。莫若妹子就遵姐姐前月之命，吃个令杯宣宣吧。”众人道：“如此甚妙。我们洗耳恭听。”兰芝道：“此时如要行令，自应若花姐姐或幽探姐姐先出一令，焉有我们倒僭客哩？”若花道：“阿姐此话过於客气。行令只要斗趣好玩，哪里拘得

谁先谁后？”史幽探道：“今日紫芝妹妹在母舅府上，也有半主之分。俗语说的‘主不吃，客不饮’，就请先出一令。行过之后，如天时尚早，或者众人再出一令，也未为不可。就请饮杯令酒宣宣吧，不必谦了。”

紫芝把酒饮过道：“请教兰言姐姐，妹子宣令之后，如有不遵的，可有罚规？”兰言道：“不遵的罚三巨觥。”紫芝道：“既如此，妹子宣了！诸位姐姐在上，妹子今日这令并非酒令之令，是求题花姐姐先出一令之令。如有不遵的，兰言姐姐有言在先。题花姐姐请看，妹子又饮一杯了。”题花道：“莫讲一杯，就饮十杯，我也不管，这三巨觥我情愿认罚。但为何单要派我哩？”紫芝道：“妹子初意原要自出一令，因人数过多，未必也全能行到；意欲拜恳公议一令，又恐推三阻四，徒然耽搁。因姐姐天姿明敏，一切爽快，所以才奉求的。”众人道：“此话却也不错，就请题花姐姐先出一令。如普席全能行到，那更有趣了。”题花仍是推辞，无奈众人执意不肯。题花道：“大众既听紫芝妹妹之语，都派我出令，我一人又焉能拗得？令虽要出，但妹子放肆，也要派一派了：先请诸位姐姐吃个双杯。”众人都饮了。题花道：“再请紫芝妹妹格外饮两杯。”紫芝无法，只得饮了。题花道：“格外这两杯，可知敬你，却是为何？”紫芝道：“妹子不知。”题花道：“是替你润喉的。把喉咙润过，好说笑话，笑话说过，我好行令。”

紫芝道：“你左一个双杯，右一个双杯，都教人吃了。此刻又教人说笑话，竟是得陇望蜀，贪得无厌了！也罢，我就把‘贪得无厌’做个话头。当日有个人甚是穷苦，一日遇见吕洞宾，求其资助。洞宾念他贫寒，因用点石成金之术，把

石头变成黄金，付给此人。以后但遇洞宾，必求资助，不几年竟居然大富。一日又遇洞宾，仍求资助。洞宾随又点石成金，比前资助更厚。此人因拜谢道：‘蒙大仙时常资助，心甚感激，但屡次劳动，未免过烦。此后我也不敢再望资助，只求大仙赏赐一物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’洞宾道：‘你要何物，无不遵命。’此人上前，把洞宾手上砍了一刀道：‘我要你点石成金这个指头！’”兰言笑道：“这虽是笑话，但世间人心不足，往往如此。”春辉道：“怪不得点石成金这个法术如今失传，原来吕洞宾指头被人割去了。”

紫芝道：“笑话说了，请出令罢。”题花道：“所谓笑话者，原要发笑，方才这个笑话并不发笑，如何算得？也罢，我同你豁拳，赌个胜负，输家出令，如何？”紫芝道：“你要豁拳，我倒想起一个笑话。一人骑驴赶路，无奈驴行甚慢，这人心中发急，只是加鞭催它快走。那驴被打负痛，索性立住不走，并将双蹄飞起，只管乱踢。这人笑道：‘你这狗头也过於可恶！你不赶路也罢了，怎么还同我豁拳？’”众人笑道：“这个笑话可发笑了，请出令吧。”题花道：“既派我出令，焉敢不出？但必须紫芝妹妹再饮两杯，我才出哩。”

紫芝道：“诸位姐姐，方才我同众人饮过之后，她又叫我格外饮两杯；及至饮过，她又叫我说笑话；此时笑话说了，她又叫我再饮两杯。这明明要同我歪缠了。她的意思总因我派她出令，所以如此。妹子因她只管歪缠，忽又想起了一个笑话。有一富翁带一小厮拜客，行至中途，腹中甚饥，因同小厮下馆吃饭。饭毕，店主算帐，谁知富翁吃的只得白饭两碗，那小厮吃的，除饭之外，倒有一菜。富翁因他业已吃了，无

可奈何，只得忍痛还了菜帐。出了饭馆，走未数步，富翁思及菜钱，越想越气，回头望见小厮跟在后面，因发话道：‘我是你的主人，并非你的顶马，为何你在我后？’小厮听了，随即赶行几步，越过主人，在前引路。走未数步，富翁又发话道：‘我非你的跟班，为何你在我前？’小厮听罢，慌忙退后，与主人并肩而行。走未数步，富翁又发话道：‘你非我的等辈，为何同我并行？’小厮因动辄得咎，只得说道：‘请问主人，前引也不好，后随也不好，并行也不好，究竟怎样才好哩？’富翁满面怒色道：‘我实对你说罢，你把菜钱还我就好了！’

题花笑道：“若非派她吃酒，诸位姐姐何能听这许多笑话？适才我倒想了一令。往常人少，很无意味，今日喜得人多，倒可行得，也可算得雅俗共赏。但过於简便，不甚热闹，恐不合众人之意，必须大家公同斟酌才好。”史幽探道：“只要雅俗共赏，我就放心。若是难题，教人苦思恶想，那不是陶情取乐，倒是讨苦吃了。并且今日有百人之多，若全要行到，也须许多工夫；能够完令，让大家回去不至夜深，那才好哩。请姐姐宣宣罢。”题花道：“此令也无可宣，就从妹子起说一句书，无论经史子集，大家都顶针续麻，依次接下去。假如我说‘万国咸宁’，第一字从我数起，顺数至第四位，饮一杯接令。”兰言道：“既如此，就请姐姐起令。但量有大小，必须定了分数，使量大者不致屈量，量小者不致勉强，方无偏枯。据我愚见，大量一杯，小量半杯。内中还有半杯也不能的，亦惟随量酌减，这才好哩。”题花道：“此话极是。”因饮一杯道：“妹子有僭了！但我们蒙老师盛意宠召，又蒙宝云七位姐姐破格优待，今日之聚，可谓极欢了，我就下个注语：‘举欣欣然

有喜色。’……”

只见众丫环来报，长班才从部里回来，说现奉太后御旨，命诸位才女做诗，所有题目卷子，已分送寓所去了。众人听了，茫然不解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九回 指迷团灵心讲射 擅巧技妙算谈天

话说众才女听了丫环之话，正在不解，恰好卞滨也差家人把题目送来，告知此事。原来太后因文隐平定倭寇，甚是欢喜，适值上官昭仪以此为题，做了四十韵五言排律，极为称颂。太后因诗句甚佳，所以特命众才女俱照原韵也做一首，明晨交卷。众人把原唱看了。幽探道：“既如此，就请主人早些赐饭，大家赶回去，连夜做了，明早好交卷。”宝云道：“众位姐姐何不就在此处一齐做了，岂不甚便？”颜紫绡道：“这比不得应酬诗，可以随便谄几句，咱要回去静静细想，才做得出哩。”哀萃芳道：“妹子也有这个毛病，求姐姐快赐饭罢。设或回去迟了，还不能交卷哩。好在明日承兰芝姐姐见召，今日早些去，明日也好早些来。”众人齐道“甚是”。宝云只得命人拿菜拿饭道：“这总是妹子心不虔，所以如此。即如昨日教人扎了几百灯球，以备今日玩的，哪知至今还未做成，岂非种种不巧么？”闺臣道：“即或做成，现在都要回去，也不能玩，都留着明日再来请教罢。”大家饭毕出席，命人到夫人跟前道谢。宝云道：“家母所要药方，丽春姐姐不可忘了。”潘丽春道：“妹子记得。”闺臣道：“我托宝云姐姐请问师母之话，也不可忘了。”宝云连连点头。当时匆匆别去。

次日把卷交了，陆续都到卞府，彼此把诗稿看了，互相

评论一番。用过早面，仍在园中各处散步。游了多时，一齐步过柳阴，转过鱼池，又望前走了几步。紫芝手指旁边道：“这里有个箭道，却与玉蟾姐姐对路。诸位姐姐可过去看看？”张凤雏道：“此地想是老师射鹄消遣去处，我们进去望望。”一齐走进。里面五间敞厅，架上悬着许多弓箭，面前长长一条箭道，迎面高高一个敞篷，篷内悬一五色皮鹄。苏亚兰道：“这敞篷从这敞厅一直接过去，大约为雨而设。”香云道：“正是。家父往往遇着天阴下雨，衙门无事，就在这里射鹄消遣，恐湿了翎花，所以搭这敞篷。”

张凤雏见这许多弓箭，不觉技痒，因在架上取了一张小弓，开了一开。玉蟾道：“姐姐敢是行家么？”凤雏道：“不瞒姐姐说，我家外祖虽是文职，最喜此道。我时常跟着玩，略略晓得。”紫芝道：“妹子也是时常跟着舅舅玩。我们何不同玉蟾姐姐射两条舒舒筋哩？”琼芝道：“苏家伯伯曾任兵马元帅，亚兰姐姐自然也是善射了。”亚兰道：“妹子幼时虽然学过，因身体过弱，没什力量，所以不敢常射，但此中讲究，倒知一二。如诸位姐姐高兴，妹子在旁看看，倒可指驳。”紫芝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当时就同玉蟾、凤雏各射了三箭，紫芝三箭全中，玉蟾、凤雏各中了两箭。紫芝满面笑容，望着亚兰道：“中可中了，但内中毛病，还求老师说说哩。并且妹子从未请人指教，人说这是舒筋的，我射过之后，反觉胳膊疼；人说这是养心的，我射过之后，只觉心里发跳。一定力用左了，所以如此，姐姐自然知道的。”亚兰道：“玉蟾、凤雏二位姐姐开放势子，一望而知是用过功的，不必说了。至妹妹毛病甚多，若不厌烦，倒可谈谈。”绿云道：“如此甚妙，就请姐

姐细细讲讲，将来我们也好学着玩，倒是与人有益的。”

亚兰道：“妹子当日学射，曾撮大略，做了一首《西江月》。后来家父看见道：‘人能依了这个，才算会射，不然那才算个外行。’今念来大家听听：

射贵形端志正，宽裆下气舒胸。五平三靠是其宗，立足千斤之重。开要安详大雅，放须停顿从容。后拳凤眼最宜丰，稳满方能得中。

刚才紫芝妹妹射的架势，以这《西江月》论起来，却样样都要斟酌。既要我说，谅未必见怪的。即如头一句‘射贵形端志正’，谁知她身子却是歪的，头也不正，第一件先就错了。至第二句‘宽裆下气舒胸’，她却直身开弓，并未下腰。腰既不下，胸又何得而舒？胸既不舒，气又安得而下？所以三箭射完，只觉嘘嘘气喘，无怪心要发跳了。第三句‘五平三靠是其宗’，两肩、两肘、天庭俱要平正，此之谓五平；翎花靠嘴，弓弦靠身，右耳听弦，此之谓三靠。这是万不可忽略的。以五平而论，她的左肩先已高起一块，右肘却又下垂，头是左高右低，五平是不全的。以三靠而论，翎花并不靠嘴，弓是直开直放，弓梢并未近身，所以弓弦离怀甚远；右耳歪在一边，如何还能听弦？三靠也是少的。第四句‘立足千斤之重’，她站得不牢，却是我们闺阁学射通病。这也不必讲。第五句‘开要安详大雅’，这句紫芝妹妹更不是了。刚才她开弓时，先用左手将弓推出，却用右手朝后硬拉。这不是开弓，竟是扯弓了。所谓开者，要如双手开门之状，两手平分，方能四平，方不吃力。若将右手用扯的气力，自然肘要下垂，弄成茶壶柄样，最是丑态，不好看了。第六句‘放须停顿从

容’，我看她刚才放时，并不大撒，却将食指一动，轻轻就放出去，虽说小撒不算大病，究竟箭去无力，样子也不好看。射箭最要洒脱，一经拘板，就不是了。况大撒毫不费事，只要平时拿一软弓时时撒放，或者手不执弓，单做撒放样子，撒来撒去，也就会了。若讲‘停顿’二字，她弓将开满，并不略略停留，旋即放了出去，何能还讲从容？第七句‘后拳凤眼最宜丰’，她将大指并未挑起，哪里还有凤眼；纵有些须凤眼，并不朝怀，弦也不拧，因此后肘更不平了。第八句‘稳满方能得中’，就只这句，紫芝妹妹却有的，因她开得满，前手也稳，所以才中了两箭。但这样射去，纵箭箭皆中，也不可为训。”

紫芝道：“姐姐此言，妹子真真佩服。当日我因人说射鸽子只要准头，不论样子，所以我只记了‘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婴孩’这两句，随便射去，哪里晓得有这些讲究。”亚兰道：“妹妹，你要提起‘左手如托泰山’这句，真是害人不浅。当日不知哪个始作俑者，忽然用个‘托’字，初学不知，往往弄成大病，实实可恨。”琼芝道：“若这样说，姐姐何不将这‘托’字另换一字哩？”亚兰道：“据我愚见，‘左手如托泰山’六字，必须废而不用才好。若按此句，‘托’字另换一字，惟有改做‘攥’字。虽说泰山不能下个‘攥’字，但以左手而论，却非‘攥’字不可。若误用‘托’字，必须手掌托出；手掌既托，手背定然弯曲；手背既弯，肘也因之而翻，肩也因之而努。托来托去，肘也歪了，肩也高了，射到后来，不但箭去不准，并且也不能执弓，倒做了射中废人。这‘托’字贻害一至於此。你若用了‘攥’字，手背先是平正，

由腕一路平直到肩，毫不勉强。弓也易合，弦也靠怀，不但终身无病，更是日渐精熟。这与‘托’字迥隔霄壤了。”玉蟾道：“妹子也疑这个‘托’字不妥，今听姐姐之言，真是指破迷团，后人受益不浅。”

绿云道：“据妹子意思，只要好准头，何必讲究势子，倒要费事？”亚兰道：“姐姐这话错了。往往人家射箭消遣，原图舒畅筋骨，流动血脉，可以除痼疾，可以增饮食，与人有益的。若不讲究垫子，即如刚才紫芝妹妹并不开弓，却用扯弓，虽然一时无妨，若一连扯上几天，肩肘再无不痛。倘不下腰不下气，一股力气全堆胸前，久而久之，不但气喘心跳，并且胸前还要发痛，甚至弄成劳伤之症。再加一个‘托’字，弄得肘歪肩努，百病丛生，并不是学他消遣，倒是讨罪受了！”张凤雏道：“姐姐这番议论，真可算得‘学射金针’。”

众人离了箭道，丫环请到百药圃吃点心。大家都走进坐了。着辉道：“昨日若不是紫芝妹妹耽搁半日，还可多对许多好花。”紫芝道：“我一心只想翡翠镯子，哪知青钿妹妹同她们谈论算法，滔滔不断，再也说不完。”闰臣道：“适因算法，偶然想起家父当日曾在智佳访问筹算，据说有一位姓米的精於筹算，又善笔算，久已带着女儿来到天朝，自然就是兰芬姐姐了。可惜这一向匆忙，也未细细请教。”米兰芬道：“家父向在家乡，筹算笔算俱推独步。妹子自幼也曾习学，却不甚精。将来无事，大家谈谈倒可解闷。”青钿道：“昨日哪里知道，却埋没这一位名公，真是瞎闹！”因指面前圆桌道：“请教姐姐，这桌周围几尺？”兰芬同宝云要了一管尺，将对过一量，三尺二寸，取笔画了一个“铺地锦”：

画毕道：“此桌周围一丈零零四分八。”春辉看了道：“闻得古法径一周三，是么？”兰芬道：“古法不准，今定径一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，甚精。只用三一四三个大数算的。”春辉道：“若将此桌改做方桌，可得多长多宽？”兰芬道：“此用圆内容方算，每边二尺二寸六分。”

宝云指桌上一套金杯道：“此杯大小九个，我用金一百二十六两打的。姐姐能算大小各重多少么？”兰芬道：“此是‘差分法’。法当用九个加一个是十个，九与十相乘，共是九十个，折半四十五个，作四十五分算。用‘四归五除’除一百二十六两，得二两八钱。此第九小杯，其重如此。”因从丫环带的小算袋内取出二、八两筹摆下，用笔开出：大杯重二十五两二钱，次重二十二两四钱，三重十九两六钱，四重十六两八钱，五重十四两，六重十一两二钱，七重八两四钱，八重五两六钱。

宝云看那两筹，只见写着：

宝云道：“据这二筹，自然是一二如二，至二九一十八；那八筹是一八如八，至八九七十二了。但姐姐何以一望就知各杯轻重哩？”兰芬道：“刚才我用‘四归五除’，得了小杯二两八钱数目，所以将二、八两筹一看就知了。你看第一行‘二八’两字，岂非末尾小杯斤重么？第九行‘二五二’，就是头一个大杯。其余七杯计重若干，都明明白白写在上面。”宝云道：“第九行是‘一八七二’，怎么说是‘二五二’呢？”兰芬道：“凡两半圈上下相合，仍算一圈。即如第九行中间‘八七’二字凑起来，是一五之数，把一归在上面一圈，岂非二五二么？”宝云点头道：“我见算书中差分法有递减、倍减、三七、四六等名，纷纷不一，何能及得这个明白了当。筹算之精，即此可见。”

宋良箴指花盆所摆红白玛瑙两块道：“此可算么？”兰芬道：“如知长短，就可算出斤重。”取尺一量，对方三寸，算一算道：“红的五十九两四钱，白的六十二两二钱。”宝云命人拿比子一秤，果然不错。廖熙春道：“一样玛瑙，为何两样斤重？”兰芬道：“白的方一寸重二两三钱，红的方一寸重二两二钱。今对方三寸，照立方积二十七寸算的。凡物之轻重各有不同，如白银方一寸重九两，红铜方一寸重七两五钱，白铜一寸重六两九钱八分，黄铜一寸只重六两八钱。”熙春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说话间，阴云满天，雷声四起。兰芝道：“莫要落雨，把今晚的灯闹掉，就白费宝云姐姐一片心了。”兰芬道：“如落几点，雨后看灯，似更清妙。”说着，雨已大至，一闪亮过，又是一个响雷。缙瑶钗道：“算家往往说大话，偷天换日，只

怕未必。”兰芬道：“此是诳话，但这雷声倒可算知里数。”月辉道：“怎样算法？”兰芬指桌上自鸣钟道：“只看秒针就好算了。”登时打了一闪，少刻又是一雷。玉芝道：“闪后十五秒闻雷，姐姐算罢。”兰芬算一算道：“定例一秒工夫，雷声走一百二十八丈五尺七寸。照此计算，刚才这雷应离此地十里零一百二十八丈。”阳墨香道：“此雷既离十里之外，还如此大声，只怕是个霹雷。”毕全贞道：“雷都算出几丈几里，这话未免欺人了。”

少时天已大晴。成氏夫人因宝云的奶公才从南边带来两瓶云雾茶，命人送来，给诸位才女各烹一盏，盏内俱现云雾之状。众人看了，莫不称奇。宝云把奶公叫来，问问家乡光景，并问南边有何新闻。奶公道：“别无新闻，只有去岁起了一阵大风，把我院内一口井忽然吹到墙外去。”绿云道：“如此大风，却也少见。”奶公道：“不瞒小姐说，我家是个篱笆墙。这日把篱笆吹过井来，所以倒像把井吹到墙外去。今日为何我说这话？只因府里众人都说我家乳了宝小姐，十分发财，哪知我还是照旧的篱笆墙。倒是人不可不行善，那恶事断做不得；若做恶行凶，人虽欺了，哪知那雷惯会报不平。刚才我在十里墩遇雨，忽然起一响雷，打死一人。彼处人人念佛，原来是个无恶不作的坏人。”素云道：“十里墩离此多远？”奶公道：“离此只得十里。那打人的地方离墩还有半里多路。我在那里吃了一吓，也不敢停留，一直赶到十里墩，才把衣服烘干。”众人听了，这才佩服兰芬神算。

用过点心，来到白茶亭。大家意欲联句，又因婉如、兰音韵学甚精，都在那里谈论双声、叠韵。兰芬又教众人空谷

传声，谈了多时。玉芝因昨日红珠说的“言游过矣”甚好，只劝众人猜谜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回 打灯虎亭中赌画扇 抛气球园内舞花鞋

话说玉芝一心只想猜谜，史幽探道：“你的意思倒与我相投。我不喜做诗，昨日一首排律，足足闹了半夜，我已够了。好在这里人多，做诗的只管做诗，猜谜的只管猜谜。妹妹既高兴，何不出个给我猜猜哩？”玉芝见幽探也要猜谜，不胜之喜，正想出一个，只听周庆覃道：“我先出个吉利的，请教诸位姐姐。‘天下太平’，打个州名。”国瑞徵道：“我猜着了，可是普安？”庆覃道：“正是。”若花道：“我出‘天上碧桃和露种，日边红杏倚云栽’，打个花名。”谢文锦道：“好干净堂皇的题面，这题里一定好的。”董宝钿道：“我猜着了，是凌霄花。”若花道：“不错。”春辉道：“真真好谜。往往人做花名，只讲前几字，都将花字不论，即如牡丹花，只做牡丹两字，并未将花字做出。谁知此谜全重花字。这就如兰言姐姐评论她们弹琴，也可算得花卉谜中绝调了。”

言锦心道：“我出‘直把官场作戏场’，打《论语》一句。”师兰言道：“这题面又是儒雅风流的，不必谈，题里一定好的。”紫芝道：“既是好的，且慢赞。你把好先都赞了，少刻有人猜出，倒没得说了。”春辉道：“妹妹，你何以知她没得说哩？”紫芝道：“卿非我，又何以知我不知她没得说哩？”林书香笑道：“要像这样套法，将来还变成咒语哩，连没得说都来了。”

紫芝道：“姐姐，你又何以知其变成咒语呢？”书香道：“罢，罢，罢，好妹妹，我是钝口拙腮，可不能一句一句同你套！”忽听一人在桌上一拍道：“真好！”众人都吃一吓，连忙看时，却是纪沉鱼在那里出神。紫芝道：“姐姐是什的好，这样拍桌子打板凳的？难道我们《庄子》套得好么？”纪沉鱼道：“‘直把官场作戏场’我打着了，可是‘仕而优’？”锦心道：“是的。”紫芝道：“原来她打着了，怪不得那么惊天动地的。”春辉鼓掌道：“像这样灯谜猜着，无怪她先出神叫好，果然做也会做，打也会打。这个比‘凌霄花’又高一筹了，她借用姑置不论，只这‘而’字跳跃虚神，真是描写殆尽。”

花再芳道：“据我看来，都是一样，有何区别？若说尚有高下，我却不服。”春辉道：“姐姐若讲各有好处，倒还使得；若说并无区别，这就错了。一是正面，一是借用，迥然不同。前者妹子在此闲谈，闻得玉芝妹妹出个‘红旗报捷’，被宝云姐姐打个‘克告於君’。这谜却与‘仕而优’是一类的。一是拿着人，借做虚字用；一是拿着虚字，又借做人用，都是极尽文心之巧。凡谜当以借用为第一，正面次之。但借亦有两等借法：即如‘国土无双’，有打‘何谓信’的；‘秦王除逐客令’，打‘信斯言也’的。此等虽亦借用，但重题旨，与重题面迥隔霄壤，是又次之。近日还有一种数典的，终日持着类书，查出许多，谁知贴出面糊未干，早已风卷残云，顷刻罄净。这就是三等货了。”

余丽蓉道：“我出日旁加个火字，打《易经》两句。”绿云道：“此字莫非杜撰么？”哀萃芳道：“这个‘耿’字音光，见字书，如何是杜撰？”芳芝道：“就是不成字，也可算得

‘破损格’。”张凤雏道：“可是‘离为火、为日’？”丽蓉道：“正是。”薛蘅香道：“这个‘离’字用得极妙。往往人用‘拆字格’，都浑沦写出，不像这个拆得这样生动，这是‘拆字格’的另开生面。”宋良箴道：“我仿丽蓉姐姐意思，出个‘他’字，打《孟子》两句。”玉芝道：“这明明是个‘人也’，难道先是一句‘分之’，后是一句‘人也’？那《孟子》又无这两句。”春辉道：“这两句大约战国时还有，到了秦始皇焚书后，妹妹不怕你恼，想是焚了。”戴琼英道：“可是‘人也，合而言之’？”良箴道：“正是。”

窦耕烟道：“我也效颦，出个‘昱’字，打《诗经》一句。”华芝道：“这个‘昱’字若将‘日’字移在下面，‘立’字移在上面，岂非音字么？”酈锦春道：“必是‘下上其音’。”耕烟道：“正是。”余丽蓉道：“方才蘅香姐姐赞我‘耿’字拆得生动，谁知这个‘昱’字，却用‘下上’二字一拆，不但灵动可爱，并且天然生出一个‘其’字，把那‘昱’字挑得周身跳跃。若将‘耿’字比较，可谓天上地下了。”缙瑶钗道：“春辉姐姐说‘国土无双’，有打‘何谓信’的。我就出‘何谓信’，打《论语》一句。”香云道：“瑶钗姐姐意思我猜着了。她这‘何谓’二字，必是问我们猜谜的口气。诸位姐姐只在‘信’字着想就有了。”董花钿道：“可是‘不失人，亦不失言’？”瑶钗道：“正是。”琼芝道：“这个又是‘拆字格’的别调。”易紫菱道：“我出个‘四’字，打个药名。妹子不过出着玩，要问什么格，我可不知。”众人想了多时，都猜不出。潘丽春道：“可是‘三七’？”紫菱道：“妹子以为此谜做得过晦，即使姐姐精於岐黄，也恐难猜，谁知还是姐姐打着。”柳

瑞春道：“我仿紫菱姐姐花样，出个‘三’字，打《孟子》二句。”众人也猜不着。尹红萸道：“可是‘二之中，四之下也’？”瑞春道：“妹子这谜也恐过晦，不意却被姐姐猜着。”叶琼芳道：“这两个灯谜我竟会意不来。”春辉道：“此格在广陵十二格之外，却是独出心裁。日后姐姐会意过来，才知其妙哩。”

只见芸芝同着闵兰荪，每人身上穿着一件背心，远远走来。众人道：“二位姐姐在何处玩的？为何穿了这件棉衣，不怕暖么？”兰荪道：“妹子刚才请教芸芝姐姐起课，就在芍药花旁拣个绝静地方，两个席地而坐，谈了许久，觉得冷些。”褚月芳道：“妹子从来不知做谜，今日也学个玩玩，不知可用得？‘布帛长短同，衣前后，左右手，空空如也。’打一物。”蒋丽辉道：“我猜着了，就是兰荪姐姐所穿的背心。”月芳笑道：“我说不好，果然方才说出，就打着了。”司徒斌儿道：“月芳姐姐所出之谜是‘对景挂画’，妹子也学一个，‘席地谈天’，打《孟子》一句。”芸芝道：“我倒来得凑巧，可是‘位卑而言高’？”斌儿道：“我这个也是面糊未干的。”

谭蕙芳道：“你看兰荪姐姐刚才席地而坐，把鞋子都沾上灰尘，芸芝姐姐鞋子却是干净的。我也学个即景吧，就是‘步尘无迹’，打《孟子》一句。”吕瑞萸道：“可是‘行之而不着焉’？”蕙芳道：“这个打得更快。我们即景都不好，怎么才说出就打去哩？”兰言道：“姐姐不是这样讲。大凡做谜，自应贴切为主；因其贴切，所以易打。就如清潭月影，遥遥相映，谁人不见？若说易猜不为好谜，难道那‘凌霄花’还不是绝妙的，又何尝见其难打？古来如‘黄绢幼妇，外孙齏

白’，至今传为美谈，也不过取其显豁。”春辉道：“那难猜的不是失之浮泛，就是过于晦暗。即如此刻有人脚指暗动，此惟自己明白，别人何得而知。所以灯谜不显豁，不贴切的，谓之‘脚指动’最妙。”玉芝道：“很好，更闹得别致。放着灯谜不打，又讲到脚指头了。姐姐，你索性把鞋脱去，给我看看，到底是怎样动法？”春辉道：“妹妹真个要看，这有何难？我且做个样儿你看。”一面说着，把玉芝拉住，将她手指拿着，朝上一伸，又朝下一曲道：“你看，就是这个动法。”玉芝哀告道：“好姐姐，松手罢，不敢乱说了！”春辉把手放开，玉芝抽了回来，望着手道：“好好一个无名指，被她弄得‘屈而不伸’了。”

紫芝道：“你们再打这个灯谜，我才做的，如有人打着，就以丽娟姐姐画的这把扇子为赠。叫做‘嫁个丈夫是乌龟’。”兰芝道：“大家好好猜谜，何苦你又瞎吵？”紫芝道：“我原是出谜，怎么说我瞎吵？少刻有人打了，你才知做得好哩！”题花道：“妹妹这谜果然有趣，实在妙极。”紫芝望着兰芝道：“姐姐，如何？这难道是我自己赞的？”因向题花道：“姐姐既猜着，何不说出呢？”题花道：“正是，闹了半日，我还未曾请教，毕竟打的是什么？”紫芝道：“呸！我倒忘了，真闹糊涂了。打《论语》一句，姐姐请猜罢。”题花道：“好啊，有个《论语》，到底好捉摸些，不然虽说打的总在天地以内，究竟散漫些。”紫芝道：“你还是谈天，还是打谜？”题花道：“我天也要谈，谜也要打。你不信，且把你这透新鲜的先打了。可是‘适蔡’？”紫芝道：“你真是我亲姐姐，对我心路！”题花把扇子夺过道：“我出个北方谜儿你们猜。‘使女择焉’，打

《孟子》一句。”紫芝道：“春辉姐姐，你看妹子这谜做得怎样？你们也没说好的，也没说坏的，我倒白送了一把扇子。”春辉道：“我倒有评论哩，你看可能插进嘴去？题花妹妹刚打着了，又是一句《左传》。她刚说完，你又接上。”春辉说着，不觉掩口笑道：“这题花妹妹真要疯了！你这‘使女择焉’，可是‘决汝’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又笑个不了。“……可是‘汉’哪？”一面笑着，只说“该打，该打！疯了，疯了！”

兰芝笑道：“才唱了两出三花脸的戏，我们也好煞中台用些点心，歇歇再打罢。”兰言道：“如何又吃点心？莫非姐姐没备晚饭么？”宝云道：“我就借‘歇歇’意思，出个‘斯已而已矣’，打《孟子》一句。”春辉道：“闻得前日有个‘红旗报捷’，是宝云姐姐打的。但既会打那样好谜，为何今日却出这样灯谜，只怕善打不善做吧？”吕尧莫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春辉道：“你只看这五字，可有一个实字？通身虚的。这也罢了，并且当中又加‘而’字一转，却仍转到前头意思。你想这部《孟子》，可能找出一句来配它？”田舜英道：“我打‘可以止则止’。”宝云道：“正是。”春辉不觉鼓掌道：“我只说这五个虚字，再没不犯题的句子去打它，谁知天然生出‘可以止则止’五字来，紧紧扣住，再移不到别处去。况且那个‘则’字最是难以挑动，‘可以’两字更难形容，它只用一个‘斯’字，一个‘而’字，就把‘可以’、‘则’的行乐图画出，岂非传神之笔么？”

左融春道：“‘天地一洪炉’，打个县名，但这县名是古名，并非近时县名。”章兰英道：“可是‘大冶’？”融春道：“正是。”师兰言道：“这个做得好。不是这个‘大’字，也不能包括‘天地’两字，真是又显豁，又贴切，又落落大方。”

亭亭道：“我出‘橘逾淮北为枳，橘至江北为橙’，打个州名。”玉芝道：“这两句一是《周礼》，一是《淮南子》。今日题面齐整，以此为第一。”吕祥蕙道：“妹妹道此两句，以为还出它的娘家，殊不知《淮南子》这句，还从《晏子春秋》而来。”蔡兰芳道：“据妹子看来，那部《晏子》也未必就是周朝之书。”魏紫樱道：“可是‘果化’？”亭亭道：“正是。”掌乘珠道：“这个‘化’字，真做得神化。”紫云道：“既有那个渊博题面，自然该有这个绝精题里，不然何以见其文心之巧？”钱玉英道：“我出个斗趣的，‘酒鬼’，打《孟子》一句。”玉蟾道：“这个倒也有趣。”邵红英道：“我打‘下饮黄泉’。”玉英道：“正是。”兰言听了，把玉英、红英望了一望，叹息不止。

颜紫绡正要问她为何叹气，只见彩云同着林婉如、掌浦珠、董青钿远远走来。吕尧蕙道：“四位姐姐却到何处玩去，脸上都是红红的？”掌浦珠道：“我们先在海棠社看花，后来四个人就在花下抛球，所以把脸都使红了。”彩云道：“告诉诸位姐姐，我们不但抛球，内中还带着飞个鞋儿玩玩哩。”琼芝道：“这是什么讲究？”彩云只是笑。婉如指着青钿道：“你问青钿姐姐就知道了。”青钿满面绯红道：“诸位姐姐可莫笑。刚才彩云姐姐抛了一个‘丹凤朝阳’式子，教妹子去接。偏偏离得远，够不着，一时急了，只得用脚去接。虽然踢起，谁知力太猛了，连球带鞋都一齐飞了。”众人无不掩口而笑。紫芝道：“这鞋飞在空中，倒可打个曲牌名。”青钿道：“好姐姐，亲姐姐，你莫骂我，快些告诉我打个什么？”紫芝道：“你猜。”青钿道：“我猜不着。”紫芝道：“既猜不着，告诉你罢，这叫做什么……”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一回 白菜亭董女谈诗 凝翠馆兰姑设宴

话说青钿道：“我这飞鞋打个什么？姐姐告诉我。”紫芝道：“只打四个字。”青钿道：“哪四个字？”紫芝道：“叫做‘银汉浮槎’。”题花笑道：“若这样说，青钿妹妹尊足倒是两位舵工了！”众人听着，忍不住笑。

青钿呆了一呆，因向众人道：“妹子说件奇事：一人饮食过于讲究，死后冥官罚他去变野狗嘴，教他不能吃好的。这人转世，在这狗嘴上真真熬得可怜。诸位姐姐，你想变了狗嘴、已是难想好东西吃了，况且又是野狗嘴，每日在那野地吃的东西，可想而知。好容易那狗才死了，这嘴来求冥官，不论罚变什么都情愿，只求免了狗嘴。冥官道：‘也罢，这世罚你变个猴儿屁股去。’小鬼道：‘禀爷爷，但凡变过狗嘴的，再变别的，那臭味最是难改；除非用些仙草搽上，方能改哩。’冥官道：‘且变了再讲。’不多时小鬼带去，果然变了一个白猴儿屁股。冥官遂命小鬼觅了一枝灵芝，在猴儿屁股上一阵乱揉，霎时就如胭脂一般。冥官道：‘它这屁股是用何物揉的？为何都变紫了？’小鬼道：‘禀爷爷，是用紫芝揉的。’”紫芝道：“它要搽点青还更好哩！”题花道：“只怕还甜哩！”

青钿道：“诸位姐姐且住住笑，妹子还有一首诗念给诸位姐姐听。一人好做诗，做的又不佳。一日，因见群花齐放，偶

题诗一首道：‘到处嫣红娇又丽，那枝开了这枝闭。’写了两句，底下再做不出。忽一朋友走来道：‘我替你续上罢。’因提起笔来，写了两句道：‘此诗岂可算题花，只当区区放个屁！’”掌红珠笑道：“这两个笑话倒是极新鲜的，难为妹妹想得这样敏捷。”颜紫绡道：“这都从‘银汉浮槎’两位舵工惹出来的。”

紫芝道：“青钿妹妹大约把花鞋弄脏，所以换了小缎靴了。我就出个‘穿缎靴’，打《孟子》一句。”素辉道：“这个题面虽别致，但《孟子》何能有这凑巧句子来配它？”姜丽楼道：“可是‘足以衣帛矣’？”紫芝道：“然也。”陶秀春道：“这可谓异想天开了。”题花把青钿袖子抓两抓道：“你是穿缎靴，我是‘隔靴搔痒’，也打《孟子》一句。”掌红珠道：“这个题面更奇。”姚芷馨道：“此题难道又有好句子来配它？我真不信了。”邨芳春道：“可是‘不肤挠’？”题花道：“如何不是？”洛红蕖道：“这两个灯谜并那‘适蔡’、‘决汝汉’之类，真可令人解颐。”紫芝道：“题花姐姐把扇子还我罢！”题花道：“我再出个‘照妖镜’，打《老子》一句。如打着，还你扇子。”紫芝道：“诸位姐姐莫猜，等我来。”因想一想道：“姐姐，我把你打着了。可是‘其中有精’？”彩云道：“是什么精？”紫芝接过扇子道：“大约不是芙蓉精、就是海棠怪，无非花儿朵儿作耗。”廉锦枫道：“我因玉英姐姐‘酒鬼’二字，也想了一谜，却是吃酒器具，叫做‘过山龙’，打《尔雅》一句。”阳墨香笑道：“可是‘逆流而上’？”锦枫道：“正是。”

紫芝道：“今日为何并无一个《西厢》灯谜？莫非都未看过此书么？”题花道：“正是。前者我从家乡来，偶于客店壁

上看见几条《西厢》灯谜，还略略记得，待我写出请教。”丫环送过笔砚，登时写了几个。众人围着观看，只见写着：“厢，打《西厢》七字。亥，打《西厢》四字。花斗，打《西厢》十五字。甥馆，打《西厢》四字。连元，打《西厢》八字。秋江，打《西厢》五字。叹比干，打《西厢》八字。东西二京，打《西厢》三字。一鞭残照里，打《西厢》四字。偷香，打《孟子》三字。易子而教之，打《孟子》四字。”题花道：“其余甚多，等我慢慢想起再写。”

吕祥蕙道：“他以‘厢’字打《西厢》，倒也别致。”红珠道：“据我看来，这个‘厢’字，若论‘拆字格’，必是以目视床之意。”锺绣田道：“请教题花姐姐，那‘花斗’二字，只怕妹子打着了。我记得《赖柬》有两句：‘金莲蹴损牡丹芽，玉簪儿抓住茶蘼架。’不知可是？”春辉道：“这十五字个个跳跃而出，竟是‘花斗’一副行乐图，如何不是？”苏亚兰道：“那‘一鞭残照里’可是‘马儿向西’？”众人齐声叫好。春辉道：“这‘残照’二字把‘向西’直托出来，意思又贴切，语句又天然，真是绝精好谜。我们倒要细细打几条。”燕紫琼道：“我记得‘长亭送别’有句‘眼看着衾儿枕儿’，只怕那个‘厢’字就打这句吧？”春辉道：“床上所设无非衾枕之类，以目视床，如何不是此句？姐姐真好心思。”陈淑媛道：“他那‘亥’字，不知可是‘一时半刻’？”春辉道：“姐姐是慧心人，真猜得不错。若以此谜格局而论，却是‘会意’带‘破损’，不但独出心裁，脱了旧套，并且斩钉截铁，字字雪亮。此等灯谜，可谓掷地有声了。”施艳春道：“那‘东西二京’打的必是‘古都都’。”题花道：“这个灯谜，我猜了多时，总未猜

着，不想被姐姐打着，真打得有趣。”

紫芝道：“春辉姐姐，他这‘叹比干’是何用意？”春辉道：“按《史记》：‘微子去，比干强谏。纣怒，剖比干，观其心。’以此而论，他这谜中必定有个‘心’字在内，但必须得他‘叹’字意思才切。”廖熙春道：“我才想了一句，‘你有心争似无心好’，不知可是？”春辉道：“此句很得‘叹’字虚神，并且‘争似无心好’这五个字，真是无限慷慨，可以抵得比干一篇祭文。”兰荪道：“好好一个人，怎么把心剖去倒好呢？”春辉笑道：“他若有心，只怕你我此时谈起，还未必知他名字；即或意中有个比干，也不过泛常一个古人。今日之下，其所以家喻户晓，知他为忠臣烈士，名垂千古者，皆由无心而传。所以才说他‘有心争似无心好’。此等灯谜，虽是游戏，但细细揣度，却含着‘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’之意，真是警励后人不少。”

青钿道：“他这‘偷香’二字出得别致，必定是个好的。我想这个偷字无非盗窃之意，倒还易猜；第香为无影无形之物，却令人难想，莫非内中含着嗅字意思么？”素云道：“只怕是‘窃闻之’。”春辉道：“这个‘闻’字却从闺臣姐姐所说长人国闻鼻烟套出来的，倒也有趣。”香云道：“他这‘易子而教之’，大约内中含着互相为师之意。”吕尧蓂道：“今人称师为西席，又谓之西宾，只怕还含着‘宾’字在内哩。”张凤雏道：“必是‘迭为宾主’。”春辉道：“不意这个单子竟有如此好谜，虽不如‘仕而优’、‘克告于君’借用之妙，也算正面出色之笔了。”紫芝道：“他这‘秋江’二字，我打一句‘清霜净碧波’；‘甥馆’二字，打‘女孩儿家’；‘连元’二字，

打‘又是一个文章魁首’。请教可有一二用得？”春辉道：“这三句个个出色。即如‘清霜净碧波’，不独工稳明亮，并将秋江神情都描写出来。至于‘甥馆’打‘女孩儿家’，都字字借得恰当，毫不浮泛。最妙的‘又是一个文章魁首’，那个‘连’字真把题里的‘又’字擒得飞舞而出。这几个灯谜可与‘迭为宾主’并美了！”

掌红珠道：“他这单子，我们猜的究竟不知可是，倘或不是也说是的，将来倒弄得以讹传讹，这又何必？好在所有几个都已猜过，题花姐姐也不必再写了，还是请教哪位姐姐再出几个，岂不比这两个爽快？”易紫菱道：“方才红珠姐姐说将错就错，以讹传讹，妹子就用这八字打《孟子》一句。”哀萃芳道：“可是‘相率而为伪者也’？”紫菱道：“正是。”题花道：“题里、题面个个字义无一不到，真好心思。”姜丽楼道：“我出《蟾宫曲》，打个曲牌名。”董珠钿道：“以曲牌打曲牌，倒也别致。”崔小莺道：“可是《月儿弯》？”丽楼道：“正是。”题花道：“这个‘曲’字借得巧极，意思亦甚活泼。”纪沉鱼道：“我出‘走马灯’，打《礼记》一句。”玉芝道：“这有何难？无非燃灯即动之意。”蒋星辉道：“妹妹何不就打‘燃灯即动’呢？”郗锦春道：“可是‘无烛则止’？”纪沉鱼道：“正是。”薛蘅香道：“我出‘农之子恒为农’，打《孟子》一句。”宝钿道：“这个‘恒’字倒像世代以耕为业，永不改行的意思。”姜丽楼道：“必是‘耕者不变’。”众人齐声赞好。邹婉春道：“这‘耕者不变’四字最难挑动，不意天然生出‘农之子恒为农’六字，把个‘不变’扣得紧紧的。此谜可谓天生地造，再无他句可以移易了。”印巧文道：“我出‘核’字，先打《孟

子》一句，后打《论语》一句。”玉芝道：“这个‘核’字有何精微奥妙，要打两部书？若按字义细细推求，核之外有果，核之内有仁。”董翠钿道：“我猜着了！可是‘果在外，仁在其中矣’？”巧文道：“正是。”锦云道：“她虽结巴，倒会打好谜，并且说得也清爽。”廉锦枫道：“我出‘鸦’字，打《孟子》两句。”小春道：“这个大约又是‘拆字格’。”田凤翥道：“若要拆开，必是‘爵一齿一’。”红珠道：“此谜做得简净。”宰银蟾道：“我出‘重庆’，打《孟子》一句。”婉如道：“《孟子》上面‘祖’字甚少，至于‘父父子子’，又是《论语》。”掌明珠道：“必是‘父子有亲’。”题花道：“这个‘亲’字藉得有趣。”

兰言道：“今日主人须早些摆席才好，我们早早吃了饭，把宝云姐姐灯看了，彼此回去也好歇息歇息。昨日足足忙了一夜，今日若再过迟，妹子先支不住了。”兰芝道：“既如此，妹子也不再拿点心，就教他们早些预备。但此时未免过早，诸位姐姐再打几个，少刻就来奉请。”谭蕙芳道：“我出‘其涸也可立而待也’，打个药名。”叶琼芳道：“可是‘无根水’？”蕙芳道：“妹妹打着了。”燕紫琼道：“非‘无根’二字，不能立待其涸，真是又切当，又自如。”林书香道：“我出‘辙环天下，卒老于行’。”秀英道：“必是‘尽其道而死者’。”书香点点头。颜紫绡暗暗问兰言道：“姐姐为何听了这几个灯谜，只管摇头？闻得姐姐精于风鉴，莫非有什讲究么？”兰言道：“我看玉英、红英、蕙芳、琼芳、书香、秀英六位姐姐面上，都是带着不得善终之像。那玉英姐姐即使逃得过，也不免一生独守空房。不意这些‘黄泉’、‘无根’、‘生死’字面，恰

恰都出在她们妯娌、姊妹、姑嫂六人之口，岂不可怪？”颜紫绡道：“你看咱妹子怎样？”兰言道：“姐姐骨格清奇，将来自然名登宝笈，位列仙班。到了那时，只要把妹子度脱苦海，也不枉同门一场。”颜紫绡道：“咱能成仙，真是梦话了！”兰言道：“少不得日后明白。”

红红道：“你们二位谈论什么？妹子出个灯谜你猜。‘疏影横斜水清浅’，打曲牌名。”掌明珠道：“姐姐好嫣润题面。”枝兰音道：“可是《梅花塘》？”红红道：“正是。”素云道：“这七个字又是‘梅花塘’一个小照。真是如题发挥，一字不多，一字不少。”宰玉蟾道：“我出‘不重伤，不禽二毛’，打古人名。”蒋月辉道：“可是斗廉？”玉蟾道：“正是。”紫芝道：“你当日在小瀛洲同那四员小将打仗，心里就存这个爱惜么？将来银蟾姐姐同史公子成了亲，有人感你当日不重伤之情，一定托他们来作伐哩。”玉蟾道：“少刻捉住你，再同你算帐。”阳墨香道：“我出‘事父母几谏’，打个鸟名。”瑶芝道：“世上哪有这样孝顺鸟儿？”田凤翥道：“可是子规？”墨香道：“正是。”锦云道：“‘事父母’三字把个‘子’字扣定，‘几谏’二字把个‘规’字扣定，真是又贴切，又自然，可以算得鸟名谜中独步。”米兰芬道：“我出曲牌名《刮地风》，打个物名。”井尧春道：“可是拂尘？”兰芬道：“正是。”花再芳道：“据我看来，只用‘刮风’二字，就可拂起尘来，何必多加‘地’字？这是赘笔。”春辉道：“此谜之妙，全亏‘地’字，把个‘尘’字扣得紧紧的；若无‘地’字，凡物皆可拂，岂能独指拂尘？并且还有……”

玉芝道：“够了。今日若无春辉姐姐评论，不知还听多少好谜。评论哩，也罢了，偏要添岔枝儿，甚至还牵到脚指头

上去，你说教人心里可受得？刚把脚指头闹过，紫姑太太‘适蔡’也来了，题姑太太‘汉子’也来了，弄这刁钻古怪的，教我一个也猜不着，你还只管说闲话。”紫芝道：“妹妹莫急。我出个容易的，包你猜着。题面是曲牌名《称人心》，打个物名‘如意’，你猜。”题花道：“这谜又打物名，又打如意，倒难猜哩。”紫芝道：“呸！我又露风了。”秦小春道：“我出‘张别古寄信’，打两个曲牌名。”玉芝道：“我于曲牌原生，再打两个，那更难了。”崔小莺道：“可是《货郎儿》、《一封书》？”小春道：“正是。”紫芝道：“你们二位如要下棋，可先招呼我一声。”小莺道：“告诉你做什么？”紫芝道：“我好打扫去。”闰臣道：“我出‘老莱子戏彩’，打两个曲牌名。”秀英道：“可是《孝顺儿》、《舞霓裳》？”

只见丫环禀道：“酒已齐备。”毕全贞道：“今日也算鏖战了。此时既要上席，我出‘鸣金’，打《孟子》三字。”言锦心道：“可是姐姐贵本家？”全贞点点头，众人不解。周庆覃笑道：“我晓得了，必是‘使毕战’。”全贞笑道：“正是。”春辉道：“此谜不但‘毕’字藉得切当，就是‘使’字也有神情。”兰芝道：“今日之聚，可谓极盛了。我出‘高朋满座，胜友如云’，打曲牌名。”众人听了，都不做声。绿云道：“她们诸位姐姐过谦，都不肯猜，我却打着了，是《集贤宾》。这才叫做对景画哩！”

众人起身，都到外面散步净手。兰芝让至凝翠馆，仍旧撤了十三席，摆了十二席，照昨日次序，团团坐定。兰芝只得遵照旧例，把敬酒上菜一切繁文也都蠲了。酒过数巡，大家又把昨日诗稿拿出，彼此传观，七言八语，议论纷纷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二回 行酒令书句飞双声 辩古文字音讹叠韵

话说众才女归席饮酒，谈起所和上官昭仪之诗，某首做得精，某句做得妙，议论纷纭。兰芝道：“诸位姐姐且莫谈诗，妹子有一言奉陈。今日奉屈过来，虽是便饭，必须尽欢畅饮，才觉有趣。拜恳诸位姐姐行一酒令，或将昨日未完之令接着玩玩，借此既可多饮几杯，彼此也不致冷淡。”史幽探道：“昨日之令又公又普，又不费心，是最妙的。无如方才起令，就生出和韵岔头。今日宁可闲谈，断不可又接前令，设或再有岔头，岂不更觉扫兴？”哀萃芳道：“酒令虽多，但要百人全能行到，又不太促，又不过繁，何能如此凑巧？据妹子愚见，与其勉强行那俗令，倒不如就借评论诗句，说说闲话，未尝不能下酒。”

紫芝道：“妹子今日叨在主人之列，意欲抛砖引玉，出个酒令。如大家务要清谈，也不敢勉强。”师兰言道：“主人既有现成之令，无有不遵。是何酒令，请道其详。”紫芝吩咐丫环把签筒送交兰言道：“此筒之内，共牙签一百枝，就从姐姐掣起，随便挨次掣去，将所剩末尾一签给我，以免猜疑。掣过妹子自有道理。”兰言点头。大家掣毕，看了并无一字。只见若花拿着牙签，只管细看。紫芝隔席叫道：“若花姐姐可看明白了？请宣令吧。”众人听了，都不解何意。春辉道：“若

花姐姐何不念给我们听听呢？”若花道：“她这签上写的是：‘奉求姐姐出一酒令，普席无论宾主，各饮两杯。’旁边又赘几个小字，写着：‘此签倘我自己掣了，即求自己出令，所谓求人不如求己，普席也饮双杯。’若照此签看来，这令自然要我出了，岂非是个难题么？”闺臣：“今日这签所投得人，一定该有好令，以补昨日未尽之兴。姐姐只管慢慢细想，我们且饮两杯，再候出令。”

大家饮毕。若花道：“我虽想出双声叠韵一令，但恐过于冷淡，必须大家共同斟酌，可行则行，如不可行，容妹子另想别令。”春辉道：“闻得时下文人墨士最尚双声叠韵之戏。以两字同归一母，谓之双声，如‘烟云’、‘游云’之类；两字同归一韵，谓之叠韵，如‘东风’、‘融风’之类。姐姐可是此意？但怎样行法，还要宣明才好。”若花道：“此令并无深微奥妙，只消牙签四五十枝，每枝写上天文、地理、鸟兽、虫鱼、果木、花卉之类，旁边俱注两个小字，或双声，或叠韵。假如掣得天文叠声，就在天文内说一双声；如系天文叠韵，就在天文内说一叠韵。说过之后，也照昨日再说一句经史子集之类，即用本字飞觞，或飞上一字，或飞下一字，悉听其便。以字之落处饮酒接令，挨次轮转，通席都可行到。不知可合诸位之意？”众人道：“此令前人从未行过，不但新奇，并且又公又普，毫无偏枯。就是此令甚好。”若花道：“既如此，就将刚才所用牙签写一令签，每人各掣一枝。掣着令签之家饮杯令酒，就从本人起令。”紫芝把令签写了，挨次掣去，却被国瑞微掣着。若花写了名目，放入筒内道：“此签共二十余门，每门两枝。这是妹子创始，其中设有不妥，或增或减，临时

再为斟酌。”

兰芝道：“此令固妙，但内中怎样可以多销几杯，还求姐姐设法，代为生发生发，才觉热闹。”若花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就添个销酒之法：此后凡流觞所飞之句，也要一个双声或一个叠韵，错者罚一杯另说。如有两个双声或两个叠韵，抑或双声而兼叠韵，接令之家，或说一笑话，或行一酒令，或唱一小曲，均无不可。普席各饮一杯。如再多者，普席双杯。至于所飞之书以及古人名，俱用隋朝以前，误用本朝者，罚一杯。其书名一切仍是本人自报，省得临时又费扳谈。掣签之后，宣过题目，即将原签交给下家归筒，以杜取巧之弊。丫环接了，送交接令之家。如将原题记错，罚一杯另说。不准旁人露意，违者罚十巨觥。凡接令之家俱架一筹，以便轮转，易于区别。所有酒之分数，昨日已有旧例，无须再判。但昨日并无监令，今日妹子意欲添两位监令。人数既多，并又离得鸾远，必须再添两位监酒，庶不致错误。”众人道：“如此更妙，就请姐姐预先派定，方无推诿。”若花道：“既承大家见委，妹子斗胆，就烦春辉、题花二位姐姐监令，宝云、兰芝二位姐姐监酒。都请各饮令酒一杯，妹子也奉陪一杯。”

国瑞徵把酒饮了，接过签筒，摇了两摇道：“妹子有僭了。”掣了一签，高声念道：“花卉双声。”玉芝道：“昨日题花姐姐起令，是‘举欣欣然有喜色’，暗寓众人欢悦之意。今日姐姐是何用意呢？”瑞徵道：“我想五福寿为先，任凭怎样吉利，总莫若多寿最妙。先把这个做了开场，自然无往不利了。适才想了‘长春’二字，意欲飞一句《列子》，不知可好，说来请教：长春。《列子》：‘荆之南有萇灵者，以五百岁为春’。‘萇

灵’叠韵，敬瑞春姐姐一杯。”

柳瑞春掣了一签，是古人名叠韵。紫芝道：“这是今日令中第一个古人，必须出类拔萃，与众不同，才觉有趣。”瑞春道：“姐姐要出类拔萃的，我想自古帝王名讳，那是不敢乱用；至于大圣大贤名讳，也不敢行之酒令。除此之外，哪个出类拔萃呢？”春辉道：“我也吃个令杯。今日我们所说一百个，必须前后接连不断，就如一线穿成，方觉紧凑。即如瑞徵姐姐才说了‘长春’二字，瑞春姐姐所说古人名要与上文‘长春’二字或成双声，或成叠韵，方准令归下手。下面接令之家，也照前例，紧承上文，错者罚一杯。”众人都道“甚好”。瑞春道：“我看你们出这许多花样，只怕把令行完，还要多吃些天王补心丹哩。好在我已想了一个古人，是最能孝母的。俗语说的‘百行孝为先’，大约也可做得令中第一位领袖。待妹子说来求教：王祥。《张河间集》：‘备至嘉祥。’‘备致’叠韵，敬祥蓂姐姐一杯。”师兰言听了，点头道：“人生在世，最要紧的莫过忠孝节义四字。今瑞春姐姐于游戏之中，却请出一位孝子，为令中第一位领袖，令人肃然起敬。况他当日为徐州别驾时，民间歌颂，都称他温如玉，冷如冰，后来得列名宦。如此之人，我们都该恭恭敬敬立饮一杯，才不失为钦仰之意。”众人道：“此话极是。”于是都立饮一杯。

吕祥蓂掣了一签，仍是古人名叠韵。紫芝道：“姐姐这个古人，必须与第一位相配才好哩。”祥蓂道：“当日韦彪言‘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’。上首既有孝子，此时必须请出一位忠臣，方觉连贯。但要七阳之韵，始与上文相连，何能如此之巧？”饮毕令杯，道：“有了。张良。《屈原九歌》：‘吉日兮’

良辰。’‘吉日’叠韵，敬良箴姐姐一杯。”兰芝道：“按《史记》，张良五世相韩，及韩亡，他欲为韩报仇，曾以铁椎击始皇于博浪沙中，误中副车。其仇虽未能报，但如此孤忠，也可与王祥苦孝相匹。诸位姐姐似乎也该饮一杯了。”闺臣道：“张良于韩国已亡之后，犹且丹心耿耿，志在报仇。彼时虽未遇害，但他一片不忘君恩之心，也就是奋不顾身。如此忠良，自应也照前例为是。”于是都立饮一杯。

宋良箴掣了一签，是列女名双声。小春道：“这是点到我们众人本题了，或好或丑，全仗姐姐飞的这句，不可弄出一群夜叉才好哩。”良箴道：“妹妹如吃一杯，我就飞个绝好句子。”小春把酒饮了。良箴道：“姬姜。《鲍参军集》：‘东都妙姬，南国丽人。’‘东都’双声，敬丽辉姐姐一杯。”小春道：“请教令官，诸如‘东都妙姬，南国丽人’之类，还是飞一句好呢，两句好呢？”若花道：“若按正理，自应飞一句为是；但眼前常见之书则可，若非常见之书，必须多赘一句，才能明白。与其令人时刻请教上下文，何不随嘴多带几字，岂不省了许多唇舌？”

兰芝道：“请教姐姐，即如上手用过之书，下手可准再用？”若花道：“主人之意若何？”兰芝道：“据妹子愚见，凡上家用过之书，一概不准再用，误用的罚两杯，另飞。况花木、鸟兽、虫鱼等类，惟《诗经》、《尔雅》、《方言》、《释名》最多。若都用此书，不但毫无趣味，并且这几部书句子最短，大约至多不过四五字，何能有两个双声、叠韵？姐姐替我所定销酒之法，岂非有名无实么？”花再芳道：“若据主人所言，我们百人自然要百部书了。不瞒姐姐说，妹子腹中除了十几部

经书并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及几部眼面前子书，还有几部文集，共总凑起来，不满三十种。你要一百部，岂非苦人所难么？”闵兰荪道：“妹子腹中，连二十种还不足。”毕全贞道：“妹子不但并未读过百部，若认真看过百部，我也赌个誓。但书多寡不等，如《左传》、《礼记》，每部有一二十万言之多。如今连多带少，每部只算类如《毛诗》一部，一年如能读得五部《毛诗》，也算极等聪明。若细细核算，这一百部书也须二十年方能读完。妹子今年十六岁，即使过了三朝就去读书，还得再读四年，大约过了二十岁，就好奉陪行此酒令了。”兰芝道：“妹子恐大家都飞一样书，未免无趣，妄发此论，取其多飞几种书，既可多销几杯酒，又觉好看。今三位姐姐既不情愿，何敢勉强？”

紫芝道：“你们三位可晓得这个才女的‘才’字怎讲？若一百人连百部书也凑不起来，那还称得什么才女？此时若不定了规例，设或所飞都在十数种书上，日后传扬出去，岂不是个笑话么？况且各人所读之书不同，别人又焉能把你所读之书恰恰都飞去呢？”再芳道：“姐姐不知，此中有五件难处。”紫芝道：“为何有五件难处？”再芳道：“即如所报花鸟等名，要他生成双声、叠韵，这是第一难，不必说了。并且所飞之句，又要从那花鸟等名之内飞出一字，岂非第二难么？而所报花鸟等名，又要紧承上文，或归一母，或在一韵，岂非第三难么？这些虽难，还可勉强敷衍，就只最难招架的所飞句内要有双声、叠韵，你想古人书上，哪里能像《诗经》，巧巧都有‘窈窕、辗转、参差、优游’之类？句内若无此等字面，随你想出一万句也不中用。再要加上百部书，岂不难而又难

么？”兰言道：“妹子有个调停之法。此令主人既已定了，以后如有误用前书的，外罚两杯，即算交卷，不必另飞。何如？”众人道：“如此甚妙。”小春道：“既如此，必须一一登记，才能了然。这个差使教谁办呢？”紫芝道：“宝云姐姐的丫环玉儿，写的也好，记性也好，教她写罢。”兰芝把前面几句写了，交给玉儿，就在席旁茶几设了笔砚。小春道：“你姓什么？今年十几岁了？”玉儿道：“我姓王，十三岁了。”小春道：“宝云姐姐替丫环起名字也这样俭省。”宝云道：“为何俭省？”小春道：“你把她的姓上只添了小小一点，就算名字，还不省么？”

丽辉道：“我才掣了鸟名双声，交卷了：鸳鸯。师旷《禽经》：‘鸳鸯、玄鸟爱其类。’本题双声，敬芳芝姐姐一杯。”孟芳芝掣了天文叠韵。若花道：“这个题目甚宽。据我愚见，不但天田、常陈这些星名不可用，就是东风、夜月那些浮泛的也都避了，才不过泛。”紫芝道：“姐姐此话甚是。若用浮泛的，莫讲别的，单风月两门就要写一大篇了。”芳芝饮了令杯道：“月窟。《淮南子》：‘是以月虚而鱼脑减。’‘是以’叠韵，‘以月’双声。敬玉英姐姐一杯，普席各饮一杯。”若花道：“此令轮到主人，普席自然要发利市了。”

董青钿道：“此句如果说得不错，不但我们都有酒，并且玉英姐姐还要说笑话。但细细推求，‘是’系去声，‘以’系上声，只怕芳芝姐姐说错，要罚一杯哩。”春辉笑道：“多时未见妹妹说话，此时才开口就有酒吃，倒也有趣。你说‘是以’二字上去不分，固然讲得不差，无如沈约韵书‘是’字归在四纸，恰恰是个叠韵。若以今时语言而论，似乎上去不分；若照前人韵书，芳芝姐姐倒像说得不错。只好奉屈妹妹

饮了罚酒，再看韵书。”青钿道：“妹子如果错罚，自然该吃罚酒。但这‘是’字要读成‘使’字，将来都不叫‘是非’，只好叫作‘使非’了，安有此理？”紫芝道：“我劝大家行令罢，莫说濛话了。”青钿道：“这个‘濛’字又是何意？”紫芝道：“古人读‘梦’为‘濛’，我劝你们莫说濛话，就是莫说梦话。”小春道：“凡说话全要直截了当，霜霜快快，今诸位姐姐所说之话，只图讲究古音，总是转弯磨禄，令人茫然费解，何妨霜霜快快地说哩？”锦云笑道：“小春姐姐把‘爽爽快快’读作‘霜霜快快’，‘转弯磨角’读做‘转弯磨禄’，满口都是古音，她还说人讲究古音！据我愚见，大家说的使古音也罢，不使古音也罢，且把‘使’字查明再讲。”婉如道：“这是西方老先生到了。”青钿道：“即如锦云姐姐所说‘使古音也罢，不使古音也罢’，她把‘是’字忽然改做‘使’字，请教诸位姐姐，若非预先讲论‘是’字，谁又懂她这话呢？”春辉道：“此时说也无用，少刻把书看过，自然明白。”

说话间宝云已命丫环把沈约《四声类谱》取来。青钿展开，细细看过，只得勉强饮了罚酒道：“只顾替玉英姐姐争论，哪知倒罚一杯。请说笑话吧，不要带累我了。”小春道：“这是今日令中第一个笑话，就如戏中的‘加官’一样。玉英姐姐先把加官跳了，我们也一出一出慢慢地唱。”钱玉英道：“适因‘加官’二字，我倒想起一个笑话。”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三回 说大书佐酒为欢 唱小曲飞觞作乐

话说玉英道：“适因小春姐姐谈论跳加官，倒想起一个笑话，并且‘加官’二字也甚吉利，把它做个话头。即或不甚发笑，就算老师加官进爵之兆，也未尝不妙。一人最喜奉承，凡事总要人赞好，方才欢喜。这日请客做戏，偏偏戏甚平常，并无一人赞好。到晚戏散，与客闲谈道：‘今日之戏如何？’客人只得勉强答道：‘做得甚好。’此人又问道：‘究竟哪几出做得好？’客人见问，思忖道：‘加官跳得好。’”众人不觉好笑。兰言道：“这就如请教人看文，那人不赞文好，只说书法好，都是一个意思。”

玉英掣了鸟名叠韵道：“商羊。刘向《说苑》：‘百羊之皮，不如一狐之腋。’‘之皮’叠韵，敬融春姐姐一杯。”左融春掣了官名双声道：“请教若花姐姐，这个官名还是要用古名，要用时名呢？”若花道：“据我愚见，不论古名、时名，总以明白显豁、雅俗共赏，那才有趣。即如花鸟之类，按着古书，别名甚多，若说出来，与其令人不懂，又要讲说破解，何妨说个明白的，岂不省了许多唇舌？”融春连连点头道：“士师。桓宽《盐铁论》：‘有司思师望之计。’‘司思’双声而兼叠韵，‘思师’叠韵，敬紫琼姐姐双杯，笑话一个，普席双杯。”燕紫琼道：“紫芝妹妹替我说个笑话，我格外多饮两杯何如？”紫

芝道：“妹子自然代劳。”绿云道：“紫芝妹妹向来说的大书最好，并且还有宝儿教的小曲儿。紫琼姐姐既饮两杯，何不点她这个？”紫芝道：“如果普席肯饮双杯，我就说段大书。”众人道：“如此极妙，我们就饮两杯。”丫环把酒斟了。

紫芝取出一块醒木道：“妹子大书甚多，如今先将‘子路从而后’至‘见其二子焉’这段书说给大家听听。”于是把醒木朝桌上一拍道：“列位压静，听在下且把此书的两句题纲念来：遇穷时师生错路，情殷处父子留宾。”又把醒木一拍道：“只为从师济世，谁知反宿田家。半生碌碌走天涯，到此一齐放下。鸡黍殷勤款洽，主宾情意堪嘉。山中此夕莫嗟讶，师弟睽违永夜。”又把醒木一拍道：“话说那子路在楚、蔡地方，被长沮、桀溺抢白了一番，心中闷闷不乐。迤邐行来，见那道旁也有耕田的、锄草的，老的老，少的少，触动他一片济世的心肠，脚步儿便走得迟了，抬起头来，不见了夫子的车辆。正在慌张之际，只见那道旁来了一位老者，头戴范阳毡帽，身穿蓝布道袍，手中拿着拄杖，杖上挂着锄草的家伙。子路便问道：‘老丈，你可见我的夫子么？’那老者定睛把子路上下一看道：‘客官，我看你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识不得芝麻，辨不得绿豆。谁是你的夫子！’老者说了几句，把杖来插在一边，取了家伙，自去耘田去了。”

紫芝又把醒木一拍道：“列位，大凡遇见年高有德之人，须当钦敬。所以信陵君为侯生执辔，张子房为圯上老人纳履，后来兴王定霸，做出许多事业。那子路毕竟是圣门高弟，有些识见的人，听了老丈言语，他就叉手躬身，站在一旁。那老者耘田起来，对着子路说：‘客官，你看天色晚下来了，舍

间离此不远，何不草榻一宵？’子路说：‘怎好打搅！’于是老者在先，子路在后，径至门首，迳至中堂。宰起鸡来，煮起饭来，唤出他两个儿子，兄先弟后，彬彬有礼，见了子路。唉！可怜子路半世在江湖上行走，受了人家许多怠慢，今日肴馔虽然不丰，却也殷勤款待，十分尽礼，不免饱餐一顿，蒙被而卧。正是山林惟识天伦乐，廓庙空怀济世忧。毕竟那老者姓什名谁，夫子见与不见，下文交代。”众人听了，一齐赞好，把酒饮了。

紫琼掣了虫名叠韵道：“请教令官：即如上文‘士师’二句所飞之句，可准本题‘士师’接连在内？”若花道：“二字连用，未尝不可，但飞觞之时，只能算得本题双声交令，不能格外普席敬酒。”兰芝道：“若飞本题，都无普席之酒，那还好么？”若花道：“即如句内有了本题双声，再加别的双声，虽系两个双声，原当普席敬酒；但究有本题在内，若不区别，谁肯另想新奇句子，酒反少了。总而言之，虽如此定例，至接令之家，如有情愿替主人敬酒，或说笑话，或行小令，普席仍饮一杯，并不拘定，也可随便销酒了。”紫琼把酒饮毕道：“螞子。刘勰《新论》：‘野人昼见螞子者。’本题叠韵，敬凤翾姐姐一杯。”玉芝道：“请教姐姐，野人见了螞子怎样呢？”紫琼正要回答，田凤翾道：“下句是‘以为有喜乐之瑞’。”玉芝道：“怪不得今人见了螞子，也有此论，大约当日命名，就是此意。此虫按《诗经》、《尔雅》，叫做什么？”闰臣道：“《毛诗》‘螞蛸在户’，就是此虫。相传当年有母子离别日久，其母正在想子，忽见螞蛸垂丝落在身上，不觉喜道：‘莫非吾子要回来么？’后竟果然，所以叫做喜子。”玉芝道：“既有喜

子，可有喜母？”闰臣道：“闻得此虫又名喜母，就如喜子一个意思。”玉芝道：“这还罢了。若只有喜子，并无喜母，未免对不住父母了。”

凤翺掣了药名双声道：“豨豨。王符《潜夫论》：‘西方之众有逐豨者。’‘之众’双声，敬熙春姐姐一杯。”廖熙春掣了一签，高声念道：“水族叠韵。”春辉道：“水族之内，如鱮鱼、鲩鱼、鲮鱼、银鱼之类，都是双声，若照这样，未免过宽。据妹子愚见，凡说鱼名，必须避了鱼字，才不重复。”熙春道：“既不准鱼字露面，只好借重驮碑的交卷了：𧈧𧈧。左思《吴都赋》：‘巨鳌𧈧𧈧，首冠灵山。’本题叠韵，敬琼芝姐姐一杯。”紫芝道：“好好的行令，怎么忽然把祝大姐夫请出来？”题花道：“你去问问他，他的夫人还会说大书哩。”

兰芝趁便让了一阵菜，又命丫环上了一道点心。兰言道：“主人让酒菜这些旧套，必须鬻了才好。况且昨日叨扰宝云姐姐，既无一人做假，无不尽欢，无不尽量。我们日亲日近，安有今日倒来做假之理？妹子饮个令杯，此后令中如有做假的，罚两杯。主人如再过于让菜，也罚两杯。行令的只管行令，用酒用菜的只管用酒用菜，各随其便，彼此才觉适意。并且今日所行之令，一经令到跟前，全要细心，并非粗心浮气所能行的；若再彼此逊让，不独分心耽搁好令，就是过于拘束，亦甚无趣。”众人道：“所论极是。以后如有误犯的，无论主客，均照此例。”

琼芝掣了兽名叠韵道：“獬豸。范蔚宗《后汉书》：‘獬豸，神羊也。’本题叠韵，‘羊也’双声，敬浦珠姐姐一杯。”玉芝道：“妹子闻得东方朔把獬豸叫做‘任法兽’，这是何意？”兰

言道：“因它能辨曲直，所以皋陶治狱，凡罪疑者，俱令獬豸触之。古有獬豸冠，取义于此。我们只顾闲谈，岂不耽搁浦珠姐姐笑话么？”掌浦珠道：“紫芝妹妹，你替我唱个小曲，我也多饮两杯。”紫芝道：“小曲虽有，但众姊妹今日聚后，闻得都有告假回府之意。我想我们百人自从赴宴相聚以来，内中结拜的不一而足，即以妹子而论，除了我家七个姊妹，其余八九十位，倒有多半同我结为异姓姊妹。将来别后，不知今生可能再见。那昭明太子说的‘叹分飞之有处，嗟会面以无期。’细想起来，能不令人心酸？”说着，不觉滴下泪来。众人听了，也都触动离怀，个个伤感。青钿道：“别后究竟怎样呢？”紫芝道：“惟有想她们再来。”青钿道：“你想她，她不来呢？”紫芝道：“她不来，我自然要恨了。我这小曲就是这个意思。”因唱道：

“又是想来又是恨，想你恨你都是一样的心。我想你，想你不来反成恨；我恨你，恨你不来越想得恨。想你是当初，恨你是如今。我想你，你不想我，我可恨不恨？若是你想我，我不想你，你可恨不恨？”

小春道：“婉如姐姐是个有名的恨人，这个小曲许多恨字，倒与她对路。小曲唱过，我们都饮一杯，请接令吧。”

浦珠掣了昆虫双声。兰芝道：“姐姐也要替我敬一杯呢。”春辉道：“这个题目最窄，浦珠妹妹虽受主人之托，只怕所飞之句还难得凑巧哩。不知妹妹要用何名？”掌浦珠道：“要承上文，惟‘蜘蛛’二字最好。”春辉道：“若用‘蜘蛛’，其飞觞之句，莫若《西京杂记》‘蜘蛛结而百事喜’最妙了。”浦珠道：“妹子适才也曾想到，因受主人之托，意欲想个双声叠

韵俱全的，才觉有趣。”把酒饮毕，想一想道：“有了！蜘蛛。《关尹子》：‘圣人师蜘蛛，立网罟。’‘师蜘蛛’叠韵，‘蜘蛛’双声，敬玉芝妹妹一杯，普席一杯。”

玉芝一心只想早接令，惟恐过迟，容易题目被人说了，难以交卷。正在盼望，正好这个“蛛”字巧巧轮到，不觉满心欢喜。要过签筒，摇了两摇，口中祝道：“签神，签神！弟子素与韵学生疏，务必赐个容易题目，免得教我劳神。”掣了一枝列女名叠韵，念过题目，把签交给下家归筒。青钿道：“有令在先，凡接令之家，遇见双声而兼叠韵，俱要说个笑话。且请妹妹把笑话说，再讲下文。”玉芝道：“这更难住我了。我自从掣了题目，见上面注着双声叠韵，是头一件心事；所报各名，又要记着上文，是第二件心事；飞觞之句，要将所报各名飞出一字，是第三件心事；所飞句内，又要凑成双声叠韵，是第四件心事；所用之书，又不准重复，是第五件心事。此刻记了这个，忘了那个，及至想起那个，又忘了这个，真是心绪如麻，何能再说笑话？诸位姐姐让我喝一杯，算我说过，免了吧！”

春辉道：“若花姐姐有令在先，凡说本题双声叠韵，只算交卷，不在普席敬酒之例。今浦珠姐姐所说之句内有‘蜘蛛’，本题双声，如何接令之家又说笑话？普席又要敬酒？刚才姐姐自己接令，业已误饮两杯，托人唱曲，此刻我们何能陪你错呢？”浦珠想了一想，不觉笑道：“只顾要替主人敬酒，自己倒受罚了。”青钿道：“玉芝妹妹何为只管发呆？还不接令么？”玉芝道：“左思右想，总无一个好笑话。好姐姐，我吃一杯，你替我说吧。”青钿笑道：“怪不得发呆，原来还想

笑话哩。我看你只怕有些痴了，难道大家的话你没听见么？”玉芝道：“妹子一心想笑话，你七言八语，哪里还敢理会？实实不曾听得。”青钿道：“这才是‘心不在焉，听而不闻’哩。大家免了你的笑话，快接令罢。”玉芝道：“姐姐莫非骗我么？”青钿笑道：“你只管接令，如有人教你说笑话，罚我十巨觥。难道还不放心么？”

玉芝听了，不觉满心欢喜。正要朝下接令，因耽搁多时，只顾注意笑话，倒把题目忘了，偏偏牙签业已归筒，不由暗暗发急。猛然想道：“我记得方才所掣倒像是古人名，不知可是，且去碰它一碰。我用‘伊尹’。”春辉道：“错了，罚一杯！如有露意的，有令在先，要罚十巨觥哩！”玉芝道：“难道‘伊尹’不是双声么？”春辉道：“若不是双声，岂止罚一杯？”玉芝道：“‘共工、逢蒙’呢？”春辉道：“不是，共三杯了！”玉芝道：“既非古人，我把天文、地理再搜寻几个。如说的对了，你就回我是的；设或不是，你莫答应，我就明白，不必只管不是、不是，令人听着讨厌。我用天文：穹窿、河汉、玉烛、霹雳、列缺、招摇、鹑首、姬訾、星象；时令：清明、处暑；地理：原野、长川；地名：幽州、空峒。可有想头？”春辉道：“无想头。共十八杯了！”玉芝道：“天文地理既不是，我到百官找找去。”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四回 逞豪兴朗吟妙句 发婆心敬诵真经

话说玉芝道：“我用官名：少师、正詹、治中、检校、知州；身体：眉目、股肱、膀胱、指掌、暗哑、胡须、毫毛。可有意思？”春辉道：“无意思。共三十杯了。”玉芝道：“好在不过二十几门，我就吃一坛，也不怕飞上天去。我用音乐：磬鼓、箫韶；文具：金简、玉砚；戏具：高竿、呼卢；财宝：玉印、金玦；器物：便面、茶船；服饰：钗钏、香囊；舟车：桴筏、玉舆；百谷：蜀黍、黄粱；蔬菜：金针、茶风；饮食：馄饨、糟糕。可好？”春辉道：“不好。共五十杯了。”玉芝道：“真要糟糕！我用花果：菡萏、苜蓿、黄杨、扶苏、花红、林檎、橄榄、毛桃、诸蔗、圆眼；药名：芎藭、漏卢、阿魏、姜黄、血竭、槐花、良姜、茵陈、五味、豆蔻。可用得？”春辉道：“对曰：‘否。’共七十杯了。”玉芝道：“怎么今日忽然钻进迷魂阵了！”青钿道：“据我看来，左一杯，右一杯，只怕还是酉水阵哩。”玉芝道：“我用禽名：青雀、金鸡、灰鹤、鱼鹰、野鸭、鹑雉、流离、荆鸟、鸱鹞、鹪鹩；兽名：橐驼、夷由、于菟；水族：虾蟆、蟾蜍、鲛鲤、玉虬；虫名：螳螂、蛱蝶、蜻蜓、蟋蟀、果蠃、蜉蝣、蜚螂、蛄嚙、螟蛉、耀夜。何如？”春辉道：“得罪！共九十七杯了。”紫芝道：“各门你都想到，单这一门想不到，却也奇怪。”春辉道：“你口中露意，

也想酒吃了。”芸芝趁春辉同紫芝讲话，忙向玉芝轻轻说了一句。玉芝道：“春辉姐姐听了，我用列女：瑶英、骊姬、文君、扶都、庄姜……”正念得顺口，只听春辉叫道：“有了，不必念了。”玉芝道：“哪个是的？”春辉道：“扶都、庄姜都对本题。”玉芝道：“既是列女，为何单这两个切题，别的又不对呢？”若花道：“上文是‘蜘蛛’二字，你把承上这个规例怎么忽然忘了？”玉芝听了，这才明白。

春辉道：“如今玉芝妹妹恰恰共罚一百杯，不但她自己不能全饮，就是她府上七位姐姐，也不能代如许之多，必须大家公议，替她设法销去若干，自饮若干，然后好接前令。”玉芝道：“既承姐姐美意，我倒有个善处之法。今日难得连主带客共计一百人，这一百杯酒好在不多不少，每位只消代我一杯就完了。”青钿道：“你们听，好自在话儿！若不认真罚几杯，少刻都要乱令了！并且所有几个双声叠韵，都被你随嘴说得干干净净，少刻别人掣签，又不能抄你旧卷，要费人许多神思，更觉可恨，如何轻轻放了你？”因向众人道：“她这罚酒，妹子出个主意。此刻且将罚酒暂停，先把‘庄姜’流觞句子教她飞出，所飞之句只准四字。其四字之内如有三个双声或三个叠韵，一气接连不断，即将此酒请宝云姐姐出个飞觞之令，都替她飞去；倘不如式，自饮十杯，其余九十杯，就以‘庄姜’二字要在一部书上，教她飞出。诸位姐姐以为何如？”

闰臣道：“若以正理而论，凡双声叠韵，必须两字方能凑成一个。今四个字内要她三个双声叠韵，这是打马吊推般出色算法，未免苦她所难了。古来只有‘溪西鸡齐啼’五个字

内含着四个叠韵，这是自古少有的。今又限她要在‘庄姜’二字之内飞觞，较之‘溪西鸡齐啼’岂非更是难中之难么？”琼芝道：“既如此，何不就请青钿妹妹说个样子呢？”青钿道：“‘溪西鸡齐啼’就是样子，何必再说？”史幽探道：“据我愚见，只要四字之内恰恰凑成两个，也就罢了，何苦定要三个？况句中又要或‘庄’或‘姜’在内，就是两个，也就尽够一想了。”青钿道：“一百杯罚酒，若不给她一个难题目，就是大家心里也不服。少刻别人倘或受罚，都要以此为例了。”秦小春道：“我用一百‘秦’字，在一部书上替她飞出如何？”青钿道：“‘秦’字不算。”兰言道：“据我调停，不必定限四字，就是六七字也未为不可。”

玉芝道：“姐姐莫要劝她，你越劝，她越得意了。天下既有‘溪西鸡齐啼’五个字内含着四个叠韵，难道就无四个字内含着三个双声么？”一面说着，举起杯来，连饮两杯道：“必须多饮几杯，活活灵机，才想得出来。”又命丫环斟两杯饮了，不觉笑道：“我今日要学李太白斗酒百篇了。”掌红珠道：“这位李太白不知何时人，向来却未听说过。”玉芝道：“难道‘自称臣是酒中仙’这句也未听过么？”吕尧蓂道：“这玉芝妹妹只怕要疯了！她的话越说越教人不解。”玉芝忽叫道：“诸位姐姐暂止喧哗，酒仙交卷了：庄姜。《中庸》：‘齐庄中正。’‘齐庄’双声，‘庄中’双声，‘中正’双声，敬凤雏姐姐一杯，请教笑话一个，普席各饮双杯。”众人齐声赞道：“这句果然飞得有趣。难得四个字巧巧生在一母。今日大家飞觞之句，以此为最了！”

张凤雏道：“妹子因昨日绿云姐姐央求众人写扇子，偶然

想起一个笑话：一人夏日去看朋友，走到朋友家里，只见朋友手中拿着一把扇子，面前却跪着一人，在那里央求。朋友拿着扇子，只管摇头，似有不肯之状。此人看见这个样子，只当朋友素日书法甚佳，不肯轻易落笔，所以那人再三跪求，仍不肯写。此人看不过意，因上前劝道：‘他既如此跪求，你就替他写写，这有何妨？’只见地下跪着那人连连喊道：‘你会意错了！我并非求他写，我是求他莫写！’”说得众人不觉好笑。兰言道：“世人往往自以为是，自夸其能，别人看着，口里虽然称赞，心里却是厌烦，他自己哪里晓得？这个笑话虽是斗趣，若教愚而好自用的听了，却是当头一棒，真可猛然唤醒。人能把这笑话存在胸中，凡事虚心，所行之事自然不致贻笑于人了。”

青钿道：“笑话业已说过，请宝云姐姐销这百杯酒了。”宝云道：“恰好妹子素日有个心愿，此时借此把酒销去，却也有趣，但恐过于迂腐，不合大家之意。”众人道：“姐姐有何心愿，只管吩咐，无不遵命。”宝云道：“妹子幼年因父母常念膝下无子，时常忧闷，每每患病，所以暗暗许个心愿，亲自敬录一万张《觉世真经》，各处施送。此刻意欲奉送诸位姐姐一张。当日发愿之时，曾祷告神祇，有人见了此经，如能敬诵一遍的，愿他诸事如意，遇难成祥。今日奉送之后，但愿时时敬诵，自然消凶聚庆，福寿绵长。喜得大家分居各道，每位另有十张，拜恳带去替我施送。并且《真经》之后，还有几行小字，是劝人敬避圣讳的。妹子因乡愚无知，往往直称圣讳，并不称某，而于文字亦不敬避。即使有不能不用者，则‘霸’字按前人韵书原可通用，似应书此，方为尊敬。尤可骇

者，乡愚无知，往往以‘天’字取为名号，殊不知天为至尊，人间帝王尚且称为天子，若世人为名为号，其悖谬何可胜言？又有以‘君’字为名号的，要知人生世上，除天地之外，惟君父最大。今于名号既知父字宜避，而君在父上，偏又不避，不知何意。诸如此类，总要明哲君子于乡党中割切晓喻，俾知尊敬天地君亲之道，自然同归于善了。”众人道：“如此好事，姐姐又是写就现成之物，并非教我们代写施送，怎么还说拜恳的话，未免客套了。”

兰言道：“她为父母的事，况且又是圣经，这‘拜恳’二字却是不可少的，不如此也不显她慎重之意。众人因她慎重，也就不肯草草施送了。请教怎么又能藉此可以行令呢？”宝云道：“如今妹子意欲藉此把这《真经》对众敬诵一遍，普席都以句之落处饮酒。假如‘敬天地’，顺数第三位即架一筹，周而复始。念完之后，以面前酒筹多寡，照数饮酒。虽是奉敬两杯之意，其实要藉此宣扬宣扬，这就如兰言姐姐所说，无非劝人众善奉行之意。诸位姐姐以为何如？”众人道：“我们无不遵令。”兰言道：“如此好令，真是酒席筵前所未有的。妹子躬逢其盛，能不浮一大白？至于姐姐所嘱《真经》，妹子不但代为施送，并且亲自薰沐，也录千张施送，以为老师师母求福一点孝心。”宝云再三称谢。

那边闵兰荪同毕全贞、花再芳三人所坐之处虽都隔席，但相离甚近，不时交耳接谈。今听宝云、兰言之话，都不觉暗暗发笑。毕全贞暗向二人道：“宝云姐姐要行此令，已是迂腐讨厌，偏偏这位兰言夫子不但并不拦阻，还要从中赞扬，你说令人恨不恨？真是轻举妄动，乱闹一阵了。”花再芳道：

“兰言夫子听了宝云夫子之话，正中心怀，乐不可支，如何肯去拦阻？你只听她昨日那一片但行好事、莫问前程的话，也不怕人厌，刺刺不休，就知她素日行为之谬。她口口声声只是劝人做好事，要知世间好事甚多，谁有那些闲情逸志去做？不独没工夫去做，并且也做不了许多。与其有始无终，不能时行方便，倒不如我一善不行的爽快。遇着钱上的方便，我给他一毛不拔，藉此也省许多花销；遇着口上的方便，我给他如聋似哑，藉此也省许多唇舌。我主意拿得老老的，你纵有通天本领，也无奈我何。行为一定如此，这是牢不可破的。”

闵兰荪道：“姐姐主见之老，才情之高，妹子虽不能及，但果蒙不弃，收录门墙之下，不消耳提面命，不过略为跟着历练历练，只怕还要青出于蓝哩。这些行为妙算，一时也说不完，好在大家言谈都归一路，将来慢慢倒要叨教。妹子平日但凡遇见吃酒行令，最是高兴，从不畏首畏尾；刚才听了这些不入耳之言，不但兴致索然，连头都要疼了。昨日听了兰言夫子那番话，足足头疼一日，今日刚觉轻松，偏遇宝云夫子又是这番话，这个头疼倒又接上了。”

宝云见众人个个遵令，满心欢喜。因命丫环焚了几炉好香，远远摆在香几上。随即饮了令杯，以净水漱了口。命丫环取了一副酒筹，一面念着，一面散筹。不多时把《真经》念完。众丫环七手八脚，都在各席查看众人面前酒筹，照数斟酒。内中如闵兰荪、花再芳、毕全贞，并还有几位才女都厌烦怕听《真经》，谁知不巧，偏偏句子落在这几位座上，较多几筹。无如她们又要逞强，也不等《真经》念完，每架一筹，赶忙饮了，就去销筹，总是架一筹，干一杯。俗语说的‘酒

入欢肠’，她们听了此令，已是满心烦闷，勉强应酬，偏又加上几杯急酒，等到宝云念完，这几位已是东倒西歪，就要呕吐，勉强忍住。谁知花再芳因吃些肴饌荤腥之类，何能禁得一连几杯急酒，那酒吃了下去，登时就在腹中同菜争斗起来。里面地方甚小，争之许久，酒既不能容菜，菜又安肯容酒，一齐都朝外奔。再芳再三拦挡，哪里拦得住？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听“哇”的一声，连酒带菜吐了一地。紫芝走到那边，在地下看一看道：“罪过！罪过！”一面说着，取了一双牙箸，在地下夹起一物，放在再芳口边道：“姐姐快把这个吃了，不但立时止吐，还免罪过哩！”再芳果真把嘴张开，吞了下去。紫芝顿足道：“我的姐姐，怎么并不嚼烂，还是整吞进去？少刻倘或呕出，仍是整的了！”众人道：“是个什么，你就给她吃了？”紫芝道：“刚才我夹起的是整整的一个虾仁儿。再芳姐姐当时大约吃得匆忙，未曾嚼烂，刚才呕出，还是一个整的，此刻她又整吞进去。”众人听罢，不觉掩鼻大笑。

紫芝放下牙箸，正要回席，只见闵兰荪拿着牙杖，在那里剔牙。紫芝走近身边道：“姐姐，是什么把牙塞了，这样狠剔还剔不出？我替你剔吧。”把牙杖接过，闵兰荪张口仰首，紫芝朝里望一望道：“姐姐，你的牙缝甚宽，塞的东西甚大，你拿这根小小牙签去剔，凯非大海捞针么？”说罢，放下牙签，取了一双牙箸放入口内，朝着牙缝向外狠狠一夹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五回 论韵谱冷言讥沈约 引毛诗佳句美庄姜

话说紫芝拿着牙箸，在兰荪牙缝狠狠一夹，才夹了出来，望了一望，朝地下一丢道：“我只当肉丝子塞在里面，原来却是整整的一个肉圆子！宝云姐姐，这个厨子明日一定要重重赏他，难为他做得这样结实。”说得众人笑个不了。

凤雏掣了列女叠韵。玉芝道：“《诗经》极言庄姜容貌甚美，姐姐既承上文，岂可将她美貌置之不问？倘能引出《毛诗》赞她一句，妹子格外再饮一杯。”凤雏道：“《诗经》之句原多，要与所报之名相合的，一时何能凑巧？也罢，我藉别书略为点染一句，也就算不辱命了：延娟。《陈思王集》：‘云髻峨峨，修眉联娟。’‘峨峨’双声，‘联娟’叠韵，敬华芝姐姐一杯，普席一杯。”小春道：“本题既无普席之酒，这个重字也不应普席有酒。若像这样，少刻都飞重字了。”若花道：“嗣后凡飞本题以及重字者，只算交卷，普席一概无酒。倘接令之家情愿照常说一笑话，普席仍饮一杯。”众人道：“如此极妙。”

华芝掣了戏具双声，饮了令杯道：“秋千。《陆平原集》：‘采千载之遗韵。’‘之遗’叠韵，‘遗韵’双声，敬星辉姐姐一杯，普席一杯。”兰言道：“大家飞了若干句子，惟华芝姐姐这句才归到今日酒令本题，藉此点明，却是不可少的；但

普席又要吃酒，未免令人接应不暇了。”兰芝趁着大家饮酒，又在那里让菜，被众人罚了一杯。蒋星辉道：“妹子说个禅机笑话。有个和尚道行极深，讲的禅机远近驰名。这日有个狂士因慕和尚之名，特来拜访。来至庵中，走到和尚面前，不意和尚稳坐禅床，并不让坐，狂士不觉怒道：‘和尚既有道行，就该明礼，为何见我仍旧端坐，并不立起，是何缘故？’和尚道：‘我不立起，内中有个禅机。’狂士道：‘是何禅机？’和尚道：‘我不立起，就是立起。’狂士听罢，即在和尚秃头上狠狠打了一掌。和尚道：‘相公为何打我？’狂士道：‘我也有个禅机。’和尚道：‘是何禅机？’狂士道：‘我打你，就是不打你。’”说得众人好笑。

星辉掣了财宝双声道：“青钱。鲁褒《钱神论》：‘钱多者处前，钱少者居后。’‘前钱’双声而兼叠韵，敬全贞姐姐一杯，普席一杯。”春辉道：“这句当中很可点断，普席之酒似乎可免。”毕全贞道：“既如此，我的笑话自然也免了。”兰言道：“这句‘钱多处前，钱少居后’，令人听了，想起世态炎凉，能无慨叹！”青钿道：“姐姐因‘钱’字而叹，我因‘青’字，忽又想起‘是以’二字真罚得委屈。试问这个‘青’字同水旁‘清’字有何分别？‘龙’与‘玲珑’之‘珑’其音又有何异？他却分在两韵。最令人不懂的，方旁之‘于’归在‘六鱼’，千钩之‘于’归在七虞。诸如此类，不知是何肺腑？”春辉道：“他以一身而事宋、齐、梁三朝之君，于忠之一事已可想见，其余又何必谈他。”全贞道：“二位姐姐暂停高论，妹子交卷了。”随手掣了人伦双声道：“妻妾。蔡邕《月令问答》：‘今日御妾，何也？’”紫芝道：“他要置妾，

你便怎样？我看姐姐倒有些醋意了。”兰芝道：“人家话还未完，你停停再说吧。”全贞接着道：“‘曰御’双声，敬亚兰姐姐一杯。”

苏亚兰掣了虫名双声道：“玉芝姐姐才托凤雏姐姐所飞《毛诗》之句不能凑巧，如今妹子倒可引用赞美庄姜原句了：螭蛴。《诗经》：‘领如螭蛴。’本题双声，敬舜英姐姐一杯。”兰言道：“这句不但补足庄姜之美，并且所敬亦得其人。若是容貌稍差的，也就不配了。”舜英道：“姐姐言谈最是纯正，何苦却拿妹子开心？”兰言道：“我是言道其实，你只问问众人就知道了。”

舜英掣了戏具双声道：“青钿姐姐，又是飞鞋那个玩意到了：气球。马融《忠经》：‘导之以礼乐，以和其气。’‘乐以’、‘其气’俱双声，敬巧文姐姐一杯，普席一杯。”印巧文道：“都是青钿姐姐抛球带累的，不但要吃酒，还要说笑话。奉告诸位姐姐：往日妹子原喜说笑话，今日只好告罪了。”青钿道：“今日为何不说？”巧文道：“妹子并非不说，其中有个缘故。”青钿道：“是何缘故，倒要请教。”巧文道：“既是姐姐谆谆下问，我也不得不说了。实告诉你吧，我不说，就是说。”众人听了，猛然想起禅机笑话，不觉大笑。青钿道：“诸位姐姐莫笑，且听巧文姐姐说笑话。”巧文道：“凡说笑话，原不过取其发笑。今大家既已笑了，妹子才说之话就可算得笑话，何必再说？”闰臣道：“此言并不勉强，自应接令为是。”玉芝道：“请教令官，即如刚才妹子误说各名，约有一百之多，以后别人可准再用？”春辉道：“再用的罚三杯。”玉芝道：“这还罢了。”

巧文掣了古人名双声道：“刘伶。《国语》：‘闻之伶州鸠。’‘州鸠’叠韵，敬彩云姐姐一杯。”玉芝道：“此时酒仙既出来，必须奠他一奠，少刻大家才有兴呢。”于是面对戏台，恭恭敬敬敬福了一福，奠了三杯。小春也奠了一杯道：“刘老先生，我也不求五斗解醒，只求你老人家保佑我莫吐，就感大情了！”紫芝道：“此令既有二十余门之多，何必要这古人名？妹子适才约计，由唐虞至前隋，按经史可考的，共有二百余人，都是双声叠韵，未免过宽。必须除去这一门，方不浮泛。”闺臣道：“不但此筹可去，并且此令甚长，若慢慢行去，恐令未完，天就晚了。据妹子愚见，莫若大家依次先掣二三十签，再一总结算，应说笑话者说笑话，愿行小令者行小令。如此分个段落，不过两三次就可令完，既不耽误饮酒，又可不致夜深。不知可好？”

彩云掣了服饰双声道：“妹子就遵姐姐之命，早早交卷：轻裘。《墨子》：‘犛羊之裘，练帛之冠。’‘犛羊’叠韵，敬红英姐姐一杯。”红英掣了戏具双声道：“琴棋。《颜氏家训》：‘围棋有手谈、坐隐之名。’‘有手’叠韵，敬瑶芝姐姐一杯。”井尧春道：“这样宽题不替主人转敬，未免可惜。”燕紫琼道：“此题若轮到妹子，大约也可转敬一杯。”邵红英道：“你们二位一善琴，一善棋，腹中自然该有琴棋典故。既是如此，你们就各认一字，也飞一句书，如双声叠韵俱全，抑或两个双声、两个叠韵，我说一个笑话。设或飞句不能如式，每人各饮三杯。”尧春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就有僭，先飞‘琴’字。李延寿《北史》：‘垂帘鼓琴，风韵雅远。’两个双声。”紫琼道：“邯郸淳《艺经》：‘夫围棋之品有九，一曰入神。’双声叠韵

俱全，请教笑话了。”

红英道：“轮我掣签飞句，只有我听人的笑话，此时反弄到自己身上，倒也别致。适才我因李延寿的‘李’字，却想起一个笑话。有个宰相，去世多年。他族中有个侄儿，每与亲朋交谈，就把‘家伯’卖弄出来，意欲使人知他为宰相族侄。一日，偶到杭州游玩，因见石壁题着前朝许多名士，他也写了几字道：‘大丞相再从侄某尝游于此。’题毕而去。后来有个士人李某最好诙谐，看见了此字，因题其旁道：‘玄元皇帝二十五代孙李某继游于此。’”兰言笑道：“此话虽是游戏，但乡愚往往犯了此病，若将这话给他听了，受益不浅。”

瑶芝掣了兽名双声道：“穷奇。王弼《周易略例》：‘一阴一阳而无穷。’‘一阴’、‘阴一’、‘一阳’俱双声，敬月芳姐姐一杯，普席两杯。”褚月芳掣了药名双声道：“红花。《谢康乐集》：‘含红敷之缤翻。’‘含红’双声，敬萃芳姐姐一杯。”哀萃芳掣了地名双声。春辉道：“按现在十道所辖县名，双声叠韵约有一百，若用县名，未免过于省事，误用者罚。”萃芳道：“幸而妹子想了一个，却与这些名目不同：中州。《离骚经》：‘夕揽中州之宿莽。’本题、‘州之’俱双声，敬小莺姐姐一杯。”

题花道：“我饮一个令杯，以后旁令说过之书，也不准再用。至于诗句，惟闺阁之书准用，余皆不准，才不宽泛。违者罚。”崔小莺掣了药名双声道：“防风。崔寔《农家谚》：‘日没胭脂红，无雨也有风。’‘雨也’双声，‘也有’双声，敬锦春姐姐一杯，普席一杯。”酆锦春掣了身体双声道：“肺腑。司马迁《史记》：‘诸侯子弟若肺腑。’本题双声，敬婉春姐姐

一杯。”邹婉春掣了人伦双声道：“祖宗。刘向《列女传》：‘学穷道奥，文为辞宗。’‘文为’双声，敬月辉姐姐一杯。”蒋月辉掣了药名双声道：“药名虽有，就只承上甚难，这却怎好？”只听耳旁有人说道：“如此如此，岂不好么？”月辉听了，满心欢喜道：“蜂房。《春秋佐助期》：‘虞舜之时，景星出房。’‘之时’叠韵，敬……”一面说着，又细细数一数道：“敬二姐姐一杯。”蒋秋辉笑道：“这个玩得好，怎么敬到自己家里了？”青钿道：“这才显得你们姐妹亲热哩。”月辉回头把题花望了一眼道：“好个短命鬼！”题花把月辉一指道：“好个冒失鬼！”

秋辉掣了服饰双声道：“黼黻。《金楼子》：‘观人以言，美于黼黻文章。’‘以言’、本题俱双声，敬蕙芳姐姐一杯。”谭蕙芳掣了舟车双声道：“风帆。沈约《宋书》：‘愿乘长风破万里浪。’‘乘长’双声，敬兰言姐姐一杯。”玉芝道：“怎么兰言姐姐落下泪来？”兰言道：“我因蕙芳姐姐所飞这个‘风’字，忽然想起《韩诗外传》‘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’这两句话，触动思亲之心，所以伤感。假如双亲在堂，此时蒙太后半支俸禄，再能内廷供奉，即使家寒，亦可敷衍养亲。无如‘子欲养而亲不待’，虽高官极品，不能一日养亲，亦有何味？这总是自己早不树立，以致亲不能待，后悔何及！”兰芝道：“姐姐只顾如此，岂不打断酒兴么？”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六回 念亲情孝女挥泪眼 谈本姓侍儿解人颐

话说兰芝道：“众人闻了此话，莫不落泪，岂不打破酒兴么？”闰臣道：“此事虽由那个‘风’字惹出来的，但兰言姐姐这几句话，令人听了却勉励我们不少。据我看来，无论贫富，得能孝养一日，且孝养一日，得能承欢一日，且承欢一日。若说等你富贵之时再去尽孝，就只怕的来不及了。”兰芝道：“好姐姐，莫伤心，接令罢。”兰言掣了人伦双声，就在桌上用酒写了一个“厶”字道：“玉儿，你可认得？”玉儿走来望一望道：“这是某处的‘某’字，又读公私的‘私’字。”兰言道：“你何以晓得？”玉儿道：“当日晋朝范宁注《谷梁》，曾有‘某’字之说。周时韩非论仓颉，却有‘私’字之义。”兰言道：“我正要把这‘私’字告诉她，好写在底本上，谁知她更明白。”题花道：“这叫作‘强将手下无弱兵’。请吧，玉老先生，我们认得你了！”紫芝道：“她岂但在冷字上用功，还有一肚子好笑话哩。”月芳道：“少时我饮两杯，务必代我一个。”青钿道：“我记得‘子欲养而亲不待’这两句倒像出在刘向《说苑》，怎么说是韩婴《诗外传》呢？”春辉道：“你把这两部书仔细对去，只怕有几十处都是雷同哩。”兰言道：“多谢明断。公姑。《韩非子》：‘自营为厶，背厶为公。’‘为厶’、‘厶为’俱叠韵，敬红萸姐姐一杯。”

红萸道：“我情愿吃两杯，这个笑话只好拜托玉姑娘了。”宝云道：“姐姐怎么称她姑娘，岂不折她寿么？”红萸道：“这叫做‘敬其主以及其使’。况她如此颖悟，下科怕不中个才女？”紫芝道：“她的笑话虽好，不知可能飞个双声叠韵？”兰芝道：“如飞得合适，诸位才女自然都要赏鉴一杯。”玉儿道：“我就照师才女‘公姑’二字，飞《焦氏易林》‘一巢九子，同公共母’。双声叠韵俱全，敬诸位才女一杯。”紫芝道：“都已赏脸饮了，说笑话吧。设或是个老的，罚你一杯。”

玉儿道：“就以我的姓上说罢。有一家姓王，弟兄八个，求人替起名字，并求替起绰号。所起名字还要形象不离本姓。一日，有人替他起道：第一个王字头上加一点，名唤王主，绰号叫做硬出头的王大。第二个王字身旁加一点，名唤王玉，绰号叫做偷酒壶的王二。第三个就叫王三，绰号叫做没良心的王三。第四个名唤王丰，绰号叫做扛铁枪的王四。第五个就叫王五，绰号叫做硬拐弯的王五。第六个名唤王壬，绰号叫做歪脑袋的王六。第七个名唤王毛，绰号叫做拖尾巴的王七。第八个名唤王全……”玉儿说到此处，忽向众人道：“这个‘全’字本归入部，并非人字，所以王全的绰号叫做不成人的王八。”月芳笑道：“这个笑话虽好，未免与你尊姓吃亏。我吃两杯，你也替说一个，我好销帐。倘能把她们昨日射鸽子说一笑话，我格外再饮一杯。”玉儿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就勉强敷衍一个。有一武士射鹄，适有一人立在鹄旁闲望，惟恐箭有歪斜，所以离鹄数步之远，自谓可以无虞。不意武士之箭射得甚歪，忽将此人鼻子射破，慌忙上前陪罪，连说失错。此人用手一面掩鼻，一面说道：‘此事并非你错，乃我自己之错。’”

武士诧异道：‘我将尊鼻射破，为何倒是你错？’此人道：‘我早知箭是这样射的，原该站在鸽子面前。’”

郗锦春笑道：“玉姑娘，我也只好奉烦了。”红珠道：“姐姐诗学甚精，如做一首打油诗，也就算了，何必定说笑话？”玉儿道：“才女把酒干了，我就说个做诗笑话。有一士人在旅店住宿，夜间忽听隔房有一老翁自言自语道：‘又是一首。’士子忖道：‘原来隔房竟是诗翁，可惜夜深不便前去请教。据他所说又是一首，可见业已做过几首了。’正在思忖，只听老翁道：‘又是一首。’士子道：‘转眼间就是两首，如此诗才，可谓水到渠成，手无难题了。’到了次日，急忙整衣前去相会，略道数语，即问老翁道：‘闻得老丈诗学有七步之才，想来素日篇什必多，特来求教。’老翁诧异道：‘老汉从不知诗，不知此话从何而起？’士子笑道：‘老丈何必吝教？昨晚隔房明明听见老丈顷刻就是两首，何必骗我？’老翁道：‘原来尊驾会意错了。昨晚老汉偶尔破腹，睡梦中忽然遗下粪来，因未备得草纸，只得以手揩之。所谓一手、一手者，并非一首诗，乃是一手屎。’”众人听了，不觉大笑。题花道：“凡做诗，如果词句典雅，自当得起个诗字；若信口乱言，就是老翁所说那句话了。”

红萸掣了地名双声道：“东都。《江醴陵集》：‘帐饮东都，送客金谷。’本题双声，敬亭亭姐姐一杯。”春辉道：“姐姐怎么忽然闹出江文通《别赋》，恰恰又飞到亭亭姐姐面前，岂不令人触动离别之感，‘黯然销魂’么？若要想起诸位姐姐行期，连日之聚真是江文通说的‘惟樽酒兮叙悲’了。少刻必须紫芝妹妹把将来别后大家怎样音信常通唱个小曲，略将离愁解

解才好哩。”

亭亭掣了列女双声道：“嫫母。《老子》：‘有名万物之母。’‘万物’双声，敬艳春姐姐一杯。”玉芝道：“我记得‘嫫母’二字见之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别的书上也还有么？”亭亭道：“即如‘嫫母姣而自好’，见屈原《九章》；‘嫫母有所美’，见《淮南子》；‘嫫母勃屑而自侍’，见东方朔《七谏》；‘嫫母倭傀，善誉者不能掩其丑’，见《王谏议集》；‘饰嫫母之笃陋’，见《晋书·葛洪传》；‘瞽者遇室，则西施与嫫母同情’，见嵇康《养生论》；‘使西施出帷，嫫母侍侧’，见吴质书。他如古诗‘若教嫫母临明镜’之类，历来引用者甚多，妹子一时何能记得？”玉芝道：“常听人说亭亭姐姐腹中渊博，我故意弄这冷题目问她一声，果然滔滔不断，竟说出一大篇来。”

施艳春掣了官名双声道：“祭酒。《周礼》：‘酒正掌酒之政令。’‘之政’双声，‘政令’叠韵，敬绿云姐姐一杯。”绿云掣了药名双声道：“细辛。刘熙《释名》：‘少辛，细辛也。’本题双声，敬珠钿姐姐一杯。”珠钿掣了时令双声道：“小雪。《春秋元命苞》：‘阴气凝而为雪。’‘而为’叠韵，敬红蕖姐姐一杯。”红蕖掣了百谷双声道：“粦麦。《尚书大传》：‘过殷之墟，见麦秀之蕪蕪。’重字双声，敬幽探姐姐一杯。”幽探掣了服饰双声道：“布帛。《诸葛丞相集》：‘臣本布衣，躬耕南阳。’‘本布’、‘躬耕’俱双声，敬书香姐姐一杯。”林书香掣了财宝双声道：“宝贝。锺嵘《诗品》：‘陆文如披沙简金，往往见宝。’‘简金’、重字俱双声，敬瑶钗姐姐一杯。”缙瑶钗掣了地理双声道：“瀑布。《孙廷尉集》：‘瀑布飞流以界道。’本题双声，敬丽娟姐姐一杯。”丽娟掣了药名双声道：“百部。

《大戴礼》：‘有翳之虫，三百六十。’‘有翳’双声，敬尧春姐姐一杯。”

尧春掣了饮食双声道：“玉液。史游《急就章》：‘有液容调。’‘有液’双声，‘液容’双声，敬秀春姐姐一杯，普席一杯。”陶秀春道：“这个‘容’字我们读做‘戎’字，今姐姐说‘液容’双声，只怕错了。”春辉道：“按前人韵书，‘液’本归一母，若读做‘戎’字，那是贵处土音，岂是尧春姐姐错哩？”秀春道：“既如此，这个笑话少时只好奉托玉姑娘了。”紫芝道：“与其记在帐上，莫若你饮两杯，我替你说。”秀春把酒饮了。紫芝道：“有个公冶短去见长官，长官道：‘吾闻公冶长能通鸟语，你以短为名，有何所长？’公冶短道：‘我能通兽语。’正在说话，适有犬吠之声。长官道：‘你既能通兽语，可知此犬说什么？’公冶短听之良久，不觉皱眉道：‘这狗满嘴土音，教我怎懂？’”众人一齐大笑。秀春道：“怪不得教我预先吃酒，哪知这短命鬼却来骂我！”随即掣了音律双声道：“音乐。《孝经》：‘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。’‘于乐’双声，敬紫云姐姐一杯。”闰臣道：“据这两句圣经看来，可见人家演戏，那坏人心术之戏也不可唱。若是官长在庙宇敬神，以及父兄在家庭点戏，尤应点些忠孝节义的，使人效法才是。虽系游戏陶情，其实风化攸关，岂可忽略。但人只图悦目，哪里计及于此！”

紫云掣了列女双声道：“云英。陶源《圣贤群辅录》：‘天下忠贞魏少英。’‘忠贞’双声，敬淑媛姐姐一杯。”淑媛掣了药名双声道：“荆芥。《曹大家集》：‘生荆棘之榛榛。’‘荆棘’、‘之榛’俱双声，‘生荆’叠韵，敬文锦姐姐一杯，普席

两杯。”青钿道：“且慢斟酒。我记得扬雄《反离骚》有此一句，为何说是《曹大家集》？只怕要罚一杯。”春辉道：“那《反离骚》是‘枳棘之榛榛兮’，与《东征赋》‘生荆棘之榛榛’，却微有不同，只怕妹妹错了。”青钿道：“呸，是我记错。罚一杯。”

谢文锦道：“我不会说笑话，这个交易可有人做？”紫芝道：“你果真不会，把酒干了，我替你说。”文锦道：“莫非骗我吃酒，又是公冶短么？”紫芝道：“你说话又无土音，就是公冶短也与你无干。”文锦把酒饮了。紫芝道：“有个公冶矮去见长官，长官问其所长，原来此人乃公冶短之弟，也通兽语。正在谈论，适值驴鸣，长官道：‘它说什么？’公冶矮道：‘它说它不会说笑话。’”文锦忍不住发笑道：“我也不知她怎么编得这样快！”随手掣了舟车双声道：“锦车。《易经》：‘大车以载，有攸往，无咎。’‘有攸’、‘往无’俱双声，敬题花姐姐一杯。多飞‘无咎’二字，以为日后若花姐姐飞车回乡吉祥之兆，并非敬普席之酒。”兰言道：“闻得飞车出在奇肱，若花姐姐这个飞车可是此处借的？”若花道：“飞车原是奇肱土产，近来周饶得了其术，制造更精，所以家父从周饶借来的。”玉芝道：“将来我们过去送行，倒要长长见识哩。”

题花掣了服饰双声道：“我用刚才‘银汉浮槎’那个典故，春辉姐姐以为何如？”春辉拍手笑道：“若果如此，妹子就有文章做了。姐姐快些交卷。”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七回 因旧事游戏仿楚词 即美景诙谐编月令

话说春辉笑道：“姐姐快些交卷，妹子有文章做了。”题花道：“巨屨。《孟子》：‘有业屨于牖上，馆人求之弗得。’”紫芝道：“求之弗得，哪里去了？”题花道：“飞了。‘有业’、‘于牖’俱双声，敬宝钗姐姐一杯，普席一杯。”

春辉道：“我因今日飞鞋这件韵事，久已要想替他描写描写，难得有这‘巨屨’二字，意欲藉此摹仿几部书，把他表白一番。姐姐可有此雅兴？”题花道：“如此极妙，就请姐姐先说一个。”春辉道：“我仿宋玉《九辩》：‘独不见巨屨之高翔兮，乃堕卞氏之圃。’”题花道：“我仿《反离骚》：‘巨屨翔于蓬渚兮，岂凡屨之能捷？’”玉芝道：“我仿贾谊赋：‘巨屨翔于千仞兮，历青霄而下之。’”小春道：“我仿宋玉《对楚王问》：‘巨屨上击九千里，绝云霄，入青霄，飞腾乎杳冥之上。夫凡庸之屨，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？’”春辉道：“这几句仿得雄壮。”紫芝道：“若要雄壮，这有何难？我仿《庄子》：‘其名为屨，屨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。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是屨也，海运则将徙于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《谐》之言曰：屨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去以六月堕者也。’”春辉道：“这个不但雄壮，并且极言其大，很得题神。”

题花道：“若像这样，仿到何时是了？莫若把五经仿了，好接前令。我仿《春秋》：‘庚子夏四月，一屨高飞过卞圃。’”春辉道：“记其年，记其月，而并记其所飞之地，这是史笔不可少的。”玉芝道：“我仿《易经》：‘初九，屨，履之则吉，飞之则否。象曰：履之则吉，行其正也；飞之则否，举趾高也。’”春辉道：“此言事应休咎，也是不可缺的。”小春道：“我仿《禹贡》：‘厥屨维大大，厥足维臭。’”春辉道：“这是言其形，辨其味，也是要紧的。”青钿道：“原来姐姐还能辨其味，倒也难得。”紫芝道：“我仿《毛诗》：‘巨屨颺矣，于彼高冈；大足光矣，于彼馨香。’”春辉道：“‘馨香’二字是褒中带贬，反面文章含蓄无穷，颇有风人之旨。我仿《月令》：‘是月也，牡丹芳，芍药艳，游卞圃，抛气球，鞋乃飞腾。’”玉芝道：“还有一句呢？”紫芝道：“足赤。”说得众人好笑。青钿道：“你们变着样儿骂我，只好随你嚼蛆。但有侮圣言，将来难免都有报应。”众人道：“有何报应？”青钿把舌一伸，又把五个手指朝下一弯道：“只怕都要‘适蔡’哩！”众人听了，一齐发笑。

董宝钿掣了鸟名双声道：“锦鸡。谯周《法训》：‘羊有跪乳之礼，鸡有识时之候。’‘羊有’、‘识时’俱双声，‘时之’叠韵，敬素云姐姐一杯。此句当中可以点断，不敢转敬。”素云掣了花卉双声道：“蒹葭。申培《诗说》：‘蒹葭君子，隐于河上。’本题、‘隐于’俱双声，敬墨香姐姐一杯。”阳墨香掣了地理双声道：“疆界。《陶彭泽集》：‘纡远讐于促界。’‘纡远’双声，敬丽蓉姐姐一杯。”兰言听墨香飞的这句，把她细细望了一望，不觉叹息不已。余丽蓉掣了列女叠韵道：“王嫱。

刘劭《人物志》：‘诗咏文王，小心翼翼。’‘文王’、‘小心’俱双声，敬耕烟姐姐一杯。”奚耕烟道：“此句幸亏当中可以点断，省了一个笑话。”于是掣了花卉双声：“黄花。《邱司空集》：‘佩紫怀黄，赞帷幄之谋。’‘怀黄’、‘帷幄’俱双声，敬翠钿姐姐一杯。”花再芳道：“黄花无所指，未免过于浮泛，只怕要饮一杯。”耕烟道：“汲冢《周书》：‘又五月，菊有黄华。’《礼记·月令》：‘季秋之月，菊有黄华。’这两部书都说的是菊，为何妹子无指呢？古无‘花’字，俱以‘华’字通用。如光华之‘华’读为阳平，华卉之‘华’读做阴平。况《尔雅·释草》明明写着：‘荷，芙蕖，其华萏菡。’他如‘唐棣之华’、‘桃始华’之类，莫不以华为花。”再芳道：“若据此说，我这贱姓竟是杜撰了。但‘花’字始于何时，姐姐可知么？”耕烟道：“妹子记得北魏太武帝始光二年，造新字千余，颁之远近，以为楷式。如‘花’字之类，虽不知可在其内，但晋以后每每见之于书，大约就是当时所颁新字了。”

董翠钿掣了饮食双声，想了多时，虽有几个，无奈总不能承上。紫芝见她为难，因暗向题花道：“她有结巴毛病，我教她奏个音乐你听。”忙把汤匙拿起，向翠钿照了一照，又将两手比做一个圆形，故意说道：“飞了许多句子，可惜总未将班婕妤、苏若兰诗句飞出来。姐姐何不飞一句呢？”翠钿猛然被她提醒，连忙说道：“汤……汤……汤团。《班婕妤诗》：‘裁成合欢扇，团团如明月。’‘合欢’、‘团团’俱双声，敬……呸，敬四妹妹一杯。”董花钿道：“怎么敬到家里来了？”题花道：“刚才是蒋四姑娘敬蒋二姑娘，此刻又是董二姑娘敬董四姑娘，怪不得我们都摸不着酒吃。”紫芝道：“她岂但敬酒，并

且汤汤汤敲起大锣，还奏乐哩。”幽探道：“我闻翠钿姐姐口吃毛病醉后更甚，大约今日又多饮两杯了。”紫芝道：“我说个笑话。一人素有口吃毛病，说话结结巴巴，极其费事。那日偶与众友聚会，内中有一少年道：‘某兄虽然口吃，如能随我问答，不假思索，即可教他学做鸡鸣。’众友道：‘凡口吃的说话全不能自己做主，不因不由就要结结巴巴，何能教他学做鸡鸣？果然如此，我们都以东道奉请。’少年道：‘既如此，必须随问随答，不许停顿。’因取出一把谷来，放在口吃者面前道：‘这是何物？’口吃者看了，随即答道：‘谷……谷……’”说得众人好笑。紫芝用汤勺掬了一勺汤道：“翠钿姐姐，你看这是何物？”翠钿看了，笑道：“这……这刻薄鬼又教我奏乐了！”

董花钿掣了列女双声道：“敬姜。《班兰台集》：‘列肆侈于姬姜。’‘姬姜’双声，敬兰荪姐姐一杯。”闵兰荪正吃得烂醉，听见令到跟前，急忙抽了一签，高声念道：“身体双声。”想了多时，信步走到玉儿那边道：“我看看她们用的都是什么书，莫用重复了，又要罚酒。”紫芝趁空写了一个纸条，等兰荪走过，暗暗递了过去。兰荪正在着急，看了一眼，如获至宝，慌忙说道：“脚筋。《洛阳伽蓝记》：‘牛筋狗骨之木，鸡头鸭脚之草。’‘狗骨’双声，敬婉如姐姐一杯。”众人听了，满心要笑，都因兰荪性情不好，又不敢笑，只得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勉强忍住。紫芝道：“婉如姐姐这杯吃得有趣，还有狗骨可以下酒哩。”婉如皱着眉头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偏偏轮到俺，又是脚筋，又是狗骨，都来了。”众人听了，哪个敢笑，只得再三忍住。花再芳道：“所报名类，原要显豁明白，雅俗

共赏。若说出来，与其慢慢替她破解，何不就像兰荪姐姐这个明明白白，岂不爽快？我倒要赏鉴一杯。”紫芝道：“你因有了好菜，自然想酒吃了。”

婉如掣了果木双声道：“金橘。陈寿《三国志》：‘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？’‘陆郎’双声，敬芳春姐姐一杯。”芳春掣了时令双声道：“人日。宗懔《岁时记》：‘正月七日为人日。’本题双声，敬丽楼姐姐一杯。”青钿道：“初七为人日，请教初一、初二呢？此说可见经史么？”邨芳春道：“此说见董勋《问答》，后来《魏书序》亦有一鸡、二狗、三猪、四羊、五牛、六马、七人、八谷之说。大约自元旦至初八日，总宜晴和为佳。即如初五为牛，若是日有狂风暴雨，当主牛有灾病，余可类推。”

姜丽楼掣了音律双声道：“律吕。刘向《别录》：‘吹律而温至黍生。’‘黍生’双声，按时音‘而温’也是双声。敬绣田姐姐一杯。”邹婉春道：“这个‘黍’字我们读做‘褚’字，与‘生’字并非一母，为何是双声？”春辉道：“按‘黍、鼠、暑’三字，韵书都是赏吕切，乃‘舒’字上声，正与‘生’字同母。若读‘褚’字，那是南方土音，就如北方土音把‘容’字读做‘戎’字。好在有书可凭，莫若都遵韵书为是。”锤绣田掣了兽名双声道：“‘鼠’字既是赏吕切，我就易于交卷了：鼯鼠。姚思廉《梁书》：‘意怀首鼠，及其犹豫。’‘首鼠’、‘犹豫’俱双声，敬芸芝姐姐一杯。”芸芝掣了饮食双声道：“菽水。蔡邕《独断》：‘地下之众者莫过于水。’‘之众’、‘众者’俱双声，敬青钿妹妹并普席一杯。”青钿道：“我记得这句出在《风俗通》，怎么说是《独断》？难道姐姐说错，也

教我吃酒么？”春辉道：“你又记错了。那《风俗通》是‘土中之众者莫若水，’与‘地下之众者莫过于水’，却稍有分别。原来这酒还是要你吃的。”青钿教玉儿把书取来看了，这才把酒告干，掣了官名双声道：“尚书。魏徵《隋书》：‘圣人在上，史为书，瞽为诗。’‘为诗’叠韵，敬骊珠姐姐一杯。”骊珠掣了地理双声道：“山水。《龙鱼河图》：‘昆仑山有五色水。’‘昆仑’叠韵，敬兰芝姐姐一杯。”

兰芝掣了文具双声。题花道：“可惜今日已晚，只能行得双声叠韵之令，不能联韵。若一百人每人一韵，做一首百韵诗，岂非大观么？”春辉道：“每人只得一韵，若叠起精神，细细做去，只怕竟是曹娥碑‘黄绢幼妇’那个批语哩！”兰芝道：“就只怕的内中有几位姐姐不喜做诗，若果高兴，岂但‘黄绢幼妇’，并且传出去还有一个批语。镇纸。房乔《晋书》：‘洛阳为之纸贵。’‘为之’叠韵，‘之纸’双声，敬瑞萸姐姐并普席一杯。”吕瑞萸掣了器物双声道：“竹枕。令狐德棻《周书》：‘所居之宅，枕带林泉。’‘之宅’、‘宅枕’俱双声，敬兰英姐姐一杯。”章兰英掣了药名叠韵道：“可惜有许多好书都不准再用，只好藉着酒字敷衍完卷了：茱萸。束皙《发蒙记》：‘猫以薄荷为酒，蛇以茱萸为酒。’”玉芝道：“虎以犬为酒，鸠以桑椹为酒。”兰英道：“妹妹莫闹。本题叠韵，敬乘珠姐姐一杯。”掌乘珠掣了天文双声道：“阴阳。荀悦《申鉴》：‘想伯夷于首阳，省四皓于商山。’‘夷于’、‘商山’俱双声，敬兰音姐姐一杯。可惜《易经》有人用过，若飞‘曰阴与阳’，岂不与‘齐庄中正’并美么？”紫芝道：“若飞京房《易传》‘《易》曰阴遇阳’，还是四个双声哩！”

枝兰音掣了昆虫双声道：“衣鱼。《玄中记》：‘一日逢鱼头，七日逢鱼尾。’”玉芝道：“此鱼如此之长，若吃东西，岂不要三四天才到腹么？‘一日’、‘七日’俱叠韵，敬红红姐姐一杯，我替兰音姐姐说了。”红红道：“适因‘衣鱼’二字，偶然想起书集往往被它蛀坏，实为可恨。丽春姐姐最精药性，可有驱除妙方？”潘丽春道：“古人言：司书之仙名长恩，到了除夕，呼名祭之，蠹鱼不生，鼠亦不啮。妹子每每用之有效。但遇梅雨时也要勤晒，若听其朽烂，大约这位书仙也不管了。”红红连连点头，掣了百谷双声道：“蕙苡。王充《论衡》：‘蕙苡之茎不过数尺。’”本题双声，敬锦云姐姐一杯。”

锦云掣了一签，正在高声念道：“天文双声。……”忽觉松林微微透出一阵凉风，个个吹得毛骨悚然。闰臣道：“怎么刚掣天文，就刮起风来？这签竟有些作怪！为何风中还带一股清香？”舜英道：“此香顺风飘来，宛如丹桂，若非四季桂，安能如此。原来此处却有如此佳品。”宝云道：“家父四季桂久已进上，此时哪得有此。适才这阵幽香，芬芳异常，岂下界所有；且阵阵俱从霄汉吹来，看这光景，果真竟是‘天香云外飘’了。莫非这位桂花仙姑知道今日座有嘉宾，特放此香，以助妹子敬客之意么？”银蟾道：“据我看来，此是师母连得贵子之兆，或主玉儿下科蟾宫折桂，也未可知。”

只见丫环向宝云道：“刚才卞兴来禀，外面有两个女子自称殿试四等才女，虽系四等，却是博学。她因众才女在此聚会，执意要来谈谈。如果都是学问非凡，得见一面，死也甘心。若非真才，不敢相见，她也不敢勉强，只等众才女回她一句，她就去了。卞兴因她说之至再，不敢不禀，如何回她，

请小姐示下。”宝云听了，默默无言。闰臣道：“丫环，你教管家去回她，就说我们殿试都是侥幸名列上等，并非真才实学，何敢自不量力，妄自谈文。况在酒后，尤其不敢冒昧请见。”若花道：“闰臣阿妹是谦谦君子，如此回覆，却也省了许多唇舌。”只见亭亭、题花、春辉、青钿一齐连说：“不可。”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八回 借月旦月姊释前嫌 逞风狂风姨泄旧忿

话说亭亭、青钿、春辉、题花闻听若花之言，一齐连说：“不可。姐姐为何如此示弱，先灭自己威风？与其不战而负，何不请她一会，大家凭着胸中本领，同她谈谈。倘能羞辱她一场，也教那些狂妄的晓得我们厉害。如风头不佳，不能取胜，那时再拜倒辕门，也不为迟。丫环快去相请。”不多时，两女子携手而来，一个年长的穿着青衫，年幼的穿着白衫，都是娇艳无比，绰约异常。众人见她器宇不凡，都不敢轻视，见礼让坐，问了姓氏。青衣女子姓封，白衣女子姓越。宝云命人当中另设一席。

二人归坐，一一请问名姓。及至问到唐闺臣，白衣女子道：“闻得前者殿试，才女有一篇《天女散花赋》可冠通场，可惜仍存大内，传抄不广，未睹全豹，甚觉耿耿。昨虽看见几联警句，却自平平，恐系传写之误，抑或假托冒名，均未可知。今日难得幸遇，意欲以本题五字为韵，请教再做一赋，可肯赐教？”闺臣道：“当日只想求取功名，不顾颜厚，只顾乱写，今日岂可又来现丑？断断不敢从命。”青衣女子道：“她既谆谆求教，才女若不赏光，不独负她一片美意，岂不把众才女素日英名全付流水么？”亭亭道：“闺臣姐姐此番应试，原是迫于严命，无可奈何，勉强而来。此时一心注意伯伯远

隔外洋，时刻牵挂，急欲寻亲，现在团聚业已勉强，哪有闲情又做诗赋？既承二位执意见委，我虽不才，尚可涂鸦，勉强应命。就烦主人预备笔砚，我好现丑。”白衣女子道：“才女高才，久已拜服，何必再劳大笔？至唐才女乃众朝臣曾推第一之选，与众不同，因此才敢冒昧求教。意谓藉此可以开开茅塞，哪知竟是如此吝教。但既兴致不佳，何敢过劳费心，只求略略见赐一二短句，也就如获拱璧了。”

闺臣仍要推辞，无奈众人已将笔砚另设一座，推她坐了。闺臣只得告坐，濡毫构思。白衣女子道：“素闻才女有七步之才，果能文不起草，走笔立就，那才算得名下无虚哩！”闺臣听了，把神凝了一凝，只得打起精神，举起笔来，刷刷刷如龙蛇飞舞一般，一连写了几句。众才女在旁看着，莫不暗暗称赞，都道：“如此佳作，少时给白衣女子看了，不怕她不肝脑涂地！”闺臣一面写着，众人只管点头称妙。登时写完，玉儿送给两女子观看：

天女散花赋 以题为韵

昔者魏夫人葆朱蜜而遐御，炼紫芝而上仙，宫于丹林之侧，楼于绛树之边。长河煜炅，元都绮鲜；石蕖弥浦，琼草为田。丸茯苓而霞迈，服胡麻而云骞。惟恨风多作恶，月不常圆。图青蘋屡动而相扰，丹桂被镞而可怜。往往攀条泫若，执叶凄然。其女弟子黄令徽乃离席而前曰：“臣忝群芳之总，窃九命之权，叨荣于二十七位，布华于三十六天。愿盟菡国，共驾花骈，近披香雨，远匝酴烟。烦草檄以木笔，更买醉以金钱。靡弗缤纷拱震，纭纭辉乾。又岂虑乎十八之性虐，与夫三五之期愆？”夫

人曰：“善，吾将观焉。”

令徵于是开芳庖，设华俎；裹术粮，命椒醕；左笙鼗，右钟吕；悬风铃，笑月杵。始命御史进于御墀，再命太医列于阶序。斟酌囊携，较量窖贮。招玉蕊院之真妃，约紫兰宫之神女，邀金茎洲之上灵，迓芙蓉城之仙举。追逐茵蕴，纡迟容与。气杂蕙馨，餐惟鞠茹。或矜顷刻之巧，而筵顿呈芳；或擅生枯之能，而谷咸吹黍。或爱丝绦之系，而自喜剪刀；或贪罗绮之工，而别裁机杼。珊瑚之屑重重，翡翠之抛处处。信足以诡惑群情，回皇众绪。虽习闻乎躡通报德之迢遥，而何碍于分景灵飞之来去。

至其花之为状也，如串珠之相衔，如连环之不断；如扇帚之奇，如瓔珞之散；如四面镜之难分，如万卷书之罕叛；如七宝、八宝之低旋，如重台、三台之高贯；如冠子、鬘子、毬子之靡穷，如纽丝、铰丝、垂丝之还绊。若夫花之为色也，红则宾州、延州、陈州之美以地而分，苏家、贺家、林家、袁家之妍以人而冠；紫则朝天、乾道、军容、状元之异以贵而称，梦良、师博、潘何、惠知之丛以幽而唤；黄则叠金、叠雪偕叠罗而並娇，白则玉带、玉盆与玉版而争灿；丹则有卷丹、番丹、月丹之各殊，墨则有泼墨、染墨、晕墨之微漫；绿则比凤毛之垂，青则夺鸭卵之爨。莫不综异形于三灵，罄殊变于一榦。将使善状者谱而且疑，悟色者拈而竟叹。

其散之中爰有蒂也，华容之抽特秘，洛阳之并无加；画省之二分蜡缀，昌州之一寸绡斜。其散之中更有靨也，

三寸则有金鹤之径，八寸则有青鸳之夸；双头则有合芳之讶，三头则有会英之嘉。其散之中又零而为瓣也，迎春则有九瓣之秀，拒霜则有千瓣之奢；兔耳则有二瓣之细，鹿葱则有七瓣之遮。其散之中又聚而为蕊也，鹤顶之蕊正满，麝香之蕊偏除；合蝉之蕊自瑞，卷狮之蕊如擎。而且殊名竞纪，闾号争夸。第觉香温晓雾，艳失晨霞。并是太平之萼，俱为称意之花。

于斯之时，天帝来观，神君惊顾；太一傍徨，群灵奔赴。三十有二司朝，二万四千宰诉。天上枝枝，人间树树。曾何春而何秋，亦忘朝而忘暮。不夜之彩，何假乎纤阿之辉；回飙之能，何虞乎蜚廉之怒。魏夫人乃俯碧寓而暂翔，凌紫虚而微步。始焉迷离，既而凝注。亟召令徵而宠以诰曰：“夫落英幡洒，则沉墨之非固也；嘉卉灌丛，则苴囊之所赋也。惟汝之贤，符吾之素。吾其锡汝押忽之珍，方圆之璐；更飡汝凝津之浆，流甘之露；终畀汝以下弦一规，雕弓福库。俾汝如居士之息，贮皓魄于素壁之间；希神尧之臣，缴大风于青邱之渡。汝其敬扬新命，保乃休遇，以无坠吾剧阳之垂裕。”令徵则感激弗胜，愧谢靡喻。再拜而请于夫人曰：“今日之会，靡苞弗吐。既旋阴而斡阳，复酿和而吹煦。愿为短歌，敬写长慕。”其歌曰：“夫人之福兮广慈灵，花姑之灵兮耀天路。庶几揽此景于无穷兮，延荣晖于亿祚。”夫人又从而和之。其歌曰：“眇孤蓬之振根兮，每同调而难住。抑阎扶之过影兮，又凄怆而易误。得女夷于今日兮，岂二者之足妒。”令徵更起而答以乱曰：“景彼元化，纷以寓

兮；嗟彼埃壘，驰且骛兮。翳余弱抱，劳冶铸兮；获从夫人，陪众姬兮。自今以游，焉容污兮！”

白衣女子见这赋上处处嘲着风月，登时怒形于色。原来此女正是月姊。她因当年受了百花仙子讥讽，以为谪下凡尘，可消此恨；谁知她倒联捷直上，名重一时，太后、公主均极隆重。因此颇为不平，特邀风姨，假扮白衣、青衣两个女子，来此搅闹一场。正要借着此赋吹毛求疵，羞辱几句，哪知倒被闺臣先替群芳占了身分。不觉大怒道：“此是《天女散花赋》，并非《散风散月赋》，你只言花，何必节外生枝？况花根柢极微，只知献媚求荣，何能竟要轻视风月？如此措词失当，当日殿试诗赋之谬，可想而知。太后移置十名后，可见妍媸难逃圣鉴。得能不致名落孙山，乃太后格外姑容。今自不知愧，仍复随笔混写，竟是信口乱言了！”风姨道：“她句句总不畏风，要知这些花卉又非铜枝铁蕊，何能不怕风吹？莫讲粗风暴雨不能招架，就是小小一阵凉飏，只怕也难支持了！”言还未毕，只听四面呼呼乱响，陡然起了一阵大风，把众才女吹得个个清寒透体，冷气钻心，战兢兢只管发抖。

正在惊慌，忽见半空中现出万道红光，照得凝翠馆霞彩四射，一片通红。红光之内，猛然蹿下一个美女，那风已被红光冲散。众才女只觉眼花撩乱，更觉胆怯。紫绡、紫琼、紫菱、紫樱、丽容、玉蟾六位才女早已掣出宝剑，立在一旁。那个美女两手执着斗笔，指着风姨、嫦娥道：“尔等职掌风月，各有专司，为何无故越俎，搅乱文教？且妍媸莫辨，品论乖张，逞风狂以肆其威，藉月旦以泄其忿，岂是堂堂上界星君所为？我职司闺秀，执掌女试大典，岂容殴辱斯文！特兴问

罪之师。如果知罪，亟宜各归，以免饶舌；设仍不悟，弹章一上，后悔无及。”嫦娥道：“我泄私忿，与尔何干？”风姨道：“我正怪你点额失当，意存偏袒，你反出言责备，岂不自羞？”那美女听了，气得暴跳如雷。

正在厉声分辩，只见丫环来报，又有一位道姑要来求见。言还未毕，道姑业已走来，同美女执手相见。众才女上前见礼。道姑向嫦娥、风姨道：“星君请了：此时群芳尘缘将及期满，吾辈欢聚谅亦不远。当日彼此语言虽然小有芒角，已事隔多年，何必介意？若再参商，哓哓不休，岂非前因未了，又启后世萌芽？且仙凡路隔，尤不应以违心之言，释当日之恨。况彼既俯首无词，毫无较量，亦可略消气恼。从此尚能欢好如初，不惟从前是非一概瓦解，亦足见大度汪洋，有容人之量。如其不然，何妨俟其返本还原，再明斥其非。今忽急急贸然而来，第恐举止孟浪，物议沸腾，于二位大有不利，窃为星君不取。拙见如此，尚望尊裁。”风姨连连点首道：“高论极是，敢不凛遵。况我向无芥蒂，无非为她相招而来。既承见教，自应即退，以副尊命。”嫦娥道：“当日无故受她讥讽，以为被谪历受劫磨，可消此忿。谁知她名重一时，优游乐土，心中颇为不平，因此特来一会。仙姑既以正言规劝，所有前事自当谨领尊命，一概尽释，决不挂怀。倘有后言，皇天可证，永堕尘凡。”说着，同了青衣女子出了凝翠馆，飘然而去。那个执笔女子仍化一道红光，不知去向。

道姑正要告别，众人听见刚才一片话，知她道行非常，必是一位仙姑，再三挽留，另设素席坐了。把赋看了一遍，连连点头道：“前因不昧，足见宿慧非凡。”宝云道：“请教仙姑

法号？”道姑伸出两手道：“贫道以此为名。”宝云道：“仙姑指爪如此之长，莫非长指仙姑么？”道姑道：“贫道乃长指山人。”若花道：“那个执笔美女，当日我在海外同闺臣阿妹见过一面，后来曾在尼庵仿照塑了一像。看其光景，自然是女魁星了。请教那白衣、青衣两个女子是何星君？”道姑道：“诸位才女日后在她两个姓上细细着想，少不得自能领会。”闺臣上前，恭恭敬敬斟了一杯素酒，又奉了几样果品。

紫芝趁空同众人商议：“这位仙姑来历不凡，必知过去未来之事。我们大家何不问问体咎，将来到底是何结局，岂不放心？”众人都道“甚好”，于是七言八语，都要请教道姑讲讲休咎。道姑道：“贫道素于卜筮命相虽略知一二，但众才女有百人之多，一生穷通寿夭，一时何能说得完结？且今日之聚，也非偶然，此中因果，更非顷刻所能言的。”闺臣道：“仙姑何不略将大概说说呢？”道姑道：“当日我在海外，曾见一首长句，细揣大略，内中因果，颇有几分彷彿诸位才女光景。如不嫌絮烦，倒可口诵一遍。”闺臣道：“如此极妙。设有不明之处，尚望明白指示。”道姑道：“此诗义甚精微，词多秘奥。或以数语历指一事，或以一言包括数人，其中离合悲欢，吉凶休咎，或隐或现，或露或藏，虚虚实实，渺渺茫茫。贫道见识短浅，何能知其端倪，必须诸位才女互相参详，或可得其梗概。”

闺臣道：“据仙姑之言，此诗定非数句所能完的，若一总念去，我们何能得其详细？必须分个段落，才好细细请教。”道姑点头道：“此诗随处皆可点断。待贫道先念几句，大家不妨各就所知，互相评论。设有错误，贫道不知则已，若有所

知，无不尽言。”因向题花道：“才女尊名莫非‘题花’二字？闻得当日此诗因题群花而作，难得尊名恰恰相合，何不就请大笔一挥？”众人听了，莫不吐舌称异。紫芝道：“仙姑可知我的名字么？”道姑道：“才女大名何能知道？但荷池犬儿最劣，昨日已被伤了一口，此后仍要留神才好。”星辉听了，不觉拍掌大笑。道姑道：“才女休要笑人，那绣鞋里面也非藏身之所。”话未说完，紫芝早已笑得连声称快。众人不懂，个个发愣。纪沉鱼把昨日钓鱼各话说了，大家这才明白，不觉大笑。

题花举笔道：“请教仙姑，此诗是何起句？”道姑道：“他这起句，倒像从大周金轮而起，待贫道念来。”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九回 阐元机历述新诗 溯旧迹质明往事

话说道姑道：“这诗起句虽系唐朝，但内中事迹倒像从大周金轮女帝而起。待贫道先念几句，自然明白。

皇唐灵秀气，不仅界须眉。

帝座咸推后，……

这三句其义甚明，诸位才女自必洞悉了。”唐闺臣道：“上二句与诏上‘灵秀不锺于男子’之句相似。第三句大约说的就是太后。”

道姑道：“才女所见不错。

奎垣乃现雌。

此句对得何如？可知其义么？”小春道：“‘帝座’、‘奎垣’对得极工，而‘推后’、‘现雌’四字，尤其别致。据我揣夺，闺臣姐姐海外所见女魁星，大约就是此句。”

道姑点头道：

科新逢圣历，典旷立坤仪。”

春辉道：“这是总起女试颁诏之始，而并记其年，虽是诗句，却是史公文法。”闺臣道：“据我管见，这两句定是紧扣全题。必须如此，后面文章才有头绪，才有针线。仙姑以为如何？”

道姑道：“才女高论极是。

女孝年才稚，亲游岁岂衰。

潜搜嗟未遇，结伴感忘疲。
着屐循山麓，浮槎泛海涯。
攀萝防径滑，扞葛讶梯危。
桥渡虬松偃，衣眠怪石欹。
雾腥黏屐沫，霞紫接蛟螭。
纵比蓬莱小，宁同培塿卑？”

花再芳道：“这几句说的必是闺臣姐姐。昨日听她寻亲那段话，以为不过随口乱说，哪有十四五岁的孤身弱女，就敢拚了性命，深入荒山之理。莫讲若花姐姐一人结伴，就再添几个，无非是个弱女，有何能为？今听这几句诗，才知她跋涉劳碌，竟是如此辛苦。末一联对句虽佳，但何以比蓬莱却小，而又不卑呢？”若花道：“那座大山生在海岛，虽名小蓬莱，其实甚高，故有此二句。”

道姑道：“这是才女身历其境，所以明白。

泣红亭寂寂，流翠浦渐渐。
秘篆偏全识，真诠许暗窥。
拂苔名已改，拾果路仍歧。”

彩云道：“前几句大约是泣红亭碑记。但‘拂苔名已改’二句，却是何意？”若花道：“闺臣阿妹原名小山，后来因在小蓬莱遇见樵夫，接着家信，才遵严命，改名闺臣。起初上山时惟恐道路弯曲，日后归时难寻旧路，凡遇岔道，于山石树木上俱写‘小山’二字，以便他日易于区别；哪知及至回来，却都变为‘闺臣’二字。”芸芝道：“以此看来，原来唐伯伯竟是已成仙家了。”

道姑道：

“辙涸鳞愁渴，仓空雀忍饥。

清肠茹异粒，涤髓饱祥芝。

他日投簪去，凭谁仗剑随？”

婉如道：“前四句是海外绝粮，以及闺臣姐姐餐芝之事，这都明白。至‘凭谁仗剑随’，请教仙姑，却是何人？”道姑道：“上面明明写着‘剑’字，其义甚明，才女何必细问？”玉芝道：“诗上所叙闺臣姐姐事迹，长篇大论，倒像替她题了一个小照。我们一百人若都像这样，倒也有趣。”青钿道：“都像这样，却也不难，大约删繁就简，只消八百韵也就够了。就只可惜韵书无此宽韵。”道姑道：“若将‘四纸’所收‘是’字之类，归在‘四真’，再把别的凑凑，大约也就够了。”青钿道：“她们打趣，我已难招架，怎么仙姑也来同我做对？”道姑笑道：“原来此中却碍着才女，贫道如何得知？偶尔失言，罚一大杯！”兰芝亲自斟一巨觥送去。

道姑饮毕道：

“林幽森暗淡，峰乱矗崎岖。

星弹奔歼寇，雷枪震殪狮”

兰英道：“上二句大约描写山景，下二句请教怎讲？”司徒斌儿道：“妹子记得丽容姐姐前在两面国，曾以铁弹退寇。第三句倒像说的就是此事。”婉如道：“若论第四句，看来坐中除了紫樱姐姐，惟有俺最了然。当日唐家姑夫同俺父亲在麟凤山被一群猛兽困住，几遭大害。亏得紫樱姐姐一阵连珠枪把猛兽伤了，才解此围。那兽名狻猊，也是狮之种类。”闺臣道：“‘星弹’、‘雷枪’，可谓天生绝对。听了这种雄壮句子，遥想二位姐姐当日那股神威，能不凛凛可畏。”

道姑道：

“雅驯调鈞马，叱咤骇蟠螭。

潮激鯤扬鬣，涛掀鳄奋鳍。”

闰臣道：“不料骏马、人鱼今日忽于诗中出现，令人意想不到。”

瑶芝道：“原来姐姐知道。请教怎讲？”闰臣道：“上两句说的是若花姐姐同妹子亏得骏马，才不至为虎所伤。下两句说的是家父同我舅舅亏得人鱼，才不至为火所害。一兽一鳞之微，此诗亦必叙及，可见有善必书。以此看来，鱼马之善尚且不肯埋没，何况于人？真是勉励不小。”

道姑点头道：“诚哉是言！

踏波生剖蚌，跨浪直刳骊，

罾逃鱼腹——

此三句坐中只有两位才女晓得。”婉如道：“这是锦枫姐姐之事。”

众人正要细问，只听道姑道：

“裙遮倏虎皮。”

婉如道：“此事也只得两人明白。前年俺父亲同姑夫在东口山游玩，忽见一只大虫，正在害怕，谁知那虎把皮去了，却是红蕖姐姐。”众人不明，洛红蕖把前事说了。众人都吐舌道：“这个岂非女中杨香么？”

道姑道：

“萑苻遭困厄，荆棘脱羈縻。”

若花道：“若据‘萑苻’二字，大约说的是红红阿姐遇盗被掳，后亏女盗释放，我们才得逃下山来。”

道姑道：

“符获逾墙逸，枚衔掣电追。”

婉如道：“这是娥儿姐姐盗旗，附马遣将追赶两出热闹戏。怪不得丽蓉姐姐说她善能飞檐走壁，只这‘逾墙’二字就可想见了。”

道姑道：

“耸身腾美侠，妙手吓纤儿。

秉烛从容劫，怀笈瞬息驰。”

红蕖道：“这几句不但描写紫绡姐姐黑夜行劫以及寄信之事，并且连赤足乱钻丑态，几乎也露了出来。”宝云众人都向红蕖盘问，不觉大笑。玉芝道：“她劫什么？”宋良箴见问，惟恐洛红蕖失言，心内十分着急。

道姑道：“才女慢慢自然明白。

智囊曾起瘠，仙药顿扶羸。

纺绩供朝夕，机枢藉渐炊。

蒸蒸刚煮茧，轧轧又缫丝。

压线消寒早，穿针乞巧迟。”

兰芝道：“上两句大约是兰音姐姐向日所言虫积之患。下四句婉如姐姐都知么？”易紫菱道：“此事前在绿香园，久已闻得蘅香、芷馨二位姐姐都善养蚕织机，若据末句，只怕还是好针黹哩。”

道姑道：

“剧怜编网罟，始克奉盘匱。”

玉芝道：“据这两句，莫非我们队里还有渔婆么？”婉如道：“岂但渔婆，并且堂堂御史还做渔翁哩。”于是把尹元取鱼为业，红蕖织网养亲各话说了。众人无不叹息，都道：“若非仙

姑今日念这诗句，我们何能晓得海外众姐妹却有这些奇异之事。最难得婉如姐姐都能句句破解出来，真比古迹还好听。求仙姑莫要遗漏才好。”

道姑道：

“弃国甘尝荠，来王愿托葵。

沥诚遥献表，抒悃密缄辞。”

萃芳道：“这段话若非若花姐姐前在朝中说过，少不得又要劳动婉如姐姐破解了。”

道姑道：

“韵切留青目，谈雄窘素髭。

秣妍锺丽质，媿媿产边陲。”

锦枫道：“怪不得都说亭亭姐姐谈文不肯让人。据这‘窘’字，当日九公受累光景，可想而知。哪知如今路上倒亏他老人家起早睡晚，种种照应。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。但谈论反切，为何又留青目呢？”婉如道：“那时若不亏她另眼垂青，岂止‘问道于盲’，只怕骂得还不止哩！原来这诗用的字眼却如此尖酸。”闰臣道：“若以末句而论，倒像总结海外之意。不知下面是何起句？难道我们考试这样旷典，只轻轻点了一句，就不谈了？”道姑道：“如何不谈？下面紧接就是此事，并且还将来源指出哩。”春辉道：“若说末句系结海外而言，那紫绡姐姐并非海外人，为何也列其内？”道姑道：“前路茫茫，谁得而知？但此诗既将颜才女也列外洋，安知她日后不是海外人哩？”米兰芬道：“请教女试来源究竟从何而起？就请详细指示，我们外乡人也好知其梗概。”

道姑道：“你问来源么？”

缘绎回文字，旋图织锦诗。
抡才萦睿虑，制序费宸思。
昔阃能臻是，今闺或过之。
金轮爰独创，玉尺竟无私。
鸮荐鸣鸾阙，鹏翔集凤墀。
堆盐夸咏絮，膩粉说吟栀。
巨笔洵稀匹，宏章实可师。
璠玑尤重品，蕝藻更添姿。”

闰臣道：“我说安有如此大典，竟置之不问，原来却有如许议论，并将幽探、萃芳两位姐姐绎诗，太后制序，也都一字不遗。”舜英道：“就只缺了婉如、小春二位姐姐榜前望信一段佳话。”

道姑笑道：“才女莫忙，只怕就在下面：

盼捷心徵梦，迁乔信复疑。

榜开言咄咄，筵撤语期期。”

阳墨香道：“这几句岂但描写榜前望信情景，连翠钿姐姐赴宴，满口结结巴巴，也都活画出来。”舜英道：“若把末联改作‘厕中言咄咄，筵上语期期’，还更好哩！”芳芝道：“这却为何？”舜英把婉如、小春闻报，入厕狂笑光景说了，众人无不发笑。

道姑道：

“盛事传三辅，欢呼动九夷。”

闰臣道：“‘九夷’二字用得得当，连海外诸位姐姐赴试也一字不遗。据我看来，这首长句只怕就是仙姑做的。”道姑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闰臣道：“适才我刚说怎么不讲考试，你就滔滔

不断，说出一大篇来，岂非是你大笔么？”道姑道：“贫道向来只知贸易，哪会做诗？若会做诗，久已也来观光了。”婉如道：“仙姑所说只知贸易，哪会做诗，这话倒像俺姑夫在白民国同那先生讲的。至‘观光’二字，是海外道姑对俺闺臣姐姐说的。原来仙姑话中，却处处带着钩儿。”道姑道：“我又不会垂钓，哪得有钩？即使垂钓，也无钩之钩。”紫芝道：“我看这话只怕从那钩中又套出一个钩儿。”

道姑道：

“千秋难拟俚，百卉有专司。”

闺臣道：“女试自然是千秋罕有之事，但‘百卉有专司’是何寓意？”道姑道：“其中奥妙，岂能深知？若据字面而论，那‘百卉’二字，倒像暗寓百位才女娇艳如花之意。至‘专司’二字，大约言诸位才女或授女学士之职，或授女博士之职，或授女儒士之职，岂非各有专司么？”闺臣听了，不觉笑道：“仙姑讲的却也在理，我敬一杯。”

道姑也微笑饮毕道：“才女莫非说我讲的不是，要罚我么？我是随口乱道，何足为凭。”随又念道：

“摹仿承弓冶，绵延衍派支。”

闺臣道：“昨日绣田、月芳二位姐姐只推不会写字，若据这诗，岂非都是家传么？”

道姑道：

“隶从丹蘂化，额向绿香麾。”

余丽蓉道：“紫琼姐姐府上‘绿香园’三字是凤雏姐姐大笔，这却知道。至于善隶书的，却不晓得。”田凤翥指着婉如道：“这位就是行家。”

道姑道：

“御宴蒙恩眷，钦褒值政熙。”

闰臣道：“书香、文锦二位姐姐前在红文宴蒙太后称赞，业已名重一时，今又见之于诗，这才是真正名下无虚哩。”

道姑道：

“吐绒闲泼墨，翦娟爱和脂。

邃谷馨弥洁，层崖影自垂。

蜻蜓芦绕籥，络纬豆缠篱。

团扇矜挥翰，齐纨羨折枝。”

紫芝道：“这是昨日画扇一段韵事，连花卉、草虫也都一一标明，就只‘层崖影自垂’说的虽是撇兰，几乎把猪尾也露出来。”题花道：“我在这里手不停毫，仅够一写，你还闹我！设或写错，我可不管。”

道姑道：

“凝神夸绝技，审脉辨良医。”

闰臣道：“若以‘良医’二字参详，可见丽春姐姐岐黄原非寻常可比。但上句不知所指何人？”紫芝道：“你问她么？就是那个拍桌子、打板凳、出神叫好的。”

道姑道：

“詹尹拈尧蕙，君平掷孔蓍。”

花再芳道：“这两句大约说的芸芝姐姐同妹子了。”紫芝不觉鼻中哼了一声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回 乘酒意醉诵凄凉句 警芳心惊闻惨淡词

话说紫芝听了再芳之言，不觉冷笑道：“这诗倒像只讲善卜之人。至于姐姐初学起课，似乎不在其内。”

道姑道：

“只因胸磊落，屡晰貌嵌峨。”

闰臣道：“这两句不独赞兰言姐姐风鉴之精，连磊落性情也描写出来，真是传神之笔。”

道姑道：

“珠走谳精拨，筹量善慎持。

乘除归揣测，默运计盈亏。”

紫芝道：“此言素精算法几位姐姐。但我昨日曾要学算，不知可在其内？”再芳道：“够了，莫刻薄了！”

道姑道：

“爨致焦桐惜，絃兴操缦悲。”

紫芝道：“这个大家都知，就只再芳姐姐一心只想学课，只怕是听而不闻。”再芳道：“对牛弹琴，牛不入耳，骂得很好。咱们一总再算账！”

道姑道：

“繁音闻李峤，翕响媿桓伊。”

闰臣道：“此是品箫吹笛诸位姐姐考语。”

道姑道：

“庭院深沉处，秋千荡漾时。

彩绳微雨湿，绛袖薄晖移。”

紫芝道：“这四句只好去问老蛆、小姐，昨日她们都瞻仰过的。”众人不懂，施艳春把“黄食”笑话说了，无不发笑。

道姑道：

“斗草蜂声闹，……”

春辉道：“昨日我们在百药圃摘花折草，引得那些蜂蝶满园飞舞，真是蝶乱蜂狂。今观此句，古人所谓诗中有画，果真不错。”

道姑道：

“评花猿意知。”

闰臣道：“此句对得既甚工稳，而且这个仙猿非比泛常，此时点出，断不可少。”

道姑道：

“经纶收把握，竿笠弄涟漪。

博弈连排遣，樗蒲属戏嬉。

含羞撕片叶，……”

青钿道：“这几句所讲垂钓、博弈都切题。就只丽辉姐姐‘撕牌’二字，未免不切。”紫芝道：“妹妹，你哪里晓得？那时她虽满嘴只说未将剪子带来，其实只想以手代剪。这个‘撕’字乃诛心之论，如何不切？”丽辉道：“此时我一心在诗，无暇细辨，凭你们说去。”

道姑道：

“角胜夺枯萁。”

闺臣笑道：“连她们夺状元筹也在上面，可谓无一不备了。”紫芝道：“岂但夺筹，只怕还有夺车哩！”小春道：“断无此事。”

道姑笑道：“何能断其必无？

门后争车觅，樽前赌砚贻。”

小春道：“真是怕鬼有鬼。你这仙姑不是好人，我敬一杯！”青钿道：“下句是玉芝妹妹同老师赌东，以砚为贻的话，且不必管他。此诗我不喜别的，只喜这个‘觅’字用的得神。”小莺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青钿道：“桌上只见棋盘，并不见人，及至找到门背后，才知她们夺车，岂不得神么？”小春道：“你且慢些笑人，安知诗中就无飞鞋那出戏哩？”青钿道：“这样好诗，如何有这腌臢句子？”

道姑笑道：“她只知做诗，哪里还管腌臢，就是有些屁臭，亦有何妨。

鞋飞罗袜冷，……”

小春道：“这个‘冷’字用得虽佳，但当时所飞之鞋只得一只，必须改为‘鞋飞一足冷’才妙。”

道姑道：

“枰散斧柯糜。校射肩舒臂，
烹茶乳沁脾。”

宰玉蟾道：“这三句含着三个典故：一是馨、香二位姐姐观棋，一是凤雏姐姐射鹄，一是紫琼姐姐品茶。妹子素日虽有好茶之癖，可惜前者未得躬逢其盛，至今犹觉耿耿。”紫芝道：“你既如此羡慕，将来燕府少不得要送茶与你，何必着急？”玉蟾登时羞得满面通红。

道姑听了，不觉暗暗点头道：

“藏钩猜哑谜，隔席叠芳词。

抵掌群倾倒，濡唇众悦怡。”

紫芝道：“这是猜谜、行令以及笑话之类。但为何缺了剔牙一件韵事？”再芳道：“你拿镜子照照，满鼻子都是鼻烟，若编在诗里，还更好哩！”紫芝道：“若把鼻烟也编成诗句，我真服她是个神仙。”

道姑笑道：“我虽非神仙，曾记诗中却有一句：

指禅参郢鼻，……”

众人听了，莫不发笑。闵兰荪道：“这句自然是闻鼻烟了。请教‘郢鼻’二字是何出处？”闰臣道：“妹子记得《庄子》曾有‘郢人漫垩鼻端’之说，大略言郢人以石灰如蝇翼之大，抹在鼻尖上，使匠人轮起斧斤，运斤成风，照着鼻尖用力砍去，把灰削得干干净净，鼻子还是好好，毫无损伤。今紫芝妹妹鼻上许多鼻烟，倒像郢人漫垩光景，所以她用‘郢鼻’二字。”紫芝道：“仙姑只顾用这典故，我看你下句怎么对？果真对得有趣，我才服哩！”

道姑道：“哪得好对，无非也是本地风光：

牙慧剔丰颐。”

紫芝拍手笑道：“这句真对得神化。我敬一杯。”再芳道：“郢是地名，丰是丰满之意。以郢对丰，似乎欠稳。”春辉道：“难道姐姐连《书经》‘王来自商，至于丰’，也不记得么？况如今沛郡就有丰县。此是借对极妙句子，姐姐说它欠稳，未免孟浪。”

道姑道：

“嘲谑工蟾吊，诙谐任蝶欺。”

闰臣道：“此句大约又是紫芝妹妹公案。她是座中趣人，与众不同。所以‘郢鼻’之外，又有这个考语。”

道姑道：

“聪明黠婢，绰约艳诸姬。”

毕全贞正打盹，忽听此句，不觉醉眼矍眈道：“为何又闹出丫环，这是何意？”丽蓉同娥儿只管望着小莺。小莺只急得满面通红。林书香道：“据我看来，这句或者说的是玉儿，也未可知。”

道姑道：

“倦每嗤休矣，……”

紫芝道：“此句描写座中瞌睡光景，却是对景北画。但这‘矣’字是个虚字，颇不易对。仙姑，你可晓得她们不但爱睡，还爱吐哩！”

道姑点头道：

“哇恒鄙出而。”

众人听了，忍不住一齐发笑。紫芝道：“这个‘而’字对得虽密密可圈，就只她们哇的还有一个虾仁儿，可惜不曾表出，未免缺典。”

道姑道：

“白圭原乏玷，碧珺忽呈疵。”

紫芝道：“这两句我最明白，大约上句说的是诸位姐姐美玉无瑕，下句是我丑态百出了。”花再芳道：“座中就只你爱骂人。”闵兰荪道：“而且你又满嘴乱说。”毕全贞道：“这句说的不是你谁？真有自知之明。”

道姑道：

“戍鼓连宵震，……”

青钿道：“为何忽要擂鼓？莫非行‘击鼓催花’之令么？若果如此，这个‘戍’字只怕错了，还请另改一字。”

道姑点头道：“贫道只顾多饮几杯，哪知却已醉了。

军笳彻晓吹。”

宝云道：“这句更古怪，莫非要打仗么？可谓奇谈了！其中是何寓意，尚望仙姑指示。”

道姑道：“此诗语句莫不明明白白，何须指示？况暗寓仙机，谁敢泄漏？

将骁单守隘，卒劲尽登陴。

麤竖妖氛黑，……”

闰臣道：“仙姑既言仙机不敢泄漏，我们也不必苦人所难。况这诗句明明说着军前之事，何必细问？据我拙见，大约将来总有几位姐姐要到军营走走。就只末句‘妖氛’二字，只怕其中还有妖术邪法之类，这倒不可不防。请教仙姑，这话可是？”

道姑道：“刚才有言在先，此诗虚虚实实，渺渺茫茫，贫道何能深知。好在所剩无几，待我念完，诸位才女再去慢慢参详，或者得其梗概，也未可知。

旗招幻境奇。短帘飘野店，

古像塑丛祠。炙热陶朱宅，

搓酥燕赵帷。冲冠徒尔尔，

横槊亦蚩蚩。”

花再芳道：“据这几句细细参详，却含着酒、色、财、气四字。莫非军前还有这些花样么？”

道姑道：“若无这些花样，下句从何而来：

裂帛凄环颈，……”

众才女听到此句，个个毛骨悚然，登时变色道：“据这五字，难道还有投缳自缢之惨么？”

道姑叹道：“岂但如此？

雕鞍惨抱尸。寿阳梅碎骨，……”

众人都惊慌战栗道：“这竟是伤筋动骨，军前被害，不得全尸了。何至如此之惨？”一面说着，都滴下泪来。

道姑道：“你道这就惨么？还有甚于此的。此时连贫道也不忍朝下念了：

姑射镞攒肌。染磧模糊血，

埋尘断缺齿。”

小春、婉如、青钿诸人听了，都垂泪道：“这个竟是死于乱箭之下，体无完肤了。莫讲日后自己不知可遭此厄，就是别位姐姐如此横死，令人何以为情，能不肝肠痛碎？”说着，都哽咽起来。

道姑道：

“甫为携帛妇，遽作易茵嫠。”

毕全贞道：“这是合欢未已，离愁相继。若由上文看来，大约必是其夫军前被害，以致拆散鸳鸯，致为嫠妇了。”

道姑道：

“泪滴天潢冑，魂销梵宇尼。”

锦云道：“我们这里哪有皇家支派？这个尼姑又是何人？真令人不解！”洛红蕖惟有暗暗嗟叹不已。

道姑道：

“井几将入井，……”

玉芝道：“若以‘入井’二字而论，岂不又是一位孀妇？以此看来，那碑记所说‘薄命谁言座上无’这话，果真不错。”井尧春道：“请教仙姑，此句莫非是我休咎么？”道姑道：“此诗虚虚实实，何能逆料就是才女？总而言之，此皆未来之事，是是非非，少不得日后自然明白。”青钿道：“这两个‘井’字，不知下句怎对。请仙姑念来，我们也长长见识。”

道姑道：

“缙却免披缙。”

闰臣叹道：“据这‘缙’字，除了瑶钗姐姐，再无第二人。但彼时她虽侥幸入场，何以竟至免披缙？难道那时竟要身入空门么？”缙瑶钗乳母在旁叹道：“那时若非老身再三解劝，她久已躲入尼庵了。这位仙姑果真猜得不错。”众人听了，这才明白，都道：“这两句竟是天生绝对，若非仙笔，何能如此。”

道姑道：

“瑟瑟葩俱发，萋萋蕊易萎。”

小春道：“刚才仙姑说‘百卉’二字系指我们而言，若果如此，你们听这下句，岂不令人鼻酸么？请教仙姑，据这句看来，我们众姊妹将来死于非命的不一而足，难道都是生平造了大孽而遭此报么？”道姑摇头道：“如果造了大孽，又安能名垂千古？”小春道：“既如此，为何又遭那样惨死呢？”道姑道：“惨莫惨于剖腹剜心，难道当日比干也造什么孽？这总是乘着天地间一股忠贞之气，不因不由就把生死置之度外。”小春道：“世上每有许多好人倒不得善终，那些坏人倒好好结果，这是何意？”

道姑道：“‘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’，岂在于此？若只图保全首领，往往遗臭万年。即以比干而论，当日他若逢迎君上，纣必甚喜，比干亦必保其天年；今日之下，众人一经说起，莫不唾骂。因其不肯逢迎，遇事强谏，以致不得其死；今日之下，众人一经说起，莫不起敬。岂非不得善终，反强于善终么？所以世间孽子孤臣、义夫节妇，其贤不肖往往只在一念之差。只要主意拿得稳，生死看得明，那遗臭万年、流芳百世登时就有分别了。总之，人活百岁，终有一死。当其时，与其忍耻贪生，遗臭万年，何如含笑就死，流芳百世。贫道为何忽发此言？只因内中颇有几位要应‘含笑就死’这句话哩！但世事变迁莫定，总须临时方见分晓。下面还有两段结句，待我念来：

卜家分主客，孟氏列嵬簏。

凡此根牵蒂，奚殊铁引磁。”

兰言道：“据这几句，可见大家连日聚会，果非偶然。”玉芝道：“若据‘根蒂’二字，岂非把我们认真当作花卉么？”

道姑道：

“武功宣近域，儒教骋康逵。

巾帼绅联笏，钗钿弁系綉。”

史幽探道：“幸而还有这几句，毕竟闺中添了若干荣耀，可以稍快人意。”

道姑道：

“四关犹待阵，万里竟寻碑。

琐屑由先定，穷通悉合宜。”

小春道：“也不知四关所摆何阵？若请教仙姑，大约又是不肯

说的，自从‘戍鼓连宵震’，一连几十句，闹得糊里糊涂，只怕还是迷魂阵哩。”融春道：“上文明明说着‘妖氛、幻境’，如何不是迷魂阵？若据第二句，只怕还有人到泣红亭走走哩。”

道姑道：“诸位才女，你看后两句，岂非凡事都不可勉强么？下面贫道也有几句妄语。”因伸出长指道：“总要搔着他的痛痒，才能惊醒这一场春梦哩。

爪长搔背痒，口苦破情痴。

积毁翻增誉，交攻转益誉。

朦胧嫌月姊，跋扈逞风姨。

镜外埃轻拭，……

贫道今日幸而把些尘垢全都拭净，此后是皓月当空，一无渣滓，诸位才女定是无往不利。但此中误事之由，谁得而知。待我再续一句，以足百韵之数，以明此梦总旨：

纷纷误局棋。”

闰臣听了，猛然想起碑记“一局之误”，连忙问道：“请教仙姑，何以误在棋上？”道姑道：“其中奥妙固不可知，但以管窥之见，人生在世，千谋万虑，赌胜争强，奇奇幻幻，死死生生，无非一局围棋。只因参不透这座迷魂阵，所以为他所误。此时贫道也不便多言，我们后会有期。”当即作别而去。

众人送过，各自归席，重整杯盘。玉芝道：“被这道姑疯疯癫癫，隐隐跃跃，说得心里七上八下。起初听见那几个惨死的，心中好不害怕，惟恐将来轮到自己身上；及至听到名垂千古、流芳百世几句话，登时令人精神抖擞，生死全置度外，却又惟恐日后轮不到自己身上。只要流芳百世，就是二十四分惨死，又有何妨。不知区区日后可有这股福气。”花再

芳道：“妹子情愿无福，宁可多活几时，哪怕遗臭万年都使得。若教我自己朝死路走，就是流芳百世，我也不愿。”闵兰荪、毕全贞听了，莫不点头称善道：“现成的真快活倒不图，倒去顾那死后虚名，非痴而何？”

题花听见这些不入耳之言，心中着实不快，只得用言把她们话头打断道：“她这百韵诗虽不能字字工稳，其中佳句却也不少。刚才我一面写着，细细看去，共总一千字，并无一个重字，倒是绝调。”兰荪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就只‘遽作易茵嫠’、‘萋萋蕊易萎’重了两个‘易’字。春辉扑嗤笑道：“姐姐既不明白，不该乱说。‘萋萋蕊易萎’之‘易’列在‘四寘’，‘遽作易茵嫠’之‘易’列在‘十一陌’，一是去声，一是入声，迥然不同，如何却是重字？若是这样，难道那两个‘从’字也算重字么？”紫芝道：“姐姐说他无重字，我同你赌个东道。”题花道：“如有，我吃三杯，若无，你吃三杯。如何？”紫芝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先吃六杯，若无重字，照样罚我。”题花着实诧异，只得饮了六杯道：“快说，快说！”紫芝道：“‘泣红亭寂寂，流翠浦渐渐’，这是两个重字。还有……”题花不等说完，忙走过道：“原来是这重字！若不好好吃六杯，大家莫想行令！”紫芝只得照数饮了道：“姐姐请人接令吧。”兰芝道：“还有两个笑话未曾交卷哩！”众人道：“才听道姑‘寿阳梅碎骨’那些话，虽说无妨，毕竟心里还跳个不住。莫若此时再掣一二十签，略把心神定定，一总再说。如不能说的，照例饮三杯。”

锦云道：“如此甚好。刚才掣的是天文，妹子交卷了：云芽。魏伯阳《参同契》：‘阴阳之始，元合黄芽。’‘阴阳’、

‘合黄’俱双声，敬兰芬姐姐并普席一杯。”米兰芬掣了禽名叠韵道：“杜宇。《尸子》：‘天地四方曰宇。’‘曰宇’双声，敬沉鱼姐姐一杯。”沉鱼掣了百谷双声道：“大豆。崔豹《古今注》：‘宣帝元康四年，南阳雨豆。’”紫芝道：“上天雨豆虽是祥瑞之象，不知那时可曾雨过虾仁儿？”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一回 拆妙字换柱抽梁 掣牙签指鹿为马

话说紫芝道：“上天雨豆，虽是祥瑞之象，不知那时可曾雨过虾仁儿？”纪沉鱼道：“姐姐又要闹了。‘阳雨’双声，敬锦枫姐姐一杯。”廉锦枫掣了百官双声道：“今日行这酒令，已是独出心裁，另开生面，最难得又有仙姑这首百韵诗，将来传扬出去，却有一句批语：都督。《张景阳集》：‘价兼三乡，声贵二都。’‘价兼’双声，敬尧莫姐姐一杯。”吕尧莫掣了身体双声道：“锦枫姐姐大约喜爱此诗，所以赞她。妹子就承上文，再替你足一句：发肤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：‘辞采为肌肤。’‘辞采’双声，‘为肌’叠韵，敬小春姐姐一杯。”

秦小春道：“妹子不会说笑话，倒可以贱姓行个酒令。”玉芝道：“‘秦’字之多，莫过《战国策》，不知怎样行法？”小春道：“此时就从妹子说起，把《战国策》‘秦’字或句或读，从一个字起，要如宝塔式，至十个字为止，句句不离‘秦’字。说出者免酒，说不出饮一杯接令。”玉芝道：“若是这样，即如‘事秦’、‘入秦’、‘于秦’之类，不计其数，我们一百人，说到何时是了？”小春道：“这都不用，只用国名‘齐秦’、‘楚秦’之类。妹子先说一个，错者罚。

秦；韩秦；韩与秦；韩不听秦；韩谒急于秦；韩必入臣于秦；韩出锐师以佐秦；韩令冷向借救于秦；韩相

公仲使韩侈之秦；韩为中军以与天下争秦。”

小春方才念完，众人纷纷都要交卷，这个说我有“楚秦”，那个说我有“齐秦”。小春笑道：“此事若非妹子预先埋伏，大家若都说出，还没一人吃酒哩！我这‘韩秦’句句都是‘韩’字起头，‘秦’字落尾，一直到底，皆有次序，并非句中有了国名就算了。”玉芝道：“教我白想了两个‘齐秦’，哪知这个刻薄鬼用这坏心思。”小春道：“我替你主人敬酒，还说坏么？”闰臣道：“幸而我还凑了一个，不至被她考倒：

秦；魏秦；魏攻秦；魏不胜秦；魏插盟于秦；魏折而入于秦；魏王且入朝于秦；魏因富丁且合于秦；魏令公孙衍请和于秦；魏请无与楚遇而合于秦。”

众人道：“国名虽有，要像‘魏’字句句起首，却想不出，只好各饮一杯。怪不得那道姑说“隔席叠芳词”，原来又有这些花样。”

小春掣了天文双声道：“月牙。《春秋保乾图》：‘日以圆照，月以亏全。’‘以圆’、‘月以’俱双声，敬素辉姐姐一杯。”玉芝道：“如今又掣出天文，莫非那位仙姑又要来了？但她指爪俱有数寸之长，闻得麻姑指爪最长，莫非她是麻姑前来点化么？”闰臣点头道：“妹妹这话只怕竟有几分意思。”蒋素辉掣了虫名双声道：“她脸上光光的，并无一个麻子，如何说是麻姑？我去请教扬子，到《方言》找找去：蚰蜒。扬雄《方言》：‘蚰蜒自关而东，谓之螾蜎。’本题、‘螾蜎’俱双声，敬紫绡姐姐一杯。”颜紫绡掣了宫室双声道：“谁知因谈麻姑，咱倒想起《金刚经》来：园圃。《金刚经》：‘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。’‘园与’双声，敬丽春姐姐一杯。”兰芝道：“我们

座中只有闺臣、紫绡二位姐姐最喜静养功夫，哪知行令飞起书来，也是不离本意。”

潘丽春掣了药名双声。玉芝道：“这牙签有些作怪，倒像晓得丽春姐姐知医，它就钻出来。请教姐姐，假如今日多饮几杯，明日吃什么可以解酒？”丽春道：“葛根最解酒毒，葛粉尤妙。此物汶山山谷及澧、鼎之间最多。据妹子所见，惟有海州云台山所产最佳。冬月土人采根做粉货卖，但往往杂以豆粉，惟向彼处僧道买之，方得其真。”宝云道：“昨日家母所要方子，姐姐可曾带来？”丽春道：“此方人家必需，万不可少的。妹子意欲济世，所以都记在心里。此时就教玉儿写着，待我念来：全当归八钱，川芎三钱，益母草三钱，炙甘草一钱，炮姜炭五分，桃仁（研）十粒。水对黄酒各一碗，煎一碗温服。”幽探道：“此方治何病症？”丽春道：“昨日师母因家父做过御医，命宝云姐姐告诉我，当日老师有位姨娘，因产后瘀血未净，以致日久成痞去世，惟恐别位姨娘再患此症，所以问我可有秘方。恰好我家祖传有这‘生化汤’古方，凡产后瘀血未净，或觉腹痛，即服三五剂，最能去瘀生新。每日再能饮一杯童便，可保永无存瘀之患。此方若能刊刻，家家施送，真是阴鹭不小。至师母所问肿毒之药，惟‘五黄散’最妙。其方用黄连、黄柏、黄芩、雄黄、大黄，每样五钱，共研极细末，磁瓶收贮。凡肿毒初起，用好烧酒调搽数次即消。这也是我家秘方，大家记了，即或自己不用，传人济世也是好的。”兰芝道：“这算丽春姐姐行了一个小令，我们也饮了一杯。”

丽春道：“妹子就借‘葛根’交卷了：葛根。《管子》：

‘地者万物之本原，诸生之根菀。’‘万物’双声，敬紫樱姐姐一杯。”唐闺臣道：“妹子闻得葛根人都叫作葛梗，这是何意？”丽春道：“前人医书并无‘梗’字之说，大约这是近日医家写错了。”魏紫樱掣了宫室双声道：“若非‘根’字，何能承上。我只好也用原韵：门楣。《晏子》：‘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。’”紫芝向再芳道：“姐姐如发倦，何不进这小门打个盹去？”再芳不解此书之义，因答道：“他们既延晏子，我就进去何妨。”众人忍不住发笑。紫樱道：“‘延晏’双声，敬紫菱姐姐一杯。”

易紫菱掣了列女双声道：“婉儿。皇甫谧《高士传》：‘老莱子为婴儿戏以娱亲。’‘老莱’、‘以娱’俱双声，敬蘅香姐姐并普席一杯。妄用时音，自行检举，罚一杯。”春辉道：“儿字读作时音，与‘婉’字同母，倒可不罚；但误用时人，却是要罚的。”紫菱道：“我用《灵飞经》所载‘爱儿’何如？”青钗道：“‘爱儿’二字见陶宏景《真灵位业图》，不始于锺绍京。误用时书，也罚一杯。”玉芝道：“令中不准用时人，为何姐姐要用‘婉儿’？况且当日阅卷，也有她在内，还算我们不及门的老师哩。”

紫菱道：“我因她有个评论，心中甚为不平，因此特将她的小名叫出，解解闷气。”青钗道：“是何评论？”紫菱道：“妹子闻她向日曾以牡丹等类三十六花分为师、友、婢、上、中、下三等，别的失当之处也不管他，我只不服为何好好把个凤仙列之于婢？她说芙蓉朝开暮落，其性不常，不能列之于友。至于凤仙非芙蓉可比，若浇灌得宜，不使结子，能开三月之久。俗语说的‘花无百日红’，以凤仙而论，实有百日

之红。向来有千层的，有并蒂的，又有一株而开五色的，各种颜色无一不备。即如桃红一种，就有深浅三四等之分，其余可想而知。又有一种千层并蒂，能叶上开花，名叫‘飞来凤’。近日又有‘千层顶头凤’，其花大如酒杯，宛如月季。各样异种，不能枚举。栽种既易，又最长久，花之娇妍无过于此。妹子每年总以绝好美种，栽植数百盆，以木几由高至下，层层罗列，觉秋光明艳，赛过春花。如此佳品，求其列之于友而不可得，能不替它叫屈？”青钿道：“此花虽好，就只无香，列之于婢，或者因此。”紫菱道：“凡花有色者，往往无香，即如有翼者，皆两其足。天下之事哪能万全？若因有色无香，就列之于婢，试问牡丹、芍药、海棠之类，又何尝有香？大约色香俱全，惟有梅花，其次玫瑰，皆花中妙品。除此之外，岂可多得？”那边若花听了，暗向闺臣道：“当日你说碑记我们都有‘司花’字样，紫菱姐姐这样替凤仙抱屈，莫非她是凤仙主人么？”闺臣点头道：“看这光景，只怕是的。”

兰芝道：“诸位姐姐或说笑话，或行小令，也该结结帐，替我生发了。”薛蘅香道：“我不会说笑话，只好行个抽梁换柱小令。”青钿道：“一切酒规照前，不必再宣。姐姐说罢。”蘅香道：“我说一个‘军’字，把当中一竖取出，搓成团儿，放在顶上，变成‘宣’字。”兰言道：“这令虽有趣，只怕一时要凑几个倒费事哩。”秀英道：“我说一个‘平’字，把当中一竖取出，搓成团儿，放在顶上，变成‘立’字。”众人齐声叫好。玉芝道：“我说一上‘车’字，把当中一竖取出，搓团放在顶上，是个……”春辉道：“说了半截，怎么不说了？”玉芝道：“才想得明明白白，怎么倒又忘了！”青钿道：“据我

看来，你这抽梁换柱大约也同‘分之，人也’，又是自创的时样儿。”紫芝道：“蘅香姐姐是搓成团子，我要拉做长条儿，可使得？”蘅香道：“只要有趣，何所不可？”紫芝道：“我把玉芝妹妹搓坏的那个团子拉做长条儿，放在破车当中，仍是一个整车，这叫做反本还原。”众人笑着，都饮一杯。

米兰芳道：“我饮两杯，托玉姑娘替我说个笑话。我的表兄是个秀才，你若教我一个骂秀才的，格外再饮一杯。”玉儿道：“有一老翁最喜说笑话。这日元宵佳节，出去看灯，遇见几个秀才，把他拦住，求他说笑话。老翁道：‘笑话倒也不难，就只今日饮食不消，身子甚觉发懒。’众秀才道：‘为何饮食不消？’老翁道：‘前日偶尔吃了几个未煮熟的汤圆，肚腹一连疼了两日。刚才大解，细细一看，谁知还是几个生圆。’”青钿笑道：“颜色可曾发绿？”绿云道：“未发绿，倒变青了，所以都穿着青衫。”

吕瑞蕙道：“我还欠着一个笑话，我饮两杯，只好也烦玉儿了。”玉儿道：“有个解子，解一和尚发配，行至中途，偶然饮醉，不知人事。和尚趁其睡熟，即将解子头发剃去，并将自己僧衣脱下，给解子穿了。又把枷锁除下，也与解子戴了，登时逃去。解子酒醒，不见和尚，甚为焦躁。徘徊许久，忽见自己身穿僧衣，因将头上一摸，宛然光头和尚；及至细看，枷锁也都戴在颈上，不觉诧异道：‘和尚明明在此，我往何方去了？’”兰言笑道：“这个解子忘了本来面目，究竟醉后，还情有可原。近来世上竟有明明白白的，忽然胡言乱道，忘了本来面目，不知又是何意？”紫芝道：“大约还是宿酒未醒。”

青钿道：“玉儿，快接下去，我饮两杯。”玉儿道：“有一

道学先生，教人只体贴得孔子一两句言语，便终身受用不尽。忽遇一个少年道：‘在下生平也只体贴孔子两句，极亲切，自觉心宽体胖。’道学先生听了，不觉起敬道：‘不意先生如此青年，竟有这等颖悟。不知是哪两句？’少年道：‘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。’”说得众人个个发笑。红珠道：“笑话完了，请蘅香姐姐接令吧。”兰芝道：“此后酒令，所剩无几，所有酒规自应仍照前例，似可不必一总结算了。”

蘅香掣了桥梁双声道：“城池。严遵《道德指归论》：‘通千达万而志在乎陂池。’‘陂池’叠韵，敬紫芝姐姐一杯。”紫芝道：“这两日我手气不好，看牌就输，何能制着好签？玉儿替制一枝，只要制着天文地理，宽宽题目，就有文章做了。”玉儿答应，制了一签，正要看时，青钿夺过，望望是个天文，忙朝筒内一丢道：“虫名双声。”紫芝道：“完了！我因上手漏报‘万而’双声，正在得意，哪知又弄出这个难题目，原来她的手气比我还丑！我最恶的是虫名，它偏要钻出来，真是怕鬼有鬼。莫非不是虫名，你乱说罢？”青钿道：“姐姐既嫌此题太窄，就另制一签何妨？”紫芝道：“呸！混说！我岂肯乱令？这总怪玉儿手气不好。你想这个虫名，即如她们所飞蜘蛛、蚰蜒之类，所有双声叠韵都在本题身上，岂能教人吃酒？你若制个天文地理，有的是风云、雷雨、江河、湖海，处处都可生发。如今弄了这个，还不知可能敷衍交卷？我被你闹得真是江郎才尽了！”

春辉道：“别人制签不过略想一想，即刻就接令，她总先要谈论一番，然后慢慢再构思。玉儿，你写了多时，只怕乏了，且到花园玩玩歇歇去，这里接令还早哩。”紫芝道：“姐

姐倒不必激我。我虽想了一个虫名，但报过之后，有人把这名字不论颠倒，或在经史子集，或在注疏之中，道此两字的，我另外说一笑话；道不出，各饮一杯，何如？”兰芝道：“这倒有点意思。假如座中有两人道此二字呢？”紫芝道：“哪怕十位道此二字，我就说十个笑话。倘你们说过之后，我也说出一个，怎样呢？”众人道：“我们自应也饮一杯。”幽探道：“忽又套出许多令来，还不知是个什么惊天动地的虫名哩。妹妹，请吧。”紫芝道：“诸位姐姐躲远些，我说出来，被它咬了我可不管：臭虫。《山海经》：‘其状如人而二首，名曰骄虫。’‘如人’双声，‘人而’双声，‘而二’双声，敬琼英姐姐一杯，笑话一个，普席两杯。”

吕祥蕙道：“你弄出许多双声，倒不如每人吃一壶吧。”宝钗道：“这个玩得好，忽又闹出臭虫来了。”兰言道：“我的菩萨，这两个字却从哪部书上找去，我先认输喝一杯。”戴琼英道：“兰芝姐姐不准一总结帐，我这笑话谁肯替我说？我好吃酒。”紫芝道：“你吃两杯，我替你说个翻斤斗的令。”星辉道：“怎么叫做翻斤斗？”紫芝道：“假如说一个字，一个斤斗翻过来，笔画虽然照旧，却把声音变了。说不出，仍照前例饮一杯。我说一个‘士’字，翻了一个斤斗，变成‘干’字。”月芳道：“这倒有趣，可惜一时想不出。”秀英道：“我用‘由’字，翻个斤斗，变成‘甲’字。”春辉道：“紫芝妹妹故意弄这酒令惑乱人心，谁去想它？我们且将这杯饮了，再把普席两杯干了，好去替她捉臭虫。”紫芝道：“去年我因臭虫多的很，买了一包毒臭虫的药，甚为欢喜。及至打开一看，里面写着：‘如捉住臭虫，把药塞它嘴里，登时就可毒死。设或不

死，再塞一二次，总以毒死为度。’今年又买一个秘方，展开一看，却是‘勤捉’二字。”亭亭道：“姐姐且慢谈论，妹子有话请教。这‘臭虫’二字刚才姐姐宣令时曾有不伦颠倒之话，我却想起一句。”紫芝道：“姐姐这话，好不令人毛骨悚然，莫非此书是两个‘王’字做的么？”亭亭连连点头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二回 论果羸佳人施慧性 辩壶卢婢子具灵心

话说亭亭点头道：“还是‘五行’哩。”紫芝道：“不必说，我吃一杯。”春辉道：“我也晓得了，上面还有‘卯金刀’哩。”众人不懂，春辉道：“《汉书·五行志》曾有‘为虫臭恶’之句，却是班固引刘向的话，所以她说‘五行’篇，我说‘卯金刀’了。”众人道：“请教臭虫主人可能也说一个？”紫芝道：“你们可晓得本朝有个喜吃臭虫的？”众人道：“又说本朝了，罚一杯。”紫芝道：“我说晋朝郭璞可使得？他注《尔雅》，曾言‘负盘臭虫’，难道你们还不该吃……”略停一停，又接着道：“一杯么？”闰臣道：“你把一句话分做两截说，这个意思，也教我们吃臭虫了。”紫芝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但喜臭虫之人，乃吃的是负盘，其形似蜂；若认做咬人的臭虫，那就错了。”春辉道：“吃到这些臭东西，还要替它考证，你也忒爱引经据典了。”紫芝道：“若不替它辩明，将来都要乱吃，姐姐还当得住么？”春辉道：“他吃臭虫，为何我当不住？看这光景，我又变做臭虫了！你可晓得，我这臭虫是爱咬人的？”说着，走了过来。紫芝道：“好姐姐，莫咬，算我说错，罚一杯。”闰臣道：“二位姐姐莫闹臭虫了，天已不早，快接令吧。”

琼英制了宫室双声道：“承尘。干宝《搜神记》：‘飞上承尘。’本题双声，敬芷馨姐姐一杯。”兰言听了，望了一望，不

住摇头。窦耕烟暗暗问道：“姐姐为何摇头？”兰言道：“此书原是‘鸪来为我祸也飞上承尘’，一连十个字才是一句。今琼英姐姐因上半句话语不好，只飞下半句。我细细把她一看，哪知此句竟是她的讖语，也是一位不得其死的。”耕烟道：“待我问她一声。”因叫道：“姐姐要飞‘尘’字，书中甚多，即如刘峻《辨命论》、班彪《北征赋》，以及《晋纪·总论》、屈原《渔父》之类，都可用得，必定要用《搜神记》，这是何意？”琼英道：“妹子原想用《何水部集》‘寻玉尘于万里，守金龟于千年’，谁知不因不由，忽把此句飞了出来。”

姚芷馨制了财宝双声道：“真珠。陆贾《新语》：‘禹捐珠玉于五湖之渊。’‘玉于’双声，敬秀英姐姐一杯。”闰臣道：“适因此珠，偶然想起昨托宝云姐姐请问师母之话，可曾问过？”宝云道：“昨日姐姐去后，妹子细问家母，据说姐姐之珠乃无价之宝，务须好好收藏。家父真珠虽多，类如此等的也只得两颗。但各珠名号不同，其类有龙、蛟、蛇、鱼、鳖、蚌之分。龙珠在额，蛟珠在皮，蛇珠在口，鱼珠在目，鳖珠在足，蚌珠在腹。姐姐之珠乃大蚌所产，名‘合浦珠’。”廉锦枫道：“师母这双慧眼真是神乎其神，此珠果是大蚌腹中之物。”宝云道：“姐姐何以晓得？”闰臣就把锦枫取参杀蚌各话说了。众人听了，莫不赞叹锦枫之孝。春辉道：“刚才我们说王休徵卧冰求鱼，已是奇孝，谁知锦枫姐姐入海取参，竟将性命置之度外。如此奇孝，普席也该立饮一杯，大家也好略略学个样子。”众人饮毕。

秀英制了列女双声，想了多时，忽然垂下泪来道：“此时我们只顾在此饮酒，只怕家中都是：朝姝。《战国策》：‘汝朝

去而晚来，则吾倚门而望。’”玉芝道：“‘汝暮去而不还，则吾倚闾而望。’”闺臣同锦枫、亭亭听了，都泪落如雨。座中凡有老亲而在异乡的，听了此句，又见秀英、闺臣这个样子，登时无不堕泪。兰芝道：“姐姐这是何苦？什么飞不得，单要飞这两句？究竟哪位接令，真闹糊涂了。”司徒娥儿道：“她在那里伤心，我替盟姐说吧：‘而晚’、‘而望’俱双声，敬娥儿妹妹一杯。此系时音，不敢替主人转敬。”题花道：“时音还在其次，至《战国策》正令虽未飞过，宝塔词却用得不少，只怕要罚一杯。”秀英道：“我用枚乘《七发》：‘麦秀蕪兮雉朝飞。’”紫芝道：“姐姐何不用《齐书》‘虱有谚言，朝生暮孙’？或用徐幹《中论》‘小人朝为而夕求其成’？普席岂不都有酒么？”闺臣道：“秀英姐姐不必另飞，省得接令换人，又要争论。好在《战国策》与正令还不重复，也可用得。”

司徒娥儿制了虫名叠韵道：“蒲卢。《尔雅》：‘果羸蒲卢。’‘果羸’、本题俱叠韵，敬玉蟾姐姐一杯。”春辉道：“《诗经》是‘螟蛉有子，果羸负之’，《尔雅》又是‘果羸蒲卢’。一物而兼三名，原不为奇，最难得都是叠韵。古人命名之巧，无出其右。这可算得千古绝唱了。”题花道：“此中还有几个奇的：若把‘羸’字当中‘虫’字换个‘鸟’字，《博雅》谓之‘果羸桑飞’，却又变成鸟名。再把‘鸟’字换做果字，《诗经》谓之‘果羸之实’，忽又变成瓜名。三个都是同音。这个不但命名甚巧，并且造字也巧。”玉儿道：“祝才女把‘虫’字读做虫音，不知有何出处，只怕错了。”题花道：“我原知‘虫’是古‘虺’字，应当读‘毁’，只因一时匆忙说错，罚一杯。你这玉老先生，我实在怕了！”兰言道：“玉儿，你

既这样聪明，我再考你一考：请教店铺之‘铺’应做何写？”玉儿道：“应写金旁之‘铺’。”兰言道：“帐目之‘帐’呢？”玉儿道：“此字才女只好考那乡村未曾读书之人。我记得古人字书于‘帐’字之下，都注‘计簿’二字。谁知后人妄作聪明，忽然改作贝旁，其实并无出处。这是乡村俗子所写之字。今才女忽然考我，未免把我玉儿看得过于不知文了。”兰言道：“玉老先生莫动气，是我唐突，罚一杯。”

玉蟾制了花卉叠韵道：“我们连日在老师府上，妹子有个比语，说来求教：菀兰。《家语》：‘入善人之室，如入芝兰之室。’‘如入’双声，敬香云姐姐一杯。”兰言道：“此句飞的乃言道其实，万不可少；恰恰飞到香云姐姐，尤其凑巧。明日老师看见这个单子，见了此句，必说我们这些门生虽然年轻，还是识得好歹的。”小春道：“独赞宝云姐姐，岂不把今日的主人落空么？”春辉道：“何尝落空？你把飞的‘芝兰’二字翻个斤斗，岂不是今日的主人么？”众人听了，不觉大笑，都道：“这句飞得原巧，也难得春辉姐姐这副锦心，这张绣口。”

香云制了虫名叠韵道：“螳螂。《吴越春秋》：‘夫黄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。’本题叠韵，敬再芳姐姐一杯。”闰臣道：“每见世人惟利是趋，至于害在眼前，哪里还去管它。所以俗语说的‘人见利而不见害，鱼见食而不见钩。’就如黄雀一心要捕螳螂，哪知还未到口，而自己却命丧王孙公子之手，岂非为螳螂所害？古人因贪利之辈不顾祸患，故设此语以为警戒。无如世人虽知其语之妙，及至利到跟前，就把害字忘了。所谓‘利令志昏’，能不浩叹！”

青钺道：“再芳姐姐接令了。”花再芳因紫芝臭虫之令又

多饮几杯，正在打盹，忽听此言，连忙接过签筒，制了一枝，高声念道：“身体双声。”众人听了，想起兰荪的脚筋，由不得又要发笑；因再芳性情不好，大家也不敢多言。紫芝却暗暗写了一个纸条，拿在手里。只见再芳在那里一面摇着身子寻思，一面拿着牙签剔牙。紫芝趁势过去道：“姐姐只怕也是肉圆子塞在牙缝里，我替你剔出来。”再芳仰首张口，紫芝朝里望一望道：“这个好剔，只有豆大，是个红的。”接过牙签，放入口内，朝外一剔，看了一眼，撂在地下道：“我说为何通红，原来是个臭虫。”再芳道：“左边也塞得很，你也替我剔出来。”紫芝又剔出，朝地下一丢道：“我只当是些芝麻，原来是几张虱子皮。”就势把纸条递过，随即归位。

再芳看了，乐不可支，慌忙说道：“秃头。《谷梁传》：‘季孙行父聘于齐，齐使秃者御秀者。’重字双声，敬琼芳姐姐一杯。”引得众人由不得好笑。春辉道：“这都是紫芝妹妹造的孽。我同你赌个东道，除前书之外，如再飞个秃字，或双声，或叠韵，我吃一杯。并且所飞之句仍要归到形体，至于苏武秃节效贞，孔融秃巾微行之类，那都不算。”紫芝想一想道：“有了！《东观汉记》：‘窦后少小头秃，不为家人所齿。’这是本题双声。又许氏《说文》：‘仓颉出，见秃人伏禾中，因以制字。’这是‘因以’双声。还有《风俗通》：‘五月忌翻盖屋瓦，令人发秃。’这是‘屋瓦’双声。别的虽有，大家用过之书我都忘了，必须查查单子去。”春辉道：“查出不算。”紫芝道：“既如此，就吃三杯饶你罢。”春辉道：“我记得她们议论‘菽水’，《风俗通》倒像有人用过。”紫芝道：“呸！我也吃一杯。”青钿道：“刚才玉儿替紫芝姐姐制的实系天文，我

因题目过宽，所以改个虫名，哪知还是教她灌了好几杯。”紫芝道：“并且亭亭姐姐说的那句《汉书》，还多谢你们把笑话也免了。”春辉道：“这个亏吃得不少。怎么九十多人都被她闹臭虫搅糊涂了？少刻这笑话一定要补的。”

叶琼芳制了兽名双声道：“驹駉。《司马文园集》：‘轶野马，辘驹駉。’‘野马’叠韵，本题双声，敬银蟾姐姐一杯。”题花道：“这两句竟是套车要走了。”众丫环道：“车都套齐，久已伺候了。”玉芝道：“祝才女说的是书，何尝问你们套车？看这光景，你们倒想家了。”史幽探道：“正是。天已不早，此令不知还有几人？”玉儿道：“还有八位才女。”众人齐催拿饭。兰芝只说：“天时尚早，尽可从容。”

宰银蟾制了蔬菜叠韵道：“壶卢。刘义庆《世说》：‘东吴有长柄葫芦，卿得种来否？’本题双声，敬兰芳姐姐一杯。”兰言道：“玉儿，我考你一考。此句怎讲？”玉儿道：“这是当日陆士衡弟兄初见刘道真，以为道真不知问些什么大学问的话，谁知他只问壶卢种可曾带来。”紫芝道：“我也学刘道真了。请问婉春姐姐，你们会稽山的老虎最多，你来时可曾把虎须带来？”婉春道：“姐姐要它何用？”紫芝道：“我要两根送兰荪、再芳二位姐姐，做剔牙杖。”兰言道：“玉儿，你把单子拿来我看。”玉儿送过，兰言看了道：“这‘壶卢’二字为何写做两样，究竟用哪个为是？”玉儿道：“历来写草头虽多，但据我的意思，壶是饮器，卢是饭器，北边此物极大，人都做为器用。古人命名，必是因此。《诗》有‘八月断壶’之句，并非草头。至于草头二字，‘葫’是大蒜，‘芦’是蒲苇，会义指事，迥然不同，不如无草头最切。当日崔豹虽未言其所以，

却已用过。”兰言道：“玉老先生请吧。将来我们再写这两个字，断不‘依样葫芦’，一定要改‘新样壶卢’的。”

蔡兰芳制了地理双声，忖一忖道：“妹子虽想了两句，但一有普席之酒，一无普席之酒，若取吉利，却无普席之酒。”兰言道：“且把吉利的交了卷再讲。”兰芳道：“黄河。王嘉《拾遗记》：‘黄河千年一清，圣人之大瑞也。’本题双声，‘千年’叠韵，敬锦心姐姐一杯。”兰言道：“普席之酒却是何句？”青钿道：“我猜着了，莫非虞荔《鼎录》‘寇盗平，黄河清’么？”兰芳道：“并非《鼎录》，是《吕氏春秋》：‘吕梁未发，河出孟门。’”兰言道：“这句却有‘吕梁’、‘孟门’两个双声。既如此，我们普席各饮半杯。”

言锦心制了花卉双声道：“妹子并无好句，不过搪塞完卷。至于以上所飞之句，处处入妙，却有一比：荷花。李延寿《南史》：‘此步步生莲花也。’重字双声，敬闺臣姐姐一杯。”青钿道：“且慢斟酒。这部《南史》正令虽未用过，我记得刚才红英、尧春二位姐姐以‘琴棋’二字打赌，曾用李延寿《南史》，并且红英姐姐曾借‘李’字说过玄元皇帝一个笑话。姐姐误用重书，只怕要罚一杯。”并尧春道：“青钿姐姐记错了，我用的是李延寿的《北史》，并非《南史》。”青钿只得饮了一杯道：“我今日闹得糊里糊涂，多吃了许多酒，总是‘湖州老儿’把我气的。”

闺臣制了时令双声道：“兰芝姐姐，天已黄昏，所谓‘臣卜其昼，未卜其夜’，请赐饭吧。妹子就用‘黄昏’二字交卷，以记是日欢聚几至以日继夜之意。”青钿道：“‘黄昏’二字虽是对景挂画，就只可惜是个俗语。”闺臣道：“‘日至虞渊，

是谓黄昏’，见《淮南鸿烈》，岂是俗语？”春辉道：“她才把酒干了，倒又想吃，真是好量。”

忽闻远远的一片音乐之声，只见丫环向宝云道：“各灯都在小鳌山楼上楼下分两层挂了，请小姐先去看看，如有不妥，趁此好改。夫人恐众才女过去看灯，未备花炮，觉得冷淡，现命府中女清音在彼伺候。”众人道：“既已挂齐，我们就同去走走，少刻再来接令。”一齐出席，离了凝翠馆。

宝云道：“兰芬姐姐如把这些灯球算的不错，我才服哩。”兰芬听了，甚觉不懂，只得含糊应道：“妹子只能算算天文、地理、勾股之类，何能会算灯球？”董花钿道：“我们今年正月在小鳌山看灯，哪知转眼又交夏令了。”只闻音乐之声渐渐相近，不多时来到小鳌山。原来三面串连大楼二十七间，只南面一带是低廊，楼上楼下俱挂灯球，各种花样五色鲜明，高低疏密，位置甚佳。兰芬道：“怪不得姐姐说这灯球难算哩。”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三回 百花仙即景露禅机 众才女尽欢结酒令

话说兰芬道：“怪不得姐姐说这灯球难算，里面又有多的，又有少的，又有长的，又有短的，令人看去，只觉满眼都是灯。究竟是几个样子？”宝云道：“妹子先把楼上两种告诉姐姐，再把楼下一讲，就明白了。楼上灯有两种：一种上做三大球，下缀六小球，计大小球九个为一灯。一种上做三大球，下缀十八小球，计大小球二十一个为一灯。至楼下灯也是两种：一种一大球，下缀二小球；一种一大球，下缀四小球。”众人走到南边廊下，所挂各色连珠灯也都工致。一齐坐下，由南向北望去，只见东西并对面各楼上下大小灯球无数，真是光华灿烂，宛如列星，接接连连，令人应接不暇，高下错落，竟难辨其多少。

宝云道：“姐姐能算这四种灯各若干么？”兰芬道：“算家却无此法。”因想一想道：“只要将楼上大小灯球若干，楼下灯球大小若干，查明数目，似乎也可一算。”宝云命人查了，楼上大灯球共三百九十六，小灯球共一千四百四十；楼下大灯球共三百六十，小灯球共一千二百。兰芬道：“以楼下而论，将小灯球一千二百折半为六百，以大灯球三百六十减之，余二百四十，是四小球灯二百四十盏；于三百六十内除二百四十，余一百二十，是二小球灯一百二十盏。此用‘雉兔同笼’算

法，似无舛错。至楼上之灯，先将一千四百四十折半为七百二十，以大球三百九十六减之，余三百二十四，用六归：六三添作五，六二三十二，逢六进一十，得五十四，是缀十八小球灯五十四盏；以三乘五四，得一百六十二，减大球三百九十六，余二百三十四，以三归之，得七十八，是缀六小球灯数目。”宝云命玉儿把做灯单子念来，丝毫不错。大家莫不称为神算。又听女清音打了一套十番，惟恐过晚，都回到凝翠馆。

青钺道：“闺臣姐姐要用即景‘黄昏’二字，可曾有了飞句？”闰臣道：“我因刚才禅机笑话，偶有所感，却想起葛仙翁一句话来：黄昏。《抱朴子》：‘谓黄老为妄言，不亦惜哉！’‘为妄’双声，‘亦惜’叠韵，敬红珠姐姐一杯，普席一杯。”兰言道：“闺臣妹妹这两句，因世人不信人可成仙，特引此书为之提醒，虽是一片婆心，但看破红尘，能有几人？莫讲成仙了道，略把争名夺利各事看得淡些，也就好了。我看贤妹仙风道骨，大约上了小蓬莱，已得了玄妙，日后飞升时，倘将愚姐度脱尘凡，也不枉今日结拜一场。”闰臣道：“姐姐说我日后飞升，谈何容易，这才叫作‘望梅止渴’哩。”

闵兰荪道：“你们只顾说这不中听的话，岂不把笑话耽搁么？”掌红珠道：“姐姐莫忙。适因成仙了道之话，倒想起一个笑话：一人最喜饮酒，并且非肉不饱，每日惟以赌钱消遣。一日，遇见仙人，叩求长生之术。仙人道：‘看你骨格，乃有根基之人。我有仙丹一粒，你拿去服过之后，即可长生不老。但有几件禁戒之事，必须牢记，设或误犯，虽服仙丹，也是无用。’此人接过仙丹道：‘请教所戒何事？’仙人道：‘只得

七个字：戒酒除荤莫赌钱。’此人思忖良久，把仙丹退还道：‘这有何趣？’”兰言笑道：“以此而论，放着现成仙丹还要退回，你若教他苦修，岂不难么？”

红珠制了饮食双声道：“今日蒙兰芝姐姐赐饭，明日还不能出门哩。”兰芝道：“这却为何？”红珠道：“当日北齐皇甫亮曾对文宣有句话，妹子说来，姐姐就明白了：酒浆。李百药《北齐书》：‘一日醉，一日病酒。’‘一日’、‘一日’俱叠韵，敬春辉姐姐一杯，普席一杯。”兰言道：“今日的酒真是络绎不绝，又有两位令官临酒，丝毫不能容情，大约座中未有不是尽欢尽量。明日病酒这话真真不错。”小春道：“只要有了云台山的葛粉，怕它怎么？”

春辉道：“妹子因古人造字有象形之说，意欲借此行个酒令，但大家都是急欲回去，如不高兴，我就说个笑话，好接前令。”兰芝道：“天时尚早，好姐姐，你把象形酒令宣宣吧。”春辉道：“我说一个‘甘’字，好像木匠用的饱子。”闰臣道：“果然神像。此令倒还有趣。”玉芝道：“玉儿，这个字怎么写？”玉儿道：“金旁加个包字。”玉芝道：“只怕有些杜撰。”玉儿道：“此字见顾野王《玉篇》，如何是杜撰？”题花道：“你刚才说那八个弟兄都有绰号，我也送你一个绰号，叫做‘知古今’。”施艳春道：“我说一个‘且’字，像个神主牌。”褚月芳道：“我说‘非’字，好像篦子。”紫芝道：“倒是一张好篦子，可惜齿儿太稀了。”娥儿道：“我说‘母’字，好像书吏帽子。”书香道：“我说‘山’字，像个笔架。”秀英道：“我说‘酉’字，像个风箱。”小春道：“我说‘伞’字，就像一把伞。”红蕖道：“我说‘册’字，像一座栅栏。”紫芝道：

“我说一个‘出’字，像两个笔架。”春辉道：“这是抄人旧卷。”尹红萸道：“我说‘皿’字，像一顶纱帽。”印巧文道：“我说‘乙’字，像一条蛇。”柳瑞春道：“我也说个‘一’字，像一条扁担。”众人道：“这两个乙字都好。”春辉道：“诸位姐姐如不赐教，请用一杯，好接令了。”紫芝道：“姐姐如吃三杯，我再说个顶好象形的。”春辉道：“我酒已十分，再吃三杯，岂不醉死么？”紫芝道：“或者题花姐姐说个笑话也使得。”题花道：“笑话倒不难，但说过之后，你的字设或无趣，并不贴切，却怎样呢？”紫芝道：“如不贴切，我也还你一个笑话。”

题花道：“我因春辉姐姐才说醉死之话，却想起一个笑话：一人最好贪杯，这日正吃得烂醉，哪知大限已到，就在醉中被小鬼捉去，来至冥官殿上。冥官正要问话，适值他酒性发作，忽然大吐，酒气难闻。冥官掩鼻埋怨小鬼道：‘此人如此大醉，为何捉来？急速放他回去！’此人还阳，只见妻妾儿女都围着痛哭，连忙坐起道：‘我已还魂，不必哭了。快拿酒来！’妻妾见他死而复生，不胜之喜，一齐劝道：‘你原因贪杯太过，今才活转，岂可又要饮酒？’此人发急道：‘你们不知，只管快些多多拿来，哪怕吃得人事不知，越醉越好。’妻妾道：‘这却为何？’此人道：‘你不晓得，我如果醒了，就要死了！’”兰言笑道：“过于明白原非好事，倒是带些糊涂最好。北方有句俗语，叫做‘憨头郎儿增福延寿’，又道‘不痴不聋，不作阿家翁’。这个笑话细细想去，却很有意味。”

题花道：“笑话已说，你的字呢？”紫芝道：“我说一个‘艸’字，神像祝大姐夫用的两把钢叉。”引得众人好笑。题花拿着酒杯过来道：“你不好好说个笑话，我一定灌你三杯。”

紫芝道：“我说，我说，你过去。那公冶矮的兄弟名叫公冶矧，也能通兽语。这日正向长官卖弄此技，忽听猪叫。长官道：‘它说什么？’公冶矧道：‘它在那里教人说笑话哩。’”青钿道：“题花姐姐，今日且由她去，明日我们慢慢编几个再骂她。”紫芝道：“这猪昨日用尾撒兰，今日又要听笑话，倒是极风韵的雅猪。”春辉笑道：“‘雅猪’二字从未听过。至于猪能风韵，尤其新奇。猪又何幸而得此？”

春辉制了一签，高声念道：“水族双声。”紫芝道：“忽然现出水族，莫非祝大姐夫果真要来耍叉么？”春辉道：“妹妹莫闹。我才想了一个‘石首’，意欲飞《竹书纪年》‘帝游于首山’之句。虽可替敬一杯，但今日我们所行之令，并非我要自负，实系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竟可算得千古独步。此时只剩三人就要收令，必须趁此将这酒令略略表白一句，庶不负大家一片巧思。”玉芝道：“你说这是独步，将来设或有人照这题目，也凑一百双声叠韵，比我们还强，岂不教人耻笑么？”春辉道：“若照我们题目，也把古人名、地名除去，再凑一百个，何得能够？况且你又误猜将及百条，也要除去，尤其费事。即使勉强凑出，不是《博雅》、《方言》的别名，就是《山海经》、《拾遗记》的冷名，先要注解，岂能雅俗共赏。我们这个好在一望而知，无须注解，所以妙了。总而言之，别的酒令，无论前人后人，高过我们的不计其数；若讲百韵诗并此令，妹子斗胆，却有一句比语：石首。《任中丞集》：‘千金载美谈，斯为称首。’‘斯为’叠韵，敬宝云姐姐一杯。”兰芝道：“这个虽是鱼名，若据《左传》，却是人名，按地理又是县名。虽与‘果羸’之义不同，难得一名却是三用。如此

之巧，大家也该赏鉴一杯才是。”闰臣道：“这杯一定干的。但下手只剩两位，就要收令，姐姐吩咐快些拿饭，行令的行令，用饭的用饭，才不耽搁。”众人道：“姐姐既不拿饭，少刻令完，一齐都散，看你拦住哪个？”兰芝见天色不早，又因酒已不少，只得吩咐拿饭。

宝云制了人伦双声道：“刚才起令，良箴姐姐曾有‘东都妙姬，南国丽人’之句；此时将要收令，必须仍要归到我们身上，才有归结。并且妙姬丽人，只言其美，至于品行，尚未言及，妹子意欲点她一句，心里才觉释然。无奈难得凑巧之句，虽有几句好的，偏偏书又被人用过。”兰芝道：“品行一层乃万万不可少的。姐姐若不略点一句，将来后人见了这酒令，还把我们当做一群酒鬼哩。”宝云忖一忖道：“曹大家乃自古才女，莫若用她着作点染，尤其对景：夫妇。班昭《女诫》：‘女有四行，一曰妇德。’‘一曰’双声，敬周庆覃姐姐一杯。”玉芝道：“周者，普遍之意，只怕令要全了。”青钿道：“好容易我才捉住一位。请教宝云姐姐，‘夫妇’同‘石首’既不同韵，又不同母，失了承上之命，岂不要罚么？”紫芝道：“我同妹妹格外赌个东道：如宝云姐姐被罚，我也喝一杯；倘你说错，也照此例。你可敢赌？”青钿道：“我就同你赌。”宝云道：“‘妇’、‘首’同韵。青钿妹妹输了。”青钿道：“我不信。‘妇’、‘首’声音悬殊，岂能归在一韵？而且一上一去，断无此理。”玉儿把沈约韵谱送过，青钿翻开看了，气得闭口无言，一面饮酒，只将“湖州老儿”骂个不了。兰芝道：“你虽恨他，我却感激他，不想这位老先生倒会替我敬酒。”说得青钿扑嗤一笑，把酒都喷出道：“我活到如今，才晓得

‘夫妇’却叫做‘夫否。’”

周庆覃制了地理双声道：“今日诸位姐姐所飞这些双声叠韵，经史子集无般不有，妹子在旁看着，何敢赞一词。只有《庄子》一句，恰对我的光景：湖河。《庄子》：‘吾惊怖其言，犹河汉而无极也。’‘河汉’古音双声，‘而无’今音双声，敬若花姐姐一杯，普席同庆一杯。”若花道：“偏偏轮我收令，又教我说笑话，这却怎好？”题花道：“容妹子略想一想，替你说罢。”玉芝道：“刚才春辉姐姐说我们今日之令乃千古绝唱。既如此，妹子明日就将此令接着次序写一小本，买些梨枣好板，雇几个刻工把它刻了，流传于世，岂不好么？”题花道：“有一教书先生最好放屁，……”玉芝道：“我正说刻书，题花姐姐忽说放屁，这是怎讲？”闰臣笑道：“她替若花姐姐说笑话哩。”玉芝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你快说，先生好放屁便怎么？”题花道：“……惟恐学生听见不雅，就在坐位之后板壁上刻一小洞，以便放屁时放在洞外，可掩其声。一日先生外出，东家偶进书房，看见此洞，细问学生。学生告知其故。东家皱眉道：‘好好板壁，为何如此糟蹋？即或忍不住放几个屁，也是人之常情，何必定要如此？少刻先生回来，你务必告诉先生，以后屁只管教他放，板是乱刻不得的。’”众人听了，笑得个个喷饭。玉芝道：“我刚要刻酒令，她就编出这个笑话，真是刻薄鬼！”

若花把签筒摇一摇道：“起首是‘五百岁为春’，以及‘吉日良辰’等句，莫不暗寓祥瑞之意。此刻轮到妹子收令，必须也用一个佳句，才有始有终。但一句要把他收足，业已费事，且又有承上及双声、叠韵之难，不知题目可能凑巧。”

随即制了一枝花卉双声。青钿道：“此题还不甚窄，姐姐拟用何名？”若花道：“我才想‘合欢’二字，既承上文，又与现在光景相符，必须用此才妙。”青钿道：“既如此，所飞之句何不用嵇康《养生论》呢？”若花摇头，忖一忖道：“有了：合欢。《礼记》：‘酒食者，所以合欢也。’‘合欢’双声，合席欢饮一杯。”众人赞道：“此句收得不独‘酒食’二字点明本旨，且‘合欢’二字又寓合席欢饮之意。虽只数字，结束之妙，无过于此。若非锦心绣口，何能道出，能不佩服！”玉芝道：“结得固好，但《礼记》有人用过，要罚一杯。”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四回 文艳王奉命回故里 女学士思亲入仙山

话说玉芝道：“《礼记》有人用过，要罚一杯。”若花道：“这又奇了！刚才我看单子，无论正令、旁令，并无《礼记》二字，为何有人用过？只怕玉儿写错了。”玉芝把单子取来一看，只见“齐庄中正”之上，写着“中庸”二字，这才明白道：“原来是我未报《礼记》，报了《中庸》，无怪姐姐忽略过了。”题花道：“如今看着虽算重了一部，安知后世不将《中庸》另分一部哩？好在旁令所飞之书甚多，也补得过了。”兰言道：“我只喜起初是若花姐姐出令，谁知闹来闹去，还是若花姐姐收令。如此凑巧，这才算得有始有终哩。”众人因天色不早，当即出席，再三致谢而散。

次日，蒋、董、掌、吕四家小姐彼此知会，都禀知父亲，就借卞府，邀请众才女聚了一日。闺臣、若花同史幽探诸人，也借凝翠馆还席。接着大家又替若花、兰音、红红、亭亭分着饯行。一连聚了几天。那《长安送别图》诗词竟有数千首，恰恰抄成四本，极尽一时之盛。登时四处轰传，连太后、公主也都赋诗颁赐。

这日钦限已到，若花同兰音、红红、亭亭前去叩别老师。方才回寓，礼部早有官员把救命赍来，并催急速起身，以便覆旨。四人忙备香案，接了御旨，上朝叩谢。适值国舅也因

接了敕命，上朝谢恩，一同回到红文馆。那九十六位才女也都会齐，等候送行。众人因国舅虽系男装，并非男子，都来相见。闺臣预备酒饭，大家都是恋恋不迭，略略坐了一坐，当即出席。

国舅家人已将三辆飞车陆续搭放院中，都向西方，按次摆了。众人看时，那车只有半人之高，长不满四尺，宽约二尺有余，系用柳木如窗棂式做成，极其轻巧。周围用鲛绡为幔，车内四面安着指南针。车后拖一小木，如船舵一般。车下尽是铜轮，大小不等，有大如面盆的，有小如酒杯的，横竖排列，约有数百之多，虽都如同纸薄，却极坚刚。当时议定：国舅、若花坐前车，红红、亭亭坐中车，兰音与仆人坐后车。国舅把钥匙付给仆人，又取三把钥匙递给红红道：“一是起匙，一是行匙，一是落匙。上面都有名目，用时不可错误。如要车头向左，将舵朝右推去，向右朝左推去。紧随我车，自无舛错。车之正面有一鲛绡小帆，如遇顺风，将小帆扯起，尤其迅速。”并引红红、亭亭将车内如何运动钥匙之处，交代明白，道声“慢请”，轻轻上了前面飞车。仆人上了后车。国舅道：“就请贤甥同三位学士及早登车，以便赶路。”

若花、兰音、红红、亭亭望着众才女，不觉一阵心酸，那眼泪哪里忍得住，如雨点一般，直朝下滚，个个哽咽不止。众人无不滴泪。亭亭向闺臣泣道：“前寄家书，不知何时方到。贤妹回到岭南，千万叮嘱我母不可焦心，俟到彼国，自必即托若花妹妹遣人伴我前来迎接。设或此去不能安身，亦必星夜仍回岭南。我无着己之亲，只得寡母一人，今忽远隔外洋，不能侍奉，惟望妹妹俯念当日结拜之情，替我早晚照应，善

为排解，使无倚闾之望，永感不忘。妹妹，你今受我一拜！”不觉放声大哭，跪了下去，只管磕头道：“妹妹，你同我不啻嫡亲手足，这千斤担子要放在你身上了！”霎时哭倒在地。闰臣正因姊妹离别伤感，适听亭亭嘱托堂上甘旨，猛然想起父亲流落天涯之苦，跪在地下，也是大放悲声，同亭亭抱头恸哭。众人看着，无不心酸。国舅在车内催了数遍。婉如、小春一面哭着，把亭亭、闰臣搀起。亭亭哭得如醉如痴，晕过几次。礼部官员又差人前来相催。亭亭哪里复得上车，只管望着闰臣恸哭。多九公惟恐误了钦限，暗暗吩咐众丫环硬把亭亭搀着，同红红上了当中飞车。若花、兰音也只得含悲上车。国舅同红红、仆人都将钥匙开了，运动机关，只见那些铜轮横的竖的莫不一齐乱动，有如磨盘的，有如辘轳的，好像风车一般，个个旋转起来。转眼间离地数尺，直朝上升，约有十余丈高，直向西方去了。大家望眼连天，凄然各散。

隔了几日，红文馆众才女纷纷请假回籍。闰臣仍同林婉如、秦小春、田凤翮、洛红蕖、廉锦枫、宋良箴、颜紫绡姊妹八人同回岭南。余丽蓉、司徒斌儿同林书香、阳墨香、崔小莺也回淮南。尹红萸、魏紫樱、薛蘅香、姚芷馨各自回家。其余众才女也就四散。

阴若花乘了飞车，自从长安起身，沿途因遇逆风，走了十余日才到本国。哪知女儿国王因次子之变，受了惊恐，又因思想若花，竟至一病不起。及至若花赶到，业已去世。诸臣扶立若花做了国王，将兰音、红红、亭亭都封为护卫大臣。即差使臣到天朝进表谢恩。亭亭因思亲心切，随即请了飞车，带了熟悉路境之人，到了岭南，接了缙氏回女儿国去了。及

至闺臣到家，亭亭早已起身。

林氏见众人回来，欢喜非常。闺臣把赴试光景及若花各事，都向母亲、叔婶略略告诉一遍。林氏命人大排筵宴，并命外面也摆筵席。原来小峰、廉亮近日都把书籍丢了，求唐敏请了两位教师，日日跟着习武。当时唐敏请多九公就外面厅房同教师坐了。饭罢，林婉如、秦小春、田凤翮都拜辞，同多九公回去。颜紫绡因闻祖母去世，急急回家，同哥哥颜崖扶柩回籍去了。宋良箴仍把祁氏留下做伴。廉锦枫同良氏、廉亮在新房居住。红蕖、良箴、闺臣住在楼上。

次日，闺臣同林氏商议，因父亲至今不归，要到小蓬莱再去寻访。林氏道：“此虽要紧之事，我因红蕖媳妇业已长成，意欲秋天替小峰成亲，你何不再耽搁几月，把这喜事办了再去呢？”闺臣道：“母亲既有此意，女儿自应在家照应，分母亲之劳。”忙了几时，到了重阳吉期，小峰同红蕖成了百年之好。才过满月，接着尹元差人来接廉亮、锦枫完姻，并接良氏同去。大家饯行，忙了几日，良氏带着儿女去了。闺臣心内虽急如星火，偏偏婉如同田凤翮的哥哥田廷结了婚姻，因田廷父亲向任山南总兵，现在告老，必须等他来年三月回来，方能迎娶，林之洋何能离开。闺臣只好呆呆等候。转眼到了新春，那时虽有许多媒人来替闺臣作伐，林氏同女儿商议，闺臣是要等父亲回来，随父亲做主，林氏只得把媒人回了。到了四月，婉如姻事才毕。洛承志也遣人来接宋良箴到小瀛洲合卺。林氏替她备办妆奁，即托祁氏送去。匆匆忙忙，一直到了七月，才把上小蓬莱的行期定了。

闺臣因明日就要起身，这晚正在楼上收拾，忽听“嗖”的

一声，蹿进一片红光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颜紫绡，连忙见礼让坐道：“妹子闻得姐姐扶柩回籍安葬，屡次遣人到府问信，总无消息，哪知姐姐却已回来。为何夤夜至此？”颜紫绡道：“咱自京师归家，适值咱哥哥颜崖也中武举回来。因父母灵柩久在异乡，心甚不安，同哥哥商量，把灵柩扶归故土，葬在祖茔，才同哥哥回来。到了家中，闻得贤妹就要远行，因此夤夜赶来，一者送行，二者还有一事相商。咱家中现在一无牵挂，贤妹此时迢迢数万里前去寻亲，宛如妹妹闻已婚配，此次谅不能同去，贤妹一人未免过于寂寞，咱情愿伴你同去。你意下如何？”

闰臣听了，虽觉欢喜，奈自己别有心事，又不好直言，踌躇半晌，只得说道：“虽承姐姐美意，但妹子此去，倘寻得父亲回来，那就不必说了；设或父亲看破红尘，竟自不归，抑或寻不着父亲，妹子自然在彼另寻一个修炼之计，归期甚觉渺茫。尚望姐姐详察。”紫绡道：“若以人情事务而论，贤妹自应把伯伯寻来，夫妻父子团圆，天伦乐聚，方了人生一件正事。但据咱想来，团圆之后，又将如何？乐聚之后，又将如何？再过几十年，无非终归于尽，临期谁又逃过那座荒丘？咱此番同你去，却另有痴想，惟愿伯伯不肯回来，不独贤妹可脱红尘，连咱也可逃出苦海了。”闰臣忖道：“怪不得碑记说她‘幼谙剑侠之术，长通玄妙之机’，果然竟有道理。”连忙说道：“姐姐既如此立意，与妹子心事相合，就请明日过来，以便同行。”紫绡点点头，将身一纵去了。次日，把行李搬来。林氏正愁女儿无伴，今见紫绡同去，甚是欢喜。

当时闰臣拜辞祖先，并向母亲、叔婶洒泪拜别。因对小

峰道：“你年纪今已不小，一切也不消再嘱。总之在家须要孝亲，为官必须忠君。凡有各事，只要俯仰无愧，时常把天地、君亲放在心上，这就是你一生之事了。”又向红蕖拜了下去，红蕖急忙跪下道：“姐姐为何行此大礼？”闰臣滴泪道：“你当年替母报仇，奋不顾身，又能不惮劳悴，侍奉祖父余年。如此大孝，将来母亲甘旨，妹妹自能侍奉承欢，无须谆嘱。但愚姐此番远去，缺了孝道，全仗妹妹一人偏劳，你当受我一拜。”二人拭泪起来。林氏又嘱咐一番，合家洒泪而别。

闰臣、紫绡带着乳母，到了林之洋家。婉如同田凤翥都从婆家过来送行。多九公因京中回来，一路过于辛苦，不能同去；小春有病，也未过来。林之洋又带了几样货物，托丈母江氏在家照应，带着吕氏、闰臣、紫绡，辞别众人，上了海船，一直望小蓬莱进发。沿途虽卖些货物，也不敢过于耽搁，只向抄近水面走去。

不知不觉过了新春，于四月下旬到了小蓬莱。闰臣同紫绡别了众人，上山去了。林之洋等到两月之后，不见回来，十分着急，每日上山探听，哪有踪影。看看又是一月，海上秋凉，山林萧瑟。这日正在山上探望，忽遇一个采药的女道童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五回 因旧恙筵上谈医 结新交庭中舞剑

话说那个女道童手中拿着两封信，递给林之洋道：“这是唐、颜二位仙姑家书，拜烦顺便替她寄去。”林之洋把信接过，正要细细盘问，那个女童忽然不见，迎面却站着一个青面獠牙，宛如夜叉一般，吼了一声，奔了上来。林之洋连说“不好”，直向山下飞跑，那夜叉也随后跟来。林之洋跑到船上，忙叫放枪。众水手放了几枪，虽打在它的身上，那夜叉只当不知，仍是吼叫连声，要向船上蹿来，吓得众人慌忙开船。

林之洋连日上山辛苦，又吃这一吓，竟至浑身发烧，卧床不起，足足病到次年三月间回到岭南，还未大好。吕氏把两封信送交林氏。林氏看了，知道闺臣看破红尘，不肯回家，只哭得死去活来。颜崖接了妹子之信，也是诉说看破红尘之话，并嘱哥哥即到小瀛洲投奔洛承志，日后勤王，立点功业，好谋个出头之日。颜崖得了此信，约了婉如丈夫田廷一同前去，并托小峰向洛红蕖要了一封家信。

原来小峰自闺臣起身后，日日跟着颜崖、田廷习武，甚属投机。去年同多九公说了，把秦小春配了颜崖。今见颜崖、田廷要到小瀛洲，即向母亲说知，也要跟去碰碰机会。颜崖把家眷托多九公照应，同了小峰、田廷向小瀛洲进发，路上恰好遇见廉亮、尹玉、魏武、薛选，都因武试落第回来，一

路同行，颇不寂寞。大家谈起行藏，小峰把实情说了。廉亮等四人都有愿去投奔之意。颜崖道：“咱正愁人少，不能壮观，若得四位兄长同去，添了许多威风，那更妙了。”

七人晓行夜住，这日来到小瀛洲山下。颜崖把信交小卒投了，史述同洛承志、宋素迎下山来。大家见礼，彼此问了名姓。颜崖把众人来意及大家姐妹都是同年的话说了。史述见七个人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，如同七只猛虎一般，十分欢喜，即请上山。小卒在前引路，进了山寨，只见里面有两个少年大汉迎了出来，一个面如重枣，一个脸似黄金，都是虎背熊腰，相貌非凡。彼此也见了礼。洛承志指着红面少年道：“这位是我们各家姊妹的世兄，乃礼部侍郎之子，姓卞名璧。那黄面的乃新科才女燕紫琼之兄，名叫燕勇。我们虽然初会，但各家姐妹却久已相聚多时了。”史述把七人名姓来意也向二人说了。大家叙谈甚是相投。颜崖问起后寨有无家眷在内，洛承志道：“史家哥哥嫂夫人就是新中才女，姓宰，名银蟾。燕勇哥哥娶的是史家嫂嫂令妹，名宰玉蟾。宋素哥哥娶的是燕勇哥哥令妹燕紫琼。卞璧哥哥尚未订婚。小弟贱内是宋家哥哥令妹。都是前岁在此完姻，家眷都在后寨。后面房屋甚多，略为消停，七位哥哥自应也将家眷接来在此同居，才觉放心。”众人点头。

史述命人摆了酒席，十二位公子各按年齿坐了。酒过数巡，颜崖道：“卞家哥哥为何不随任京华？到此几年了？”卞璧叹道：“提起此话甚长。小弟子三岁时染了惊风之症，一病垂危。彼时合家正在悲泣，适值有一道人化缘，问知此事，把我看了，说尚有一分可救，如肯给他抱去，等他医好，再抱

来送还。那时我家父母因我业已无救，只好随他抱去，谁知他竟把我治好。”廉亮道：“这个道人也就非凡，莫非是位仙家么？”卞璧道：“此人并非真是道人，乃陇右寒士，当年上京不第，流落京师。家父念他斯文一脉，延请管理书启，时常周济；后来他父母殡葬各事，也是家父帮他办理。此人更为感念，只恨无以报答。那年小弟染了惊风，他原有奇方可以疗治，无如当年先兄也于三岁时染患惊风，此人献方，我家父母听了医家之话，竟不肯用，以致耽搁无救；所以到了小弟染患此症之时，不敢再去献方，只好托了一个道家，暗用此计，把小弟骗出。他即替我推拿服药，竟自医好。他辞了家父，把小弟带到陇右，就在他家住了多年。”

薛选道：“此人是何名姓？那时既将哥哥治好，为何不送还伯伯，却带回他乡，是何道理？”卞璧道：“这人乃史家哥哥族兄，名叫史胜，素精岐黄。他因母病不能治好，立誓不再谈医。他将小弟疗治，实因要报家父之情。及至治好，不将小弟送还，更有深意，至今谈起，犹令人感激涕零哩！”田廷道：“不知有何深意？”卞璧道：“他因惊风一症，固因受热、受寒、受风，以及伤食、痰火，皆可染患，但富贵人家惟恐小儿受凉，过于爱护，莫不由于受热而起。他恐把我送回，日后再染此症，即难医治，因此特将小弟带到他家，相待如同手足。好在他自从做了这件好事，凡百事务莫不如心，连那从不生草的不毛之地也都丰收起来，家道大转。起初延请西席，教我念书；过了几年，又请教师教我骑射，习学武艺。他本要将我送到史伯伯麾下，谋一出身，因我年纪尚小；后来因闻史、洛二位哥哥在此，才把我送到山上，到此已三个年

头了。”

魏武道：“那时哥哥所服是何妙药，可能百发百中么？”卞璧道：“我那史家哥哥说，小儿惊风乃第一险症，医家最为棘手。历来小儿因此丧命的固多，那疗治讹错的，也就不少。即如今人凡遇小儿惊风，不论寒热，不问虚实，总以一派金石寒凉之药投之，如牛黄丸、抱龙丸之类，最害人不浅。即使百中治好一个，哪知受了金石之毒，就如痴呆一般，已成废人。他说你要晓得小儿惊风，其症不一，并非一概而论，岂可冒昧乱投治惊之药，必须细细查他是因何而起。如因热起则清其热，因寒起则去其寒，因风起则疏其风，因痰起则化其痰，因食起则消其食。如此用药，不须治惊，其惊自愈。这叫做釜底抽薪。再以活蝎一个，足尾俱全的，用苏薄荷叶四片裹定，火上炙焦，同研为末，白汤调下，最治惊风抽制等症。盖蝎产于东方，色青，属木，乃足厥阴经要药。凡小儿抽制，莫不因染他疾，引起风木所致，故用活蝎以治其风，风息则惊止。此史家哥哥因伤了儿女无数，临症极多，方能得此不传之秘。如无活蝎，或以腌蝎泡去咸味也可，但不如活蝎有力。小弟只吃了数十个活蝎，又服了几剂清热的药，并未吃过牛黄、抱龙之类，病倒好了。当日在家，那些小儿科用的总是一派惊风的药，哪知越吃越向鬼门关近。这样治病，无怪又生出斗殴的事来。”小峰道：“这却为何？”卞璧道：“那大方脉对小儿科道：‘我把年纪大的都医得变成小孩子给你医了，你为何总不教他长大给我医呢？’因此把小儿科痛打，岂非生出斗殴的事么？”大家不觉大笑。颜崖道：“小弟向有便血之症，不知这位史家哥哥可有妙方，拜烦便中替我问问。”

卞璧道：“凡便血以柏叶炒成炭，研末，每日米汤调服二钱；或以柿饼烧存性，亦用陈米饮调服二钱。连进十服，无不神效。这也是目睹的地方。”

饭罢散坐。洛承志道：“燕家哥哥向来饭后总要舞一回剑，今日为何把这功课蠲了？”燕勇道：“刚才俺见他们七位哥哥所带器械莫不雄壮精致，想来武艺必是高强，所以不敢班门弄斧。”尹玉道：“小弟向在海外只知读书，因前岁廉家哥哥到了舍下，忽要习武，家父请了教师，小弟这才跟着学了两年。虽然勉强进了武学，其实并无一技之长。向日在家，曾要学剑，奈教师此道不精，不过敷衍教了两个势子，却是一毫无用。哥哥既精此技，倘蒙指点，情愿拜从为弟子。”燕勇道：“大家弟兄相聚，原该彼此切磋，兄长为何说这客套话？若是这样，小弟倒不敢乱谈了。”众人道：“燕家哥哥说的不错，以后都不准客气，才见我们弟兄亲热。”

燕勇道：“尹家哥哥向日既学过两个势子，何不给俺们看看呢？”尹玉道：“小弟正要求哥哥指教。”即将衣服结束，制出宝剑，就在庭中使了几路。燕勇道：“哥哥身段倒是四平八稳，并且转动盘旋极其轻捷，手脚亦极灵便，真是绝好质地。可惜被这庸师欺骗，诸法全未讲究。如果要学，小弟倒可指点，但必须把旧日这些步法势子飞都弃了，从头另讲究一番，慢慢学去，才能日见其妙。”尹玉道：“当日那教师原说过他不谙剑法，不过胡乱学两路，欺那外行；若讲战斗，必须另求明师，才能有济。今听哥哥之言，果然不错。可见教师并非有心欺人，竟是苦于不谙。应如何习学之处，尚求指示。”

燕勇道：“古之剑可施于战。自古帝王各有剑士，至剑士之多，莫过我朝太宗。太宗有剑士千人，都有万万不当之勇，

惜其法不传。断简残编中虽有一二歌诀，亦不详其说。近有好事者得之朝鲜，其势法俱备，小弟略知其详。即如初学先要晓得眼法、击法、刺法、格法、洗法。这些势子，俺都有图，哥哥且看了，小弟再慢慢指点，自然就能领会。还有两首剑诀，可惜后一首遗失二句，现在只存得十四句，待俺念来：

电制昆吾晃太阳，一升一降把身藏。
摇头进步风雷响，滚手连环上下防。
左进青龙双探爪，右行单凤独朝阳。
撒花盖顶遮前后，马足之中用此方。

第二首是：

蝴蝶双飞射太阳，梨花舞袖把身藏。
凤凰展翅乾坤少，（以下遗失二句）
掠膝连肩劈两旁。进步满堂飞白雪，
回身野马去思乡。”

把诗念完，手中执剑，即照上面垫子舞了一回。尹玉惟有佩服。小峰、廉亮在旁看着，甚觉眼热，也都跟着习学。一连学了几日，莫不心领神会。

众人看见魏武、薛选放的连珠枪竟是百发百中，个个称奇。大家住在山上，不是操练人马，就是各人习学武艺。众人因闻燕勇、颜崖都会剑侠，意欲跟着习学。谁知二人胸襟都不能至公无私，遇事每存偏袒，所以此术久不灵了。

过了几时，七位公子暗暗回去，都把家眷陆续接来。不知不觉，过了一年。这日洛承志因文府久无消息，不知何时才起义兵，要到淮南探听一番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六回 秉忠诚部下起雄兵 施邪术关前摆毒阵

话说洛承志要到淮南探听信息，史述道：“小弟记得女试那年，卞家哥哥初到山寨，我们去到淮南，文家哥哥曾再三嘱咐，嗣后万万不可亲自下山，惟恐被人看出，彼此性命交关。如有起兵之举，自然先令徐家哥哥前来送信。为何此时又要前去？况且那时回到半路，果被巡兵看出破绽，若不亏燕家哥哥拔刀相助，我们何能敌得许多官兵？”燕勇道：“小弟只因一时路见不平，此刻四处缉捕，教俺有家难奔，怎么哥哥又要前去？”

忽见小卒来报：“余公子到了。”众人甚喜，迎进山寨，同史述、洛承志道了阔别，问了众人姓名，序齿归坐。史述问起文府之事，余承志叹道：“文伯伯自从平了倭寇，就在剑南镇守。后因各才女俱请假回籍，即命弟兄五个一同完姻。谁知刚过吉期，文伯伯竟在剑南一病不起，及至他们弟兄赶到，延医诊治，奈积劳成疾，诸药不效，竟至去世。幸亏武后因念文芸哥哥向日代理节度印务尚属出力，仍命承袭父职。去岁孝服已满。今因心月狐光芒已退，特嘱小弟前来暗暗通知：明年三月初三桃会之期，一同起兵，先把武氏弟兄四座大关破了，诸事就易如反掌。”

廉亮道：“四关都叫何名？”余承志把北名酉水、西名巴

刀、东名才贝、南名无火，以及命名之意也说了。尹玉道：“他因‘木’字犯讳，缺一笔也罢了，就只‘无无’字暗中缺一笔，未免矫强。”薛选道：“这四关哪一处易破，哪一处难破？”余承志道：“闻得酉水、无火二关易破，巴刀最凶，才贝尤其厉害。文家哥哥命小弟到此，一来通信，二来就命与诸位兄长商量破关之策。并命小弟到河东同章家十位哥哥酌议。”洛承志道：“为何不请章伯伯示下，倒同十位哥哥商酌？”余承志道：“章伯伯也于三年前去世，如今章荏哥哥接袭其职。”宋素道：“据文家哥哥意，欲先破某关？”余承志道：“有人议论宜先破难的，若把易的破了，恐他兵马并在一处，那难的更难了。若据文芸哥哥之意，先破易的为佳。盖四关破他两关，先挫动他的锐气，那两关就势如破竹了。”众人道：“此说甚善，将来自应先攻酉水、无火二关为是。”

余承志连连点头，即欲别去，众人再三挽留。余承志道：“我还要到河东把事议定，好回文府送信，岂可在此耽搁。”卞璧道：“哥哥既有正事，弟等也不敢过于扳留，但临期在何处会齐，还要通个信息才好。”余承志道：“如先攻南北二关，自然在酉水关会齐。到了临时，少不得自有关照。前日文家哥哥说，成败在此一举。彼时所有各家眷属都要带在军营，惟恐事有不测，与其去受武氏弟兄荼毒，莫若合家就在军前殉难，完名全节，以报主上，倒可免了许多后累。”众人连连点头。

余承志别了众公子，到了河东，见了章府十位公子，即回淮南，将各话回了文家弟兄。那时承志已同司徒娥儿婚配，林书香、阳墨香也都招赘在家，只有余丽蓉因隐姓埋名，住

在文府，尚未许字。恰好洛承志差人下书，替卞璧作伐，余承志当即应允，把余丽蓉送到小瀛洲，草草完婚。

过了新正，文芸、章荭、史述彼此知会，约定桃会之日，在酉水关会齐。至期一齐起兵前进，都说奉了太后密旨，调赴酉水关，有紧急军情会议。沿途尽是淮南、河东官军旗号，史述一枝人马也充做官军。恰好三月初三日，三路约有二十万人马陆续到齐，离关五里，放了三声大炮，安营下寨。各家眷属在大营后面，也立了一个营盘。大营里面文芸、文蒨、文萸、文菘、文苾、章荭、章芝、章蘅、章蓉、章芴、章莒、章苕、章芹、章芬、章艾、史述、卞璧、燕勇、宋素、颜崖、田廷、魏武、薛选、尹玉、廉亮、唐小峰、余承志、洛承志，还有文府小姐林书香丈夫林烈、阳墨香丈夫阳衍、章府小姐蔡兰芳丈夫蔡崇、谭蕙芳丈夫谭太、叶琼芳丈夫叶洋、褚月芳丈夫褚潮，共三十四位公子。女营是文府章氏夫人、章府水氏夫人、柳氏夫人、燕勇之母叶氏夫人、小峰之母林氏夫人、廉亮之母良氏夫人、魏武之母万氏夫人、薛选之母宣氏夫人，共八位夫人。那众公子之妻是：章兰英、邵红英、戴琼英、由秀英、田舜英、钱玉英、井尧春、左融春、廖熙春、邝芳春、郦锦春、邹婉春、施艳春、柳瑞春、潘丽春、陶秀春、林书香、阳墨香、蔡兰芳、谭蕙芳、叶琼芳、褚月芳、宰银蟾、宋良箴、余丽蓉、宰玉蟾、燕紫琼、秦小春、林婉如、薛蘅香、魏紫樱、廉锦枫、尹红萸、洛红蕖、司徒娥儿，共三十五位才女。

众人初意，原想起兵之时，把中宗迎至大营，才好起事。不意是时太后已命中宗仍回东宫。好在宋素原是中宗堂弟，当

时众公子即推宋素权在大营执掌兵权。彼时朝中是张易之、张昌宗、张昌期用事，日日杀害忠良，荼毒生灵，无恶不为。文芸、章荭、史述商议：此时朝中惟张柬之、桓彦范、李多祚、袁恕己、薛思行、崔玄晔最为忠直可靠，必须此六人做了内应，先除内患，里外夹攻，方易成事。于是替宋素写了六封书信，暗把此意通知，并嘱六人即到东宫预先通信，以免临时仓卒。发过书信，大小营盘四面扯起义旗。

早有探事的报进关去。武四思忖道：“连日各处关津来报，都说文芸、章荭带领人马前来，我正疑惑，哪知他要追步徐敬业、骆宾王的后尘，竟来太岁头上动土。若不给他一个下马威，他也不知厉害。”即吩咐大将毛猛在关前把西水阵摆了。次日，文芸、章荭、史述带领人马，同众弟兄杀奔关前。武四思领了一枝人马，出来迎敌。文芸早已提枪跃马，直奔武四思杀来。毛猛轮动大斧，与文芸杀在一处。斗未数合，文芸用了一个拨草寻蛇势，一杆银枪直向下身刺来。毛猛说声“不好”，只听嗤的一声，肚腹着了一枪，跌下马去。文芸、章荭、史述催动人马，一拥齐上，掩杀一阵。

武四思来到西水阵前，大声叫道：“文芸、章荭休得无礼！我这里有座小小西水阵，你如破了此阵，我将此关情愿奉献。若要胆怯，不敢进阵，我刀下开恩，饶你们去吧！”文芸道：“老狗休得夸强，你看老爷破这狗阵！”正要跃马进阵，文芸连忙叫道：“五弟不可造次！今日已晚，明日再同老狗计较。”即令鸣金收兵，一同回营。文芸道：“今日武四思伤了许多人马，也就挫他锐气，小弟正要趁胜破他西水阵，为何却要收兵？”文芸道：“他这阵不知是何邪术，贤弟如何轻入重地？况

头一次就得胜仗，何必急急定要破他此阵？”文萃道：“他把这阵恰恰拦在关前，你不把此阵破了，如何进得关去？我明日一定要到阵里看看！”薛选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小弟也奉陪走走。”宋素道：“据我愚见，总以慢慢智取，最为上策。”

次日，武四思又在军前喊叫：“哪个敢去破阵？”众公子齐到战场。文芸一马当先道：“武四思，你连日只管教我们去破阵，我也有个盘蛇阵，你敢破么？你如敢进我阵，我们也进你阵。”武四思道：“我进你阵，安知你不用暗剑伤人？”文芸道：“既如此，为何你又教我进你阵呢？”武四思道：“孤家这阵，不但不用暗剑伤人，若伤损你们一根毫毛，久后我定死刀箭之下。”文萃道：“老狗既对天赌誓，我就前去看看！”将马一纵，跟着武四思闯进阵去。

武四思早已不见，但见柳暗花明，山青水碧，遍地芊眠芳草，骏马骄嘶。文萃从容下了马，几忘身在战场，手牵着丝缰，顺步行去。路旁有一竹林，林中有七个人，都是晋代衣冠，在那里小酌。那股酒香，阵阵直向鼻中扑来。只听林中有个白衣少年道：“此刻为何只觉俗气逼人？莫非有什么俗子来此窥探么？”文萃听了，知他明明讥刺，意欲发挥几句，看了看这七个人，都是放荡不羁，目空一切，只得忍耐走过道：“这些狂士满脸酸气，总是书在肚内不能融化，日积月累，酿出来的。凡读书人沾了酸气，未有不迂，若同他较量，他一味歪缠起来，如何摆脱？只好由他说去。”

正朝前进，忽觉酒气熏人，忙掩鼻道：“哪里来的这股酒臭？”只见迎面来了一群醉猫，把去路拦住，都是酒气醺醺，身子乱晃，摇着头，伸着手道：“来，来，来！豁三拳放你去！”

文萃笑道：“你这群醉猫吃了几杯酒，就这样烂醉。这宗酒量，也出来丢丑，还敢拦我去路！”即挺手中枪，左五右六，撒花盖顶，四面八方一阵乱挑，把一群醉猫杀得尿屎遍地，四散奔逃。不觉掩鼻皱眉道：“蠢材，蠢材！该死，该死！只顾乱杀，哪知这群醉猫酒吃多了，却从下面还席，被它这股臭气把马也熏跑了。”

望前走了数步，跑旁一家门首，飘出一个酒帘，那股酒香真是芬芳透脑。文萃嗅了这味，只觉喉咙发痒。信步走进酒肆，只见上面有一副对联，写着：

尽是青州从事，哪有平原督邮。

下面落的款是“欢伯偶书”。当中有红友题的额，是“糟丘”两个大字。旁边还有萃秀才写的一副对联，是：

三杯软饱后，一枕黑甜余。

里面坐着许多人，也有独酌的，也有聚饮的，个个面上都带三分春色，齐赞酒味之美。只得也捡一张桌儿坐了。

有个酒保上来陪笑道：“客官要饮哪几种名酒？”文萃道：“酒家，你姓什么？”酒保道：“小人姓杜。”文萃道：“这姓姓得不好。杜者乃杜绝之意，岂非不教我饮么？以后必须另换好姓，不许姓杜了！”酒保道：“客官吩咐，小人怎敢再姓杜。但据小人愚见，若做卖酒生意，这个杜姓却不可少。”文萃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酒保因指肚腹道：“客官若非肚兄想吃一杯，岂肯进我小店？小人若不亏肚兄会装酒，何能消得多货？小人之所以谆谆要姓杜者，却是为此。”文萃道：“你是木旁之杜，怎么要做肉旁之肚，岂不闹出白字么？”酒保道：“当日我们木旁之杜与肉旁之肚联过宗的，算是本家，偶尔借用，也还

不妨。”文萃道：“这话可谓杜撰了。我且问你：我要饮天下美酒，可有什么？”酒保道：“有，有，有。”忙到柜上检了一块粉牌，双手捧来，弯着腰道：“客官请看，这就是各处所产名酒，如要哪几种，我家无不现成，比别家分外醇美，客官吃了，还要同我做主顾哩。”文萃道：“你家可肯赊么？”酒保道：“只要客官肯照顾，哪怕立折子三节结帐都使得。我们是老实生意，断不开你老人家的虚帐。”文萃接过粉牌，只见上面写着：

山西汾酒 江南沛酒 真定煮酒 潮州濒酒 湖南衡酒
饶州米酒 徽州甲酒 陕西灌酒 湖州浔酒 巴县咋
酒 贵州苗酒 广西瑶酒 甘肃乾酒 浙江绍兴酒 镇
江百花酒 扬州木瓜酒 无锡惠泉酒 苏州福贞酒 杭
州三白酒 直隶东路酒 卫辉明流酒 和州苔露酒 大
名滴溜酒 济宁金波酒 云南包裹酒 四川潞江酒 湖
南砂仁酒 冀州衡水酒 海宁香雪酒 淮安延寿酒 乍
浦郁金酒 海州辣黄酒 栾城羊羔酒 河南柿子酒 泰
州枯陈酒 福建浣香酒 茂州锅疤酒 山西潞安酒 芜
湖五毒酒 成都薛涛酒 山阳陈坛酒 清河双辣酒 高
邮豨豨酒 绍兴女儿酒 琉球白耐酒 楚雄府滴酒 贵
筑县夹酒 南通州雪酒 嘉兴十月白酒 盐城草艳浆酒
山东谷辘子酒 广东瓮头春酒 琉球蜜林耐酒 长沙
洞庭春色酒 太平府延寿益酒

文萃看了酒名，再加这股酒香直朝鼻内钻去，只觉口涎直流，道：“这酒我都要尝尝，你先把水牌前面十种各取一壶来。”酒保答应，登时取了十壶，放在面前；又取几样下酒之物，桌

上放了十个酒碗，把酒斟了。文萃忖道：“莫非这酒下了毒药么？”嗅了一嗅，香不可当，拿起一碗酒，刚放嘴边，忽然摇头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使不得，使不得！”一面说着“不可”，已将十碗都尝了半碗，道：“酒味虽美，哪知我生平最喜吃陈酒，他这酒都是新酿，如何吃得？趁酒保在那里张罗卖酒，且到前面看看，可有陈酒。此时只觉发渴，须用醇酒解解口渴才好。”暗暗提着枪，出了酒肆。

走不多时，远远有个酒望子飘在那里。连忙赶行，来到酒肆门首。只见路旁有个文士，一手提着酒壶，一手拿着衣服，同一老者讲价，把衣服卖了，沽一壶酒去了。看那衣服，只觉金碧辉煌，华彩夺目，因上前请问老者。老者道：“此是鹔鹑裘。刚才那个文士复姓司马，是当今才子。因他生性好饮，一时无钱沽酒，所以把它卖了。”文萃别了老者，走进酒肆，捡副座儿坐了。有个酒家，却是女子，正要上来问话，又有一人拿着一顶金貂前来换酒。酒家把那人打发去了，这才走到文萃面前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七回 仙姑山上指迷团 节度营中解妙旨

话说酒家走到文苾面前道：“客官可喜陈酒？若要吃新酒，小店却无此物，只好请向别家照顾。”文苾道：“我不喜陈酒，何必又到你家？请教娘子尊姓，在此开张几年了？”酒家道：“小婢姓仪，此店自夏朝开设至今，将近三千年了。”文苾忖道：“原来是个老酒店，怪不得那人以貂冠换酒，可见其酒自然不同。”因问道：“你家共有几种名酒？”酒家道：“我家名酒甚多。请问客人，还是要饮自古名人所造的陈酒呢，还是要饮古来各处所产的陈酒呢？”文苾道：“古人名酒固佳，但恐其人前后或居一乡，酒味难免雷同。我要各处所产名酒。”

酒家那从柜上捡了一块粉牌，文苾接过，只见上面写的尽是古来各处所产名酒，约有一百余种。前后看了一遍道：“这酒每样我都尝一碗，如果可口，将来自然照顾。但今日可肯赊我几碗？”酒家摇头道：“近来饮酒的每每吃了都怕还钱，所以小店历来概不赊欠。客官只看刚才那位姓阮的拿着貂冠还来换酒，就明白了。”文苾从身上把宝剑取下道：“就把此剑权押你处。你就照着粉牌所开酒名，每样一碗，先斟三十碗解解口渴，随后只管慢慢照样斟来。如果醇美，把这粉牌吃完，我自重重赏你。”酒家答应，拿着宝剑去了。文苾看那正面，也是一副对联，写的是：

万事不如杯在手，一生几见月当头。

下面落的款是“醴泉侯偶题”。正面有闺秀黄娇写的匾，是“般若汤”三个大字。各座上人人畅饮，个个欢呼。

酒家刚把三十碗酒摆在面前，那股酒香直从碗内阵阵冒将出来。文萃只觉喉内倒像伸出一只小手，要来抢吃光景，那里忍得住，只得发个狠道：“武四思，你就下了毒药，我也顾不得了！”转眼间三十碗早已告干，把嘴咂一咂道：“不意世间竟有如此美酒，无怪那位司马先生连鹑鹑裘也不要了。我也明知酒是害人的，无奈这张嘴不能由我做主，只怕将来竟要把命结识它哩！话虽如此，究竟不可多饮，要紧，要紧，切记，切记！”自己正在嘱咐，酒家道：“客官可要再饮几碗？”文萃思忖多时道：“索性放量饮几碗，明日再戒罢！”因向酒家道：“刚才我已说过，你只照着粉牌名色斟来，何必又要来问？”酒家又摆了三十碗，文萃仍旧一气饮干。一连几次，登时把粉牌所开百十种酒都已饮完。只觉天旋地转，立起身来，拖着银枪，出了酒肆。走未数步，跌在地下，竟自昏迷不醒。

文芸同众人在外面候了多时，总不见文萃出阵，甚不放心。薛选道：“昨日我同文萃哥哥有约，待小弟前去探探。”文蒞道：“我也同去。”文芸道：“你们此去务要小心。”二人点头，将马一纵，闯进阵内，只觉四处酒气熏人。薛选不会饮酒，被这酒气一熏，早已醉倒在地。文蒞饮了几杯，也就醉倒。文芸等之许久，见无消息，只得暂且收兵。

次日，武四思命兵丁将文萃送到文芸营里，教他看看文萃身上可有伤痕，可曾服毒，这是他自己贪饮过度，以致送命。若知此阵厉害，及早收兵；如再执迷不醒，少不得都同

文荪一样。那兵丁交代回去。文家弟兄并众公子团团围着观看，只见文荪面色如生，口中宿酒仍向外流，酒气熏人。文芸因他胸前尚温，即请医家设法解救。挨了半日，只听他说了一句“后悔无及”，早已气断身亡。文家弟兄个个顿足痛哭，口口声声誓要杀了武四思，方消此恨。随即草草殓殓，寄在邻近庙内。此信传到钱玉英耳内，闻知丈夫被害，只哭得死去活来。章氏夫人也是恸哭不已。次日，武四思又在战场叫人去破阵。文芸痛恨，正要率领众人出去，只见宋素、燕勇、唐小峰、洛承志道：“我四人愿到阵中探探二哥并薛家哥哥消息，看他究竟是何妖术。”文芸道：“千万小心！”四人来到阵前，也不同武四思答话，一直冲进阵中。到了里面，被酒气一熏，那不会饮酒的早已晕倒在地；那会吃酒的先有三分醉意，及至闹到后来，弄得糊里糊涂，不因不由就想吃一杯了。因此凡入阵的，莫不被他醉倒。

众公子候了一日，杳无音信。次日都在营中计议。文芸道：“才到第一关，就如此失利，这却怎好？”章荪道：“按这西水二字而论，无非是个酒字，何至如此厉害？”史述道：“偏偏我们弟兄所去之人并无一人回来，如能略晓其中光景，也好设法破他。”只见家将来报：“宰、燕二位才女要来求见。”文芸吩咐请进。宰玉蟾、燕紫琼进来，向众人垂泪道：“我们丈夫被武四思困在阵中，存亡未卜，特来面请诸位将军将令，愿到阵中探听虚实，再来缴令。”文芸道：“二位嫂嫂千万仔细！”二人答应，出了营盘。玉蟾骑了银鬃马，紫琼骑了赤兔马，一直冲进阵中去了。文芸同众弟兄等候多时，忽见从空落下一个人来，众人一看，原来是燕紫琼。只见她满面通红，

坐在地下，嘘嘘气喘。史述忙取一杯茶放在面前。紫琼把茶喝了两口，精神略觉清爽。众人问起阵中光景，紫琼立起道：“刚才我二人闯进阵去，里面水秀山清，无穷美景。才走几步，一股酒香直向鼻孔钻来。玉蟾姐姐不善饮酒，受了这股酒气，早已醉倒。我到各处探了一遍，幸喜我们去的七人虽都醉倒，尚属无妨。原想把玉蟾姐姐驮了回来，哪知他阵中四面安设天罗地网，我费尽气力，才能逃出。小峰将军乃闺臣姐姐胞弟，今既困在阵中，妹子且到小蓬莱求求闺臣姐姐。她如今业已成仙，不知可能见面，只好且去碰碰。”说着，将身一纵，忽然无踪。众公子看了，略觉放心。

紫琼来到小蓬莱，走到石碑跟前，看见唐敖所题诗句，正在嗟叹，只见有个道姑在那里采药。紫琼上前合掌道：“仙姑请了！”道姑也还礼道：“女菩萨从何至此？来此有何贵干？”紫琼把要访唐闺臣、颜紫绡之意说了。道姑道：“我在此多年，并未见此二人。女菩萨访她有何话说？”紫琼把起兵被困之话说了。道姑道：“他这四阵虽有酉水、巴刀各名，其实总名‘自诛阵’。此时虽有几人困在其内，也断不敢伤他；若伤了一人，其阵登时自破。”紫琼道：“昨日文府五公子业已被害，为何仙姑还说这话？”道姑道：“凡在阵中被害的，那都是自己操持不定，以致如此，何能怨人？所谓‘自诛阵’者，就是这个取意。”紫琼道：“请教仙姑，可有破他之法？”道姑笑道：“我们出家人只知修行养性，哪知破阵之术。据我愚见，女菩萨何不即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哩？”紫琼听了，正要朝下追问，那个道姑忽然不见，知是仙家前来点化，只得望空拜谢。回到大营，对众人说了，都摸不着是何寓意。

文芸道：“他那座阵团团把城围住，他们出入毫无挂碍，何以我们一经进阵，就被醉倒？必是另有趋避之法。那仙姑所说即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定是这个缘故，必须把他兵丁捉住一个，看他身上带着何物，就明白了。”随即派了卞璧、史述去办此事。紫琼回后营去了。不多时，卞璧、史述捉住一个大汉，身上搜出一张黄纸，上写“神禹之位”四个朱字。细拷那人，才知武四思军中凡有从阵内出入的，胸前都放这张黄纸，才不为酒所困。文芸听了，如获至宝，即将大汉打入囚笼。随即写了数千纸条，每人胸前各放一张，点了三千精兵，每人也是一张。文芸道：“我们这三千兵须分三队前进：第一队，卞璧、颜崖二位哥哥领一千步兵，从正面正中进阵；第二队，林烈哥哥同章芎兄弟领一千步兵，从正面左首进阵；第三队，蔡崇哥哥同四弟文崧领一千步兵，从正面右首进阵。过了此阵，凡到关者，俱先放号炮。小弟同史述哥哥带领五千马兵，随后接应。进关后毋许伤害良民。章荭兄弟同诸位紧守大营。”众人齐声答应。分派已毕，约有初更时候，各带人马，一齐冲入阵内。谁知六位公子同三千雄兵倒像下了一个酒馆，个个醉倒在內。

文芸同史述等了多时，毫无响动，甚觉惊慌，连忙回营，把大汉提出细细拷问。才知武四思每逢摆设此阵，手下兵将俱不准饮酒；至进阵之日，内中倘有一人在本日预先犯了酒戒，连随去之兵，无论多寡，也都困在阵内，身上虽带灵符，也不中用；并且书符、带符之人，不独本日不准饮酒，还要焚香叩祝，说个“戒”字，才能保得入阵不为所困。文芸命人把大汉仍旧打入囚笼，即同众弟兄沐浴焚香，一齐叩拜，虔

诚书写，并命各营一概不准饮酒。次日书写完毕，复又设了香案，叩头祷告，分给众兵；众兵也都磕头领受，各说“戒”字。当时分派廉亮、章蘅领了一枝人马，阳衍、章蓉领了一枝人马，惟恐阵中正面有自己被困兵将在内，都从两旁进阵。四位公子领命，带了众兵，从两旁冲进阵去。文芸、史述在后面接应，忽听连声号炮，慌忙领兵奔到关前，望了望，城上滟是自己旗号。

原来武四思因昨日才陷了文家三千人马，正自得意，做梦也不知这日又来破阵，一切并未准备。众兵攻进城去，武四思被乱箭射死，家眷打入囚笼。城上供着一个女像，一个男像，却是仪狄、杜康，还有几十碗灯，被余承志击得粉碎。这里刚把牌位击了，那西水阵还有未尽的妖气化一阵狂风，也都散了。接着大队人马进城。阵内所困兵将俱已苏醒归队。宰玉蟾也回女营。惟文蒨醉在地下，被众兵把胸前误踹几脚，业已无救。文氏弟兄恸哭一场，当即盛殓。关上派了章莒、章荳、章芬、章艾带领四千兵把守。

歇兵一日，即向无火关进发。那日离关五里下寨。探子来报：“关前已摆无火阵，外面看不见兵马，惟见许多云雾围护。”次日，林烈一马当先，前去挑战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八回 逞雄心挑战无火关 启欲念被围巴刀阵

话说林烈前去挑战，同武七思斗了几合，武七思回马便走。林烈道：“你不过引我进阵，我倒要进去看看。”来到阵前，武七思朝里一闪，早已不见。林烈冲进阵内，只见里面轻云冉冉，薄雾漫漫，远峰忽隐忽现，疏林旋露旋藏。把神宁了一宁，下马缓步前进。云雾渐淡，日色微明，四面也有人烟来往，各处花香鸟语，颇可盘桓。迎面有座冲天白石牌楼，上写“不周山境”四个大字。穿过牌楼，路旁远远一座高岭，十分嵯峨。遥见山下立着一条大汉，不知为什暴跳如雷，喊了一声，把头直朝山上触去。只听呱刺刺一声响亮，倒像起了霹雳一般，把林烈震得只觉满耳钟儿磬儿乱响。再看那山已被他触得缺陷了半边，那缺陷处尘土飞空，烟雾迷漫，霎时天昏地暗，好不怕人。慌忙跑开道：“吓杀我了，从未见过这样铁头！我想此人之头即使纯钢铸的，也不能把山触通，大约总是这股怒气所使。可见孟子‘至大至刚’之话，并非无因而发。”

前面又有一条大汉立在那里，也是怒气冲冲。忽见一只猛虎，比水牛还大，直向那汉奔去。林烈道：“此人手无寸铁，这却怎好？”只见那虎离此人不远，正要迎头扑去，忽听得那人大喊一声，圆睁二目，忽把眼角裂开，冒出几点热血，直

朝虎面溅去。那虎着了此血，身子晃了一晃，几乎跌翻，只听吼了一声，逃窜而去。林烈道：“刚才那人之头把山触通，业已奇极，哪知此人眼角之血竟会打虎，可谓奇而又奇。莫非他眼中会放弹么？即使放弹，也不过替虎搔痒，虎又安能畏弹？可见此人眼角之血，竟胜于弹，将来竟可叫做铁血了！以此类推，原来气之为用，竟是无所不可。”

忽见那面有个妇人，在那里燃火炼石。林烈上前问道：“请教大娘，炼这石块有何用处？”妇人道：“只因有个大汉把不周山触坏，天维被他震得也有微缺，我炼这石要去补天。”林烈忖道：“原来石可补天，无怪杞人要发愁了。”

又朝前进，道旁现出一座战场，有个黑面大将在那里杀得烟雾冲天。急听他喊了几声，就如霹雳一般，震得耳根嗡嗡乱响。内中只听得一句：“力拔山兮气盖世。”林烈点头道：“气能盖世，怪不得孟子有‘塞于天地之间’那句话哩！”

游了多时，甚觉腹饥。路旁有许多店面，近前看时，那卖饮馔的只得酒肆茶坊、蒸饼馒头之类。信步走到一个蒸饼铺，正要进去，只见里面坐着一人，却是周朝打扮，不知为什同人吵闹，气得头发根根直竖，把头上戴的冠都冲了起来。看罢，吐舌道：“这人如此硬发，若被他打上几发，如何受得住？离开他吧！”走到间壁馒头铺，又有一个周朝人坐在那里，倚着桌案，不知为什，气得胡须根根直竖，把桌案都戳翻了。吓得连忙走开道：“这人更惹不得！设或性子发作起来，把胡子朝你身上乱戳，还戳几个洞哩！”

又走到一个肉包铺，里面蒸的肉包，热气腾腾。两旁坐着无数罪犯，都是披枷带锁，鸠形垢面，个个叹气唉声。上

前拱手道：“诸位为何犯此重罪？我看你们人人嗟叹，莫非有什冤枉，误犯此罪么？”众人都叹口气道：“这是自作自受，有何冤枉！”因手指蒸笼道：“我们的罪都是为它而起，以致弄出人命事来。此时身不由己，后悔无及。但愿将军奉劝世人，把个‘忍’字时时放在心头，即使命运坎坷，只要有了‘忍’字，无论何事，总可逢凶化吉，不遭此祸了。”林烈听了，正要答话，忽觉一股枣香扑鼻，那厢有个枣糕店。行至跟前，把马拴在外面，走进去捡张桌儿坐了。再看那些吃糕之人，个个面黄饥瘦，都带病容，刚把糕吃了，忽又蹙额皱眉，呕了出来；及至勉强重复吃进，少时仍旧呕出。又有许多肚腹膨胀之人，也是骨瘦如柴，饮食费力，个个愁眉苦脸，极其可怜。因拱手道：“诸位为何染此重恙？莫非命运不济，患这孽病么？”众人都叹口气道：“这病何关命运，总是自作孽。”因指蒸笼道：“无非因它而起，以至日积月累，弄得食不下咽，无药可医，如今后悔已晚。但愿将军奉劝世人，把个‘耐’字时时放在心头，即使命运不济，只要有了‘耐’字，无论何事，总可转祸为福，不染此患了。”

林烈把蒸笼望一望道：“怎么此处蒸笼竟如此害人？那边被它害得都身犯重罪，这里又被它害得都不能饮食，如此可恶。等我吃了枣糕，再同它算帐。”一片声喊叫：“快拿糕来！”走堂虽然答应，却把糕拿到别桌去。林烈喊道：“你这囚徒，大约因我后到，不肯把糕拿在人前，难道我连露肘破肩的乞丐也不如么？再不拿来，你且吃我几拳！”走堂见他喉急，只得把别桌剩的冷糕，凑了一盘送来。林烈一见，不由心头火起，拿起盘子，照着走堂脸上，连糕一齐掼去。那盘子恰恰

插在走堂面上，喊了一声：“打死我了！”浑身是血，早已跌翻。只见四处蒸笼热气直朝外冒。林烈道：“我正要同你算帐，你还朝我冒气，索性给他一不做，二不休！”双手举起大刀，照着那蒸笼左五右六，一阵乱砍。登时自己无名火引起阵内邪火，四面热气都向口鼻扑来，一跤跌倒，昏迷过去。次日，谭太、叶洋进阵，也无消息。

文芸十分着急，暗暗命人把武七思兵丁捉了一个，细细搜检，胸前有一张黄纸，写着“皇唐娄师德之位”。大家甚喜。立时沐浴焚香，写了许多，分给众兵，照前说个“戒”字，带在胸前。到晚派魏武、尹玉、卞璧各带兵马一千进阵，余承志、洛承志带领接应众兵，只等号炮一响，就冲杀过去。哪知等之许久，竟似石沉大海。文芸又将那兵丁提出，再三拷问，受刑不过，才说出实情。原来身上虽带了黄纸，仍须写个“忍”字焚化，跪吞腹内，方能进阵出入自如；但不许动怒生气，一经误犯，更有性命之忧。文芸命人把他打入囚笼，即如法炮制，果然把阵破了，攻进城内。武七思久已逃窜。城上供着共工、霸王、蔺相如、朱亥诸人牌位，当即焚毁。阵内所困谭太、叶洋、林烈三人均已无救，随即盛殓。大兵陆续进关，宋素安抚百姓，秋毫无犯。文芸把酉水关章氏弟兄分了两个，来此镇守。

歇宿一宵，正要起兵，只见女营来报：“文蒞之妻邵红英、林烈之妻林书香、谭太之妻谭蕙芳、叶洋之妻叶琼芳，俱投缢殉节。”章、文两府弟兄听了，好不伤悲，只得装殓题和，同众人之柩寄在一处，并派兵丁看守。

这日来到巴刀关，安营下寨。次日阳衍出去挑战，同武

五思斗了两合，即被引进阵去。阳衍进了巴刀阵，但觉香风习习，花气溶溶，林间鸣鸟宛转，池内游鱼盘旋。各处尽是画栋雕梁，珠帘绮户，那派艳丽光景，竟是别有洞天。于是下马，缓步前进。微闻环佩之声，只见有二女子远远而来，生得娇妍绝世，美丽无双。那路旁的鸟儿见了这两个美人，早已高高飞了，池内游鱼也都惊窜深入。又有一个美人不知为什，忽然用手捧心，那种张目蹙额媚态，令人看着更觉生怜。转到前面，顺步看去，接二连三，尽是绝美妇女：也有手执柳絮的，也有手执椒花的，也有手执锦字的，也有手执团扇的，也有手执红拂的，也有手执鲜花的。个个彬彬大雅，绰约绝伦。意欲上前同她谈谈，无奈这些妇女都是正颜厉色，哪敢冒昧唐突，惟有空怀羡慕，徒自垂涎。看了多时，只得叹气，另向别处走去。

行未数步，两旁俱是柳巷花街，其中美女无数，莫不俊俏风流。正要上前谈谈，忽闻一阵花香，原来路旁一片芍药开得甚觉烂漫，花间走出一个美女，怀抱琵琶，手执一枝芍药，笑道：“郎君到此，即是奇缘，果蒙垂青，愿谐永好。”阳衍正在心荡神迷，一闻此语，慌忙接过芍药道：“承女郎见爱，何福能消！但未识芳闺何处？”女子道：“侬家离此甚近，穿过这条花街，过了那条柳巷，前面一带桑林便是。婢子先去烹茶恭候，望郎君玉趾早临。”即向桑林去了。阳衍乐不可支，刚要举步，复又忖道：“莫非她要害我么？”思忖多时，忽又笑道：“痴子！痴子！天下岂有美人而能害人之理？况如此绝色，即使不测，亦有何妨！”于是急急赶去，欢欢喜喜，成其好事。次日章芹、文萁、文菘也冲进阵去。

隔了一日，武五思命人把阳衍、章芹、文萁、文菘四个

尸首送到大营，并劝文芸、章荭早早收兵，若再执迷不醒，这四人就是前车之鉴。文芸、章荭见兄弟被害，十分悲恸。登时传到女营，阳墨香、戴琼英闻知此信，即到大营，抚着阳衍、文萸尸首恸哭一场，姑嫂两个旋即自刎。

由秀英、田舜英得了丈夫凶信，把文菘宝剑每人各拿一把，暗暗骑了两匹马，来到阵前，口口声声只要武五思出来答话。兵丁报进，武五思乘马出来，远远望见秀英、舜英，不觉喜道：“孤家正在鰥居寂寞，哪知天送两个绝色女子与我。”一面思想，已到阵前。正要细细盘问，秀英、舜英早已右手执着宝剑，左手抖着丝缰，望前奔来。武五思看见二人执剑放马，全不在部位上，纯是一团温柔袅娜样子，看了又是好笑，又是可怜，意欲把她两个活捉过来，又万万不能，只得狠一狠道：“如今只好留个绝色，把那姿色略次的结果了吧！”即举大斧，向着舜英迎头砍去。舜英马望旁边一蹿，一斧砍空，随又一斧，才把舜英砍下马来。秀英一见，哪敢怠慢，双手举剑，用尽平生之力，趁势一剑刺去，恰中肋上。武五思喊了一声，坐不住雕鞍，跌倒在地。秀英慌忙也跳下马去，一连又是两剑，早已结果。众兵见秀英如猛虎一般，谁敢上前，一齐放箭。秀英跨上马去，身上业已中箭，仍催马上前，又伤了几人，登时死于乱箭之下。及至文芸得信，带兵前来接应，秀英、舜英已经被害。幸喜把尸首抢回，来到营盘。谁知文菘困在阵内未受大伤，竟自苏醒过来。文芸喜出望外，把众人殓殓，寄在庙内。次日，宋素同卞璧也困在阵内，这里四处派人捉拿武氏兵丁，偏偏一个也捉不着。众公子正在发愁，恰好燕紫琼从小蓬莱回来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九回 迷本性将军游幻境 发慈心仙子下凡尘

话说燕紫琼来到营中道：“我因丈夫被困，即至小蓬莱，一步一拜，叩求神仙垂救。适蒙仙人赐了灵符一道，灵药一包。此符乃请柳下惠临坛，临期焚了，自有妙用。”文芸道：“这药有何用处？”紫琼道：“据说此药是用猛兽之心配成，凡去破阵之人，必须腹内先吃了狠心药，外面再以‘柳下惠’三字放在胸前。到了阵内，随她百般蛊惑，断不为其所害。再有灵符之力，其阵自然瓦解。”把符药交代，回女营去了。

到了二更，文芸派了兵将，焚了灵符，把阵破了，攻进城去。里面虽有张易之差来几员将官，哪里禁得众公子一齐并力，早抱头鼠窜而去。宋素、卞璧向日都不在色欲上留意，所以都好好回来。武五思家中一无所有，惟供着许多女像，当即一一焚毁。文芸也领大兵进城。宋素安抚百姓，歇宿一宵。次日派了蔡崇、褚潮率领二千兵在此镇守，大队人马又朝前进。

这日来到才贝关。武六思早已把阵摆了，来到疆场喝道：“谁敢破我此阵？”章荏纵马出来，同武六思略斗两合，即冲进阵去。到了里面，只见四处青气冲霄，铜香透脑，章荏不觉叹道：“世上腐儒只知妄说铜臭，哪晓其香之妙，可惜未被这些臭夫闻此妙味。”远远望去，各处银桥玉路，朱户金门，

光华灿烂，颇有富贵景象。慢慢提着丝缰，来到一座冲天牌楼，上面写着“家兄”两个金字。穿过牌楼，人来人往，莫不喜笑颜开，手内持钱。钱有大小，其字亦多不同：有写“天下太平”的，有写“长命富贵”的。只见有个晋代衣冠之人，生得面黄肌瘦，肚腹鼓胀，倒像患了积痞一般，坐在那里，四面许多钱把他团团围住。他却满面欢容，一个一个拿着赏玩。

正朝前进，忽见一个大钱阻住去路。那钱竖在那里，金光闪闪，其大无对。下面密密层层，有亿万人来来往往，都想争夺此物。细细看去，士农工商、三教九流，无一不有。也有绯袍象简，在那里伸手的；也有胥吏隶役，在那里勒索的；也有捏造词讼，在那里讹诈的；也有设备赌具，在那里引诱的；也有怒目横眉，在那里恐吓的；也有花言巧语，在那里欺哄的；也有暗设牢笼，在那里图谋的；也有描写假字，在那里撞骗的；也有钻穴逾垣，在那里偷窃的；也有杀人放火，在那里抢劫的。种种恶态，不一而足。大钱之下，悬着无数长梯，梯旁尸骸遍地，白骨如山，都因妄求此物，死于非命。章荭看了，暗暗点头，嗟叹不已。远远望见那钱孔之内，铜馨四射，金碧辉煌，宛如天堂一般。把马拴在一旁，沿梯而上，走到钱眼跟前，轻轻钻进。四处一望，里面尽是琼台玉洞，金殿瑶池，地下碧玉为路，两旁翡翠为墙，气象之富，景致之精，迥非人世所有。游玩多时，越看越爱，忖道：“如此洞天福地，倘得几间幽室，在此暂住几时，也不枉人生一世。”

正在痴想，迎面忽现一所高堂大厦。走进看时，前后尽是琼楼瑶室，画栋朱栏，各种动用器皿，件件俱全。看罢虽

然欢喜，复又摇头道：“这样精室，若无锦衣美食，两手空空，也是空自好看。”再到各房张望，谁知那些锦绣绫罗，山珍海错，金银珠宝，但凡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无一不备。不觉恨道：“早知如此，何不将仆婢带来！”只见有个老苍头手拿名单，带着许多长随、小厮，上来磕头。又有一个老嬷带着几个丫环，也来叩见。章荭道：“那个苍头名叫什么？你们共来几人？”苍头道：“小人姓王，因我年老，人都称我王老。连老奴共有十六人，来此伺候。现有众家人执事名单，请恩主过目。”

章荭接过，只见上面写道：“管总帐家人二名：四柱、二柱。”看罢，点头道：“管理总帐全要旧管、新收、开除、实在，算的明白。今派四柱倒也凑巧，为何又把二柱派在内呢？”二柱道：“只因小人算盘不精，往往算错，只能管得两柱，故此王老把小人派了，帮着四柱做个副手。”章荭道：“他也是个人，你也是个人，为何你只管得一半？以后必须好好学算盘，倘把算盘学精，就是替人管管钱谷征比，也是好的。”二柱连道两个“是”，闪在一旁。

章荭又朝下看：“管厨家人一名：对文。”把头点点道：“厨子最爱开谎帐，全要替他核对明白。今派对文管理倒也罢了，但你不可因他开谎帐，就便也加上些，我主人就架不住了。”对文道：“小人不敢。但只每日茶酒、洗澡几个零钱，还求主人见谅。”章荭道：“只是不要过于离奇，这都使得。天下哪有分文不苟的？况且你又不图廉洁牌坊。”对文道：“这是恩主明见。”

章荭又朝下看：“管银家人一名：五分。管钱家人一名：

四文。”章荏道：“管银钱家人却派五分、四文，这是何意？”五分道：“小人向日做人最老实，凡有银子出入，每两只落五分，从不多取。所以王老特派小人管执这事。”四文道：“小人向日也最老实，每钱一千，只扣四个底儿，不像那些下作人，每钱一千，不但偷偷摸摸，倒串短数，还搀许多小钱，小人断不肯的。”章荏点头道：“每两五分、每千四文，也还不多，都算要好的。就只你们名字，被外人听了未免不雅，必须另改才好。”王老道：“不消改得，他们都有乳名，就叫乳名也好。”五分道：“小人乳名榆荚。”四文道：“小人乳名比轮。”章荏道：“将来再派比轮替我照应照应车辆。怪不得五分生得又瘦又小，原来乳名却叫榆荚。外面刮动风须要留神，设或被风吹去，我的银帐少不得又要另换新手，那时再想你五分，只怕不止了。”

又把单子看去：“管金珠家人一名：宝货。管绸缎家人一名：丰货。管果品、点心家人一名：藕心。管鱼虾、海菜家人一名：鲛文。管酒家人一名：半两。管厕家人一名：赤仄。管门家人一名：厌胜。厨子二名：契刀、错刀。水夫一名：货泉。”章荏道：“那宝货、丰货以及藕心几人，派的执事都还相称。但管酒家人为何却派半两？”王老道：“老奴因他素日替主人管酒，不敢过于弄诡，每日只偷得半两，不过略略杀杀馋虫，所以小人派他管这执事。”章荏道：“每日只偷半两，并不为多，此人派他管酒也还不差。但派定之后，莫要真放出量来，那可使得不得。”半两道：“恩主只管放心，小人量窄，即或放量，也不过几杯。”章荏道：“莫讲每日只得半两，就是再添几两，这个东道我老爷也做得起。就怕的久而久

之，把两丢了，上了斤，或者才开一坛，你倒先去了半坛，我可供应不上了。这都慢慢再定章程。我还要问苍头：你把茅厕派了赤仄，这是何意？”王老道：“老奴因他名内仄字，原是厕的本字，难得这样巧合。又因他姓赤，惟恐厕内尚有赤痢、血痔之类，也好教他触目惊心，时常打扫。因此把他派了。”

章荭点头道：“这个也还人地相宜。为何你把管门家人却派仄胜呢？”王老道：“老奴派他，却有深意。因他素日替人管门，最厌客人来拜，他这脾气恰恰与姓相合。并且胜字也可读做平声，所谓‘仄胜’者，就如仄之不胜其仄之意。因其如此之仄，所以凡有客来，总是一概回他不在家。且又能言善辩，凭着三寸不烂之舌，能令客人不得进门。门上有了这样能事家人，恩主于五伦之中，虽于朋友这伦有些欠缺，毕竟少了许多应酬之烦。人生在世，只要自己畅心适意，哪里管他五伦、四伦？就缺几伦，也还是个人，难道人家就不把你当人么？”章荭道：“你这蠢材莫非疯了？怎么同我你呀、我的混闹起来！”王老道：“老奴只顾乱说，哪知说的倒忘形了。”章荭道：“仄胜善于回客，可有什么凭据么？”王老道：“虽无凭据，却有一个笑话：当日他替人管门，一日适值主人的表叔走来，正要进内。仄胜未曾留神，只当客人来拜，连忙上前拦住道：‘我家主人不在家，请老爷改日再来吧。’这位表叔太爷听了，上前狠狠踢了一脚道：‘你这囚徒，也不仔细看看！我是你主人的表叔，怎么也回我不在家？’”一面说笑，又将小厮名单呈上，上面写着四人名姓，是沈郎、鹅眼、荇叶、菜子。章荭把四人望了一望，只见个个腰如弱柳，体态轻盈，

真是风儿略大就可吹得倒的，却是绝美的俊仆。

那老嬷也把仆妇、丫环带来，侍立一旁。章荭道：“你姓什么？她们都叫什么名字？”老嬷道：“老婢姓子，那些姐儿、哥儿因我年老，都叫我子母。叫来叫去，无人不知，倒像变成名字了。这名字内中有个母字，虽不吃亏，但仔细想来，到底古板。今日老爷何不替我起个风骚名字呢？倘能又娇又嫩，不像这么老腔老班，那就好了。”章荭忖道：“这个老狐狸头上并无一根黑发，还闹这些花样，倒是一个老来俏。我且骗她一骗。”因说道：“你要改名字，惟有‘青蚨’二字可以用得。虽系虫名，乃人人所爱之物，你若改了，将来必是人人喜爱。况这青字就有无穷好处，诸如青春、青年之类，都是返老还少之意。并且内中还有青丝，你目下发虽如霜，叫来叫去，安知不变满头青丝呢？”子母道：“多谢老爷厚意。如今改了青蚨，日后设或有点好处，我一定绣个眼镜套儿，送你老人家。”

章荭道：“再过几十年，我眼睛花了，少不得要托你做的。这六个仆妇都叫什么名字？管什么执事？”子母道：“一个是替奶奶管香粉的，名叫白选；一个是替奶奶管胭脂的，名叫紫绀。这个专管奶奶裹脚布，名叫货布；那个专管奶奶挑鸡眼，名叫鸡目。还有两个：一名缦环，专管奶奶钗环；一名传形，专替奶奶画小照。”章荭道：“奶奶缠足要用多少布，却要派人专管？倒是这个画小照的，却不可少。并且连挑鸡眼也都派人，难为你想得到。将来告诉奶奶，一定要赏的。但那缦环为何生得那样瘦小，莫非有病么？”子母道：“缦环虽瘦，还算好的。刚才还有几个仆妇，诸如水浮、风飘、裁皮、

糊纸之类，都生得过于瘦弱，老婢惟恐不能做事，都回她们去了。”

章荭道：“那八个丫环都叫什么名字？”子母手指四个年纪大的道：“那穿白的名叫二铢，专管奶奶银帐；穿青的名叫三铢，专管奶奶钱帐；穿红的名叫四铢，专管奶奶赌帐；穿黄的名叫五铢，专管奶奶吃帐。她们都以‘铢’字为名，就如五分、四文之意，每日所落不过几铢，断不敢多取的。”又指四个年纪小的道：“一名币儿，专管奶奶币帛；二名泉儿，专管奶奶茶水；三名布儿，专管奶奶洗脚布，四名刀儿，专管奶奶修脚刀。”章荭道：“奶奶洗脚布、修脚刀也都派人，你这办事可得上等考语，叫做明白谄练，办事精详。”

众人领了执事退出。丫环烹茶，安设床帐。章荭手执茶杯，复又忖道：“今日却教哪个丫环暂伴一宿呢？”正在凝思，忽有四个绝色美人前来陪伴。问其姓名，一名孔方，一名周郭，一名肉好，一名元宝。四人陪着用过宴，到晚就寝。次日起来，有这些美人陪伴，天天珠围翠绕，美食锦衣，享尽人间之福。过了几时，四个美人都已有孕，忙向三官跟前焚香叩祷，各佩男钱一枚，以为得子佳兆。哪知四美竟生五男。章荭因儿子过多，要想生个女儿，于是又找几个女钱给她们佩着，果然又生二女。这五男二女年纪略大，请了一位西席，教他们念书。那位西席年纪虽老，却甚好学，每逢出入，总有文字随身，就只为人过于古板，人都称他“老官板”。又过几年，陆陆续续把儿女都已婚配。真是日月如梭，刚把儿女大事办毕，转眼间孙儿孙女俱已长成，少不得也要操心，陆续办这嫁娶。不知不觉，曾孙绕膝，年已八旬。

这日拿镜子照了一照，只见面色苍老，鬓已如霜。猛然想起当年登梯钻钱之事，瞬息六十年，如在目前。当日来时是何等样精力强壮，哪知如今老迈龙钟，如同一场春梦。早知百岁光阴不过如此，向来所做的事，颇有許多大可看破。今说也无用，且寻旧路，看看当年登梯之处。即至钱眼跟前，把头钻出朝外一探，不意那个钱眼渐渐收束起来，把英雄套住，竟自进退不能。

文营众将见章荏进阵，到晚无信。次日，宋素、燕勇又要进阵。文芸道：“宋家哥哥现在大营执掌兵权，岂可屡入重地？况前在酉水阵业已受困多日，营中人心颇为惶惶，何必又要前去？”宋素道：“众弟兄在此舍死忘生，不辞劳苦，原是为着我家之事，今我反在营中养尊处优，置身局外，不独难以对人，心中又何能安？况死生有命，兄长断断不要阻我！”即同燕勇进阵，也是一去不返。

次日，燕紫琼、宰玉蟾闻得丈夫又困在阵内，吓得惊慌失色，坐立不宁。二人商议，惟有且到阵中看看光景，再为解救；如无指望，就同丈夫完名全节，死在阵内，倒也罢了。当即命人通知大营，各跨征驹，闯进阵去。武六思忽见两个妇女进阵，惟恐逃遁，忙又作法焚符，密密布了几层天罗地网。文芸只当紫琼必定回来，哪知也是毫无影响，因向众人道：“此时连宋家嫂嫂也不回来，其中邪术自必更甚。据小弟愚见，我们只管同他对敌，切莫轻入阵内，俟宋家嫂嫂回来，再作计较。”

颜崖听了，正因连日来耍大斧，心中气闷，当即请令，带领精兵一千，前去挑战。恰好张易之、张昌宗因折了三关，甚

觉害怕，又差李孝逸统领大兵前来接应，早被颜崖把他偏将伤了两个。次日，魏武也去讨战，一阵银枪，也伤他一员大将。李孝逸因连伤三将，十分气恼，即亲自出马。文营众公子也到阵前。余承志、洛承志一见，想起当年父亲被害之事，恨不能生食其肉，各催坐下马，枪鞭并举，与李孝逸战在一处。斗了多时，李孝逸被余承志一枪刺在腿上，大败而逃。众公子带领人马一拥齐上，把各兵杀得五零四散，各自逃生。及至再去讨战，并无人应，只好暂且回营。恰好把李孝逸兵丁捉了几个，身上搜检，一无所有。细细拷问，都说：“到关之日，武六思给了一碗符水，喝在腹内。”一连几个，隔别讯问，都是如此。

次日，又去挑战。武六思只在阵前立着，叫人去破阵，并不出马。及至众人赶到跟前，他即跑进阵去；等你刚要收兵，他又百般叫骂。文芸气得暴跳如雷，正要催马进阵，只见余承志、洛承志、唐小峰、章蓉、章芴、史述、颜崖、尹玉一齐拦住道：“连日章荏、宋素二位哥哥俱困阵内，此时营中惟仗哥哥调遣，今再进阵，设被围困，岂不令诸将无主么？我们八人情愿领精兵八百进阵，看看虚实，再来缴令。”文芸只得应允回营。八位公子带着八百精兵冲进阵去，里面登时也变出八百八个幻境，都是各走一路，彼此不能见面。那有主意的把钱不放在心上，任他煽惑，总不动心，还不至有害。最怕是见钱眼红，起了贪心，自然生出无穷事端，性命也就莫保了。文芸见他八人一去不归，更觉发慌。次日又去讨战。武六思立在阵前，任你辱骂，总不出马。文芸看看手下虽有强兵猛将，无奈这阵围在关前，不能攻打城池，徒自发急。

那女营之内，司徒斌儿、宋良箴、洛红蕖、邨芳春、郦锦春、宰银蟾、秦小春、廉锦枫八位才女闻得丈夫困在阵内，吓得泪落不止，一连数次遣人到大营打听，总无影响。看看又是一日，这八个才女走出走进，叹气唉声，不知怎样才好。那跟前有子的还有三分壮胆；那无子而身上有孕的，也有一分指望；只那跟前一无所有的，到此地位，毫无想头，只等凶信一到，相从于地下，这就是她的收缘结果。一时想起碑记中薄命之话，再看看书香、秀英诸人前车之鉴，不由不毛骨悚然，肝肠寸断。洛红蕖惟有焚香求闺臣来救小峰之命。众人见她如此，也都沐浴焚香，叩求过往神灵垂救。八人一连跪求三日，水米不曾沾牙，眼泪也不知流了多少。真是至诚可以感格，那青女儿、玉女儿早已约了红孩儿、金童儿，各驾风火轮，来到女营。文芸闻知，即亲自迎到大营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回 建奇勋节度还朝 传大宝中宗复位

话说文芸同众公子把红孩儿等四仙邀进大营，问了备细，复又施礼道：“蒙四位大仙法驾光降，现在武六思抗拒义兵，肆其邪术，困我多人，以致我主久禁东宫，不能下慰臣民之望，惟求早赐手援！”红孩儿道：“我们当日原与群芳有约，今因苦苦相招，不能不破杀戒，亦是天命，莫可如何。事不宜迟，将军就于今夜三更，带领人马前去破阵，我们自当助你一臂之力。”文芸再三称谢道：“请教大仙，他这阵内是何邪术？”金童儿道：“此阵名唤‘青钱阵’。钱为世人养命之源，乃人人所爱之物。故凡进此阵内，为其蛊惑，若稍操持不定，利欲熏心，无不心荡神迷，因而失据。”

文芸道：“请示大仙，晚间须由几路进兵？”红孩儿道：“只消三枝人马。到了夜间，将军命人预备香案，我等将王衍、崔钧二公灵魂请来，藉其廉威，庶免阿堵铜臭之患。少时百果仙姑就到。临期金童大仙同了百果仙姑即先进阵，以核桃先救被困各兵。那时将军领一枝人马，随同小仙破他阵之正面；再发两枝人马，一随青女仙姑破他左面，一随玉女仙姑破他右面。好在武氏弟兄除摆‘自诛阵’之外，一无所能。此阵一破，其关不消费力，唾手可得了。”文芸道：“请教核桃有何用处？”青女儿道：“今夜凡去破阵之人，临期每人必须

或食核桃或荸荠十数枚，方能避得那股铜毒。”文芸道：“何以此二物就能解得铜毒？”玉女儿道：“凡小儿误吞铜器，即多吃核桃，其铜即化为水。如无核桃，或荸荠也可。将军如不信，即取铜钱同核桃或荸荠慢慢嚼之，其钱立时粉碎。”文芸随即命人多备核桃、荸荠，以为破阵之用。谁知城外并无此物。

忽报有位仙姑手提花篮，来至大营。原来是百果仙子到了。文芸慌忙迎接进内。青女儿道：“仙姑为何来迟？”百果仙子指着花篮道：“我恐此物不够将军之用，又去找了几个，因此略为耽搁。”将花篮给付文芸道：“将军可将篮内核桃，凡进阵之兵，每人分给数枚。分散完毕，仍将此篮交还小仙，另有妙用。”文芸接过一看，只得浅浅半篮，不觉暗笑。玉女儿道：“将军今晚要带多少兵丁进阵？”文芸道：“共分三处，必须三千人马。”玉女儿笑道：“莫讲三千，就是再添几倍，她这核桃也够用的。”

文芸即托魏武、薛选挑选精兵三千，每人十枚，按名分散。薛选把花篮接了，走出营外，同魏武商议道：“刚才那位玉女仙姑说再加几倍，这核桃也够用的。即如此，每人何不给他二十个，看它可够？况且多吃几个，走进阵去，更觉放心。”于是按着营头分散。及至把三千兵丁散完，再看篮内，仍是浅浅半篮。魏武道：“据我愚见，这样不花钱的核桃，我们索性把那不进阵的众兵也犒劳犒劳吧！”薛选道：“设或用完，怎么回去交令？”魏武道：“倘或不够，我们给她剩几个，也好交令了。”二人随又按营分派，每名也是二十个。那些兵丁一个个也有抬筐的，也有担箩的，乱乱纷纷，费了许多工

夫，才把二十万兵丁散完。再把篮内一看，不过面上去了薄薄一层。薛选只管望着篮内发呆。魏武道：“你思忖什么？”薛选道：“我想这位仙姑若把这篮核桃送我，我去开个核桃店，岂不比别的生意好么？”魏武笑道：“你若开了核桃店，我还弄些大扁杏仁来托销哩。”说着，一同来到大营交令。百果仙子把花篮看了，向文芸笑道：“今日营中有了小仙核桃，将军可省众兵一餐之费。”文芸道：“这却为何？”百果仙子道：“二十万兵丁每人都有二十个核桃，还算不得一顿饭么？”魏武、薛选一面笑着，把分散众兵之话说了。文芸方才明白。众公子听了，莫不吐舌称奇，赞叹不已。

少时，摆了素斋，大家略为吃些。到了三更，营中设了香案，文芸虔诚礼拜。红孩儿焚了两道符。百果仙子提着花篮，同金童儿先进阵中去了。魏武、章芝领了一千人马，随在青女儿之后；薛选、章蘅领了一千人马，随在玉女儿之后；文芸带着一千人马，跟着红孩儿。三路人马一齐冲进阵去。霎时邪气四散，纸人纸马纷纷坠地。魏武、薛选早已攻进关去，四处号炮冲天。文芸方才进城，后面接应人马也都到了。武六思早已逃窜。他向无妻室，所有仆人也都四散。家内供着和峤牌位，早被众公子击碎。再查所困阵内之人，章荭、燕勇、宰玉蟾、燕紫琼在阵多日，均已无救，余皆无恙。至宋素虽亦在阵多日，因他素于钱上甚为冷淡，所以未曾被害。即将众人殓殓，大队人马进关。众百姓都是焚香迎接，欢声载道。文芸把武六思家内查过，正要前去拜谢众仙，忽有军校飞报：“那五位大仙未曾进关，忽然不见。连宋素、文菘二位公子也不知何处去了。”文芸火速命人四处追寻，并无踪影。

这日略为安歇。次日，又报四处勤王之兵刻日可到。文芸又写了书信，暗暗通知张柬之等，于某日都在东宫会齐。文芸查点人马，并未损伤一兵。男营之中被害的是章荭、章芹、文蒹、文萼、林烈、阳衍、燕勇、谭太、叶洋；女营之中被害的是由秀英、田舜英、宰玉蟾、燕紫琼；自尽的是邵红英、戴琼英、林书香、阳墨香、谭蕙芳、叶琼芳。文芸想想当日起兵时原是好好弟兄五个，今二三五弟都没于王事，已觉伤痛；及至大功垂成，四弟又复不见，只剩独自一人，手足连心，真是恻不欲生。又恐章氏夫人悲伤成疾，只得勉强承欢。每听半夜哀鸿，五更残角，军中警枕，泪痕何尝得干！

正要统领大兵前进，张易之闻知各关攻破消息，因太后抱病在宫，即假传敕旨，差了四员上将，带领十万大兵前来迎敌。被众公子带着精兵，杀得四散逃生。诸军齐集长安城下。张柬之、桓彦范、李多祚、袁恕己、薛思行、崔玄晖、李湛、敬晖得了此信，立即率领羽林兵，同文芸、余承志、洛承志等，把中宗迎至朝堂，斩张易之、张昌宗于庑下，进至太后所寝长生殿。太后病中惊起，问谁作乱。李多祚道：“易之、昌宗谋反，臣等奉太子令，已除二患。惟恐漏泄，故未奏闻。但臣等称兵宫禁，罪当万死。”太后见光景不好，只得说道：“叛臣既除，可命太子仍回东宫。”桓彦范道：“昔日天皇以爱子托陛下，今年齿已长，愿陛下传位太子，以顺天人之望。”当即收张昌期等立斩于市。次日，太后归政，中宗复位，上太后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，大赦天下。诸臣序功进爵。中宗因此事虽赖张柬之等翦除内患，但外面全是文芸一千众将血战之功，故将起兵三十四人尽封公爵，妻封一品夫人，追

赠三代，赐第京师。其有被害以及尽节者，男入贤良祠，女入节孝祠。所有应得公爵，令其子孙承袭。并又派官换回镇守四关各将。众公子谢恩退朝，暂归私邸。地方官带领夫役，起造府第。卞滨见了卞璧，喜出望外。各家欢庆，自不必说。

过了几时，太后病愈，又下一道懿旨，通行天下：来岁仍开女试，并命前科众才女重赴红文宴，预宴者另锡殊恩。此旨一下，早又轰动多少才女。这且按下慢慢交代。

却说那个白猿本是百花仙子洞中多年得道的仙猿，它因百花仙子谪入红尘，也跟着来到凡间。原想等候尘缘期满，一同回山。哪知百花仙子忽然命它把那泣红亭的碑记付给文人墨士，去做稗官野史。它捧了这碑记，日日寻访，何能凑巧。转眼唐朝三百年过去，到了五代晋朝。那时有一位姓刘的可以承当此事，仙猿把碑记交付他，将来意说了。他道：“你这猴子好不晓事，也不看看外面光景，此时四处兵荒马乱，朝秦暮楚，我勉强做了一部《旧唐书》，哪里还有闲情逸志弄这笔墨？”仙猿只得唯唯而退。及至到了宋朝，访着一位复姓欧阳的，还有一位姓宋的，都是当时才子，也把碑记送给他们看了。二人道：“我们被这一部《新唐书》闹了十七年，累得心血殆尽，手腕发酸，哪里还有精神弄这野史？”

这仙猿访来去，一直访到圣朝太平之世，有个老子的后裔，略略有点文名。那仙猿因访得不耐烦了，没办法将碑记付给此人，径自回山。此人见上面事迹纷纭，铺叙不易。恰喜欣逢圣世，喜戴尧天，官无催科之扰，家无徭役之劳，玉烛长调，金瓯永奠，读了些四库奇书，享了些半年清福，心有余闲，涉笔成趣。每于长夏余冬，灯前月夕，以文为戏，年

复一年，编出这《镜花缘》一百回，而仅得其事之半。其友方抱幽忧之疾，读之而解颐，而喷饭，宿疾顿愈。因说道：“子之性既懒而笔又迟，欲脱全稿，不卜何时。何不以此一百回先付梨枣，再撰续编，使四海知音以先睹其半为快耶？”

嗟乎！小说家言，何关轻重？消磨了十数多年层层心血，算不得大千世界小小文章。自家做来做去，原觉得口吻生花；他人看了又看，也必定拈花微笑。是亦缘也。正是：

镜光能照真才子，花样全翻旧稗官。

若要晓得这镜中全影，且待后缘。